

列传外戚第七十一上

贺讷
刘罗辰
姚黄眉
杜超
贺迷
闾毗
冯熙
李峻
李惠

夫右贤左戚，尚德尊功，有国者所以治天下也。殷肇王基，不藉莘氏为佐；周成大业，未闻姒姓为辅。及于汉世，外戚尤重，杀身倾族，相继于两京，乃至移其鼎玺，乱其邦国。魏文深以为诫，明帝尚封顽駮。晋之杨骏，寻至夷宗。居上不以至公任物，在下徒用私宠要荣；蚩犊引大车，弱质任厚栋；所谓爱之所以害之矣。太祖初，贺讷有部众之业，翼成皇祚，其余或以劳勤，或缘恩泽。咸序其迹，举外亲之盛衰云尔。

贺讷，代人，太祖之元舅，献明后之兄也。其先世为君长，四方附国者数十部。祖纥，始有助于国，尚平文女。父野干，尚昭成女辽西公主。昭成崩，诸部乖乱，献明后与太祖及卫、秦二王依讷。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，于是太祖还居独孤部。讷总摄东部为大人，迁居大宁，行其恩信，众多归之，侔于库

仁。苻坚假讷鹰扬将军。

后刘显之谋逆，太祖闻之，轻骑北归讷。讷见太祖，惊喜拜曰：“官家复国之后当念老臣。”太祖笑答曰：“诚如舅言，要不忘也。”讷中弟染干粗暴，忌太祖，常图为逆，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，故染干不得肆其祸心。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。染干曰：“在我国中，何得尔也！”讷曰：“帝，大国之世孙，兴复先业，于我国中之福。常相持奖，立继统勋，汝尚异议，岂是臣节！”遂与诸人劝进，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。

及太祖讨吐突邻部，讷兄弟遂怀异图，率诸部救之。帝击之，大溃，讷西遁。卫辰遣子直力鞬征讷。讷告急请降，太祖简精骑二十万救之。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。讷又通于慕容垂，垂以讷为归善王。染干谋杀讷而代立，讷遂与染干相攻。垂遣子麟讨之，败染干于牛都，破讷于赤城。太祖遣师救讷，麟乃引退。讷从太祖平中原，拜安远将军。其后离散诸部，分土定居，不听迁徙，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。讷以元舅，甚见尊重，然无统领。以寿终于家。

讷弟卢，亦从平中原，以功赐爵辽西公。太祖遣卢会卫王仪伐鄴，而卢自以太祖之季舅，不肯受仪节度。太祖遣使责之，卢遂忿恨。与仪司马丁建构成其嫌，弥加猜忌。会太祖敕仪去鄴，卢亦引归，太祖以卢为广川太守。卢性雄豪，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下，袭杀辅，奔慕容德。德以为并州刺史、广宁王。广固败，卢亦没。

讷从父弟悦。初，太祖之居贺兰部下，人情未甚附，唯悦举部随从。又密为太祖祈祷天神，请成大业，出于诚至。太祖嘉之，甚见宠待。后平中原，以功赐爵钜鹿侯，进爵北新公。卒。

子泥，袭爵，后降为肥如侯。太祖崩，京师草草，泥出举烽于安阳城北，贺兰部人皆往赴之。太宗即位，乃罢。诏泥与元浑等八人拾遗左右。与北新侯安同持节行并定二州，劾奏并州刺史元六头等皆伏罪，州郡肃然。后从世祖征赫连昌，以功进爵为琅邪公，军国大议，每参预焉。又征蠕蠕，为别道将，坐逐贼不进，诈增虏级，当斩，赎为庶人。久之，拜光禄勋，为外都大官，复本爵。卒于官。

子丑建袭。

刘罗辰，代人，宣穆皇后之兄也。父眷，为北部大人，帅部落归国。罗辰有智谋，谓眷曰：“从兄显，忍人也，愿早图之。”眷不以为意。后库仁子显杀眷而代立，又谋逆。及太祖即位，讨显于马邑，追至弥泽，大破之。后奔慕容麟，麟徙之中山，罗辰率骑奔太祖。显恃部众之强，每谋为逆，罗辰辄先闻奏，以此特蒙宠念。寻拜南部大人。从平中原，以前后勋赐爵永安公，以军功除征东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卒，谥曰敬。

子殊晖，袭爵，位并州刺史。卒。

子求引，位武卫将军。卒，谥曰贞。

子尔头，位魏昌、麴陶二县令，赠钜鹿太守。子仁之，自有《传》。

姚黄眉，姚兴之子，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。姚泓灭，黄眉间来归，太宗厚礼待之，赐爵陇西公，尚阳翟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赐隶户二百。世祖即位，迁内都大官，后拜太常卿。卒，赠雍州刺史、陇西王，谥曰献，陪葬金陵。黄眉宽和温厚，希言得失。世祖悼惜之，故赠有加礼。

杜超，字祖仁，魏郡鄴人，密皇后之兄也。少有节操。泰常中，为相州别驾。奉使京师，时以法禁不得与后通问。始光中，世祖思念舅氏，以超为阳平公，尚南安长公主，拜驸马都

尉，位大鸿胪卿。车驾数幸其第，赏赐巨万。神三年，以超行征南大将军、太宰，进爵为王，镇鄴。追加超父豹镇东大将军、阳平景王，母曰钜鹿惠君。真君五年，超为帐下所害，世祖临其丧，哀恻者久之。谥曰威王。

长子道生，赐爵城阳侯。后为秦州刺史，进爵河东公。

道生弟凤皇，袭超爵，加侍中、特进。世祖追思超不已，欲以凤皇为定州刺史，凤皇不愿违离阙庭，乃止。

凤皇弟道俊，赐爵发干侯，镇枋头，除兖州刺史。

超既薨，复授超从弟遗侍中、安南将军、开府、相州刺史。入为内都大官，进爵广平王。遗性忠厚，频历州郡，所在著称。薨，赠太傅，谥曰宣王。

长子元宝，位司空。元宝弟胤宝，司隶校尉。元宝又进爵京兆王。及归而父遗丧，明当入谢，元宝欲以表闻。高宗未知遗薨，怪其迟，召之。元宝将入，时人止之曰：“宜以家忧自辞。”元宝欲见其宠，不从，遂冒哀而入。未几，以谋反伏诛，亲从皆斩，唯元宝子世衡逃免。时朝议欲追削超爵位，中书令高允上表理之。

后兖州故吏汲宗等以道俊遗爱在人，前从坐受诛，委骸土壤，求得收葬。书奏，诏义而听之。赠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南康公，谥曰昭。世衡袭遗公爵。

贺迷，代人。从兄女，世祖敬哀皇后，皇后生恭宗。初，后少孤，无父兄近亲，唯迷以从父故蒙赐爵长乡子。卒，赠光禄大夫、五原公。

闾毗，代人。本蠕蠕人，世祖时自其国来降。毗即恭皇后之兄也，皇后生高宗。高宗太安二年，以毗为平北将军，赐爵河东公；弟纥为宁北将军，赐爵零陵公。其年，并加侍中，进爵为王。毗，征东将军、评尚书事；纥，征西将军、中都大官。

自余子弟赐爵为王者二人、公五人、侯六人、子三人，同时受拜。所以隆崇舅氏，当世荣之。和平二年，追谥后祖父延襄康公，父辰定襄懿王。毗薨，赠太尉，追赠毗妻河东王妃。

子惠袭。乞薨，赠司空。

子豆，后赐名庄。太和中，初立三长，以庄为定户籍大使，甚有时誉。十六年，例降爵，后为七兵尚书，卒。

弟弟染，位外都大官、冀州刺史、江夏公。卒。

先是，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护功，既即位，尊为保太后，后尊为皇太后。兴安二年，太后兄英，字世华，自肥如令超为散骑常侍、镇军大将军，赐爵辽西公。弟喜，镇东大将军、祠曹尚书、带方公。三妹皆封县君，妹夫王睹为平州刺史、辽西公。追赠英祖、父，苻坚扶风太守亥为镇西将军、辽西兰公，渤海太守澄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太宰、辽西献王，英母许氏博陵郡君。遣兼太常卢度世持节改葬献王于辽西，树碑立庙，置守冢百家。

太安初，英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太宰，进爵为王。喜，左光禄大夫，改封燕郡。从兄泰为安东将军、朝鲜侯。欣子伯夫，散骑常侍、选部尚书；次子员，金部尚书；喜子振，太子庶子。三年，英领太师、评尚书事、内都大官，伏、宝、泰等州刺史。五年，诏以太后母宋氏为辽西王太妃。和平元年，喜为洛州刺史。初，英事宋不能谨，而睹奉宋甚至。就食于和龙，无车牛，宋疲不进，睹负宋于笊。至是，宋于英等薄，不如睹之笃。谓太后曰：“何不王睹而黜英？”太后曰：“英为长兄，门户主也，家内小小不顺，何足追计。睹虽尽力，故是他姓，奈何在英上？本州、郡公，亦足报耳。”天安中，英为平州刺史，欣为幽州刺史，伯夫进爵范阳公。英黜货，徙敦煌。

诸常自兴公及至是，皆以亲疏受爵赐田宅，时为隆盛。后

伯夫为洛州刺史，以赃污欺妄征斩于京师。承明元年，征英复官。薨，谥辽西平王。始英之征也，梦日坠其所居黄山下水中，村人以车牛挽致不能出，英独抱载而归，闻者异之。

后员与伯夫子禽可共为飞书，诬谤朝政。事发，有司执宪，刑及五族。高祖以昭太后故，罪止一门。欣年老，赦免归家，恕其孙一人扶养之，给奴婢田宅。其家僮入者百人，金锦布帛数万计，赐尚书以下，宿卫以上。其女婿及亲从在朝，皆免官归本乡。十一年，高祖、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，悉出其家前后没入妇女，以喜子振试守正平郡。卒。

冯熙，字晋昌，长乐信都人，文明太后之兄也。祖文通，语在《海夷传》。世祖平辽海，熙父朗内徙，官至秦雍二州刺史、辽西郡公，坐事诛。文明太后临朝，追赠假黄钺、太宰、燕宣王，立庙长安。

熙生于长安，为姚氏魏母所养。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，魏母携熙逃避至氏羌中抚育。年十二，好弓马，有勇干，氏羌皆归附之。魏母见其如此，将还长安。始就博士学问，从师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好阴阳兵法。及长，游华阴、河东二郡间。性泛爱，不拘小节，人无士庶，来则纳之。

熙姑先入掖庭，为世祖左昭仪。妹为高宗文成帝后，即文明太后也。使人外访，知熙所在，征赴京师，拜冠军将军，赐爵肥如侯。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出为定州刺史，进爵昌黎王。显祖即位，为太傅，累拜内都大官。

高祖即位，文明太后临朝，王公贵人登进者众。高祖乃承旨皇太后，以熙为侍中、太师、中书监、领秘书事。熙以频履师傅，又中宫之宠，为群情所骇，心不自安，乞转外任。文明太后亦以为然。于是除车骑大将军、开府、都督、洛州刺史，侍中、太师如故。洛阳虽经破乱，而旧《三字石经》宛然犹在，

至熙与常伯夫相继为州，废毁分用，大至颓落。熙为政不能仁厚，而信佛法，自出家财，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，合七十二处，写一十六部一切经。延致名德沙门，日与讲论，精勤不倦，所费亦不貲。而在诸州营塔寺多在高山秀阜，伤杀人牛。有沙门劝止之，熙曰：“成就后，人唯见佛图，焉知杀人牛也。”其北邙寺碑文，中书侍郎贾元寿之词。高祖频登北邙寺，亲读碑文，称为佳作。熙为州，因事取人子女为奴婢，有容色者幸之为妾，有子女数十人。号为贪纵。后求入朝，授内都大官，太师如故。熙事魏母孝谨，如事所生。魏母卒，乃散发徒跣，水浆不入口三日。诏不听服，熙表求依赵氏之孤。高祖以熙情难夺，听服齐衰期。后以例降，改封京兆郡公。

高祖纳其女为后，曰：“《白虎通》云：王所不臣，数有三焉。妻之父母，抑言其一。此所谓供承宗庙，不欲夺私心。然吾季著于《春秋》，无臣证于往牒；既许通体之一，用开至尊之敬。比长秋配极，阴政既敷，未闻有司陈奏斯式，可诏太师辍臣从礼。”又勒集书造仪付外。高祖前后纳熙三女，二为后，一为左昭仪。由是冯氏宠贵益隆，赏赐累巨万。高祖每诏熙上书不臣，入朝不拜。熙上书如旧。

熙于后遇疾，绵寝四载。诏遣医问，道路相望，车驾亦数临幸焉。将迁洛，高祖亲与熙别，见其困笃，歔歔流涕。密敕宕昌公王遇曰：“太师万一，即可监护丧事。”十九年，薨于代。车驾在淮南，留台表闻，还至徐州乃举哀。为制缞服，诏有司豫办凶仪，并开魏京之墓，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。凡所营送，皆公家为备。又敕代给彩帛前后六千匹，以供凶用。皇后诣代都赴哭，太子恂亦赴代哭吊。将葬，赠假黄钺、侍中、都督十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太尉、冀州刺史，加黄屋左纛，备九锡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，皆依晋太宰、安平献王故事。有司奏谥，

诏曰：“可以威强恢远曰‘武’，奉谥于公。”柩至洛七里涧，高祖服衰往迎，叩灵悲恸而拜焉。葬日，送临墓所，亲作志铭。主生二子，诞、修。

诞字思政，修字宝业，皆姿质妍丽。年才十余岁，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，申以教诫。然不能习读经史，故兄弟并无学术，徒整饰容仪，宽雅恭谨而已。诞与高祖同岁，幼侍书学，仍蒙亲待。尚帝妹乐安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侍中、征西大将军、南平王。修，侍中、镇北大将军、尚书、东平公。又除诞仪曹尚书，知殿中事。及罢庶姓王，诞为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中军将军、特进，改封长乐郡公。诞拜官，高祖立于庭，遥受其拜，既讫还室。修降为侯。

诞与修虽并长宫禁，而性趣乖别。诞性淳笃，修乃浮竞。诞亦未能诲督其过，然时言于太后。高祖严责之，至于楚捶。由是阴怀毒恨，遂结左右有憾于诞者，求药，欲因食害诞。事觉，高祖自诘之，具得情状。诞引过谢，乞全修命。高祖以诞父老，又重其意，不致于法，挞之百余，黜为平城百姓。修妻，司空穆亮女也，求离婚，请免官。高祖引管蔡事，皆不许。

高祖宠诞，每与诞同舆而载，同案而食，同席坐卧。彭城王勰、北海王详，虽直禁中，然亲近不及。十六年，以诞为司徒。高祖既深爱诞，除官日，亲为制三让表并启；将拜，又为其章谢。寻加车骑大将军、太子太师。十八年，高祖谓其无师傅奖导风，诞深自诲责。

从驾南伐。十九年，至钟离，诞遇疾不能侍从。高祖日省问，医药备加。时高祖锐意临江，乃命六军发钟离南辕，与诞泣诀。左右皆入，无不掩涕。时诞已惛然，强坐，视高祖，悲而泪不能下，言梦太后来呼臣。高祖呜咽，执手而出，遂行。是日，去钟离五十里许。昏时，告诞薨问，高祖哀不自胜。时

崔慧景、裴叔业军在中淮，去所次不过百里。高祖乃轻驾西还，从者数千人。夜至诞薨所，抚尸哀恸，若丧至戚，达旦声泪不绝；从者亦迭举音。明告萧鸾钟离戍主萧惠休，惠休遣其太守奉慰。诏求棺于城中，及敛迭举，高祖以所服衣充襚，亲自临视，撤乐去膳。宣敕六军，止临江之驾。高祖亲北度，恸哭极哀。诏侍臣一人兼大鸿胪，送柩至京。礼物輶仪，徐州备造；陵兆葬事，下洛候设。丧至洛阳，车驾犹在钟离。诏留守赐賻物布帛五千匹、谷五千斛，以供葬事。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大司马，领司徒、侍中、都督、太师、驸马，公如故。加以殊礼，备锡九命，依晋大司马、齐王攸故事。有司奏谥，诏曰：“案谥法：善行仁德曰‘元’，柔克有光曰‘懿’。昔贞惠兼美，受三谥之荣；忠武双徽，锡两号之茂。式准前迹，宜契具瞻。既自少绸缪，知之惟朕。案行定名，谥曰元懿。”帝又亲为作碑文及挽歌，词皆穷美尽哀，事过其厚。车驾还京，诏曰：“冯大司马已就坟茔，永潜幽室，宿草之哭，何能忘之？”遂亲临诞墓，停车而哭。使彭城王勰诏群官脱朱衣，服单衣介帻，陪哭司徒，贵者示以朋友，微者示如僚佐。公主贞厚有礼度，产二男，长子穆。

穆，字孝和，袭熙爵。避皇子愉封，改扶风郡公。尚高祖女顺阳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历员外、通直散骑常侍。穆与叔辅兴不和。辅兴亡，赠相州刺史。祖载在庭，而穆方高车良马，恭受职命，言宴满堂，忻笑自若，为御史中尉东平王匡所劾。后位金紫光禄大夫，遇害河阴。赠司空、雍州刺史。

子冏，字景昭，袭爵昌黎王。寻以庶姓罢王，仍袭扶风郡公。

子峭，字子汉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穆弟顗，袭父诞长乐郡公。

脩弟聿，字宝兴，废后同产兄也。位黄门郎、信都伯。后坐妹废，免为长乐百姓。世宗时，卒于河南尹。

聿同产弟风，幼养于宫，文明太后特加爱念。数岁，赐爵至北平王，拜太子中庶子，出入禁闥，宠侔二兄。高祖亲政后，恩宠稍衰，降爵为侯。幽后立，乃复叙用。后死，亦冗散。卒，赠青州刺史。

崔光之兼黄门也，与聿俱直。光每谓之曰：“君家富贵太盛，终必衰败。”聿云：“我家何负四海，乃呪我也。”光云：“以古推之，不可不慎。”时熙为太保，诞司徒、太子太傅，脩侍中、尚书，聿黄门。废后在位，礼爱未弛。是后岁余，脩以罪弃，熙、诞丧亡，后废，聿退。时人以为盛必衰也。

李峻，字珍之，梁国蒙县人，元皇后兄也。父方叔，刘义隆济阴太守。高宗遗间使谕之，峻与五弟诞、疑、雅、白、永等前后归京师。拜峻镇西将军、泾州刺史、顿丘公。雅、疑、诞等皆封公位显。后进峻爵为王，征为太宰，薨。

李惠，中山人，思皇后之父也。父盖，少知名，历位殿中、都官二尚书，左将军，南郡公。初，世祖妹武威长公主，故凉王沮渠牧犍之妻。世祖平凉州，颇以公主通密计助之，故宠遇差隆。诏盖尚焉。盖妻与氏，以是而出。是后，盖加侍中，驸马都尉，殿中、都官尚书，左仆射，卒官。赠征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、中山王，谥曰庄。

惠弱冠袭父爵，妻襄城王韩颓女，生二女，长即后也。惠历位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征西大将军、秦益二州刺史，进爵为王，转雍州刺史、征南大将军。加长安镇大将。

惠长于思察。雍州事，有燕争巢，斗已累日。惠令人掩获，试命纲纪断之，并辞曰：“此乃上智所测，非下愚所知。

“惠乃使卒以弱竹弹两燕，既而一去一留。惠笑谓吏属曰：

“此留者自计为巢功重，彼去者既经楚痛，理无留心。”群下伏其聪察。人有负盐负薪者，同释重担，息于树阴。二人将行，争一羊皮，各言藉背之物。惠遗争者出，顾谓州纲纪曰：“此羊皮可拷知主乎。”群下以为戏言，咸无答者。惠令人置羊皮席上，以杖击之，见少盐屑，曰：“得其实矣。”使争者视之，负薪者乃伏而就罪。泛所察究，多如此类。由是吏民莫敢欺犯。

后为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王如故。历政有美绩。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，诬惠将南叛，诛之。惠二弟，初、乐，与惠诸子同戮。后妻梁氏亦死青州。尽没其家财。惠本无衅，故天下冤惜焉。

惠从弟凤，为定州刺史、安乐王长乐主簿。后长乐以罪赐死，时卜筮者河间邢瓚辞引凤，云“长乐不轨，凤为谋主”，伏诛。惟凤弟道念与凤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，后遇赦乃出。太和十二年，高祖将爵舅氏，诏访存者。而惠诸从以再罹孥戮，难于应命。唯道念敢先诣阙，乃申后妹及凤兄弟子女之存者。于是赐凤子屯爵柏人侯，安祖浮阳侯，兴祖安喜侯，道念真定侯，从弟寄生高邑子，皆加将军。十五年，安祖昆弟四人，以外戚蒙见，诏谓曰：“卿之先世，内外有犯，得罪于时。然官必用才，以亲非兴邦之选。外氏之宠，超于末叶。从今已后，自非奇才，不得复外戚谬班抽举。既无殊能，今且可还。”后例降爵，安祖等改侯为伯，并去军号。高祖奉冯氏过厚，于李氏过薄，舅家了无叙用。朝野人士所以窃议，太常高闾显言于禁中。及世宗宠隆外家，并居显位，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沾恩泽，景明末，特诏兴祖为中山太守。正始初，诏追崇惠为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中山公。太常考行，上言，案谥法武而不遂曰“庄”谥曰庄公。兴祖自中山迁燕州刺史。卒，以兄安祖子侃晞为后，袭。先封南郡王，后以庶姓

罢王，改为博陵郡公。侃晞为庄帝所亲幸。拜散骑常侍、尝食典御。帝之图尔朱荣，侃晞与鲁安等持刀于禁内，杀荣。及庄帝蒙尘，侃晞奔萧衍。

列传外戚第七十一下

高肇

于劲

胡国珍

李延实

高肇，字首文，文昭皇太后之兄也，自云本渤海脩人，五世祖顾，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。父扬，字法脩。高祖初，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、冀富等入国，拜厉威将军、河间子，乘信明威将军，俱待以客礼，赐奴婢牛马采帛。遂纳扬女，是为文昭皇后，生世宗。

扬卒。景明初，世宗追思舅氏，征肇兄弟等。录尚书事、北海王详等奏：“扬宜赠左光禄大夫，赐爵渤海公，谥曰敬。其妻盖氏宜追封清河郡君。”诏可。又诏扬嫡孙猛袭渤海公爵，封肇平原郡公，肇弟显澄城郡公。三人同日受封。始世宗末与舅氏相接，将拜爵，乃赐衣帟引见肇、显于华林都亭。皆甚惶惧，举动失仪。数日之间，富贵赫弈。是年，咸阳王禧诛，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多入高氏。未几，肇为尚书左仆射、领吏部、冀州大中正，尚世宗姑高平公主，迁尚书令。

肇出自夷土，时望轻之。及在位居要，留心百揆，孜孜不倦，世咸谓之为能。世宗初，六辅专政，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构逆，由是遂委信肇。肇既无亲族，颇结朋党，附之者旬月超升，背之者陷以大罪。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，构杀之。又说世宗防

卫诸王，殆同囚禁。时顺皇后暴崩，世议言肇为之。皇子昌薨，金谓王显失于医疗，承肇意旨。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，畏肇恣擅，遂至不轨。肇又赞杀彭城王勰。由是朝野侧目，咸畏恶之。因此专权，与夺任己。又尝与清河王怿于云龙门外庑下，忽忿诤，大至纷纭。太尉、高阳王雍和止之。高后既立，愈见宠信。肇既当衡轴，每事任己，本无学识，动违礼度，好改先朝旧制，出情妄作，减削封秩，抑黜勋人。由是怨声盈路矣。延昌初，迁司徒。虽贵登台鼎，犹以去要快快形乎辞色。众咸嗤笑之。父兄封赠虽久，竟不改座。三年，乃诏令迁葬。肇不自临赴，唯遗其兄子猛改服诣代，迁葬于乡。时人以肇无识，晒而不责也。

其年，大举征蜀，以肇为大将军，都督诸军为之节度。与都督甄琛等二十余人俱面辞世宗于东堂，亲奉规略。是日，肇所乘骏马停于神虎门外，无故惊倒，转卧渠中，鞍具瓦解，众咸怪异。肇出，恶焉。

四年，世宗崩，赦罢征军。肃宗与肇及征南将军元遥等书，称讳言，以告凶问。肇承变哀愕，非唯仰慕，亦私忧身祸，朝夕悲泣，至于羸悴。将至，宿瀍涧驿亭，家人夜迎省之，皆不相视，直至阙下，衰服号哭，升太极殿，奉丧尽哀。

太尉高阳王先居西柏堂，专决庶事，与领军于忠密欲除之。潜备壮士直寝邢豹、伊穉生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。肇哭梓宫讫，于百官前引入西廊，清河王怿、任城王澄及诸王等皆窃言目之。肇入省，壮士搤而拉杀之。下诏暴其罪恶，又云刑书未及，便至自尽，自余亲党，悉无追问，削除职爵，葬以士礼。及昏，乃于厕门出其尸归家。初，肇西征，行至函谷，车轴中折。从者皆以为不获吉还也。灵太后临朝，令特赠营州刺史。永熙二年，出帝赠使持节、侍中、中外诸军事、太师、大丞相、太尉

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。

肇子植。自中书侍郎为济州刺史，率州军讨破元愉，别将有功。当蒙封赏，不受，云：“家荷重恩，为国致效是其常节，何足以膺进陟之报。”恳恻发于至诚。历青、相、朔、恆四州刺史，卒。植频莅五州，皆清能著称，当时号为良刺史。赠安北将军、冀州刺史。

肇长兄琨，早卒。袭杨封渤海郡公，赠都督五州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诏其子猛嗣。

猛，字豹兒。尚长乐公主，即世宗同母妹也。拜附马都尉，历位中书令。出为雍州刺史，有能名。入为殿中尚书。卒，赠司空、冀州刺史。出帝时复赠太师、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。公主无子。猛先在外有男，不敢令主知，临终方言之，年几三十矣。乃召为丧主，寻卒，无后。

琨弟偃，字仲游。太和十年卒。正始中，赠安东将军、都督、青州刺史，谥曰庄侯。景明四年，世宗纳其女为贵嫔。及于顺皇后崩，永平元年立为皇后。二年，八座奏封后母王氏为武邑郡君。

偃弟寿，早卒。寿弟即肇也。

肇弟显，侍中、高丽国大中正，早卒。

于劲，字钟葵，太尉拔之子。颇有武略。以功臣子，又以功绩，位沃野镇将，赐爵富昌子，拜征虏将军。世宗纳其女为后，封太原郡公。妻刘氏，为章武郡君。后拜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卒，赠司空，谥曰恭庄公。自栗磾至劲，累世贵盛，一皇后，四赠公，三领军，二尚书令，三开国公。劲虽以后父，但以顺后早崩，竟不居公辅。

子晖，字宣明，后母弟也。少有气干。袭爵，位汾州刺史。晖善事人，为尔朱荣所亲，以女妻其子长孺。历侍中、河南尹，

后兼尚书仆射、东南道行台。与齐献武王讨平羊侃于兖州，元顥入洛，害之。

劭弟天恩，位内行长、辽西太守。卒，赠平东将军、燕州刺史。天恩子仁生，位太中大夫。仁生子安定，平原郡太守、高平郡都将。卒。

胡国珍，字世玉，安定临泾人也。祖略，姚兴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谘议参军。父渊，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。世祖克统万，渊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。后拜河州刺史。

国珍少好学，雅尚清俭。太和十五年袭爵，例降为伯。女以选入掖庭，生肃宗，即灵太后也。肃宗践祚，以国珍为光禄大夫。灵太后临朝，加侍中，封安定郡公，给甲第，赐帛布绵谷奴婢车马牛甚厚。追崇国珍妻皇甫氏为京兆郡君，置守冢十户。尚书令、任城王澄奏，安定公属尊望重，亲贤群属，宜出入禁中，参谘大务。诏可。乃令入决万几。寻进位中书监、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，赏赐累万。又赐绢岁八百匹，妻梁四百匹，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，皆极丰赡。国珍与太师、高阳王雍，太傅、清河王怿，太保、广平王怀，入居门下，同釐庶政。诏依汉车千秋、晋安平王故事，给步挽一乘，自掖门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，并备几杖。后与侍中崔光俱授帝经，侍直禁中。国珍寻上表，陈刑政之宜。诏皆施行。延和初，加国珍使持节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灵太后以国珍年老，不欲令其在外，且欲示以方面之荣，竟不行。迁司徒公，侍中如故，就宅拜之。灵太后、肃宗率百僚幸其第，宴会极欢。又追京兆郡君为秦太上君，太上君景明三年薨于洛阳，于此十六年矣。太后以太上君坟塋卑局，更增广，为起塋域门阙碑表。侍中崔光等奏：“案汉高祖母始谥曰昭灵夫人，后为昭灵后，薄太后母曰灵文夫人，皆置园邑三百家，长丞奉守。今秦太上君未有

尊谥，陵寝孤立，即秦君名，宜上终称，兼设扫卫，以慰情典。请上尊谥曰孝穆，权置园邑三十户，立长丞奉守。”太后从之。封国珍继室梁氏为赵平郡君，元叉妻拜为女侍中，封新平郡君，又徙封冯翊君。国珍子祥妻长安县公主，即清河王怿女也。

国珍年虽笃老，而雅敬佛法，时事齐洁，自强礼拜。至于出入侍从，犹能跨马据鞍。神龟元年四月七日，步从所建佛像，发第至阊阖门四五里。八日，又立观像，晚乃肯坐。劳热增甚，因遂寝疾。灵太后亲侍药膳。十二日薨，年八十。给东园温明秘器、五时朝服各一具、衣一袭，赠布五千匹、钱一百万、蜡千斤。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。太后还宫，成服于九龙殿，遂居九龙寝室。肃宗服小功服，举哀于太极东堂。又诏自始薨至七七，皆为设千僧斋，令七人出家；百日设万人斋，二七人出家。先是巫覡言将有凶，劝令为厌胜之法。国珍拒而不从，云吉凶有定分，唯修德以禳之。临死与太后诀云：“母子善治天下，以万人之心。勿视大臣面也。”殷勤至于再三。又及其子祥，云：“我唯有一子，死后勿如比来威抑之。灵太后以其好戏，时加威训。国珍故以为言。”

始国珍欲就祖父西葬旧乡，后缘前世诸胡多在洛葬，有终洛之心。崔光尝对太后前问国珍：“公万年后为在此安厝，为归长安？”国珍言当陪葬天子山陵。及病危，太后请以后事，竟言还安定，语遂昏忽。太后问清河王怿与崔光等，议去留。怿等皆以病乱，请从先言。太后犹记崔光昔与国珍言，遂营墓于洛阳。太后虽外从众议，而深追临终之语，云：“我公之远慕二亲，亦吾之思父母也。”

追崇假黄钺、使持节、侍中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师、领太尉公、司州牧，号太上秦公，加九锡。葬以殊礼，给九旒銮辂，虎贲、班剑百人，前后部羽葆彭吹，辇辂车；谥文

宣公；赐物三千段、粟一千五百石。又诏赠国珍祖父兄、父兄，下逮从子，皆有封职。持节就安定监护丧事。灵太后迎太上君神枢还第，与国珍俱葬，赠襚一与国珍同。及国珍神主入庙，诏太常权给以轩悬之乐、六佾之舞。初国珍无男，养兄真子僧洗为后，后纳赵平君，生子祥。

祥，字元吉，袭封。故事，世袭例皆减邑，唯祥独得全封。赵平君薨，给东园秘器，肃宗服小功服，举哀于东堂。灵太后服齐衰期。葬于太上君墓左，不得祔合。祥历位殿中尚书、中书监、侍中，改封东平郡公。薨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谥曰孝景。

僧洗，字湛辉。封爱德县公，位中书监、侍中，改封濮阳郡公。僧洗自永安后废弃，不预朝政。天平四年薨，诏给东园秘器，赠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雍州刺史，谥曰孝。

真长子宁，字惠归。袭国珍先爵，改为临泾伯，后进为公。历岐泾二州刺史。卒，谥曰孝穆。女为清河王亶妃，生孝静皇帝。武定初，赠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，谥曰孝昭。

子虔，字僧敬。元义之废灵太后，虔时为千牛备身，与备身张车梁等谋杀义。事发，义杀车渠等，虔坐远徙。灵太后反政，征为吏部郎中。太后好以家人礼与亲族宴戏，虔常致谏，由是后宴谑多不预焉。出为泾州刺史，封安阳县侯。兴和三年，以帝元舅超迁司空公。薨，赠太傅、太尉公、尚书仆射、徐州刺史，谥曰宣。葬日，百官会葬，乘輿送于郭外。子长粲。

李延实，字禧，陇西人，尚书仆射冲之长子。性温良，少为太子舍人。世宗初，袭父爵清泉县侯。累迁左将军、光州刺史，庄帝即位，以元舅之尊，超授侍中、太保，封濮阳郡王。延实以太保犯祖讳，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，抗表固辞。徙封濮阳郡公，改授太傅。寻转司徒公，出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太傅、

录尚书事、青州刺史。尔朱兆入洛，乘舆幽縶，以延实外戚，见害于州馆。出帝初，归葬洛阳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、谥曰孝懿。

长子彧，字子文，尚庄帝姊丰亭公主。封东平郡公，位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州刺史。彧任侠交游，轻薄无行。尔朱荣之死也，武毅之士皆彧所进。孝静初，以罪弃市。

史臣曰：三五哲王，深防远虑。舅甥之国。罕执钧衡；母后之家，无闻倾败。爰及后世，颠覆继轨。盖由进不以礼，故其毙亦速。其间或不泯旧基，弗亏先构者，盖处之以道，远权之所致也。

列传儒林第七十二

梁越
卢丑
张伟
梁祚
平恆
陈奇
常爽
刘献之
张吾贵
刘兰孙惠蔚
徐遵明
董徵
刁冲
卢景裕
李同轨
李业兴

自晋永嘉之后，运钟丧乱，宇内分崩，群凶肆祸，生民不见俎豆之容，黔首唯睹戎马之迹，礼乐文章，扫地将尽。而契之所感，斯道犹存。高才有德之流，自强蓬荜；鸿生硕儒之辈，抱器晦已，太祖初定中原，虽日不暇给，始建都邑，便以经术为先，立太学，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。天兴二年春，增国

子太学生员至三千。岂不以天下可马上取之，不可以马上治之，为国之道，文武兼用，毓才成务，意在兹乎？圣达经猷，盖为远矣。四年春，命乐师入学习舞，释菜于先圣、先师。太宗世，改国子为中书学，立教授博士。世祖始光三年春，别起太学于城东，后征卢玄、高允等，而令州郡各举才学。于是人多砥尚，儒林转兴。显祖大安初，诏立乡学，郡置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学生六十人。后诏：大郡立博士二人，助教四人，学生一百人；次郡立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学生八十人；中郡立博士一人，助教二人，学生六十人；下郡立博士一人，助教一人，学生四十人。太和中，改中书学为国子学，建明堂辟雍，尊三老五更，又开皇子之学。及迁都洛邑，诏立国子太学、四门小学。高祖钦明稽古，笃好坟典，坐舆据鞍，不忘讲道。刘芳、李彪诸人以经书进，崔光、邢峦之徒以文史达，其余涉猎典章，关历词翰，莫不糜以好爵，动貽赏眷。于是斯文郁然，比隆周汉。世宗时，复诏营国学，树小学于四门，大选儒生，以为小学博士，员四十人。虽黉宇未立，而经术弥显。时天下承平，学业大盛。故燕齐赵魏之间，横经著录，不可胜数。大者千余人，小者犹数百。州举茂异，郡贡孝廉，对扬王庭，每年逾众。神龟中，将立国学，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。未及简置，仍复停寝。正光二年，乃释奠于国学，命祭酒崔光讲《孝经》，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。暨孝昌之后，海内淆乱，四方校学所存无几。永熙中，复释奠于国学；又于显阳殿诏祭酒刘钦讲《孝经》，黄门李郁说《礼记》，中书舍人卢景宣讲《大戴礼夏小正篇》；复置生七十二人。及迁都于鄴，国子置三十六人。至于兴和、武定之世，寇难既平，儒业复光矣。

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，服虔、何休各有所说，玄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虔《左氏春

秋》，休《公羊传》，大行于河北。王肃《易》亦间行焉。晋世杜预注《左氏》，预玄孙坦、坦弟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，传其家业，故齐地多习之。自梁越以下传受讲说者甚众。今举其知名者附列于后云。

梁越，字玄览，新兴人也。少而好学，博综经传，无所不通。性纯和笃信，行无择善。国初为《礼经》博士。太祖以其谨厚，举动可则，拜上大夫命授诸皇子经书。太宗即位，以师傅之恩赐爵祝阿侯后出为雁门太守，获白雀以献，拜光禄大夫。卒。子弼，早卒。

弼子恭，袭。降为云中子。无子，爵除。

卢丑，昌黎徒河人，襄城王鲁元之族也。世祖之为监国，丑以笃学博闻入授世祖经。后以师傅旧恩赐爵济阴公。除镇军将军，拜尚书，加散骑常侍，出为河内太守。延和二年冬卒。阼初，中山袭爵，太和中，以老疾自免。

子升头，袭爵，后例降。

张伟，字仲业，小名翠螭，太原中都人也。高祖敏，晋秘书监。伟学通诸经，讲授乡里，受业者常数百人。儒谨泛纳，勤于教训，虽有顽固不晓，问至数十，伟告喻殷勤，曾无愠色。常依附经典，教以孝悌，门人感其仁化，事之如父。性恬平，不以夷嶮易操，清雅笃慎，非法不言。世祖时，与高允等俱被辟命，拜中书博士。转侍郎、大将军乐安王范从事中郎、冯翊太守。还，仍为中书侍郎、本国大中正。使酒泉，慰劳沮渠无讳。还，迁散骑侍郎。聘刘义隆，还，拜给事中、建威将军，赐爵成皋子。出为平东将军、营州刺史，进爵建安公。卒，赠征南将军、并州刺史，谥曰康，在州郡以仁德为先，不任刑罚，清身率下，宰守不敢为非。

子仲虑，太和初，假给事中、高丽副使，寻假散骑常侍、

高丽使。后出为章武太守，加宁远将军。仲虑弟仲继，学尚有父风，善《仓》《雅》《林说》。太和中，官至侍御长，坐事徙西裔，道死。

梁祚，北地泥阳人。父劭，皇始二年归国，拜吏部郎，出为济阳太守。至祚居赵郡。祚笃志好学，历治诸经，尤善《公羊春秋》、郑氏《易》，常以教授。有儒者风，而无当世之才。与幽州别驾平恆有旧，又姊先适范阳李氏，遂携家人侨居于蓟。积十余年，虽羁贫窘而著述不倦。恆时相请屈，与论经史。辟秘书中散，稍迁秘书令。为李訢所排，摈退为中书博士。后出为统万镇司马，征为散令。撰并陈寿《三国志》，名曰《国统》。又作《代都赋》，颇行于世。清贫守素，不交势贵。年八十七。太和十二年卒。

子元吉，有父风。少子重，历碎职，后为相州镇北府参军事。

平恆，字继叔，燕国蓟人。祖视，父儒，并仕慕容为通宦。恆耽勤读诵，研综经籍，每句深致远，多所博闻。自周以降，暨于魏世，帝王传代之由，贵臣升降之绪，皆撰录品第，商略是非，号曰《略注》，合百余篇。好事者览之，咸以为善焉。安贫乐道，不以屡空改操。征为中书博士。久之，出为幽州别驾。廉贞寡欲，不营资产，衣食至常不足，妻子不免饥寒。后拜著作佐郎，迁秘书丞。

时高允为监，河间邢祐、北平阳嘏、河东裴定、广平程骏、金城赵元顺等为著作佐郎，虽才学互有短长，然俱为称职，并号长者。允每称博通经籍无过恆也。

恆即刘彧将军王玄谟舅子。恆三子，并不率父业，好酒自弃。恆常忿其世衰，植杖巡舍侧岗而哭，不为营事婚宦，任意官娶，故仕聘浊碎，不得及其门流。恆妇弟邓宗庆及外生孙玄

明等每以为言。恆曰：“此辈会是衰顿，何烦劳我。”乃别构精庐，并置经籍于其中，一奴自给，妻子莫得而往，酒食亦不与同。时有珍美，呼时老东安公刁雍等共饮啖之，家人无得尝焉。太和十年，以恆为秘书令，而恆固请为郡，未授而卒，时年七十六。赠平东将军、幽州刺史、都昌侯，谥曰康。

子寿昌，太和初，秘书令史。稍迁荆州征虏府录事参军。

陈奇，字脩奇，河北人也，自云晋凉州刺史骧之八世孙。祖刃，仕慕容垂。奇少孤，家贫，而奉母至孝。韶黷聪识，有夙成之美。性气刚亮，与俗不群。爱玩经典，博通坟籍，常非马融、郑玄解经失旨，志在著述《五经》。始注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颇传于世，为搢绅所称。

与河间邢祐同召赴京。时秘书监游雅素闻其名，始颇好之，引入秘省，欲授以史职。后与奇论典诂及《诗书》，雅赞扶马郑。至于《易讼卦》天与水违行，雅曰：“自葱岭以西，水皆西流，推此而言，《易》之所及自葱岭以东耳。”奇曰：《易》理绵广，包含宇宙。若如公言，自葱岭以西，岂东向望天哉？

“奇执义非雅，每如此类，终不苟从。雅性护短，因以为嫌。尝众辱奇，或尔汝之，或指为小人。奇曰：“公身为君子，奇身且小人耳。”雅曰：“君言身且小人，君祖父是何人也？”奇曰：“祖，燕东部侯釐，”雅质奇曰：“侯釐何官也？”奇曰：“三皇不传礼，官名岂同哉？故昔有云师、火正、鸟师之名。以斯而言，世革则官异，时易则礼变。公为皇魏东宫内侍长，侍长竟何职也？”由是雅深憾之。先是敕以奇付雅，令铨补秘书，雅既恶之，遂不复叙用焉。

奇冗散数年，高允与奇仇温古籍，嘉其远致，称奇通识。非凡学所窥。允微劝雅曰：“君朝望具瞻，何为与野儒办简牘章句？”雅谓允有私于奇，曰：“君宁党小人也！”乃取奇所

注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焚于坑内。奇曰：“公贵人，不乏樵薪，何乃燃奇《论语》？”雅愈怒，因告京师后生不听传授。而奇无降志，亦评雅之失。雅制昭皇太后碑文，论后名字之美，比谕前魏之甄后。奇刺发其非，遂闻于上。诏下司徒检对碑史事，乃郭后，雅有屈焉。

有人为谤书，多怨时之言，颇称奇不得志。雅乃讽在事云：“此书言奇不遂，当是奇假人为之。如依律文，造谤书者皆及笞戮。”遂抵奇罪。时司徒、平原王陆丽知奇见枉，惜其才学，故得迁延经年，冀有宽宥。但执以狱成，竟致大戮，遂及其家。奇于《易》尤长。在狱尝自筮卦，未及成，乃揽破而叹曰：“吾不度来年冬季！”及奇受害，如其所占。

奇初被召，夜梦星坠压脚，明而告人曰：“星则好风，星则好雨，梦星压脚，必无善征。但时命峻切，不敢不赴耳。”奇妹适常氏，有子曰矫之。仕历郡守。神龟中，上书陈时政所宜，言颇忠至，清河王怿称美之。奇所注《论语》，矫之传掌，未能行于世，其义多异郑玄，往往与司徒崔浩同。

常爽，字仕明，河内温人，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。祖珍，苻坚南安太守，因世乱遂居凉州。父坦，乞伏世镇远将军、大夏镇将、显美侯。爽少而聪敏，严正有志概，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。笃志好学，博闻强识，明习纬候，《五经》百家多所研综。州郡礼命皆不就。

世祖西征凉土，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，世祖嘉之。赐仕国爵五品，显美男；爽为六品，拜宣威将军。是时戎车屡驾，征伐为事，贵游子弟未遑学术，爽置馆温水之右，教授门徒七百余人，京师学业，翕然复兴。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，弟子事之若严君焉。尚书左仆射元赞、平原太守司马真安、著作郎程灵虬，皆是爽教所就，崔浩、高允并称爽之严教，奖厉有方。允

曰：“文翁柔胜，先生刚克，立教虽殊，成人一也。”其为通识叹服如此。

因教授之暇，述《六经略注》，以广制作，甚有条贯。其序曰：“《传》称：‘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’然则仁义者人之性也，经典者身之文也，皆以陶铸神情，启悟耳目，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，不由习而能利其业。是故季路勇士也，服道以成忠烈之概；宁越庸夫也，讲艺以全高尚之节。盖所由者习也，所因者本也，本立而道生，身文而德备焉。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，莫不导以《诗书》，教以《礼乐》，移其风俗，和其人民。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，教深于《礼》也；广博易良而不奢者，教深于《乐》也；温柔敦厚而不愚者，教深于《诗》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者，教深于《书》也；洁静精微而不贼者，教深于《易》也；属辞比事而不乱者，教深于《春秋》也。夫《乐》以和神，《诗》以正言，《礼》以明体，《书》以广听，《春秋》以断事，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，而《易》为之源。故曰：‘《易》不可见则乾坤其几乎息矣。’由是言之，《六经》者先王之遗烈，圣人之盛事也。安可不游心寓目，习性文身哉！顷因暇日，属意艺林，略撰所闻，讨论其本，名曰《六经略注》以训门徒焉。”其《略注》行于世。

爽不事王侯，独守闲静，讲肄经典二十余年，时人号为“儒林先生”。年六十三，卒于家。

子文通，历官至镇西司马、南天水太守、西翼校尉。文通子景，别有《传》。

刘献之，博陵饶阳人也。少而孤贫，雅好《诗》、《传》，曾受业于渤海程玄，后遂博观众籍。见名法之言，掩卷而笑曰：“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，千载谁知其小也！”曾谓其所亲曰：

“观屈原《离骚》之作，自是狂人，死其宜矣，何足惜也！吾常谓濯纓洗耳，有异人之迹；哺糟歠醪，有同物之志。而孔子曰：‘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’诚哉斯言，实获我心。”

时人有从献之学者，献之辄谓之曰：“人之立身，虽百行殊途，准之四科，要以德行为首。君若能入孝出悌，忠信仁让，不待出户，天下自知。傥不能然，虽复下帷针股，蹑屣从师，正可博闻多识，不过为土龙乞雨，眩惑将来，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？孔门之徒，初亦未悟，见旱鱼之叹，方归而养亲。嗟乎先达，何自觉之晚也！束脩不易，受之亦难，敢布心腹，子其图之。”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而希造其门。

献之善《春秋》、《毛诗》，每讲《左氏》，尽隐公八年便止，云义例已了，不复须解。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说。后本郡举孝廉，非其好也，逼遣之，乃应命，至京，称疾而还。高祖幸中山，诏征典内校书，献之喟然叹曰：“吾不如庄周散木远矣！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。”固以疾辞。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，海内皆曰儒宗。吾贵每一讲唱，门徒千数，其行业可称者寡。献之著录，数百而已，皆经通之士。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。魏承丧乱之后，《五经》大义虽有师说，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，咸决于献之。六艺之文，虽不悉注，然所标宗旨，颇异旧义，撰《三礼大义》四卷，《三传略例》三卷，《注毛诗序义》一卷，今行于世，并《章句疏》三卷。注《涅槃经》未就而卒。有四子，放古、爰古、参古、脩古。

放古，幼有人才。为州从事，早亡。爰古、参古，并传父《诗》而不能精通也。

张吾贵，字吴子，中山人。少聪惠口辩，身長八尺，容貌奇伟。年十八，本郡举为太学博士。吾贵先未多学，乃从郗诜受《礼》，牛天祐受《易》。诜、祐粗为开发，而吾贵览读一

遍，便即别构户牖。世人竞归之。曾在夏学，聚徒千数而不讲《传》，生徒窃云张生之于《左氏》似不能说。吾贵闻之，谓其徒曰：“我今夏讲暂罢，后当说《传》，君等来日皆当持本。”生徒怪之而已。吾贵谓刘兰云：“君曾读《左氏》，为我一说。”兰遂为讲。三旬之中，吾贵兼读杜、服，隐括两家，异同悉举。诸生后集，便为讲之，义例无穷，皆多新异。兰乃伏听。学者以此益奇之。而以辩能饰非，好为诡说，由是业不久传，而气陵牧守，不屈王侯，竟不仕而终。

刘兰，武邑人。年三十余，始入小学，书《急就篇》。家人觉其聪敏，遂令从师，受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于中山王保安。家贫无以自资，且耕且学。三年之后，便白其兄：“兰欲讲书。”其兄笑而听之，为立黉舍，聚徒二百。兰读《左氏》，五日一遍，兼通《五经》。先是张吾贵以聪辨过人，其所解说，不本先儒之旨。唯兰推《经》、《传》之由，本注者之意，参以纬候及先儒旧事，甚为精悉。自后经义审博，皆由于兰。兰又明阴阳，博物多识，为儒者所宗。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城南馆，植为学主，故生徒甚盛，海内称焉。又特为中山王英所重。英引在馆，令授其子熙、诱、略等。兰学徒前后数千，成业者众，而排毁《公羊》，又非董仲舒，由是见讥于世。永平中，为国子助教。延昌中，静坐读书，有人叩门，门人通焉，兰命引入。其人葛巾单衣，入与兰坐，谓兰曰：“君自是学士，何为每见毁辱，理义长短，竟知在谁，而过无礼见陵也。今欲相召，当与君正之。”言终而出。出后，兰告家人。少时而患卒。

孙惠蔚，字叔炳，武邑武遂人也，小字陀罗。自言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，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学相传。惠蔚年十三，粗通《诗》、《书》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；十八，师董道季讲

《易》；十九，师程玄读《礼经》及《春秋》三《传》。周流儒肆，有名于冀方。

太和初，郡举孝廉，对策于中书省。时中书监高闾宿闻惠蔚，称其英辩，因相谈，荐为中书博士。转皇宗博士。闾被敕理定雅乐，惠蔚参其事。及乐成，闾上疏请集朝贵于太乐，共研是非。秘书令李彪自以才辩，立难于其间，闾命惠蔚与彪抗论，彪不能屈。黄门侍郎张彝常与游处，每表疏论事，多参访焉。十七年，高祖南征，上议告类之礼。及太师冯熙薨，惠蔚监其丧礼，上书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。惠蔚与李彪以儒学相知，及彪位至尚书，惠蔚仍太庙令。高祖曾从容言曰：“道固既登龙门而孙蔚犹沉涓沔，朕常以为负矣。”虽久滞小官，深体通塞，无孜孜之望，儒者以是尚焉。

二十二年，侍读东宫。先是七庙以平文为太祖，高祖议定祖宗，以道武为太祖。祖宗虽定，然昭穆未改。及高祖崩，祔神主于庙，时侍中崔光兼太常卿，以太祖既改，昭穆以次而易。兼御史中尉、黄门侍郎邢峦以为太祖虽改，昭穆仍不应易，乃立弹草欲按奏光。光谓惠蔚曰：“此乃礼也，而执法欲见弹劾，思获助于硕学。”惠蔚曰：“此深得礼变。”寻为书以与光，赞明其事。光以惠蔚书呈宰辅，乃召惠蔚与峦庭议得失，尚书令王肃又助峦，而峦理终屈，弹事遂寝。

世宗即位之后，仍在左右敷训经典，自冗从仆射迁秘书丞、武邑郡中正。惠蔚既入东观，见典籍未周，乃上疏曰：“臣闻圣皇之御世也，必幽赞人经，参天二地，宪章典故，述遵鸿猷。故《易》曰：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’然则《六经》、百氏，图书秘籍，乃承天之正术，治人之贞范。是以温柔疏远，《诗书》之教；恭俭易良，《礼乐》之道。爰彖以精微为神，《春秋》以属辞为化。故大训炳于东序，艺文

光于麟阁。斯实太平之枢宗，胜残之要道，有国之灵基，帝王之盛业。安上靖民，敦风美俗，其在兹乎？及秦弃学术，《礼经》泯绝。减兴求访，典文载举，先王遗训，粲然复存。暨光武拨乱，日不暇给，而入洛之书二千余两。魏晋之世，尤重典坟，收亡集逸，九流咸备。观其鸠阅史篇，访购经论，纸竹所载，略尽无遗。臣学阙通儒，思不及远，徒循章句，片义无立，而兹造曲覃，厕班秘省，忝官承乏，唯书是司。而观、阁旧典，先无定目，新故杂糅，首尾不全。有者累帙数十，无者旷年不写。或篇第褫落，始末沦残；或文坏字误，谬烂相属。篇目虽多，全定者少。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《甲乙》新录，欲裨残补阙，损并有无，校练句读，以为定本，次第均写永为常式。其省先无本者，广加推寻，搜求令足。然经记浩博，诸子纷纶，部帙既多，章篇纰缪，当非一二校书，岁月可了。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，在秘书省专精校考，参定字义。如蒙听许，则典文允正，群书大集。”诏许之。

又兼黄门侍郎，迁中散大夫，仍兼黄门。久之，正黄门侍郎，代崔光为著作郎，才非文史，无所撰著，唯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。迁国子祭酒、秘书监，仍知史事。延昌二年，追赏侍讲之劳，封枣强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肃宗初，出为平东将军、济州刺史。还京，除光禄大夫。魏初已来，儒生寒官，惠蔚最为显达。先单名蔚，正始中，侍讲禁内，夜论佛经，有愜帝旨，诏使加“惠”，号惠蔚法师焉。神龟元年卒于官，时年六十七。赐帛五百匹，赠大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曰戴。

子伯礼，袭封。伯礼善隶书。拜奉朝请、员外散骑侍郎、宁朔将军、步兵校尉、国子博士。卒，赠辅国将军、巴州刺史。子产同，袭。少有才学，早亡，时人惜之。

徐遵明，字子判，华阴人也。身長八尺，幼孤好学。年十

七，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。至上党，乃师屯留王聪，受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。一年，便辞聪诣燕赵，师事张吾贵。吾贵门徒甚盛，遵明伏膺数月，乃私谓其友人曰：“张生名高而义无检格，凡所讲说，不惬吾心，请更从师。”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。一年，复欲去之。猛略谓遵明曰：“君年少从师，每不终业，千里负帙，何去就之甚。如此用意，终恐无成。”遵明曰：“吾今始知真师所在。”猛略曰：“何在？”遵明乃指心曰：“正在于此。”乃诣平原唐迁，纳之，居于蚕舍。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，不出门院，凡经六年，时弹箏吹笛以自娱慰。又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，是晋世永嘉旧本，遵明乃往读之。复经数载，因手撰《春秋义章》，为三十卷。

是后教授，门徒盖寡，久之乃盛。遵明每临讲坐，必持经执疏，然后敷陈，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。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，海内莫不宗仰。颇好聚敛，有损儒者之风。

后广平王怀闻而征焉。至而寻退，不好京辇。孝昌末，南渡河，客于任城。以兖州有旧，因徙居焉。永安初，东道大使元罗表荐之，竟无礼辟。二年，元颢入洛，任城太守李湛将举义兵，遵明同其事。夜至民间，为乱兵所害，时年五十五。

永熙二年，遵明弟子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表曰：“臣闻行道树德，非求利于当年；服义履仁，岂邀恩于没世。但天爵所存，果致式闾之礼；民望攸属，终有祠墓之荣。伏见故处士兖州徐遵明生在衡泌，弗因世族之基；长于原野，匪乘雕镂之地。而托心渊旷，置情恬雅，处静无闷，居约不忧。故能垂帘自精，下帷独得，钻经纬之微言，研圣贤之妙旨。莫不入其门户，践其堂奥，信以称大儒于海内，擅明师于日下矣。是故眇眇四方，知音之类，延首慕德，跂踵依风。每精庐暂辟，杖策不远千里；

束脩受业，编录将逾万人。固已企盛烈于西河，拟高踪于北海。若慕奇好士，爱客尊贤，罢吏游梁，纷而成列。遵明以硕德重名，首蒙礼命，曳裾雅步，眷同置体。黄门李郁具所知明，方申荐奏之恩，处心守壑之志，潜居乐道，遂往不归。故北海王入洛之初，率土风靡，遵明确然守志，忠洁不渝，遂与太守李湛将诛叛逆。时有邂逅，受毙凶险。至诚高节，湮没无闻，朝野人士，相与嗟悼。伏惟陛下远应龙序，俯执天衷，每端听而忘旻，常坐思而候晓。虽微功小善，片言一行，莫不衣裳加室，玉帛在门。况遵明冠盖一时，师表当世，溘焉冥没，旌纪寂寥。逝者长辞，无论荣价，文明叙物，敦厉斯在。臣託迹诸生，亲承顾盼，惟伏膺之义，感在三之重，是以越分陈愚，上喧幄座。特乞加以显谥，追以好爵，仰申朝廷尚德之风，下示学徒稽古之利。若宸鉴昭回，曲垂矜采，则荒坟千载，式贵生平。”卒无赠谥。

董徽，字文发，顿丘卫国人也。祖英，高平太守。父虬，郡功曹。徽身長七尺二寸，好古，学尚雅素。年十七，师清河监伯阳，受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周易》，就河内高望崇受《周官》，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。数年之中，大义精练，讲授生徒。太和末，为四门小学博士。后世宗诏徽入璇华宫，令孙惠蔚问以《六经》，仍诏征教授京兆、清河、广平、汝南四王，后特除员外散骑侍郎。清河王怿之为司空、司徒，引征为长流参军。怿迁太尉，征为仓曹参军。出为市郡太守，加扬烈将军。入为太尉司马，俄加辅国将军。未几，以本将军除安州刺史。徽因述职，路次过家，置酒高会，大享邑老，乃言曰：“腰龟返国，昔人称荣；仗节还家，云胡不乐。”因诫二三子弟曰：“此之富贵，匪自天降，乃勤学所致耳。”时人荣之。入为司农少卿、光禄大夫。征出州入卿，匪唯学

业所致，亦由汝南王悦以其师资之义。为之启请焉。永安初，加平东将军，寻以老解职。永熙二年卒。出帝以徵昔授父业，故优赠散骑常侍、都督相殷沧三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相州刺史，谥曰文烈。

子仲曜，武定末，仪同开府属。

刁冲，字文朗，渤海饶安人也，镇东将军雍之曾孙。十三而孤，孝慕过人。其祖母司空高允女，聪明妇人也，哀其早孤，抚养尤笃。冲免丧后便志学他方，高氏泣涕留之，冲终不止。虽家世贵达，乃从师于外，自同诸生。于时学制，诸生悉日直监厨，冲虽有仆隶，不令代己，身自炊爨。每师受之际，发情精专，不舍昼夜，殆忘寒暑。学通诸经，偏修郑说，阴阳、图纬、算数、天文、风气之书莫不关综，当世服其精博，刺史郭祚闻其盛名，访以疑义，冲应机解辩，无不祛其久惑。后太守范阳卢尚之、刺史河东裴植并征冲为功曹、主簿，非所好也，受署而已，不关事务。惟以讲学为心，四方学徒就其受业者岁有数百。

冲虽儒生，而执心壮烈，不畏强御。延昌中，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权，冲乃抗表极言其事，辞旨恳直，文义忠愤。太傅、清河王怿览而叹息。

先是冲曾祖雍作《行孝论》以诫子孙，称：“古之葬者衣之以薪，不封不树，后世圣人易之棺槨。其有生则不能致养，死则厚葬过度。及于末世，至蓬蔕裹尸，裸而葬者。确而为论，并作折衷。既知二者之失，岂宜同之。当令所存者棺厚不过三寸，高不过三尺，弗用缛彩，敛以时服。輶车止用白布为幔，不加画饰，名为清素车。又去挽歌、方相，并盟器杂物。”及冲祖遵将卒，敕其子孙令奉雍遗旨。河南尹丞张普惠谓为太俭，贻书于冲叔整议其进退。整令与通学议之，冲及致书国学诸儒

以论其事，学官竟不能答。

冲以嫡传祖爵东安侯。京兆王继为司空也，并以高选频辟记室参军。肃宗将亲释奠，于是国子助教韩神固与诸儒诣国子祭酒崔光、吏部尚书甄琛，举其才学，奏而征焉。及卒，国子博士高凉及范阳卢道侃、卢景裕等复上状陈冲业行，议奏谥曰安宪先生，祭以太牢。子钦，字志儒。早亡。

卢景裕，字仲儒，小字白头，范阳涿人也。章武伯同之兄子。少聪敏，专经为学。居拒马河，将一老婢作食，妻子不自随从。又避地大宁山，不营世事，居无所业，惟在注解。其叔父同职居显要，而景裕止于园舍，情均郊野，谦恭守道，贞素自得。由是世号居士。

前废帝初，除国子博士，参议正声，甚见亲遇，待以不臣之礼。永熙初，以例解。天平中，还乡里，与邢子才、魏季景、魏收、邢昕等同征赴鄴。景裕寓托僧寺，讲听不已。未几，归本郡。

河间邢摩纳与景裕从兄仲礼据乡作逆，逼其同反，以应元宝炬。齐献武王命都督贺拔仁讨平之。闻景裕经明行著，驿马特征，既而舍之，使教诸子。在馆十日一归家，随以鼎食。景裕风仪言行，雅见嗟赏。先是景裕注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老子》，其《毛诗》、《春秋左氏》未讫，齐文襄王入相，于第开讲，招延时隼，令景裕解所注《易》。景裕理义精微，吐发闲雅。时有问难，或相诋诃，大声厉色，言至不逊，而景裕神采俨然，风调如一，从容往复，无际可寻。由是士君子嗟美之。

元颢入洛，以为中书郎。普泰初，复除国子博士。进退其间，未曾有得失之色。性清静，淡于荣利，弊衣粗食，恬然自安，终日端严，如对宾客。兴和中，补齐王开府属，卒于晋阳，

齐献武王悼惜之。

景裕虽不聚徒教授，所注《易》大行于世。又好释氏，通其大义。天竺胡沙门道惲每论诸经论，辄托景裕为之序。景裕之败也，系晋阳狱，至心诵经，枷锁自脱。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，梦沙门教讲经，觉时如所梦，默诵千遍，临刑刀折，主者以闻，赦之。此经遂行于世，号曰《高王观世音》。

李同轨，赵郡高邑人，阳夏太守义深之弟。体貌魁岸，腰带十围，学综诸经，多所治诵，兼读释氏，又好医术。年二十二，举秀才，射策，除奉朝请，领国子助教。转著作郎，典仪注，修国史，迁国子博士，加征虏将军。永熙二年，出帝幸平等寺，僧徒讲法，敕同轨论难，音韵闲朗，往复可观，出帝善之。三年春，释菜，诏延公卿学官于显阳殿，敕祭酒刘廙讲《孝经》，黄门李郁讲《礼记》，中书舍人卢景宣解《大戴礼夏小正篇》。时广招儒学，引令预听。同轨经义素优，辩析兼美，而不得执经，深为慨恨。天平中，转中书侍郎。兴和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使萧衍。衍深耽释学，遂集名僧于其爱敬、同泰二寺，讲《涅槃大品经》，引同轨预席。衍兼遣其朝臣并共观听。同轨论难久之，道俗咸以为善。卢景裕卒，齐献武王引同轨在馆教诸公子，甚加礼之。每旦入授，日暮始归。缙素请业者，同轨夜为说解，四时恆尔，不以为倦。武定四年夏卒，年四十七，时人伤惜之，齐献武王亦殊嗟悼，赠襚甚厚。赠骠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曰康。

李业兴，上党长子人也。祖虬，父玄纪，并以儒学举孝廉。玄纪卒于金乡令。业兴少耿介。志学精力，负帙从师，不惮勤苦。耽思章句，好览异说。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。时有渔阳鲜于灵馥亦聚徒教授，而遵明声誉未高，著录尚寡。业兴乃诣灵馥黉舍，类受业者。灵馥乃谓曰：“李生久遂羌博士，

何所得也？”业兴默尔不言。及灵馥说《左传》，业兴问其大义数条，灵馥不能对。于是振衣而起曰：“羌弟子正如此耳！”遂便径还。自此灵馥生徒倾学而就遵明。遵明学徒大盛，业兴之为也。

后乃博涉百家，图纬、风角、天文、占候无不详练，尤长算历。虽在贫贱，常自矜负，若礼待不足，纵于权贵，不为之屈。后为王遵业门客。举孝廉，为校书郎。以世行赵匪历，节气后辰下算，延昌中，业兴乃为《戊子元历》上之。于时屯骑校尉张洪、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各献新历，世宗诏令共为一历。洪等后遂共推业兴为主，成《戊子历》，正光三年奏行之。事在《律历志》，累迁奉朝请。临淮王彧征蛮，引为骑兵参军。后广陵王渊北征，复为外兵参军。业兴以殷历甲寅，黄帝辛卯，徒有积元，术数亡缺，业兴又修之，各为一卷，传于世。

建义初，敕典仪注，未几除著作佐郎。永安二年，以前造历之勋，赐爵长子伯。遭忧解任，寻起复本官。元晔之窃号也，除通直散骑侍郎。普泰元年，沙汰侍官，业兴仍在通直，加宁朔将军。又除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仍在通直。太昌初，转散骑侍郎，仍以典仪之勤，特赏一阶，除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寻加安西将军。后以出帝登极之初，预行礼事，封屯留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。转中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永熙三年二月，出帝释奠，业兴与魏季景、温子升、竇瑗为摘句。后入为侍读。

迁鄴之始，起部郎中辛术奏曰：“今皇居徙御，百度创始，营构一兴，必宜中制。上则宪章前代，下则模写洛京。今鄴都虽旧，基址毁灭，又图记参差，事宜审定。臣虽曰职司，学不稽古，国家大事非敢专之。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，博闻多识，万门千户，所宜访问。今求就之披图案记，考定是非，

参古杂今，折中为制，召画工并所须调度，具造新图，申奏取定。庶经始之日，执事无疑。”诏从之。天平二年，除镇南将军，寻为侍读。于时尚书右仆射、营构大将高隆之被诏缮治三署乐器、衣服及百戏之属，乃奏请业兴共参其事。

四年，与兼散骑常侍李谐、兼吏部郎卢元明使萧衍，衍散骑常侍朱异问业兴曰：“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？”业兴曰：“委粟是圆丘，非南郊。”异曰：“北间郊、丘异所，是用郑义。我此中用王义。”业兴曰：“然，洛京郊、丘之处专用郑解。”异曰：“若然，女子逆降傍亲亦从郑以不？”业兴曰：“此之一事，亦不专从。若卿此间用王义，除禪应用二十五月，何以王俭丧礼禪用二十七月也？”异遂不答。业兴曰：“我昨见明堂四柱方屋，都无五九之室，当是裴頠所制。明堂上圆下方，裴唯除室耳。今此上不圆何也？”异曰：“圆方之说，经典无文，何怪于方？”业兴曰：“圆方之言，出处甚明，卿自不见。见卿录梁主《孝经义》亦云上圆下方，卿言岂非自相矛盾！”异曰：“若然，圆方竟出何经？”业兴曰：“出《孝经援神契》。”异曰：“纬候之书，何用信也！”业兴曰：“卿若不信，灵威仰、叶光纪之类经典亦无出者，卿复信不？”异不答。

萧衍亲问业兴曰：“闻卿善于经义，儒、玄之中何所通达？”业兴曰：“少为书生，止读五典，至于深义，不辨通释。”衍问《诗周南》，王者之风，系之周公，《邵南》，仁贤之风，系之《邵公》。何名为系？”业兴对曰：“郑注《仪礼》云：“昔大王、王季居于岐阳，躬行《邵南》之教，以兴王业。及文王行今《周南》之教以受命。作邑于酆，分其故地，属之二公。名为系。”衍又问：“若是故地，应自统摄，何由分封二公？”业兴曰：“文王为诸侯之时所化之本国，今既登九五

之尊，不可复守诸侯之地，故分封二公。”衍又问：“《干卦》初称‘潜龙’，二称‘见龙’。至五‘飞龙’。初可名为虎。”问意小乖。业兴对：“学识肤浅，不足仰酬。”衍又问：“《尚书》‘正月上日受终文祖’，此是何正？”业兴对：“此是夏正月。”衍言何以得知，业兴曰：“案《尚书中候运行篇》云‘日月营始’，故知夏正。”衍又问：“尧时以何月为正？”业兴对：“自尧以上，书典不载，实所不知。”衍又云：“‘寅宾出日’，即是正月。‘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’，即是二月。此出尧典，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也？”业兴对：“虽三正不同，言时节者皆据夏时正月。《周礼》，仲春二月会男女之无夫家者。虽自周书，月亦夏时，尧之日月，亦当如此。但所见不深，无以辨析明问。”衍又曰：“《礼》，原壤之母死，孔子助其沐椁。原壤叩木而歌曰：‘久矣不诔音。狸首之班然，执女手之卷然。’孔子圣人，而与原壤为友？”业兴对：“孔子即自解，言亲者不失其为亲，故者不失其为故。”又问：“原壤何处人？”业兴对曰：“郑注云：原壤，孔子幼少之旧。故是鲁人。”衍又问：“孔子圣人，所存必可法。原壤不孝，有逆人伦，何以存故旧之小节，废不孝之大罪？”业兴对曰：“原壤所行，事自彰著。幼少之交，非是今始，既无大故，何容弃之？孔子深敦故旧之义，于理无失。”衍又问：“孔子圣人，何以书原壤之事，垂法万代？”业兴对曰：“此是后人所录，非孔子自制。犹合葬于防，如此之类，《礼记》之中动有百数。”衍又问：“《易》曰太极，是有无？”业兴对：“所传太极是有，素不玄学，何敢辄酬。”

还，兼散骑常侍。加中军大将军。后罢议事省，诏右仆射高隆之及诸朝士与业兴等在尚书省议定五礼，兴和初，又为《甲子元历》，时见施用。复预议《麟趾新制》。武定元年，除国

子祭酒，仍侍读。三年，出除太原太守。齐献武王每出征讨，时有顾访。五年，齐文襄王引为中外府谏议参军。后坐事禁止。业兴乃造《九宫行棋历》，以五百为章，四千四十为部，九百八十七为斗分，还以己未为元，始终相维，不复移转，与今历法术不同。至于气序交分，景度盈缩，不异也。七年，死于禁所，年六十六。

业兴爱好坟籍，鸠集不已，手自补治，躬加题帖，其家所有，垂将万卷。览读不息，多有异闻，诸儒服其渊博。性豪侠，重意气。人有急难，委之归命，便能容匿。与其好合，倾身无吝。若有相乖忤，便即疵毁，乃至声色，加以谤骂。性又躁隘，至于论难之际，高声攘振，无儒者之风。每语人云“但道我好，虽知妄言，故胜道恶。务进忌前，不顾后患，时人以此恶之。至于学术精微，当时莫及。

子崇祖，武定中，太尉外兵参军。崇祖弟遵祖，太昌中，业兴传其长子伯以授之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史臣曰：古语云：容体不足观，勇力不足恃，族姓不足道，先祖不足称，然而显闻四方，流声后裔者，其惟学乎。信哉斯言也。梁越之徒，笃志不倦，自求诸己，遂能闻道下风，称珍席上，或聚徒千百，或服冕乘轩，咸稽古之力也。

列传文苑第七十三

袁跃
裴敬宪
卢观
封肃
邢臧
裴伯茂
邢昕
温子升

夫文之为用，其来日久。自昔圣达之作，贤哲之书，莫不统理成章，蕴气标致，其流广变，诸非一贯，文质推移，与时俱化。淳于出齐，有雕龙之目；灵均逐楚，著嘉祸之章。汉之西京，马扬为首称；东都之下，班张为雄伯。曹植信魏世之英，陆机则晋朝之秀，虽同时并列，分途争远。永嘉之后，天下分崩，夷狄交驰，文章殄减。昭成、太祖之世，南收燕赵，网罗俊义。逮高祖驭天，锐情文学，盖以颉颃汉彻，掩踔曹丕，气韵高艳，才藻独构。衣冠仰止，咸慕新风。肃宗历位，文雅大盛，学者如牛毛，成者如麟角，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”

袁跃，字景腾，陈郡人，尚书翻弟也。博学隼才，性不矫俗，笃于交友。翻每谓人曰：“跃可谓我家千里驹也。”释褐司空行参军，历位尚书都兵郎中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将立明堂，跃乃上议，当时称其博洽。蠕蠕主阿那环亡破来奔，翰廷矜之，

送复其国。既而每使朝贡，辞旨颇不尽礼。跃为朝臣书与环，陈以祸福，言辞甚美。后迁军骑将军、太傅、清河王怿文学，雅为怿所爱赏。怿之文表多出于跃。卒，赠冠军将军、吏部郎中。所制文集行于世。无子，兄翻以子聿脩继。

聿修，字叔德，七岁遭丧，居处礼若成人。九岁，州辟主簿。性深沉，有鉴识，清靖寡欲，与物无竞。姨夫尚书崔休深所知赏。年十八，领本州中正，兼尚书度支郎中。齐受禅，除太子庶子，以本官行博陵太守。

裴敬宪，字孝虞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益州刺史宣第二子。少有志行，学博才清，抚训诸弟，专以读诵为业。澹于荣利，风气俊远，郡征功曹不就，诸府辟命，先进其弟，世人叹美之。司州牧、高阳王雍举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学博士。性和雅，未尝失色于人。工隶草，解音律，五言之作，独擅于时。名声甚重，后进共宗慕之。中山阙将之部，朝贤送于河梁，赋诗言别，皆以敬宪为最。其文不能赡逸，而有清丽之美。少有气病，年三十三卒，人物甚悼之。敬宪世有仁义于乡里。孝昌中，蜀贼陈双炽所过残暴，至敬宪宅，辄相约束，不得焚烧。为物所伏如此。永兴三年，赠中书侍郎，谥曰文。

卢观，字伯举，范阳涿人也。少好学，有隼才，举秀才，射策甲科，除太学博士、著作佐郎。与太常少卿李神隼、光禄大夫王诵等在尚书上省撰定朝仪，拜尚书仪曹郎中。孝昌元年卒。

封肃，字元邕，渤海人，尚书回之兄子也。早有文思，博涉经史，太傅崔光见而赏焉。位太学博士，修《起居注》，兼廷尉监。为《还园赋》，其辞甚美。正光中，京兆王西征，引为大行台郎中，委以书记。还，除尚书左中兵郎中，卒。肃性恭俭，不妄交游，唯与崔励、励从兄鸿尤相亲善。所制文章多

亡失，存者十余卷。

邢臧，字子良，河间人，光禄少卿虬长孙也。幼孤，早立操尚，博学有藻思。年二十一，神龟中，举秀才，问策五条，考上第，为太学博士。正光中，议立明堂，臧为裴颢一室之议，事虽不行，当时称其理博。出为本州中从事，雅为乡情所附。永安初，征为金部郎中，以疾不赴，转除东牟太守。时天下多事，在职少能廉白，臧独清慎奉法，吏民爱之。陇西李延实，庄帝之舅，以太传出除青州，启臧为属，领乐安内史，有惠政。后除濮阳太守，寻加安东将军。臧和雅信厚，有长者之风，为时人所爱敬。为特进甄琛《行状》，世称其工。与裴敬宪、卢观兄弟并结交分，曾共读《回文集》，臧独先通之。撰古来文章，并叙作者氏族，号曰《文谱》，未就，病卒，时贤悼惜之。其文笔凡百余篇。赠镇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文。子恕，涉学有识悟。

裴伯茂，河东人，司空中郎叔义第二子。少有风望，学涉群书，文藻富赡。释褐奉朝请。大将军、京兆王继西讨，引为铠曹参军。南讨绛蜀陈双炽，为行台长孙承业行台郎中。承业还京师，留伯茂仍知行台事。以平薛凤贤等赏平阳伯。再迁散骑常侍，典起居注。太昌初，为中书侍郎。永熙中，出帝兄子广平王赞盛选宾僚，以伯茂为文学，后加中军大将军。

伯茂好饮酒，颇涉疏傲，久不徙官，曾为《豁情赋》，其序略曰：“余摄养舛和，服饵寡术，自春徂夏。三婴湊疾。虽桐君上药，有时致效；而草木下性，实萦衿抱。故复究览庄生，具体齐物，物我两忘，是非俱遗，斯人之达，吾所师焉。故作是赋，所以托名豁情，寄之风谣矣。”天平初迁鄴，又为《迁都赋》，文多不载。

二年，因内宴，伯茂侮慢殿中尚书、章武王景哲，景哲遂

申启，称：“伯茂弃其本列，与监同行；以梨击案，傍污冠服；禁庭之内，令人挈衣。”诏付所司，后竟无坐。伯茂先出后其伯仲规，与兄景融别居。景融贫窘，伯茂了无赈恤，殆同行路，世以此贬薄之。卒年三十九，知旧叹惜焉。

伯茂末年剧饮不已，乃至伤性，多有愆失。未亡前数日，忽云：“吾得密信，将被收掩。”乃与妇乘车西逃避。后因顾指壁中，言有官人追遂，其妻方知其病。卒后，殡于家园，友人常景、李浑、王元景、卢元明、魏季景、李骞等十许人于墓傍置酒设祭，哀哭涕泣，一饮一酹曰：“裴中书魂而有灵，知吾曹也。”乃各赋诗一篇。李骞以魏收亦与之友，寄以示收。收时在晋阳，乃同其作，论叙伯茂，其十字云：“临风想玄度，对酒思公荣。”时人以伯茂性侮傲，谓收诗颇得事实。赠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度支尚书、雍州刺史，重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文。伯茂曾撰《晋书》，竟未能成。无子，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继。

邢昕，字字明，河间人，尚书恋弟伟之子。幼孤，见爱于祖母李氏。好学，早有才情。萧宝夤以车骑大将军开府讨关中，以子明为东阁祭酒，委以文翰。在军解褐汤寇将军，累迁太尉记室参军。吏部尚书李神隼奏昕修起居注。太昌初，除中书侍郎，加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时言冒窃官级，为中尉所劾，免官，乃为《述躬赋》。未几，受诏与秘书监常景典仪注事。出帝行释奠礼，昕与校书郎裴伯茂等俱为《录》义。永熙末，昕入为侍读，与温子升、魏收参掌文诏。迁鄴，乃归河间。天平初，与侍中从叔子才、魏季景、魏收同征赴都。寻还乡里。既而复征，时萧衍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等来朝贡，诏昕兼正员郎迎于境上。司徒孙腾引为中郎。寻除通直常侍，加中军将军。既有才藻，兼长几案。自孝昌之后，天下多务，世人竞以吏工取达，文学大衰。司州中从事宋游道以公断见知，时与昕嘲谑。

昕谓之曰：“世事同知文学外。”游道有惭色。兴和中，以本官副李象使于萧衍。昕好忤物，人谓之牛。是行也，谈者谓之牛象斗于江南。齐文襄王摄选，拟昕为司徒右长史，未奏，遇疾卒，士友悲之。赠车骑将军、都官尚书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。所著文章，自有集录。

温子升，字鹏举，自云太原人，晋大将军峤之后也。世居江左。祖恭之，刘义隆彭城王义康户曹，避难归国，家于济阴冤句，因为其郡县人焉。家世寒素。父暉，兖州左将军府长史，行济阴郡事。

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、刘兰，精勤，以夜继昼，昼夜不倦。长乃博览百家，文章清婉。为广阳王渊贱客，在马坊教诸奴子书。作《侯山祠堂碑文》，常景见而善之，故诣渊谢之。景曰：“顷见温生。”渊怪问之，景曰：“温生是大才士。”渊由是稍知之。

熙平初，中尉、东平王匡博召辞人，以充御史，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，子升与卢仲宣、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。于时预选者争相引决，匡使子升当之，皆受屈而云。搴谓人曰：“朝来靡旗乱轍者，皆子升逐北。”遂补御史，时年二十二。台中文笔皆子升为之。以忧去任，服阕，还为朝请。后李神隽行荆州事，引兼录事参军。被征赴省，神隽表留不遗。吏部郎中李奖退表不许，曰：“昔伯瑜之不应留，王郎所以发叹，宜速遣赴，无踵彦云前失。”于是还员。

正光末，广阳王渊为东北道行台，召为郎中，军国文翰皆出其手。于是才名转盛。黄门郎徐纡受四方表启，答之敏速，于渊独沉思曰：“彼有温郎中，才藻可畏。”高车破走，珍实盈满，子升取绢四十匹。及渊为葛荣所害，子升亦见羁执。荣下都督和洛兴与子升旧识，以数十骑潜送子升，得达冀州。还

京，李楷执其手曰：“卿今得免，足使夷甫惭德。”自是无复官情，闭门读书，厉精不已。

建义初，为南主客郎中，修起居注。曾一日不直，上党王天穆时录尚书事，将加捶撻，子升遂逃遁。天穆甚怒，奏人代之。庄帝曰：“当世才子不过数人，岂容为此，便相放黜。”乃寝其奏。及天穆将讨邢杲，召子升同行，子升未敢应。天穆谓人曰：“吾欲收其才用，岂怀前忿也。今复不来，便须南走越，北走胡耳！”子升不得已而见之。加伏波将军，为行台郎中，天穆深加赏之。元颢入洛，天穆召子升问曰：“即欲向京师，为随我北渡？”对曰：“主上以虎牢失守，致此狼狈。元颢新入，人情未安，今往讨之，必有征无战。王若克复京师，奉迎大驾，桓文之举也。舍此北渡，窃为王惜之。”天穆善之而不能用。遣子升还洛，颢以为中书舍人。庄帝还宫，为颢任使者多被废黜，而子升复为舍人。天穆每谓子升曰：“恨不用卿前计。”除正员郎，仍舍人。

及帝杀尔朱荣也，子升预谋，当时敕诏，子升词也。荣入内，遇子升，把诏书问是何文书，子升颜色不变，曰“敕”。荣不视之。尔朱兆入洛，子升惧祸逃匿。永熙中，为侍读兼舍人、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迁散骑常侍、中军大将军，后领本州大中正。

萧衍使张皋写子升文笔，传于江外。衍称之曰：“曹植、陆机复生于北土。恨我辞人，数穷百六。”阳夏太守傅标使吐谷浑，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，乃是子升文也。济阴王晖业尝云：“江左文人，宋有颜延之、谢灵运，梁有沈约、任昉，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，含任吐沈。”杨遵彦作《文德论》，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，浇薄险忌，唯邢子才、王元景、温子升彬彬有德素。

齐文襄王引子升为大将军府谘议参军。子升前为中书郎，常诣萧衍客馆受国书，自以不修容止。谓人曰：“诗章易作，逋峭难为。”文襄馆客元仅曰：“诸大当贺。”推子升合陈辞。子升久忸怩，乃推陆操焉。及元仅、刘思逸、荀济等作乱，文襄疑子升知其谋。方使之作献武王碑文，既成，乃饿诸晋阳狱，食弊襦而死，弃尸路隅，没其家口。太尉长史宋游道收葬之，又为集其文笔为三十五卷。子升外恬静，与物无竞，言有准的，不妄毁誉，而内深险。事故之际，好预其间，所以终致祸败。又撰《永安记》三卷。无子。

史臣曰：古之人所贵名不朽者，盖重言之尚存，又加之以才名，其为贵显，固其宜也。自余或位下人微，居堂亦何能自达。及其灵蛇可握，天网俱顿，并编缁素，咸贯儒林，虽其位可下，其身可杀，千载之后，贵贱一焉。非此道也，孰云能致。凡百士子，可不务乎！

列传孝感第七十四

赵琰
长孙虑
乞伏保
孙益德
董洛生
杨引
阎元明
吴悉达
王续生
李显达
张升
仓跋
王崇
郭文恭

《经》云“孝，德之本”，“孝悌之至，通于神明”。此盖生人之大者。淳风既远，世情虽薄，孔门有以责衣锦，诗人所以思素冠。且生尽色养之天，终极哀思之地，若乃诚达泉鱼，感通鸟兽，事匪常伦，期盖希矣。至如温床扇席，灌树负土，时或加人，咸为度俗，今书赵琰等以《孝感》为目焉。

赵琰，字叔起，天水人。父温为杨难当司马。初，苻氏乱，琰为乳母携奔寿春，年十四乃归。孝心色养，饪熟之节，必亲

调之。皇兴中，京师俭，婢简粟粢之，琰遇见切责，敕留轻粃。尝送子应冀州娉室，从者于路偶得一羊，行三十里而琰知之，令送于本处。又过路傍，主人设羊羹，琰访知盗杀，卒辞不食。遣人买耜刃，得剩六耜，即令送还刃主。刃主高之，义而不受，琰命委之而去。初为兖州司马，转团城镇副将。还京，为淮南王他府长史。时禁制甚严，不听越关葬于旧兆。琰积三十余年，不得葬二亲。及蒸尝拜献，未曾不婴慕卒事。每于时节，不受子孙庆贺。年余耳顺，而孝思弥笃。慨岁月推移，迁窆无期，乃绝盐粟，断诸滋味，食麦而已。年八十卒。迁都洛阳，子应等乃还乡葬焉。

应弟煦，字宾育。好音律，以善歌闻于世。位秦州刺史。

长孙虑，代人也。母因饮酒，其父真呵叱之，误以杖击，便即致死。真为县囚执，处以重坐。虑列辞尚书云“父母忿争，本无余恶。直以谬误，一朝横祸。今母丧未殯，父命旦夕。虑兄弟五人，并各幼稚。虑身居长，今年十五，有一女弟，始向四岁，更相鞠养，不能保全。父若就刑，交坠沟壑，乞以身代老父命，使婴弱众孤得蒙存立。”尚书奏云：“虑于父为孝子，于弟为仁兄。寻究情状，特可矜感。”高祖诏特恕其父死罪，以从远流。

乞伏保，高车部人也。父居，显祖时为散骑常侍，领牧曹尚书，赐爵宁国侯。以忠谨慎密，常在左右，出内诏命。赐宫人河南宗氏，亡后，赐以宫人申氏，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。岁余，居卒，申抚养伏保。性严肃，捶骂切至，而伏保奉事孝谨，初无恨色。袭父侯爵，例降为伯。稍迁左中郎将。每请禄赐，在外公私尺丈所用，无不白知。出为无善镇将。申年余八十，伏保手制马舆，亲自扶接，申欣然随之。申亡，伏保解官，奉丧还洛。复为长，兼南中郎将，卒。

孙益德，乐安人也。其母为人所害，益德童幼为母复仇。还家，哭于殡以待县官。高祖、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决，又不逃罪，特免之。

董洛生，代人也。居父丧过礼，诏遣秘书中散温绍伯奉玺书慰之，令自抑割以全孝道。又诏其宗亲，使相喻奖，勿令有灭性之讥。

杨引，乡郡襄垣人也。三岁丧父，为叔所养。母年九十三卒，引年七十五，哀毁过礼。三年服毕，恨不识父，追服斩衰，食粥粗服，誓终身命。终十三年，哀慕不改，为郡县乡闾三百余人上状称美。有司奏宜旌赏，复其一门，树其纯孝。诏别敕集书标杨引至行，又可假以散员之名。

阎元明，河东安邑人也。少而至孝，行著乡闾。太和五年，除北随郡太守。元明以违离亲养，兴言悲慕，母亦慈念，泣泪表明。元明悲号上诉，许归奉养。一见其母，母目便开。刺史吕寿恩列状上闻，诏下州郡，表为孝门，复其租调兵役，令终母年。母亡，服终，心丧积载，每忌日悲恸傍邻。昆弟雍和，尊卑谐穆，安贫乐道，白首同归。

又猗氏县人令狐仕，兄弟四人，早丧父，泣慕十载，奉养其母，孝著乡邑。而力田积粟，博施不已。

又河东郡人杨风等七百五十人，列称乐户皇甫奴兄弟，虽沉屈兵伍而操尚弥高，奉养继亲甚著恭孝之称。

又东郡小黄县人董吐浑、兄养，事亲至孝，三世同居，闺门有礼。景明初，畿内大使王凝奏请标异，诏从之。

吴悉达，河东闻喜人也。弟兄三人，年并幼小，父母为人所杀，四时号慕，悲感乡邻。及长报仇，避地永安。昆弟同居四十余载，闺门和睦，让逸竞劳。虽于俭年糊口不继，宾客经过，必倾所有。每守宰殡丧，私办车牛，送终葬所。邻人孤贫

窘困者，莫不解衣辍粮以相赈恤。乡闾五百余人诣州称颂焉。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里，板赠悉达父渤海太守。悉达后欲改葬，亡失坟墓，推寻弗获，号哭之声昼夜不止，叫诉神祇氏。忽于悉达足下地陷，得父铭记。因迁葬曾祖已下三世九丧，倾尽资业，不假于人，哀感毁悴，有过初丧。有司奏闻，标闾复役，以彰孝义。

时有齐州人崔承宗，其父于宋世仕汉中，母丧，因殡彼。后青徐归国，遂为隔绝。承宗性至孝，万里投险，偷路负丧还京师。黄门侍郎孙惠蔚闻之曰：“吾于斯人见廉范之情矣。”于是吊赠尽礼，如旧相识。

王续生，荥阳京县人也。遭继母忧，居丧杖而后起。及终礼制，鬓发尽落。有司奏闻，世宗诏标旌门闾，甄其徭役。

李显达，颍川阳翟人也。父丧，水浆不入口七日，鬓发墮落，形体枯悴。六年庐于墓侧，哭不绝声，殆于灭性。州牧、高阳王雍以状奏，灵太后诏表其门闾。

张升，荥阳人。居父母丧，鬓发坠落，水浆不入口，吐血数升。诏表门闾。

仓跋，荥阳京县人也。丧母，水浆不入口五日，吐血数升，居忧毁瘠，见称州里。有司奏闻，出帝诏标门闾。

王崇，字乾邕，阳夏雍丘人也。兄弟并以孝称。身勤稼穡，以养二亲。仕梁州镇南府主簿。母亡，杖而后起，鬓发坠落。未及葬，权殡宅西。崇庐于殡所，昼夜哭泣，鸛鹄群至。有一小鸟，素质墨眸，形大如雀，栖于崇庐，朝夕不去，母丧始阋，复丁父忧，哀毁过礼。是年，阳夏风雹，所过之处，禽兽暴死，草木摧折。至崇田畔，风雹便止，禾麦十顷，竟无损落，及过崇地，风雹如初。咸称至行所感。崇虽除服，仍居墓侧。于其室前生草一根，茎叶甚茂，人莫能识。至冬中，复有鸟巢于崇

屋，乳养三子，毛羽成长，驯而不惊。守令闻之，亲自临视。州以闻奏，标其门闾。

郭文恭，太原平遥人也。仕为太平县令。年逾七十，父母丧亡。文恭孝慕罔极，乃居祖父墓次，晨夕拜跪。跣足负土，培祖父二墓，寒暑竭力，积年不已，见者莫不哀叹。尚书闻奏，标其门闾。

史臣曰：“塞天地而横四海者，唯孝而已矣。然则始敦孝敬之方，终极哀思之道，厥亦多绪，其心一焉。盖上天稟自然之质，中庸有企及之义，及其成名，其美一也。赵琰等或出公卿之绪，籍礼教以资；或出茅檐之下，非奖劝所得。乃有负土成坟，致毁灭性，虽乖先王之典制，亦观过而知仁矣。

列传节义第七十五

于什门

段进

石文德

汲固

王玄威

娄提

刘渴侯

朱长生

于提马八龙

门文爱

晁清

刘侯仁

石祖兴

邵洪哲

王荣世

胡小虎

孙道登

李几

张安祖

王闾

大义重于至闻自日人。慕之者盖希，行之者实寡。至于轻

生蹈节，临难如归，杀身成仁，死而无悔，自非耿介苦心之人，郁快激气之士，亦何能若斯。金列之传，名《节义》云。

于简，字什门，代人也。太宗时为谒者，使喻冯跋。及至和龙，住外舍不入，使人谓跋曰：“大魏皇帝有诏，须冯主出受，然后敢入。”跋使人牵逼令入，见跋不拜，跋令人按其项。什门曰：“冯主拜受诏，吾自以宾主致敬，何须苦见逼也！”与跋往复，声气厉然，初不挠屈。既而跋止什门。什门于群众之中，回身背跋，被袴后裆以辱之。既见拘留，随身衣裳败壤略尽，虬虱被体。跋遗以衣服，什门拒而不受。和龙人皆叹曰：“虽古烈士，无以过也！”历二十四年，后冯文通上表称臣，乃送什门归。拜治书侍御史。世祖下诏曰：“什门奉使和龙，值狂竖肆虐，勇志壮厉，不为屈节，虽昔苏武何以加之。”赐羊千口、帛千匹，进为上大夫，策告宗庙，颁示天下，咸使闻也。

段进，不知何许人也。世祖初，为白道守将。蠕蠕大檀入塞，围之，力屈被执。进抗声大骂，遂为贼杀。世祖愍之，追赠安北将军，赐爵显美侯，谥曰庄。

石文德，河中蒲坂人也，有行义。真君初，县令黄宣在任丧亡，宣单贫无期亲，文德祖父苗以家财殡葬，持服三年，奉养宣妻二十余载。及亡，又衰经敛衽，率礼无阙。自苗逮文德，刺史守令卒官者，制服送之。五世同居，闺门雍睦。

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县人赵令安、孟兰强等，四世同居，行著州里。诏并标榜门闾。

汲固，东郡梁城人也。为兖州从事。刺史李式坐事被收，吏民皆送至河上。时式子宪生始满月，式大言于众曰：“程婴、杵臼何如人也！”固曰：“今古岂殊。”遂便潜还，不复回顾，径来入城，于式妇闺抱宪归藏之。及捕者收宪，属有一婢产男，

母以婢兒授之。事寻泄，固乃携宪逃遁，遇赦始归。宪即为固长育至十余岁，恆呼固夫妇为郎婆。后高祐为兖州刺史，嘉固节义，以为主簿。

王玄威，恆农北陕人也。显祖崩，玄威立草庐于州城门外，衰裳疏粥，哭踊无时。刺史苟頵以事表闻。诏令问状，玄威称：“先帝统御万国，慈泽被于苍生，含气之类莫不仰赖，玄威不胜悲慕，中心知此，不知礼式。”诏问玄威欲有所诉，听为表列。玄威云：“闻讳悲号，窃谏臣子同例，无所求谒。”及至百日，乃自竭家财，设四百人齐会，忌日，又设百僧供。至大除日，诏送白紬裤褶一具，与玄威释服，下州令表异焉。

娄提，代人也。显祖时为内三郎。显祖暴崩，提谓人曰：“圣主升遐，安用活为！”遂引佩刀自刺，几至于死。文明太后诏赐帛二百匹。

时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，坐盗食官马，依制命死。拔寅自诬己杀，兄又云实非弟杀，兄弟争死，辞不能定。高祖诏原之。

刘渴侯，不知何许人也。禀性刚烈。太和中，为徐州后军，以力死战，众寡不敌，遂禽。瞋目大骂，终不降屈。为贼所杀。高祖赠立忠将军、平州刺史、上庸侯，赐绢千匹、谷千斛。

有严季者，亦为军校尉，与渴侯同殿，势穷被执，终水降屈，后得逃还。除立节将军，赐爵五等男。

朱长生及于提，并代人也。高祖时，以长生为员外散骑常侍，与提俱使高车。至其庭，高车主阿伏至罗责长生等拜，长生拒之曰：“我天子使，安肯拜下土诸侯！”阿伏至罗乃不以礼待。长生以金银宝器奉之，至罗既受献，长生曰：“为臣内附，宜尽臣礼，何得口云再拜而实不拜！”呼出帐，命众中拜。阿伏至罗惭其臣下，大怒曰：“帐中何不教我拜，而辱我于大

众！”夺长生等献物，囚之丛石之中，兵胁之曰：“汝能为我臣则活，如其不降，杀汝！”长生与于提瞋目厉声责之曰：“岂有天子使人拜汝夷，我宁为魏鬼，不为汝臣！”至罗弥怒，绝其饮食。从行者三十人皆降，至罗乃给以肉酪，惟长生与提不从，乃各分徙之。积三岁，乃得还。高祖以长生等守节远同苏武，甚嘉之，拜长生河内太守，于提陇西太守，并赐爵五等男。从者皆为令长。

马八龙，武邑武强人也。轻财重义。友人武遂县尹灵哲在军丧亡，八龙闻即奔赴，负尸而归，以家财殡葬，为制缞服。抚其孤遗，恩如所生。州郡表列，诏表门闾。

门文爱，汲郡山阳人也。早孤，供养伯父母以孝谨闻。伯父亡，服未终，伯母又亡。文爱居丧，持服六年，哀毁骨立。乡人魏中贤等相与标其孝义。

晁清，辽东人也。祖暉，济州刺史、颍川公。清袭祖爵，例降为伯。为梁城戍将。萧衍攻围，粮尽城陷，清抗节不屈，为贼所杀。世宗褒美，赠乐陵太守，谥曰忠。子荣宾袭。

刘侯仁，豫州人也。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，据城南叛。悦息肱，走投侯仁。贼虽重加购募，又严其捶撻，侯仁终无漏泄，肱遂免祸。事宁，有司奏其操行，请免府籍，叙一小县，诏可。

石祖兴，常山九门人也。太守田文彪、县令和真等丧亡，祖兴自出家绢二百余匹，营护丧事。州郡表列，高祖嘉之，赐爵二级，为上造。后拜宁陵令，卒。吏部尚书李韶奏其节义，请加赠谥，以奖来者，灵太后令如所奏。有司谥曰恭。

邵洪哲，上谷沮阳人也。县令范道荣先自朐城归款以除县令，道荣乡人徐孔明，妄经公府，讼道荣非勋，道荣坐除名。羁旅孤贫，不能自理。洪哲不胜义愤，遂代道荣诣京师，明申

曲直。经历寒暑，不惮劬劳，道荣卒得复雪。又北镇反乱，道荣孤单，无所归附。洪哲兄伯川复率乡人来相迎接，送达幽州。道荣感其诚节，诉省申闻。诏下州郡，标其里间。

王荣世，阳平馆陶人也。为三城戍主、方城县子。萧衍攻围，力穷知不可全，乃先焚府库，后杀妻妾。及贼陷城，与戍副邓元兴等俱以不屈被害。肃宗下诏褒美忠节，进荣世爵为伯，赠齐州刺史；元兴开国子，赠洛州刺史。

胡小虎，河南河阴人也。少有武气。正光末，为统军于晋寿。孝昌中，萧衍将樊文炽等寇边，益州刺史郗虬遣长史和安固守小剑，文炽围之。虬命小虎与统军崔珍宝同往防拒。文炽掩袭小虎、珍宝，并擒之。文炽攻小剑未陷，乃将珍宝至城下，使谓和安曰：“南军强盛，北救不来，岂若归款，取其富贵。

“和安命射之，乃退。复逼小虎与和安交言，小虎乃慷慨谓安曰：“我栅不防，为贼所虏。观其兵士，势不足言，努力坚守。魏行台梁州遣将已至。”贼以刀殴击，言不得终，遂害之。三军无不叹其壮节，哀其死亡。贼寻奔败，禽其次将萧世澄、陈文绪等一十一人。行台魏子建壮其气概，启以世澄购其尸柩，乃获骸骨归葬。

孙道登，彭城吕县人也。永安初，为萧衍将韦休等所虏，而缚临刃，巡远村坞，令其招降乡曲。道登厉声唱呼：“但当努力，贼无所能。”贼遂屠戮之。又荆州被围，行台宗灵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晓喻，为贼将所获，执女等巡城，令其改辞。女等大言：“天军垂至，坚守莫降。”贼忿，各剖其腹，然后斩首。二州表其节义，道登等并赐五品郡、五等子爵，听子弟承袭。遣使诣所在吊祭。

李几，博陵安平人也。七世共居同财，家有二十二房，一百九十八口，长幼济济，风礼著闻，至于作役，卑幼竞进。乡

里嗟美，标其门闾。

张安祖，河阳人也。袭世爵山北侯。时有元承贵，曾为何阳令，家贫，且赴尚书求选，逢天寒甚，遂冻死路侧。一子年幼，停尸门巷，棺敛无托。安祖悲哭尽礼，买木为棺，手自营作，敛殡周给。朝野嘉叹。尚书闻奏，标其门闾。

王闾，北海密人也。数世同居，有百口。又太山刘业兴四世同居，鲁郡盖隰六世同居，并共财产，家门雍睦。乡里敬异。有司申奏，皆标门闾。

史臣曰：于什门等或临危不挠，视死如归；或赴险如夷，惟义所在。其大则光国隆家，其小则损己利物。故其盛烈所著，与河海而争流；峻节所标，其松柏而俱茂。并蹈履之所致，身歿名立，岂徒然哉。

列传良吏第七十六

张恂

鹿生

张应

宋世景

路邕

阎庆胤

明亮

杜纂

裴佗

窦瑗羊敦

苏淑

罢侯置守，历年永久，统以方牧，仍世相循，所以宽猛为用，庇民调俗。但廉平常迹，声问难高；适时应务，招响必速。是故搏击为侯，起不旋踵；懦弱贻咎，录用无时。此则已然于前世矣。后之为吏，与世沉浮。季叔浇漓，奸巧多绪，所以蒲密无为之化，难见其人。有魏初拓中州，兼并疆域，河南、关右，遗黎未纯，拥节分符，多出丰亨市。政术治风，未能咸允，虽动贻大戮，而贪虐未悛，亦由网漏吞舟，时挂一目。高祖肃明网纪，赏罚必行，肇革旧轨，时多奉法。世宗优游而治，宽政遂往，太和之风，颇以陵替。肃宗馭运，天下淆然，其于移风革俗之美，浮虎还珠之政，九州百郡，无所闻焉。且书其为

时所称者，以著良吏云尔。

张恂，字洪让，上谷沮阳人也。随兄竞归国，参代王军事。恂言于太祖曰：“金运失御，刘石纷纭，慕容窃号山东，苻姚盗器秦陇，遂使三灵乏响，九域旷君。大王树基玄朔，重明积圣，自北而南，化被燕赵。今中土遗民，望云冀润。宜因斯会，以建大业。”太祖深器异，厚加礼焉。皇始初，拜中书侍郎，帷幄密谋，颇预参议。从将军奚牧略地晋川，拜镇远将军，赐爵平皋子。出为广平太守。恂招集离散，劝课农桑，民归之者千户。迁常山太守。恂开建学校，优显儒士。吏民歌咏之。于时丧乱之后，罕能克厉，惟恂当官清白，仁恕临下，百姓亲爱之，其治为当时第一。太祖闻而嘉叹。太宗即位，赐帛三百匹，征拜太中大夫。神瑞三年卒，年六十九。恂性清俭，不营产业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太宗悼惜之，赠征虏将军、并州刺史、平皋侯，谥曰宣。

子纯，字道尚，袭爵。镇远将军、平皋子。坐事爵除。

纯弟代，字定燕。陈留、北平二郡太守。卒，赠冠军将军、营州刺史，谥曰惠侯。代所历著清称，有父之遗风。代子长年，中书博士。出为宁远将军、汝南太守。有郡民刘崇之兄弟分析，家贫惟有一牛，争之不决，讼于郡庭。长年见之，凄然曰：“汝曹当以一牛，故致此竞，脱有二牛，各应得一，岂有讼理。”即以家牛一头赐之。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诫约，咸敦敬让。太和初，卒于家。

子琛，字宝贵，少有孝行。历武骑常侍、羽林监、太子翊军校尉。卒。

子略，武定中，左光禄大夫。

鹿生，济阴乘氏人。父寿兴，沮渠牧犍库部郎。生再为济南太守，有治称。显祖嘉其能，特征赴季秋马射，赐以聪马，

加以青服，彰其廉洁。前后在任十年。时三齐始附，人怀苟且，蒲博终朝，颇废农业。生立制断之，闻者嗟善。后历徐州任城王澄、广陵侯元衍征东、安南二府长史，带淮阳太守、郟城镇将。年七十四，正始中卒。追赠龙骧将军、兖州刺史。

张应，不知何许人。延兴中，为鲁郡太守。应履行贞素，声绩著闻。妻子樵采以自供。高祖深嘉其能，迁京兆太守。所在清白，得吏民之忻心焉。

宋世景，广平人，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。少自修立，事亲以孝闻。与弟道均下帷诵读，博览群言，尤精经义。族兄弁甚重之。举秀才，对策上第，拜国子助教，迁彭城王勰开府法曹行参军。勰爱其才学，雅相器敬。高祖亦嘉之。迁司徒法曹行参军。

世景明刑理，著律令，裁决疑狱，剖判如流。转尚书祠部郎。彭城王勰每称之曰：“宋世景精识，尚书仆射才也。”台中疑事，右仆射高肇常以委之。世景既才长从政，加之夙勤不怠，兼领数曹，深著称绩。频为左仆射源怀引为行台郎。巡察州镇十有余所，黜陟赏罚莫不咸允。迁徙七镇，别置诸戍，明设亭候，以备北虏。怀大相委重。还而荐之于世宗曰：“宋世景文武才略，当今寡俦，清平忠直，亦少其比。陛下若任之以机要，终不减李冲也。”世宗曰：“朕亦闻之。”尚书令、广阳王嘉，右仆射高肇，吏部尚书、中山王英共荐世景为国子博士，寻荐为尚书右丞。王显与宋弁有隙，毁之于世宗，故事寝不报。

寻加伏波将军。行荥阳太守。郑氏豪横，号为难治。济州刺史郑尚弟远庆先为苑陵令，多所受纳，百姓患之。世景下车，召而谓之曰：“与卿亲，宜假借。吾未至之前，一不相问，今日之后，终不相舍。”而远庆行意自若。世景绳之以法，远庆

惧，弃官亡走。于是僚属畏威，莫不改肃。终日坐于 事，未尝寢息。县史、三正及诸细民，至即见之，无早晚之节。来者无不尽其情抱，皆假之恩颜，屏人密语。民间之事，巨细必知，发奸摘伏，有若神明。尝有一吏，休满还郡，食人鸡豚；又有一干，受人一帽，又食二鸡。世景叱之曰：汝何敢食甲乙鸡豚，取丙丁之帽！吏干叩头伏罪。于是上下震悚，莫敢犯禁。坐弟道珣事除名。

世景友于之性，过绝于人，及道珣死。哭之哀切，酸感行路，形容毁悴，见者莫不叹愍。岁余，母丧，遂不胜哀而卒。世景尝撰《晋书》，竟未得就。

子季儒，遗腹生。弱冠，太守崔楷辟为功曹，起家太学博士、明威将军。曾至谯宋之间，为文吊嵇康，甚有理致。后夜寝，室坏压殒，年二十五，时人咸伤惜之。

路邕，阳平清渊人。世宗时，积功劳，除齐州东魏郡太守，有惠政。灵太后诏曰：“邕莅政清勤，善绥民俗。比经年俭，郡内饥馑，群庶嗷嗷，将就沟壑，而邕自出家粟，赈赐贫窘，民以获济。虽古之良守，何以尚兹。宜见沾锡，以垂奖劝。可赐龙厩马一匹、衣一袭、被褥一具。班宣州镇，咸使闻知。”邕以善治民，稍迁至南青州刺史而卒。

阎庆胤，不知何许人。为东秦州数城太守。在政五年，清勤厉俗。频年饥馑，庆胤岁常以家粟千石赈恤贫穷，民赖以济。其部民杨宝龙等一千余人，申诉美政。有司奏曰：“案庆胤自莅此郡，惠政有闻，又能自以己粟贍恤饥馑，乃有子爱百姓之义。如不少加优赉，无以厉彼贪残。又案齐州东魏郡太守路邕，在郡治能与之相埒，语其分贍又亦不殊，而圣旨优隆赐以衣马，求情即理，谓合同赏。”灵太后卒无褒赏焉。

明亮，字文德，平原人。性方厚，有识干，自给事中历员

外常侍，延昌中，世宗临朝堂，亲自黜陟，授亮勇武将军。亮进曰：“臣本官常侍，是第三清。今授臣勇武，其号至浊。且文武又殊，请更改授。”世宗曰：“今依劳行赏，不论清浊，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！”亮曰：“圣明在上，清浊故分。臣既属圣明，是以敢启。”世宗曰：“九流之内，人咸君子，虽文武号殊，佐治一也。卿何得独欲乖众，妄相清浊。所请未可，但依前授。”亮曰：“今江左未宾，书轨宜一。方为陛下授命前驱，拓定吴会。官爵陛下之所轻，贱命微臣之所重，陛下方收所重，何惜所轻。”世宗笑曰：“卿欲为朕拓定江表，揃平萧衍，揃平拓定，非勇武莫可。今之所授，是副卿言。辞勇及武，自相矛盾。”亮曰：“臣欲仰禀圣规，运筹而定，何假勇武，方乃成功。”世宗曰：“谋勇二事，体本相须。若勇而无谋，则勇不独举；若谋而无勇，则谋不孤行。必须兼两，乃能制胜，何得云偏须运筹而不复假勇乎？”亮曰：“请改授平远将军。”世宗曰：“运筹用武，然后远人始平，卿但用武平之，何患不行平远也。”亮乃陈谢而退。

后除阳平太守，清白爱民，甚有惠政，声绩之美，显著当时。朝廷嘉其风化。转汲郡太守，为治如前，誉宣远近。二郡民吏，迄今追思之。卒孝昌初，赠左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

初，亮之在阳平，属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起兵讨元叉。时并州刺史城阳王徽亦遣使诣亮，密同熙谋。熙败，亮诡其使辞，由是徽音获免。二年，诏追前效，重赠平东将军、济州刺史，拜其子希远奉朝请。

亮从弟远，仪同开府从事中郎。

杜纂，字荣孙，常山九门人也。少以清苦自立。时县令齐罗丧亡，无亲属收殓，纂以私财殡葬。由是郡县标其门闾，后居父丧尽礼。郡举孝廉，补豫州司士。

稍除积弩将军。领众诣淮，迎降民杨箱等。修立楚镇，招纳山峦李天保等五百户。从征新野，除骑都尉。又从驾寿春，敕纂缘淮慰劳。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户归国，使纂诣广陵安尉初附，赈给田廩。从征新野，及南阳平，以功赐爵并陞男，赏帛五百匹。数日之中，散之知友。时人称之。又诣赭阳、武阴二郡，课种公田，随供军费。除南秦州武都太守。正始中，迁汉阳太守，并以清白为名。又随都督杨椿等诣南秦军前，招慰逆氏。还，除虎贲中郎将，领太仓令。遭母忧去职。久之，除伏波将军，复为太仓令。寻除宁远将军、阴陵戍主。延昌中，京师俭，敕纂监京仓赈给民廩。肃宗初，拜征虏将军、清河内史。性俭约，尤爱贫老，至能问民疾苦，对之泣涕。劝督农桑，亲自检视，勤者赏以物帛，惰者加以罪谴。吊死问生，甚有恩纪。还，以本将军除东益州刺史。无御边威略，群氏反叛。以失民和征还。迁太府少卿，除平阳太守、后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正光末，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颂纂德政，乞重临郡。诏许之。孝昌中，为葛荣围逼，纂以郡降荣。荣令纂入信都慰喻，都督李瑾欲斩，刺史元孚德纂，还。出，又劝荣以水灌城，荣遂以纂为常山太守。至郡未几，荣灭。定州刺史薛昙尚以纂老旧，令护博陵、钜鹿二郡，纂以疾辞。少时卒于家。

纂所历任，好行小惠，蔬食弊衣，多涉诬矫，而轻财洁己，终无受纳，为百姓所思，号为良守。永熙中，赠平北将军、殷州刺史。天平四年，重赠本将军、定州刺史。

裴佗，字元化，河东闻喜人。其先因晋乱避地凉州。苻坚平河西，东归桑梓，因居解县焉。父景，惠州别驾。

佗容貌魁伟，隤然有器望。少治《春秋杜氏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易》，并举其宗致。举秀才，以高第除中书博士，转司徒参军、司空记室、扬州任城王澄开府仓曹参军。入为尚书仓部

郎中，行河东郡事。所在有称绩。还，拜尚书考功郎中、河东
邑中正。世宗亲临朝堂，拜员外散骑常侍，中正如故。转司州
治中，以风闻为御史所弹，寻会赦免。转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
为赵郡太守，为治有方，威惠甚著，猾吏奸民莫不改肃。所得
俸禄，分恤贫穷。转前将军、东荆州刺史，郡民恋仰，倾境饯
送，至今追思之。寻加平南将军。蛮酋田盘石、田敬宗等部落
万余家，恃众阻险，不宾王命，前后牧守虽屡征讨，未能降款。
佗至州，单使宣慰，示以祸福。敬宗等闻佗宿德，相率归附。
于是阖境清晏，寇盗寢息，边民怀之，襁负而至者千余家。寻
加抚军将军，又迁中军将军。在州数载，以疾乞还。永安二年
卒。遗令不听请赠，不受赙襚。诸子皆遵行之。

佗性刚直，不好俗人交游，其投分者必当时名胜。清白任
真，不事家产，宅不过三十步，又无田园。暑不张盖，寒不衣
裘，其贞俭若此。六子。

让之，字士礼。武定末，中书侍郎。让之弟诒之，字士正，
早有才学。司徒记室参军。天平末，入于关西。

奚瑗，字世珍，辽西辽阳人。自言本扶风平陵人，汉大将
军奚武之曾孙崇为辽西太守，子孙遂家焉。曾祖堪，慕容氏渔
阳太守。祖表，冯文通成周太守，入国。父冏，举秀才，早卒。
普泰初，瑗启以身阶级为父请赠，诏赠征虏将军、平州刺史。

瑗年十七，便荷帙从师。游学十载，始为御史。转奉朝请、
兼太常博士，拜大将军、太原王尔朱荣官，因是为荣所知，遂
表留瑗为北道大行台左丞。以军功赐爵阳洛男，除员外散骑常
侍。瑗以拜荣官，赏新昌男。因从荣东讨葛荣，事平，封容城
县开国伯，食邑五百户。后除征虏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，仍左
丞。瑗乞以容城伯让兄叔珍，诏听以新昌男转授之，叔珍由是
位至太山太守。

尔朱世隆等立长广王晔为主，南赴洛阳。至东郭外，世隆等遣瑗奏废之。瑗执鞭独入禁内，奏曰：“天人之望，皆在广陵，愿行尧舜之事。”晔遂禅焉。由是除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敷奏侃然，前废帝甚重之。出帝时，为廷尉卿。及释奠开讲，瑗与散骑常侍温子升、给事黄门侍郎魏季景、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，并为摘句。天平中，除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寻除广宗太守，治有清白之称。广宗民情凶戾，前后累政咸见告讼。惟瑗一人，终始全洁。转中山太守，加征东将军。声誉甚美，为吏民所怀。及齐献武王班书州郡，诫约牧守令长，称瑗政绩，以为劝厉焉。后授使持节、本将军、平州刺史。在州政如治郡。又为齐献武王丞相府右长史。瑗无军府断割之才，不甚称职。又行晋州事。

既还京师，上表曰：

臣在平州之日，蒙班《麟趾新制》，即依朝命宣示，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。臣闻法象巍巍，乃大舜之事；政道郁郁，亦隆周之轨。故元道股肱，可否相济。声教之闻，于此为证。伏惟陛下应图临宇，握纪承天，克构洪基，会昌宝历，式张琴瑟，且调宫羽，去甚删泰，革弊迁浇，俾高祖之德不坠于地。画一既歌，万国欢跃。

臣伏读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条，母杀其父，子不得告，告者死。再三返覆之，未得其门。何者？案律，子孙告父母、祖父母者死。又汉宣云“子匿父母，孙匿大父母，皆勿论。盖谓父母、祖父母，小者攘羊，甚者杀害之类，恩须相隐，律抑不言。法理如是，足见其直。未必指母杀父止子不言也。若父杀母，乃是夫杀妻，母卑于父，此子不告是也。而母杀父，不听子告，臣诚下愚，辄以为惑。昔楚康王欲杀令尹子南，其子弃疾为王御士而上告焉。对曰：“泄命重刑，臣不为也。”王遂杀子南，

其徒曰：“行乎？”“吾与杀吾父，行将焉入！”曰：“臣乎？”曰：“杀父事仇，吾不忍。”乃缢而死。注云：“弃疾自谓不告父为与杀，谓王为仇，皆非礼，《春秋》讥焉。斯盖门外之治，以义断恩，知君杀父而子不告，是也。母之于父，同在门内，恩无可掩，义无断割。知母将杀理应告父；如其已杀，宜听告官。今母杀父而子不告，便是知母而不知父。识比野人，义近禽兽。且母之于父，作合移天，既杀己之天，复杀子之天，二天顿毁，岂容顿默！此母之罪，义在不赦，下手之日，母恩即离，仍以母道不告，鄙臣所以致惑。”

今圣化淳洽，穆如韶夏，食榘怀音，泉镜犹变，况承风稟教，识善知恶之民哉。脱下愚不移，事在言外，如或有之，可临时议罪，何用豫制斯条，用为训诫。诚恐千载之下，谈者喧哗，以明明大朝，有尊母卑父之论。以臣管见，实所不取。如在淳风厚俗必欲行之。且君、父一也。父者子之天，被杀事重，宜附“父谋杀大逆子得告”之条。父一而已，至情可见。窃惟圣主有作，明贤赞成，光国宁民，厥用为大，非下走顽蔽所能上测。但受恩深重，辄献瞽言，傥蒙收察，乞付评议。

诏付尚书，三公郎封君义立判云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生我劳悴，续莫大焉。子于父母，同气异息，终天靡报，在情一也。今忽欲论其尊卑，辨其优劣，推心未忍，访古无据。母杀其父，子复告母，母由告死，便是子杀。天下未有无母之国，不知此子将欲何之！案《春秋》，庄公元年，不称即位，文姜出故。服虔注云：‘文姜通兄齐襄，与杀公而不反。父杀母出，隐痛深讳。期而中练，思慕少杀，念至于母。故《经》书：三月夫人薨于齐。’既有念母深讳之文，明无仇疾告列之理。且圣人设法，所以防淫禁暴，极言善恶，使知而避之。若临事议刑，则陷罪多矣。恶之甚者，杀父害君，著之律令，百王罔革。

此制何嫌，独求削去。既于法无违，于事非害，宣布有年，谓不宜改。”瑗复难云：

寻局判云：“子于父母，同气异息，终天靡报，在情一也。今欲论其尊卑，辨其优劣，推心未忍，访古无据。”瑗以为《易》曰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”又曰：“乾天也，故称父；坤地也，故称母。”又曰：乾为天，为父；坤为地，为母。《礼丧服经》曰“为父斩衰三年，为母齐衰期。尊卑优劣，显在典章，何言访古无据？”

局判云：“母杀其父，子复告母，母由告死，便是子杀。天下未有无母之国，不知此子将欲何之！”瑗案典律，未闻母杀其父而子有隐母之义。既不告母，便是与杀父，天下岂有无父之国，此子独得有所之乎！

局判又云：“案《春秋》，庄公元年，不称即位，文姜出故。服虔注云：‘文姜通于兄齐襄，与杀公而不反。父杀母出，隐痛深讳，期而中练，思慕少杀，念至于母。故《经》书：三月夫人薨于齐。’既有念母深讳之文，明无仇疾告列之理。”瑗寻注义。隐痛深讳者，以父为齐所杀，而母与之。隐痛父死，深讳母出，故不称即位，非为讳母与杀也。是以下文以义绝，其罪不为与杀明矣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君杀，子不言即位，隐之也。”期而中练，父忧少衰，始念于母，略书“夫人薨于齐”。是内讳出奔，犹为罪文。传曰：“不称姜氏，绝不为亲，礼也。”注云：“夫人有与杀桓之罪，绝不为亲，得尊父子义。善庄公思大义，绝有罪，故曰礼也。”以大义绝有罪，得礼之衷，明有仇疾告列之理。但《春秋桓》、庄之际，齐为大国，通于文姜，鲁公谪之。文姜以告齐襄，使公子彭生杀之。鲁既弱小而惧于齐。是时天子衰微，又无贤霸，故不敢仇之，又不敢告列，惟得告于齐曰：“无所归咎，恶于诸侯，讲以公子彭

生除之。”齐人杀公子彭生。案郎此断，虽有援引，即以情推理，尚未遣惑。

事遂停寝。

除大宗正卿，寻加卫将军。宗室以其寒士，相与轻之。瑗案法推治，无所顾避，甚见仇疾。官虽通显，贫窘如初，清尚之操，为时所重。领本州大中正，以本官兼廷尉卿，卒官。赠本将军、太仆卿、济州刺史，谥曰明。

羊敦，字元礼，太山钜平人，梁州刺史祉弟子也。性尚闲素，学涉书史，以父灵引死王事，除给事中。出为本州别驾。公平正直，见有非法，敦终不判署。后为尚书左侍郎、徐州扶军长史。永安中，转廷尉司直，不拜。拜洛阳令。后为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迁太府少卿，转卫将军、广平太守。治有能名，奸吏跼蹐，秋毫无犯。雅性清俭，属岁饥谨，家馈未至，使人外寻陂泽，采藕根而食之。遇有疾苦，家人解衣质米以供之。然其为治，亦尚威严。朝廷以其清白，赐谷一千斛、绢一百匹。兴和初卒，年五十二。吏民奔哭，莫不悲恸。赠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、卫大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兖州刺史，谥曰贞。

武定初，齐献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苏淑在官奉法，清约自居，宜见追褒，以厉天下，乃上言请加旌录。诏曰：“昔五袴兴谣，两歧致咏，皆由仁覃千里，化洽一邦。故广平太守羊敦、故中山太守苏淑，并器业和隐，干用贞济，善政闻国，清誉在民。方藉良才，遂登高秩，先后凋亡，朝野伤悼。追旌清德，盖惟旧章，可各赏帛一百匹、谷五百斛，班下郡国，咸使闻知。”

子隐，武定末，开府行参军。

苏淑，字仲和，武邑人也。立性敦谨，颇涉经传。兄寿兴，坐事为阉官。寿兴后为河间太守。赐爵晋阳男。及寿兴将卒，遂冒养淑为子。淑，熙平中袭其爵，除司空士曹参军。寻转太

学博士、厉威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。转奉车都尉，领殿中侍御史。因使于冀州，会高干邕执刺史元疑据城起义，淑赞成其事。干邕以淑行武邑郡。未几，尔朱汝归疑率兵将至，淑于郡逃还京师。后除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、行河阴令。出除乐陵内史。淑在郡绥抚，其有民誉。始逢二周，谢病乞解，有诏听之，民吏老幼诉乞淑者甚众。后历荥阳太守，亦有能名。加中军将军、司徒从事中郎。兴和二年，拜中山太守。三年，卒于郡。淑清心爱下，所历三郡，皆为吏民所思，当时称为良二千石。武定初，赠卫大将军、都官尚书、瀛州刺史，谥曰懿。齐献武王追美清操，与羊敦同见优赏。

子子且，袭。武定中，齐献武王庙丞。

史臣曰阙

。

列传酷吏第七十七

于洛侯

胡泥

李洪之

高遵张赦提

羊祉

崔暹

郗道元

谷楷

淳风既丧，奸黠萌生；法令滋章，弄禁多设。为吏罕仁恕之诚，当官以威猛为济。魏氏以戎马定王业，武功平海内，治任刑罚，肃厉为本，猛酷之伦，所以列之今史。

于洛侯，代人也。以劳旧为秦州刺史，而贪酷安忍。州人富炽夺民吕胜胫缠一具，洛侯辄鞭富炽一百，截其右腕。百姓王陇客刺杀民王羌奴、王愈二人，依律罪死而已，洛侯生拔陇客舌，刺其本，并刺胸腹二十余疮。陇客不堪苦痛，随刀战动。乃立四柱磔其手足，命将绝，始斩其首，支解四体，分悬道路。见之者无不伤楚，阖州惊震，人怀怨愤。百姓王元寿等一时反叛。有司纠劾。高祖诏使者于州刑人处宣告兵民，然后斩洛侯以谢百姓。

胡泥，代人也。历官至司卫监，赐爵永城侯。泥率勒禁中，不惮豪贵。殿中尚书叔孙侯头应内直而阙于一时，泥以法绳之。

侯头恃宠，遂与口诤。高祖闻而嘉焉，赐泥衣服一袭。出为幽州刺史，假范阳公。以此平阳尼硕学，遂表荐之。迁平东将军、定州刺史。以暴虐，刑罚酷滥，受纳货贿，征还戮之。将就法也，高祖临太华殿引见，遣侍臣宣诏责之，遂就家赐自尽。

李洪之，本名文通，恆农人。少为沙门，晚乃还俗。真君中，为狄道护军，赐爵安阳男。会永昌王仁随世祖南征，得元后姊妹二人。洪之以宗人潜相饷遗，结为兄弟，遂便如亲。颇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，乃改名洪之。及仁坐事诛，元后入宫，得幸于高宗，生显祖。元后临崩，昭太后问其亲，因言洪之为兄。与相诀经日，具条列南方诸兄珍之等，手以付洪之。遂号为显祖亲舅。太安中，珍之等兄弟至都，与洪之相见，叙元后平生故事，计长幼为昆季。

以外戚为河内太守，进爵任城侯，威仪一同刺史。河内北连上党，南接武牢，地险人悍，数为劫害，长吏不能禁。洪之至郡，严设科防，募斩贼者便加重赏，劝农务本，盗贼止息。诛锄奸党，过为酷虐。

后为怀州刺史，封汲郡公，征拜内都大官。河西羌胡部落反叛，显祖亲征，命洪之与侍中、东郡王陆定总统诸军。輿驾至并州，诏洪之为河西都将讨山胡。皆保险拒战。洪之筑垒于石楼南白鸡原以对之。诸将悉欲进攻，洪之乃开以大信，听其复业，胡人遂降。显祖嘉之，迁拜尚书外都大官。

后为使持节、安南将军、秦益二州刺史。至治，设禁奸之制，有带刃行者，罪与劫同，轻重品格，各有条章。于是大飡州中豪杰长老，示之法制。乃夜密遣骑分部覆诸要路，有犯禁者，辄捉送州，宣告斩决。其中枉见杀害者百数。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，虽相羈縻，王人罕到。洪之芟山为道，广十余步，示以军行之势，乃兴军临其境。山人惊骇。洪之将数十骑至其

里间，抚其妻子，问所疾苦，因资遗之。众羌喜悦，求编课调，所入十倍于常。洪之善御戎夷，颇有威惠，而刻害之声闻于朝野。

初，洪之微时，妻张氏助洪之经营资产，自贫至贵，多所补益，有男女几十人。洪之后得刘氏，刘芳从妹。洪之钦重，而疏薄张氏，为两宅别居，偏厚刘室。由是二妻妒竞，互相讼诤，两宅母子，往来如仇。及莅西州，以刘自随。

洪之素非廉清，每多受纳。时高祖始建禄制，法禁严峻，司察所闻，无不穷纠。遂锁洪之赴京。高祖临大华，庭集群官，有司奏洪之受赃狼藉，又以酷暴。高祖亲临数之，以其大臣，听在家自裁。洪之志性慷慨，多所堪忍，疹疾灸疗，艾炷围将二寸，首足十余处，一时俱下，而言笑自若，接宾不辍。及临自尽，沐浴换衣。防卒扶持，将出却入，遍绕家庭，如是再三，泣叹良久，乃卧而引药。

始洪之托为元后兄，公私自同外戚。至此罪后，高祖乃稍对百官辨其诬假，而诸李犹善相视，恩纪如亲。洪之始见元后，计年为兄。及珍之等至，洪之以元后素定长幼，其呼拜坐皆如家人。暮年数延携之宴饮，醉酣之后，携之时或言及本末，洪之则起而加敬，笑语自若。富贵赫弈，当舅戚之家，遂弃宗专附珍之等。等颇存振本属，而犹不显然。刘氏四子，长子神自有传。

高遵，字世礼，勃海蓆人。父济，沧水太守。遵贱出，兄矫等常欺侮之。及父亡，不令在丧位。遵遂驰赴平城，归从祖兄中书令允。允乃为遵父举哀，以遵为丧主，京邑无不吊集，朝贵咸识之。徐归奔赴。免丧，允为营宦路，得补乐浪王侍郎，遵感成益之恩，事允如诸父。

涉历文史，颇有笔札，进中书侍郎。诣长安，刊《燕宣王

庙碑》，进爵安昌子。及新制衣冠，高祖恭荐宗庙，遵形貌庄洁，音气雄畅，常兼太祝令，跪赞礼事，为俯仰之节，粗合仪矩。由是高祖识待之。后与游明根、高间、李冲入议律令，亲对御坐，时有陈奏。以积年之劳，赐粟帛牛马。出为立忠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建节历本州，宗乡改观，而矫等弥妒毁之。

遵性不廉清，在中书时，每假归山东，必借备骡马，将从百余。屯逼民家求丝缣，不满意则诟骂不去，强相征求。旬月之间，缣布千数。邦邑苦之。遵既临州，本意未弭，选召僚吏，多所取纳。又其妻明氏家在齐州，母弟舅甥共相凭属，争求货利，严暴非理，杀害甚多。贪酷之响，帝颇闻之。及车驾幸鄴，遵自州来朝，会有赦宥。遵临还州，请辞，帝于行宫，引见诘让之。遵自陈无负，帝厉声曰：“若无迁都赦，必无高遵矣！又卿非惟贪婪，又虐于刑法，谓何如济阴王，犹不免于法。卿何人，而为此行！自今宜自谨约。”还州，仍不悛革。齐州人孟僧振至洛讼遵。诏廷尉少卿刘述穷鞠，皆如所诉。先是，沙门道登过遵，遵以道登荷宠于高祖，多奉以货，深托仗之。道登屡因言次申启救遵，帝不省纳，遂诏述赐遵死。时遵子元荣诣洛论冤，犹恃道登，不时还赴。道登知事决，方乃遣之。遵恨其妻，不与诀，别处沐浴，引椒而死。

元荣，学尚有文才，长于几案。位兼尚书右丞，为西道行台，至高平镇，遇城翻被害。

遵弟次文，虽无位官而赀产巨万。遵每责其财，又结憾于遵，吉凶不相往反。时论责之。

张敕提，中山安喜人也。性雄武，有规画。初为虎贲中郎。时京畿盗魁自称豹子、虎子，并善弓马，遂领逃连及诸畜牧者，各为部帅，于灵丘、雁门间聚为劫害。至乃斩人首，射其口，刺人脐，引肠绕树而共射之，以为戏笑。其为暴酷如此。军骑

掩其素，久弗能获，行者患焉。赦提设防遏追穷之计，宰司善之，以赦提为逐贼军将。乃求骁勇追之，未几而获虎子、豹子及其党与。尽送京师，斩于阙下，自是清静。其灵丘罗思祖宗门豪溢，家处隘险，多止亡命，与之为劫。显祖怒之，孥戮其家。而思祖家党，相率寇盗。赦提应募求捕逐，乃以赦提为游徼军将，前后禽获，杀之略尽。因而滥有屠杀，尤为忍酷。既资前称，又藉此功，除冠军将军、幽州刺史，假安喜侯。

赦提克己厉约，遂有清称。后颇纵妻段氏，多有受纳，令僧尼因事通请，贪虐流闻。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，采访牧守政绩。真香验案其罪，赦提惧死欲逃。其妻姑为太尉、东阳王丕妻，恃丕亲贵，自许诣丕申诉求助，谓赦提曰：“当为诉理，幸得申雪，愿且宽忧，不为异计。”赦提以此差自解慰。段乃陈列真香昔尝因假而过幽州，知赦提有好牛，从索不果。今台使心协前事，故威逼部下，拷楚过极，横以无辜，证成诬罪。执事恐有不尽，使驾部令赵秦州重往究讯。事伏如前，处赦提大辟。高祖诏赐死于第。将就尽，召妻而责之曰：“贪浊秽吾者卿也，又安吾而不得免祸，九泉之下当为仇讎矣。”

又有华山太守赵霸，酷暴非理。大使崔光奏霸云：“不遵宪度，威虐任情，至乃手击吏人，僚属奔走。不可以君人字下，纳之轨物，辄禁止在州。”诏免所居官。

羊祉，字灵祐，太山钜平人，晋太仆卿琇之六世孙也。父规之，宋任城令。世祖南讨至邹山，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通、爱猛之等俱降，赐爵钜平子，拜雁门太守。

祉性刚愎，好刑名，为司空令辅国长史，袭爵钜平子。侵盗公资，私营居宅，有司案之抵死，高祖特恕还徙。后还。景明初，为将作都尉，加左军将军。四年，持节为梁州军司，讨叛氏。正始二年，王师伐蜀，以祉假节、龙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

出剑阁而还。又以本将军为秦梁二州刺史，加征虏将军。天性酷忍，又不清洁。坐掠入为奴婢，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免。高肇南征，祉复被起为光禄大夫、假平南将军，持节领步骑三万先驱趣涪。未至，世宗崩，班师。夜中引军，山有二径，军人迷而失路。祉便斩队副杨明达，梟首路侧。为中尉元昭所劾，会赦免。后加平北将军，未拜而卒。赠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

太常少卿元端、博士刘台龙议谥曰：“祉志存埋轮，不避强御。及赞戎律，熊武斯裁，仗节抚藩，边夷识德，化沾殊类，襁负怀仁。谨依谥法，布德行刚曰‘景’，宜谥为景。”侍中侯刚、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等驳曰：“臣闻惟名与器，弗可妄假，定谥准行，必当其迹。案祉志性急酷，所在过威，布德罕闻，暴声屡发。而礼官虚述，谥之为‘景’，非直失于一人，实毁朝则。衣还付外准行，更量虚实。”灵太后令曰：“依驳更议。”元端、台龙上言：“窃惟谥者行之迹，状者迹之称。然尚书铨衡是司，厘品庶物，若状与迹乖，应抑而不受，录其实状，然后下寺，依谥法准状科上。岂有舍其行迹，外有所求，去状去称，将何所准？橙祉以母老辞藩，乃降手诏云：‘卿绥抚有年，声实兼著，安边宁境，实称朝望。’及其歿也，又加显赠，言祉诚著累朝，效彰内外，作牧岷区，字萌之绩骤闻。诏册褒美，无替伦望。然君子使人器之义，无求备德。有数德优劣不同，刚而能克，亦为德焉。谨依谥法，布德行刚曰‘景’，谓前议为允。”司徒右长史张烈、主簿李易刺称：“案祉历宦累朝，当官之称。季捍西南，边隅靖遏。准行易名，奖诚攸在。窃谓无亏体例。”尚书李韶又述奏以府寺为允，灵太后可其奏。

祉自当官，不惮强御，朝廷以为刚断，时有检覆，每令出使。好慕名利，颇为深文，所经之处，人号天狗下。及出将临州，并无恩润，兵民患其严虐焉。

崔暹，字元钦，本云清河东武城人也。世家子荥阳、颍川之间。性猛酷，少仁恕，奸猾好利，能事势家。初以秀才累迁南兖州刺史，盗用官瓦，盗用官瓦，赃污狼藉，为御史中尉李平所纠，免官。后行豫州事，寻即真。坐遣子析户，分隶三县，广占田宅，藏匿官奴，障吝陂苇，侵盗公私，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，免官。后累迁平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贪暴安忍，民庶患之。尝出猎州北，单骑至于民村。并有汲水妇人，暹令饮马，因问曰：“崔瀛州何如？”妇人不知其暹也，答曰：“百姓何罪，得如此癡兒刺史！”暹默然而去。以不称职被解还京。武川镇反，诏暹为都督，隶大都督李同崇讨之。违崇节度，为贼所败，单骑潜还。禁于廷尉。以女妓园田货元义，获免。建义初遇害于河阴。赠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追封武津县公。

子瓚，字绍珍。位兼尚书左丞，卒。瓚妻，庄帝妹也，后封襄城长公主，故特赠瓚冀州刺史。子茂，字祖昂，袭祖爵。

郗道元，字善长，范阳人也。青州刺史范之子。太和中，为尚书主客郎。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，引为治书侍御史。累迁辅国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。威猛为治，蛮民诣阙讼其刻峻，坐免官。久之，行河南尹，寻即真。肃宗以沃野、怀朔、薄骨律、武川、抚冥、柔玄、怀荒、御夷诸镇并改为州，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。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，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，裁减去留，储兵积粟，以为边备。未几，除安南将军、御史中尉。

道元素有严猛之称。司州牧、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，常与卧起。及选州官，多由于念。念匿于悦第，时还其家，道元收念付狱。悦启灵太后请全之，敕赦之。道元遂尽其命，因以劾悦。是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，悦等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，遂为宝夤所害，死于阴盘驿亭。

道元好学，历览奇书。撰注《水经》四十卷、《本志》十三篇，又为《七聘》及诸文，皆行于世。然兄弟不能笃穆，又多嫌忌，时论薄之。

谷楷，昌黎人，濮阳公浑曾孙。稍迁奉车都尉。时沙门法庆反于冀州，虽大军讨破，而妖帅尚未梟除。诏楷诣冀州追捕，皆擒获之。楷眇一目而性甚严忍，前后奉使皆以酷暴为名。时人号曰“瞎虎”。寻为城门校尉，卒。

史臣曰：士之立名，其途不一，或以循良进，或以严酷显。故宽猛相资，德刑互设，然不严而化，君子所先。于洛侯等为恶不同，同归于酷。肆其毒螫，多行残忍。贱人肌肤，同诸木石；轻人性命，甚于刍狗。长恶不悛，鲜有不及。故或身婴罪戮，或忧恚值陨，异途皆毙，各其宜焉。凡百君子，以为有天道矣。

列传逸士第七十八

睦夸

冯亮

李谧

郑修

盖兼济独善，显晦之殊，其事不同，由来久矣。昔夷齐获全于周武，华裔和不容于太公，何哉？求其心者，许以激贪之用；督其迹者，以为束教之风。而肥遁不反，代有人矣。夷情得丧，忘怀累有。比夫迈德弘道，匡俗庇民，可得而小，不可得而忽也。自叔世浇浮，淳风殆尽，锥刀之末，竞入成群，而能冥心物表，介然离俗，望古独适，求友千龄，亦异人矣。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，穷极天地，始为超远哉。今录睦夸等为《逸士传》。

睦夸，一名昶，赵郡高邑人也。祖迈，晋东海王越军谋掾，后没石勒为徐州刺史。父邃，字怀道，慕容宝中书令。夸少有大度，不拘小节，耽志书传，未曾以世务经心。好饮酒，浩然物表。年二十遭父丧，须鬓致白，每一悲哭，闻者为之流涕。高尚不仕，寄情丘壑。同郡李顺愿与之交，夸拒而不许。邦国少长莫不惮之。

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。浩为司徒，奏征为其中郎，辞疾不赴。州郡逼遣，不得已，入京都。与浩相见，延留数日，惟饮酒谈叙平生，不及世利。浩每欲论屈之，竟不能发言。其见敬

惮如此。浩后遂投诏书于夸怀，亦不开口。夸曰：“桃简，卿已为司徒，何足以此劳国土也。吾便于此将别。”桃简，浩小名也。浩虑夸即还。时乘一骡，更无兼骑，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，冀相维繫。夸遂托乡人输租者，谬为御车，乃得出关。浩知而叹曰：“眭夸独行士，本不应以小职辱之。又使其人仗策复路，吾当何辞以谢也。”时朝法甚峻，夸既私还，将有私归之咎。浩仍相左右，始得无坐。经年，送夸本骡，兼遗以所乘马，为书谢之。夸更不受其骡马，亦不复书。及浩诛，为之素服，受乡人吊唁，经一时乃止。叹曰：“崔公既死，谁能更容眭夸！”遂作《朋友篇》，辞义为时人所称。

妇父钜鹿魏攀，当时名达之士。未尝备媚之尝，情同朋好。或人谓夸曰：“吾闻有大才者必居贵仕，子何独在桑榆乎？”遂著《知命论》以释之。年七十五卒。葬日，赴会者如市。无子。

冯亮，字灵通，南阳人，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也。少博览诸书，又笃好佛理。随道恭至义阳，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。英素闻其名，以礼待接。亮性清静，至洛，隐居崧高，感英之德，以时展勤。及英亡，亮奔赴，尽其哀恻。

世宗尝召以为羽林监，领中书舍人，将令侍讲《十地》诸经，因辞不拜。又欲使衣帻入见，亮苦求以幅巾就朝，遂不强逼。还山数年，与僧徒礼诵为业，蔬食饮水，有终焉之志。会逆人王敬事发，连山中沙门，而亮被执赴尚书省，十余日，诏特免雪。亮不敢还山，遂寓居景明寺。敕给衣食及其从者数人。后思其旧居，复还山室。亮既雅爱山水，又兼巧思，结架岩林，甚得栖游之适，颇以此闻。世宗给其工力，令与沙门统僧暹、河南尹甄琛等，周视崧高形胜之处，遂造闲居佛寺。林泉既奇，营制又美，曲尽山居之妙。亮时出京师。延昌二年冬，因遇笃

疾，世宗敕以马舆送令还山，居崧高道场寺。数日而卒。诏赠帛二百匹，以供凶事。遗诫兄子综，敛以衣帛，左手持板，右手执《孝经》一卷，置尸盘石上，去人数里外。积十余日，乃焚于山。以灰烬处，起佛塔经藏。

初，亮以盛冬丧，时连日骤雪，穷山荒润，鸟兽饥窘，僵尸山野，无所防护。时寿春道人惠需，每旦往看其尸，拂去尘霰。禽虫之迹，交横左右，而初无侵毁，衣服如本，惟风吹帛巾。又以亮识旧南方法师信大栗十枚，言期之将来十地果报，开亮手以置把中。经宿，乃为虫鸟盗食，皮壳在地，而亦不伤肌体。焚燎之日，有素雾蓊郁，回绕其傍，自地属天，弥朝不绝。山中道俗营助者百余人，莫不异焉。

李谧，字永和，赵涿人，相州刺史安世之子。少好学，博通诸经，周览百氏。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。数年后，璠还就谧请业。同门生为之语曰：“青成蓝，蓝谢青，师何常，在明经。”谧以公子征拜著作佐郎，辞以授弟郁，诏许之。州再举秀才，公府二辟，并不就。惟以琴书为业，有绝世之心。览《考工记》、《大戴礼盛德篇》，以明堂之制不同，遂著《明堂制度论》曰：

余谓论事辨物，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；援证定疑，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。然后可以称准的矣。今礼文残缺，圣言靡存，明堂之制，谁使正之。是以后人纷纠，竞兴异论，五九之说，各信其习。是非无准，得失相半。故历代纷纭，靡所取正。乃使裴頠云：“今群儒纷纠，互相诘搯，就令其象可得而图，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，为设虚器耳，况汉氏所作，四维之个，复不能令各处其辰。愚以为尊祖配天，其仪明著；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。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，其余杂碎一皆除之。”斯岂不以群儒舛互，并乖其实，据义求衷，莫适可从哉？但恨典文残灭，求之靡据而已矣。乃复遂去室牖诸制。施之于教，

未知其所隆政；求之于情，未可喻其所以必须。惜哉言乎！仲尼有言曰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，岂彼一羊哉！推此而论，则圣人之于礼，殷勤而重之，裴頠之于礼，任意而忽之。是则頠贤于仲尼矣。以斯观之，裴氏之子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。余窃不自量，颇有鄙意，据理寻义，以求其真，贵合雅衷，不苟偏信。乃藉之以《礼传》，考之以训注，博采先贤之言，广搜通儒之说，量其当否，参其同异，弃其所短，收其所长，推义察图，以折厥衷，岂敢必善，聊亦合其言志矣。

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，然校其大略，则二途而已。言五室者，则据《周礼考工》之记以为本，是康成之徒所执；言九室者，则案《大戴盛德》之篇以为源，是伯喈之论所持。此之二书，虽非圣言，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。但名记所闻，未能全正，可谓既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，便各是所习，卒相非毁，岂达士之确论哉？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，号曰《礼记》，虽未能全当，然多得其衷，方之前贤，亦无愧矣。而《月令》、《玉藻》、《明堂》三篇，颇有明堂之义，余故采掇二家，参之《月令》，以为明堂五室，古今通则。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庙，太庙之东者谓之青阳，当太室之西南者谓之明堂，当太室之者谓之总章，当太室之北西者谓之玄堂；四面之室，各有夹房，谓之左右个，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。室个之形，今之殿前，是其遗像耳。个者，即寝之房也。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，故房、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。今粗书其像，以见鄙意，案图察义，略可验矣。故检之五室，则义明于《考工》；校之户牖，则数协于《盛德》；考之施用，则事著于《月令》；求之闰也，合《周礼》与《玉藻》。既同夏殷，又符周秦，虽乖众儒，傥或在斯矣。

《考工记》曰：“周人明堂，度以九尺之筵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。”余谓《记》得之于五室，而谬于堂之修广。何者？当以理推之，令惬古今之情也。夫明堂者，盖所以告月朔、布时令、宗文王、祀五帝者也。然营构之范，自当因宜创制耳。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。且四时之祀，皆据其方之正。又听朔布令，咸得其月之辰。可请施政及记，二三俱允，求之古义，窃为当矣。

郑康成汉末之通儒，后学所宗正，释五室之位，谓土居中，木火金水各居四维。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，施令听朔各失厥衷。左右之个，弃而不顾，乃反文之以美说，饰之以巧辞，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，木火用事交于东南，火土用事交于西南，金水用事交于西北。既依五行，当从其，用事之交，出何经典？可谓攻于异端，言非而博，疑误后学，非所望于先儒也！《礼记玉藻》曰，天子“听朔于南门之外，闰月则阖门左扉，立于其中”。郑玄注曰：“天子之庙及路寝，皆如明堂制。明堂在国之阳，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。卒事，反宿路寝亦如之。闰月非常月，听其朔于明堂门下，还处路寝门终月也。”而《考工记》“周人明堂”，玄注曰：“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。”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。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。而《尚书顾命篇》曰：“迎子钊南门之外，延入翼室。”此之翼室，即路寝矣。其下曰“大贝賁鼓在西房”，“重之竹矢在东房”，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。《礼记》《丧大记》曰，“君夫人卒于路寝”，小敛，“妇人髻带麻于房中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此盖诸侯礼，带麻于房中，则西南。”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。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，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，同制之说还相矛盾，通儒之注，何其然乎？使九室之徒

奋笔而争锋者，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？

《记》云：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五室凡室二筵。置五室于斯堂，虽便班、倕构思，王尔营度，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。然则三室之间，便居六筵之地，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。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，周公负宸以朝诸侯之处，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？假在俭矣，为陋过约。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，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，其不然一也。

余恐为郑学者，苟求必胜，竞生异端以相訾抑。云二筵者，乃室之东西耳，南北则狭焉。余故备论之曰：“若东西二筵，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。南北外复如此，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。《记》云：“四房两夹窗。”若为三尺之户，二尺之窗，窗户之间，裁盈一尺。绳枢囊牖之室，华门圭窦之堂，尚不然矣。假令复欲小广之，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，东西既深，南北更浅，屋宇之制，不为通矣。验之众涂，略无算焉。且凡室二筵，丈八地耳，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。《礼记明堂》：“天子负斧宸南向而立。”郑玄注曰：“设斧于户牖之间。而郑氏《礼图》说宸制曰：“纵广八尺，画斧文于其上，今之屏风也。”以八尺宸置二尺之间，此之叵通，不待智者，较然可见矣。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，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，全以置之，犹自不容，矧复户牖之间哉？其不然二也。

又复以世代检之，即虞夏尚朴，殷周稍文，制造之差，每加崇饰。而夏后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周人之制，反更促狭，岂是夏禹卑宫之意，周监郁郁之美哉？以斯察之，其不然三也。又云“堂崇一筵”，便基高九尺，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，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。其不然四也。又云“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”，而复云“凡室二筵”，而不以几。还自相违，其不然五

也。以此验之，记者之谬，抑可见矣。

《盛德篇》云：“明堂凡九室，三十六户，七十二牖，上员下方，东西九仞，南北七筵，堂高三尺也。”余谓《盛德篇》得之于户牖，失之于九室。何者？五室之制，傍有夹房，面各有户，户有两牖。此乃因事立则，非拘异术，户牖之数，固自然矣。九室者，论之五帝，事既不合，施之时令，又失其辰。左右之个，重置一隅，两辰同处，参差出入，斯乃义无所据，未足称也。且又堂之修广，裁六十三尺耳。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其，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。计其一室之中，仅可一丈，置其户牖，则于何容之哉？若必小而为之，以容其数，则令帝王侧身而入，斯为怪矣。此匪直不合典制，抑亦可哂之甚也。余谓其九室之言，诚亦有由。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弗见其制，靡知所置，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，计其户牖之数，即以为九室耳。或未之思也。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，而见重于当时，即识其修广之不当，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，更修而广之，假其法像。可谓因伪饰辞，顺非而泽，谅可叹矣。

余今省被众家，委心从善，庶探其衷，不为苟异。但是古非今，俗间之常情；爱远恶近，世中之恆事。而千载之下，独论古制，惊俗之谈，固延多诮。脱有深赏君子者，览而揣之，傥或存焉。

谧不饮酒，好音律，爱乐山水，高尚之情，长而弥固，一遇其赏，悠尔忘归。乃作《神士赋》，歌曰：“周孔重儒教，庄老贵无为。二途虽如异，一是买声儿。生乎意不惬，死名用何施。可心聊自乐，终不为人移。脱寻余志者，陶然正若斯。”

“延昌四年卒，年三十二，遐迩悼惜之。”

其年，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：“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：十岁丧父，哀号罢邻人之相；幼事兄瑒，恭

顺尽友于之诚。十三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。历数之术尤尽其长，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。年十八，诣学受业，时博士即孔璠也。览始要终，论端究绪，授者无不欣其言矣。于是鸠集诸经，广校同异，比三《传》事例，名《春秋丛林》，十有二卷。为璠等判析隐伏，垂盈百条。滞无常滞，纤毫必举；通不长通，有枉斯屈。不苟言以违经，弗饰辞而背理。辞气磊落，观者忘疲。每曰：‘丈夫拥书万卷，何假南面百城。’遂绝迹下帷，杜门却扫，弃产营书，手自删削。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。犹括次专家，搜比说议，隆冬达曙，盛暑通宵。虽仲舒不窥园，君伯之闭户，高氏之遗漂，张生之忘食，方之斯人，未足为喻。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，语及中代兴废之由，芳乃叹曰：‘君若遇高祖，侍中、太常非仆有也。’前河南尹、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，朝野倾目，于时亲识求官者，答云：‘赵郡李谧，耽学守道，不闷于时，常欲致言，但未有次耳。诸君何为轻自媒衒？’谓其子曰：‘昔郑玄、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融，今汝明师甚迩，何不就业也？’又谓朝士曰：‘甄琛行不愧时。但未荐李谧，以此负朝廷耳。’又结宇依岩，凭崖凿室，方欲训彼青衿，宣扬坟典，冀西河之教重兴、北海之风不坠。而祐善空闻，暴疾而卒。邦国衔殄悴之哀，儒生结摧梁之慕。况璠等或服议下风，或亲承音旨，师儒之义，其可默乎！”事奏，诏曰：“谧屡辞征辟，志守冲素，儒隐之操，深可嘉美。可远傍惠、康，近准玄晏，谧曰贞静处士，并表其门闾，以旌高节。”遣谒者奉册，于是表其门曰文德，里曰孝义云。

郑修，北海人也。少隐于岐南几谷中，依岩结宇，独处淡然，屏迹人事，不交世俗，耕食水饮，皮冠草服，雅好经史，专意玄门。前后州将，每征不至。岐州刺史魏兰根频遣致命，

修不得已，暂出见兰根，寻还山舍。兰根申表荐修，肃宗昭付雍州刺史萧宝夤访实以闻。会宝夤作逆，事不行。

史臣曰：古之所谓隐逸者，非伏其身而不见也，非闭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智而不发也。盖以恬淡为心，不皦不昧，安时处顺，与物无私者也。畦夸辈忘怀缨冕，毕志丘园。或隐不违亲，贞不绝俗；或不教而劝，虚往实归。非有自然纯德，其孰能至于此哉？

列传术艺第七十九

晁崇
张渊
殷绍
王早
耿玄
刘灵助
江式
周澹
李修
徐謩
王显
崔彧
蒋少游

盖小道必有可观，况往圣标历数之术，先王垂卜筮之典，论察有法，占候相传，触类长之，其流遂广。工艺纷纶，理非抑止，今列于篇，亦所以广闻见也。

晁崇，字子业，辽东襄平人也。家世史官，崇善天文述数，知名于时。为慕容垂太史郎。从慕容宝败于参合，获崇，后乃赦之。太祖爱其技术，甚见亲待。从平中原，拜太史令，诏崇造浑仪，历象日月星辰。迁中书侍郎，令如故。天兴五年，月晕，左角蚀将尽，崇奏曰：“占为角虫将死。”时太祖既克姚

平于柴壁，以崇言之征，遂命诸军焚车而反。牛果大疫，輿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，自余首尾相继。是岁，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，麋鹿亦多死。

崇弟懿，明辩而才不及崇也。以善比人语内侍左右，为黄门侍郎，兄弟并显。懿好矜容仪，被服僭度，言音类太祖。左右每闻其声，莫不惊竦。太祖知而恶之。后其家奴告崇与懿叛，又与阉臣王次多潜通，招引姚兴，太祖衔之。及兴寇平阳，车驾击破之。太祖以奴言为实，还次晋阳，执崇兄弟并赐死。

崇兄子晖。太祖时给事诸曹，稍迁给事中，赐爵长平侯。征虜将军、济州刺史，假宁东将军、颍川公。刘骏镇东平郡，徙戍近境，晖上表求击之，高宗不许。晖乃为书以大义责之。卒。

子林，袭爵。林卒，子清袭。事在《节义传》。

晖从弟继，太祖时稍迁中书侍郎、给事中、中坚将军，赐爵襄平子。除魏郡太守。卒。

子世宗，袭爵。卒，子元和袭。卒。

张渊，不知何许人。明占候，晓内外星分。自云尝事苻坚，坚欲南征司马昌明，渊劝不行，坚不从，果败。又仕姚兴父子，为灵台令。姚泓灭，入赫连昌，昌复以渊及徐辩对为太史令。世祖平统万，渊与辩俱见获。世祖以渊为太史令，数见访问。神二年，世祖将讨蠕蠕，渊与徐辩皆谓不宜行，与崔浩争于世祖前，语在《浩传》。渊专守常占，而不能钩深致远，故不及浩。后为骠骑军谋祭酒，尝著《观象赋》曰：

《易曰》：开垂象见吉凶，圣人则之。又曰：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”然则三极虽殊，妙本同一；显昧虽遐，契齐影响。寻其应感之符，测乎冥通之数，天人之际，可见明矣。夫机象冥緼，至理幽玄，岂伊管智所能究暢。

然歌咏之来，偶同风人，目阅群宿，能不歌吟？是时也，岁次析木之津，日在翼星之分，闾阖晨鼓而萧瑟，流火夕以摧颓，游气眇其高攀，辰宿焕焉华布。睹时逝怀川上之感，步秋林同宋生之戚，叹巨艰之未终，抱殷忧而不寐，遂彷徨于穷谷之里，仗策陟神岩之侧。乃仰观太虚，纵目远览，吟啸之顷，懔然增怀。不览至理，拔自近情。常韵发于宵夜，不任咏歌之末，前援管而为赋。其辞曰：

陟秀峰以遐眺，望灵象于九霄。陟，升。遐，远。九霄，九天也。

睹紫宫之环周，嘉帝坐之独标。紫宫垣十五在北斗北，天皇大帝大一星在紫宫中，天帝位尊，故言独标也。

瞻华盖之摩蔼，何虚中之迢迢。华盖七星，杠九星，合十六星，在大帝上。迢迢，高远之貌。

观阁道之穹隆，想灵驾之电飘。阁道六星在王良东北，天帝之所乘蹕，灵驾之所由从。电飘，疾也。

尔乃纵目远览，傍极四维，北鉴机衡，南睹太微，四维，四方之维。机衡，谓北斗星。太微宫十星在翼轸北。三台皦瑗以双列，皇座罔罔以垂晖，三台凡六星，两两而居，起文昌，极太微。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。皦瑗、罔罔，皆星光明之貌也。

虎贲执锐于前阶，常陈屯聚于后闾。三台谓之太阶，虎贲一星在下台南，故言前阶。常陈七星，如毕状，在皇座北，皆宿卫天帝前后，备非常。闾门，宫中之门也。

遂回情旋首，次目文昌，文昌七星，在北斗魁前，别一宫之名，皆相位次也。

仰见造父，爰及王良。造父五星在传舍河中。造父，周穆王御，死，精上为星。王良五星在奎北。王良者，晋大夫，善御，九方湮之子。良一名邮无正，为赵简子御。死，精托于星，

为天帝之驭宫。

傅说登天而乘尾，奚仲托精于津阳。傅说一星在尾后。傅说，殷时隐于岩中，殷王武丁梦得贤人，图画其象，求而得之，即立为相。死，精上为星。乘尾，在龙驷之间。奚仲四星在天津北，近河傍。太古时造车舆者，死而精上为星。水北曰阳，在河北，故曰津阳也。

织女星列于河湄，牵牛焕然而舒光。织女三星在纪星东端，牵牛六星在河鼓南。世人复以河鼓为牵牛。

五车亭柱于毕阴，两河侠井而相望。五车三柱，都十四星，在毕东北。在宿北，故谓之阴。两河，南河、北河。六星侠东井，东西遥相对，故曰相望也。

灼灼群位，落落幽纪，设官分职，罔不悉置。灼灼、落落，皆星光明希疏之貌。群位，谓天设三公九卿之官，皇后嫔御之位。分，谓分其所司，而各有所典。罔，无。悉，尽。言无不尽备，官职亦有之也。

储贰副天，庭延三吏。储贰，谓太子一星，在帝座北。三吏，三公星，在太微宫中也。论道纳言，各有攸司。

论道，谓三公坐而论道。纳言，谓尚书献可替否。

将相次序以卫守，九卿珠连而内侍。太微宫十星皆有上将、上相、次将、次相之位。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，行列似珠之相连而内侍。

天街分中外之境，四七列九土之异。天街二星，昂毕间，近月星，阴阳之所分，中国之境界。天街以西属外国，旄头氐褐，引弓之民皆属焉。天街以东属中国，缙绅之士，冠带之伦皆属焉。四七二十八宿，角、亢，郑国兖州；氐、房、心，陈国豫州；尾、箕，燕国幽州；斗、牛，吴国扬州；女、虚、危，齐国青州；营室、东壁，卫国并州；奎、娄，鲁国徐州；骨、

昂、毕，赵国冀州；觜、参，魏国益州；井、鬼，秦国雍州；柳、星、张，周国洛阳、三河；翼、轸，楚国荆州。天有十二次，日月之所经历；地有十二州，王侯之所国。方土所出之物，各有殊异不同者。

左则天纪、枪、栳、摄提、大角，二咸防奢，七公理狱。天纪九星在贯索东，天枪三星在北斗杓东，天音五星在女床东北。摄提六星挟大角，大角一星在摄提间。二咸：东咸四星在房东北，西咸四星在房西北，此星主防奢淫谄佞之事。七公七星，在招摇东，接近贯索。贯索为天狱。刑狱失中，则七公评议，理其冤枉。

库楼炯炯以灼明，骑官腾骧而奋足。库楼十星在大角南。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南。骑官典乘，故曰腾骧也。

天市建肆于房、心，帝座礫落而电烛。天市二十四星在房、心北，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。

于前则老人、天社，清庙所居。老人一星在弧南，常以春秋分候之。天社六星亦在弧南。清庙十四星在张南。

明堂配帝，灵台考符。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，灵台三星在明堂西。

丈人极阳而慌忽，子、孙嘽嘽于参隅。丈人二星在军市西南。星在南方，故称极阳。慌忽，谓星细小，远邈难见。《老子》曰：“忽兮慌兮，其中有象；慌兮忽兮，其中有物。”子二星，在丈人东。嘽，小貌。孙二星，在子东。《诗》云：嘽彼小星，三五在东。”此之谓乎？

天狗接狼以吠守，野鸡伺晨于参墟。天狗七星在狼北，野鸡一星在参东南。天市中街主警怖，故曰吠守。鸡能候时。鸡能候时，故曰伺晨。

右则少微、轩辕，皇后之位，嫔御相次，尊卑有秩。少微

四星在太微西，南北列，白衣处士之位。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，有皇后嫔御之位，尊卑相次，皆秩序之也。

御宫典仪，女史执笔。御宫四星在钩陈左傍，此星主典司礼仪、威容步趋之事。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。女史记识昼夜昏明，节漏省时，在勾陈右傍。

内平秉礼以伺邪，天牢禁愆而察失。内平四星在中宫南，有邪媚之事，以礼正之。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，有过失则惩其愆也。

于后则有车府、传舍，匏瓜、天津，车府七星在天津东，传舍五星在华盖上，匏瓜五星在丽珠北，天津九星在匏瓜北。

扶匡照耀，丽珠佩珍。扶匡七星在天津东，丽珠五星在须女北。丽桂、衣珠、佩珍，后夫人之盛饰。其星主皇后之服也。

人星丽玄以闲逸，哭、泣连属而趋坟。人星五星在车府南。丽，附；玄，天。言人星近于闲逸。《易》曰：“日月星辰丽于天。”《石氏经》曰：“人星优游，人乃安宁。”哭二星在虚南，泣三星在哭东。坟墓四星在危南。哭、泣星行列趣向坟墓，故曰连属。

河鼓震协以 匏磕，腾蛇蟠萦而轮菌。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，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。《易》曰：“鼓之以雷霆。此之谓也。此星主声音，故曰 匏磕。腾蛇二十二星在营室北，形状似蛇，故曰轮菌。

于是周章高眇，还旋辰极。辰极，北极。

既觐钩陈中禁，复睹天帝休息，钩陈六星在紫宫中，天皇大帝之所居。诸宫别馆及天床星，皆是休息寝卧而游也。

渐台可升，离宫可即。渐台、离宫皆天宫台之名。渐台四星在织女东足下，离宫六星与营室相连。言天帝或升渐台而观，或就离宫而游。即，就也，《礼记》曰“即宫于宗周”也。

酒旗建醇醪之旌，女床列窈窕之色。酒旗三星在轩辕左角，天设置酒官为饮燕之事，故建牙旗为标。女床二星在纪星东北端，奉侍天王之女。侍卫天王，必有《关雎》窈窕之美，无妒忌之心，乃可侍卫天王左右，故言列窈窕之色也。

辇道屈曲以微焕，附路立于去阁之侧。辇道五星在织女西足，屈曲而细小，故言微焕也。附路一星在阁道傍，言天帝出入由阁道附路。豫防败伤，故言立于云阁之侧。

其列星之表，五车之间，乃有咸池、鸿沼、玉井、天渊、建树、百果、竹林在焉。列宿之外谓之表。咸池三星在天潢东，鸿沼二十三星在须女北，玉井四星在参左足下，天渊十星在龟星东南，建树、百果星在胃南，竹林二十五星在园西南。

江河炳著于上穹，素气霏霏其带天。江，天江星。天江四星在尾北，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见于天上。素气者，天河白气。素，白。霏霏然，带著于天也。

神龟曜甲于清冷，龙鱼摘光以映连。神龟，龟星也，有五星在尾南，龟知来事，故称神在河中，故言清冷。鱼龙，谓鱼一星，在尾，后河中尾为应宿，故言龙鱼，此星在河中，以鱼星之映，水有光曜也。

又有南门、鼓吹，器府之官，奏彼丝竹，为帝娱欢。南门、鼓吹二星在库楼南，翼西南。器府三十二星在轸南。器府典掌丝竹之事，以娱乐天帝也。

熊、黑绵络于天际，虎、豹倏煜而晖烂。虎、豹、熊、黑四星在狼星傍。

弧精引弓以持满，狼星摇动于霄端。狼一星在参东南，弧九星在狼东南。《星传》云：“天下兵起，则弧弓张天。”

其外则有燕、秦、齐、赵，列国之名。外，谓列宿之外，复有诸国之名。齐一星在九坎东，赵二星在齐北，郑一星在赵

北，越一星在郑北，周二星在越东，秦二星在周东，代二星在秦南，晋一星在代南，韩一星在晋西，魏一星在韩北，楚一星在韩西，燕一星在楚南。诸列国之名，凡有十二星也。

雷电霹雳，雨落云征。征，行也。雷电六星在营室南，霹雳五星在土公西南，云雨四星在霹雳南。

陈车策驾于氐南，天驷骋步于太清。陈车三星在氐南。房星一名天驷。

园、苑周回以曲列，仓、廩区别而殊形。天园十四星在苑南，天苑十六星在昂、毕南，天仓六星在娄南，天廩四星在昂南，言形象殊别不同也。

内则尚书、大理、太一、天一之宫，尚书五星在紫微宫门内东南维。大理二星在紫微宫中。太一、天一各一星，相近，在紫宫门南。

柱下著术，传过无穷。柱下史一星，在北极东。

六甲候大帝之所须，内厨进御膳于皇躬。六甲在华盖下，内厨二星在紫宫西南角外。

天船横汉以普济，积水候灾于其中。天船九星在大陵北，积水一星在天船中。

阴德播洪施以恤不足，四辅翼皇极而阐玄风。阴德二星在尚书西，四辅四星挟北极。播，布；洪，大，玄，天也。阴德之官必有阳报。夫阴施阳报，自然之常数；贫穷困死，生民之极艰。以至困乏阙死，遭阴德之终。故穷者不希周恤而惠与自至，施者无求于报而酬答自来。斯乃冥中之理，大象岂虚构其曜哉？四辅星既翼佐北极之枢，又能阐扬天帝之风教，故言阐玄风也。

恢恢太虚，寥寥帝庭。恢恢、寥寥，皆广大清虚之貌。老子曰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”帝谓太微宫也。

五座并设，爰集神灵。五座，谓太微宫中五帝座也。黄帝灵威仰位东方，赤帝赤燿怒位南方，白帝白招矩位西方，黑帝汁光纪位北方，黄帝含枢纽位中央。五帝各异，并集诸神之宫，与之谋国事。《孝经》《援神契》曰：“并设神灵集谋。”此之谓也。

乃命荧惑，伺彼骄盈。荧惑常以十月、十一月入太微，受制伺无道之国，故曰伺彼骄盈也。执法刺举于南端，五侯议疑于水衡。太微南门，谓之执法。刺举者，刺奸恶，举有功。五侯五星在东北。东井为水衡，辨疑狱，五侯议而评之也。

金、火时出以成纬，七宿匡卫而为经。金、火，荧惑、太白也。太宿，谓阙

方七宿。天文谓五星为纬，二十八宿为经，故举金火七宿为言，则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。言五星出入，伏见有时，不常出也。

晡晡昱其并曜，粲若三春之荣。言星辰布曜，若春日之荣华也。

睹夫天官之罗布，故作则于华京。言天官罗布于上，王者法效于下。《论语》曰“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”也。

及其灾异之兴，出无常所。言灾异出无常宿，随其善恶而处之。假使郑国有事，则变见角、亢也。

归邪缤纷，飞流电举。如星，非星如云。非云，谓之归邪，夹以微气，故称缤纷。飞流星也，流流星也。星与流星各异，流星焱去而迹绝，流星迹存而不灭。电举者，似焱电长。

妖星起则殃及晋平，蛇乘龙则祸连周楚。《春秋》鲁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，妖星出于婺女，见于申维。婺女属齐，申为晋分。梓慎见妖星出，知晋侯以戊子日死。蛇乘龙，谓襄公二十八年，岁星次天津，于玄枵十五度，在虚下。岁星主木，位

在东，体合房、心，故名龙。虚在坎，坎子位，次玄枵，龟蛇之类。岁星失次，行虚之外，出其下，故曰蛇乘龙。龙位寿星，宋郑之分。梓慎见蛇乘龙，知饥在宋郑。然裨灶以为周王及楚子皆死。二人推变不同，所见各异。梓慎、裨灶，古之良史也。

或取证于逢公，或推变于冲午。逢公，齐邑，姜之先。言逢公死时，亦有此星见，梓慎推星，以此方之，知晋平公将死。冲午，谓虚宿对午。午为张、翼，张、翼周楚之分，裨灶占知周王、楚子死，故言推变于冲午。

乃有钦明光被，填逆水府。昔尧遭洪水，填星逆行入水府。《书》曰：“钦明文思，光被万邦。”

洪波滔天，功隆大禹。言洪水既出，尧命鲧治之而功不成，乃复命禹治而平之，禹有济世之难，治水之功。《书》曰：“洪水滔天。”又曰：“禹锡玄圭，告厥成功。”

此则冥数之大运，非治网之失绪。言尧遭洪水，致填星逆行之异，非不德所致，此乃运数应尔也。

盖象外之妙，不可以粗理寻，重玄之内，难以荧燎睹。言玄理微妙，不可知见也。

至于精灵所感，迅逾骇向。荆轲慕丹，则白虹贯日而不彻；昔荆轲慕燕太子丹之义，入秦为刺客。虽王精感上，而事意不捷。

卫生画策，则太白食昴而擒朗。昔卫先生为秦画策于长平，昭王疑而不信，太白有食昴之变。鲁阳指麾，而曜灵为之回驾；鲁阳，古之贤人，以手麾日，能再回也。

严陵来游，而客气著于乾象。昔光武为白衣时，与严陵相厚善。及登帝位，陵来入见，太史奏曰：“客星犯帝座。”光武诏曰：“乃严子陵，非客。”

斯皆至感动于神祇，诚应效于既往。尔乃四气鳞次，斗建

辰移。虽无声言，三光是知。言四时代谢不常，每月斗移建一辰，天无声言语，止以星辰见变遽以示人也。

星中定于昏明，影度以之不差。测水旱于未然，占言来之安危。孟春正月，昏参中，旦尾中；仲春之月，昏弧中，旦建星中；季春之月，昏七星中旦牵牛中；孟夏之月，昏翼中，旦婺女中；仲夏之月，昏亢中。旦危中；季夏之月，昏心中，旦奎中；孟秋之月，昏建星中，旦毕中；仲秋之月，昏牵牛中，旦觜觿中；季秋之月，昏虚中，旦柳中；孟冬之月，昏危中，旦七星中；仲冬之月，昏东壁中，旦轸中；季冬之月，昏娄中，旦氐中。冬至之日。建八尺之标，影长一丈三尺五寸也，夏至之日影长一尺六寸也。影长为水，影短为旱也。

阴精乘箕，则大飙暮鼓；西南入毕，则淫雨滂沱。阴精，月也。东北失道入箕，则多风。移而西南，失道入毕，则多雨。雨三日为淫雨。《诗》云：“月丽于毕，俾滂沱矣。”《书》曰：“星有好风，星有好雨。”此之谓也。

譬犹晋钟之应铜山，风云之从班螭。言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同气相求，同类相应，蜀山崩而晋钟鸣也。

若夫冥车潜驾，时乘六虬。大仪回运，万象俱流，六虬，六龙。《易》曰：“时乘六龙以御天。”此皆是天回运转。

北斗俄其西倾，群星忽以匿幽。幽，暗也。

望舒纵辔以骋度，灵轮浹旦而过周。望舒，月也。月，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，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天一日一夜运转过周一度。浹，匝也，至旦晓而过匝，故曰浹旦而过周也。

尔乃凝神远瞩，矚目八荒。察之无象，视之眇茫。状若浑元之未判别，又似浮海而睹沧浪。幽遐迥以希夷，寸眸焉能究其傍。凝神，精不动也。言极远傍视，茫然若造化之始，元气

未分，似浮海远望而不见其边。《论语》曰：“乘桴浮于海。”老子曰：“听之不闻其声，名曰希；视之不见其形，名曰夷。”

于是乎夜对山水，栖心高镜。远寻终古，攸然独咏。美景星之继昼，大唐尧之德盛。《瑞应图》曰：“景星大如半月，生于晦朔，且月光明。”当尧之时，有此星见，故美尧之德能致之也。

嘉 音黄星之靡锋，明虞舜之不竞。昔舜将受禅于尧，先有星见，圆而无锋芒。言舜当用土德王天下。星见而无芒角者，示揖让而受，不以兵事争竞也。

畴吕尚之宵梦，善登辅而翼圣。昔太公未遇文王时，钓鱼于磻溪，夜梦得北斗辅星神告尚以伐纣之意。事见《尚书中候篇》也。

钦管仲之察微，见虚危而知命。昔管仲与鲍叔牙商贾于南阳，见三星聚虚、危之分，知齐将有霸主，遂共戮力，来投齐地也。

叹荧惑之舍心，高宋景之守政。当春秋时，荧惑守心，景公不从史韦之言，荧惑退舍，而延二十年。

壮汉祖之入秦，奇五纬之聚映。昔汉神入秦，五星聚于东井，秦之分。

尔乃历象既周，相佯岩际。相佯，倘佯也。《尚书》曰：“历象日月星辰。”

寻图籍之所记，著星变乎书契。览前代之将沦，咸谴告于昏世。言先代之君将沦亡，天必告灾异之征也。

桀斩谏以星勃，纣酖荒而致彗。夫景星见则太平应，彗、勃作而祸乱兴，天之常也。昔夏桀无道，斩关龙逢而极恶，勃星见，汤伐之，放于鸣条之野。殷纣设砲烙之形，彗星出，武王悬之白旗也。

恆不见以周衰，枉蛇行而秦灭。昔鲁庄公十年夏四月，恆星不见，自是以后周室衰微。枉矢出，蛇行而无尾，自昔项羽入关，有此变。见《汉书》。

谅人事之有由，岂妖灾之虚设。言天以冥应，玄象为变，要由人事，岂妖灾而已。

诚庸主之难悛，故明君之所察。言庸君暗主，玄象谴告，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变；贤君明主则不然，见天灾异，惧则修德也。

尧无为犹观象，而况德非乎先哲。夫唐尧至治，犹历象璇玑，窥七政，况德不及古，而不观之乎。

先是太祖、太宗时太史令王亮、苏坦，世祖后破和龙，得冯文通太史令闵盛，高祖时太史令赵槃生，并知天文。后太史赵胜、赵翼、赵洪庆、胡世荣、胡法通等二族，世业天官者。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。世宗时坐事系冀州狱，虽驾崔隆宗就禁慰问，路曰：“昨夜驿马星流，计赦即时应至。”隆宗先信之，遂遣人试出城候焉。俄而赦至。时人重之。永安中，诏以恆州民高崇祖善天文，每占吉凶有验，特除中散大夫。永熙中，诏通直散骑常侍孙僧化与太史令胡世荣、张龙、赵洪庆及中书舍人孙子良等，在门下外省校比天文书。集甘、石二家《星经》及汉魏以来二十三家经占，集为五十五卷。后集诸家撮要，前后所上杂占，以类相从，日月五星、二十八宿、中外官图，合为七十五卷。

僧化者，东莞人。识星分，案天占以言灾异，时有所中。普泰中，尔朱世隆恶其多言，遂系于廷尉，免官。永熙中，出帝召僧化与中散大夫孙安都共撰兵法，未就而帝入关，遂罢。元象中死于晋阳。

时有河间信都芳，字王琳，好学善天文算数，甚为安丰王

延明所知。延明家有群书，欲抄集《五经》算事为《五经宗》及古今乐事为《乐书》；又聚浑天、欽器、地动、铜乌漏刻、候风诸巧事，并图画为《器准》。并令芳算之。会延明南奔，芳乃自撰注。后隐于并州乐平之东山。太守慕容保乐闻而召之，芳不得已而见焉。于是保乐弟绍宗荐之于齐献武王，以为中外府田曹参军。芳性清俭质朴，不与物和。绍宗给其骡马，不肯乘骑；夜遣婢侍以试之，芳忿呼殴击，不听近己。狷介自守，无求于物。后主料注重差勾股，复撰《史宗》，仍自注之，合数十卷。武定中卒。

殷绍，长乐人也。少聪敏，好阴阳术数，游学诸方，达《九章》、《七曜》。世祖时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，以艺术为恭宗所知。太安西年夏，上《四序堪舆》，表曰：“臣以姚氏之世，行学伊川，时遇游遁大儒成公兴，从求《九章》要术。兴字广明，自云胶东人也。山居隐迹，希在人间。兴时将臣南到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间。兴即北还，臣独留住，依止影所，求请《九章》。影复将臣向长广东山见道人法穆。法穆时共影为臣开述《九章》数家杂要，披释章次意况大旨。又演隐审五藏六府心髓血脉，商功大算端部，变化玄象，土圭、《周髀》。练精锐思，蕴习四年，从穆所闻，粗皆仿佛。穆等仁矜，特垂忧闵，复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《四序经》文三十六卷，合有三百二十四章，专说天地阴阳之本。其第一《孟序》，九卷八十一章阴阳配合之原；第二《仲序》，九卷八十一章，解四时气王休杀吉凶；第三《叔序》，九卷八十一章，明日月辰宿交会相生为表裏；第四《季序》，九卷八十一章，具释六甲刑祸福德：以此等文传授于臣。山神禁严，不得赍出，寻究经年，粗举网要。山居险难，无以自供，不堪窘迫，心生懈怠。以甲寅之年，日维鹑火，月吕林钟，景气郁盛，感物怀归，奉辞影等。

自尔至今，四十五载。历观时俗堪輿八会，迺世已久，传写谬误，吉凶禁忌，不能备悉。或考良日而值恶会，举吉用凶，多逢殃咎。又史迁、郝振，中吉大儒，亦各撰注，流行于世。配会大小，序述阴阳，依如本经，犹有所阙。臣前在东宫，以状奏闻，奉被景穆皇帝圣诏，敕臣撰录，集其要最。仰奉明旨，谨审先所见《四序经》文，抄撮要略，当世所须吉凶举动，集成一卷。上至天子，下及庶人，又贵贱阶级、尊卑差别、吉凶所用，罔不毕备。未及内呈，先帝晏驾。臣时狼狈，几至不测。停废以来，迺由八载，思欲上闻，莫能自彻。加年夕齿颓，余龄旦暮，每惧殒殒，填仆沟壑，先帝遗志，不得宣行。夙夜悲愤，理难违匿，依先撰录奏，谨以上闻。请付中秘通儒达士，定其得失。事若可施，乞即班用。”其《四序堪輿》遂大行于世。

王早，勃海南皮人也。明阴阳九宫及兵法，尤善风角。太宗时，丧乱之后，多相杀害。有人诣早求问胜术，早为设法，令各无咎。由是州里称之。时有东莞郑氏，因为同县赵氏所杀。其后郑氏执得仇人赵氏，又克明晨会宗族，当就墓所刑之。赵氏求救于早，早为占候，并授以一符，曰：“君今且还，选壮士七人，令一人为主者，佩此符，于鸡鸣时伏在仇家宅东南二里许。平旦，当有十人相随，向西北行，中有二人乘黑牛，一黑牛最在前，一黑牛应第七。但捉取第七者将还，事必无他。”赵氏从之，果如其言，乃是郑氏五男父也。诸子并为其族所宗敬，故和解二家，赵氏竟免。

后早与客清晨立于门内，遇有卒风振树。早语客曰：“依法当有千里外急使。日中，将有两匹马，一白一赤，从西南来。至即取我，逼我，不听与妻子别。”语讫便入，召家人邻里辞别。语讫，浴，带书囊，日中出门候使。如期，果有二马，一

白一赤，从凉州而至，即捉早上马，遂诣行宫。时世祖围凉州未拔，故许彦荐之。早，彦师也。及至，诏问何时当得此城。早对曰：“陛下但移据西北角，三日内必克。”世祖从之，如期而克。舆驾还都，时久不雨。世祖问早曰：“何时当雨？”早曰：“今日申时必大雨。”比至未时，犹无片云，世祖召早诘之。早曰：“愿更少时。”至申时，云气四合，遂大雨滂沱。世祖甚善之，而早苦以疾辞，乞归乡里，诏许之。遂终于家。或言许彦以其术胜，恐终妨己，故谪令归耳。

耿玄，钜鹿宋子人也。善卜占。坐于室内，有客扣门，玄已知其姓字并所赍持及来问之意。其所卜筮，十中八九。别有林占，世或传之。而性不和俗，时有王公欲求其筮者，玄则拒而不许，每云：“今既贵矣，更何所求而复卜也，欲望意外乎？”代京法禁严切，王公闻之，莫不惊悚而退。故玄多见憎忿，不为贵胜所亲。官至钜鹿太守。

显祖、高祖时有勃海高道挺、清河赵法逞并有名于世。世宗、肃宗时奉车都尉清河魏道虔、奉车都尉周恃、魏君太守章武高月光、月光弟明月、任玄智、雍州人潘捺，并长于阴阳卜筮。故玄于日者之中，最为优洽。冠军将军，濮阳贾元绍、章武吕肫济、北六道安河内冯怀、海东郡李文殊并工于法术，而道虔、月光、文殊为优，其余不及。浮阳孟刚、馮安王领郡善铨录风角，章武颜恶头善卜筮，亦用耿玄林占，当时最知名。范阳人刘弁亦有名于世。

刘灵助，燕郡人。师事刘弁，好阴阳占卜，而粗疏无赖，常去来燕恆之界，或时负贩，或复劫盗，卖术于市。后自代至秀容，因事尔朱荣。荣性信卜筮，灵助所占屡中，遂被亲待，为荣府功曹参军。

建义初，荣于河阴王公卿士悉见屠杀。时奉车都尉卢道虔

兄弟亦相率朝于行宫，灵助以其州里，卫护之，由是朝士与诸卢相随免害者数十人。荣入京师，超拜光禄大夫，封长子县开国伯，食邑七百户，寻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千户。后从荣讨擒葛荣，特除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又从大将军、上党王天穆讨邢杲。时幽州流民卢城人最为凶悍，遂令灵助兼尚书，军前慰劳之。事平而元颢入洛，天穆渡河。灵助先会尔朱荣于太行。及将攻河内，禽灵助箠之。灵助曰：“未时必克。”“时已向中，士众疲惫，灵助曰：“时至矣。”荣鼓之，将士腾跃，即使克陷。及至北中，荣攻城不获，以时盛暑，议欲且还，以待秋凉。庄帝诏灵助箠之。灵助曰：“必当破贼。”诏曰：“何日？”灵助曰：“十八、十九间。”果如其言。车驾还宫，领幽州大中正，寻加征东将军，增邑五百户，进爵为燕郡公，诏赠其父僧安为幽州刺史。寻兼尚书左仆射，慰劳幽州流民于濮阳、顿丘，因率民北还。与都督侯渊等讨葛荣余党韩娄，灭之于蓟。仍厘州务，加车骑将军，又为幽、平、营、安四州行台。

及尔朱荣死，庄帝幽崩。灵助本寒微，一朝至此，自谓方术堪能动众。又以尔朱有诛灭之兆，灵助遂自号燕王、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行台，为庄帝举义兵。灵助驯养大鸟，称为己瑞，妄说图讖，言刘氏当王，又云“欲知避世入鸟村”。遂刻魃为人象，画桃木为符书，作诡道厌祝之法。民多信之。于时河西人纥豆陵步藩举兵逼晋阳，尔朱兆频战不利，故灵助唱言：“尔朱自然当灭，不须我兵。”由是幽、瀛、沧、冀之民悉从之。从之者夜悉举火为号，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。以普泰元年三月，率众至博陵之安国城，与叱列延庆、侯渊、尔朱羽生等战，战败被擒，斩于定州，传首洛阳，支分其体。初，灵助每云：“三月末，我必入定州，尔朱亦必灭。”及将战，

灵助自筮之，封成不吉，以手折蓍，弃之于地，云“此何知也。”寻见擒，果以三月入定州，而齐献武王以明年闰二月破四胡于韩陵山，遂灭兆等。永熙二年，赠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幽瀛冀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宗辉，袭，兴和中开府，属齐受禅，例降。

江式，字法安，陈留济阳人。六世祖琚，字孟琚，晋冯翊太守，善虫篆、诂训。永嘉大乱，琚弃官西投张轨，子孙因居凉土，世传家业。祖强，字文威，太延五年，凉州平，内徙代京。上书三十余法，各有体例，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，由是擢拜中书博士。卒，赠敦煌太守。父绍兴，高允奏为秘书郎，掌国史二十余年，以谨厚称。卒于赵郡太守。

式少专家学。数年之中，常梦两人时相教授，乃寤，每有记识。初拜司徒长兼行参军、检校御史，寻除殄寇将军、符节令。以书文昭太后尊号谥册，特除奉朝请，仍符节令。式篆体尤工，洛京宫殿诸门板题，皆式书也。

延昌三年三月，式上表曰：

臣闻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画，轩辕氏兴而龟策彰其彩。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，观鸟兽之迹，别创文字，以代结绳，用书契以维事。宣之王庭，则百工以叙；载之方册，则万品以明。迄于三代，厥体颇异，虽依类取制，未能悉殊仓氏矣。故《周礼》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以六书：一曰指事，二曰象形，三曰形声，四曰会意，五曰转注，六曰假借。盖是史颉之遗法也。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，与古文或同或异，时人即谓之《籀书》。至孔子定《六经》，左丘明述《春秋》，皆以古文，厥意可得而言。

其后七国殊轨，文字乖别，暨秦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蠲

罢不合秦文者。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也。于是秦烧经书、涤除旧典，官狱繁多，以趣约易，始用隶书。古文由此息矣。隶书者，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，以邈徒隶，即谓之隶书。故秦有八矣。隶书者，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，以邈徒隶，即谓之隶书。故秦有八体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

汉兴，有尉律学，复教以籀书，又习八体，试之课最，以为尚书史。吏民上书，省字不正，辄举劾焉。又有草书，莫知谁始，考其书形，虽无厥谊，亦是一时之变通也。孝宣时，召通《仓颉》读者，独张敞从之受。凉州刺史杜鄴、沛人爰礼、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。孝平时，征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宫中，以礼为小学元士。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《训纂篇》。及亡新居摄，自以应运制作，使大司空甄丰校文字之部，颇改定古文。时有六书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书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异者；三曰篆书，云小篆也；四曰佐书，秦隶书也；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；六曰鸟虫，所以幡信也。壁中书者，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《礼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也。又北平侯张仓献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书体与孔氏相类，即前代之古文矣。

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，小异斯法，而甚精巧，自是后学皆其法也。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。殊艺异术，王教一端，苟有可以加于国者，靡不悉集。逵即汝南许慎古文学之师也。后慎嗟时人之好奇，叹儒俗之穿凿，惋文毁于誉，痛字败于訾，更诡任情，变乱于世，故撰《说文解字》十五篇，首一终亥，各有部属，包括六艺群书之诂，评释百氏诸子之训，天地、山

川、草木、鸟兽、昆虫、杂物、奇怪珍异、王制礼仪、世间人事莫不毕载。可谖类聚群分，杂而不越，文质彬彬，最可得而论也。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、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，诏于太学立石碑，刊载《五经》，题书楷法，多是邕书也。后开鸿都，书画奇能莫不云集，于时诸方献篆无出邕者。

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《埤仓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古今字诂》，究诸《埤》、《广》，缀拾遗漏，增长事类，抑亦于文为益者。然其《字诂》，方之许慎篇，古今体用，或得或失矣。陈留邯鄲淳亦与揖同时，博古开艺，特善《仓》、《雅》，许氏字指，八体六书精究闲理，有名于揖，以书教诸皇子。又建《三字石经》于汉碑之西，其文蔚炳，三体复宣。校之《说文》，篆隶大同，而古字少异。又有京兆韦诞、河东卫凯二家，并号能篆。当时台观榜题、宝器之铭，悉是诞书，咸传之子孙，世称其妙。

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《字林》六卷，寻其况趣，附托许慎《说文》，而案偶章句，隐别古籀奇惑之字，文得正隶，不差篆意也。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《声类》之，法作《韵集》五卷，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，而文字与兄便是鲁卫，间读楚、夏，时有不同。

皇魏承百王之季，绍五运之绪，世易风移，文字改变，篆形谬错，隶体失真。俗学鄙习，复加虚巧，谈辩之士，又以意说，炫惑于时，难以厘改。故传曰，以众非，非行正。信哉得之于斯情矣。乃曰追来为归，巧言为辩，小兒为，神虫为蚕，如斯甚众，皆不合孔氏古书、史籀大篆、许氏《说文》、《石经》三字也。凡所关古，莫不惆悵焉。嗟夫！文字者六艺之宗，王教之始，前人所以垂今，今人所以识古，故曰“本立而道生”。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。”又曰：“述而不作。”《书》曰：“予欲观古人之象。”皆言遵修旧史而不敢穿凿也。

臣六世祖琮家世陈留，往晋之初，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，篆之法，《仓》《雅》《说文》之谊，当时并收善誉，而祖官至太子洗马，出为冯翊郡，值洛阳之乱，避地河西，数世传习，斯业所以不坠也。世祖太延中，皇威西被，牧犍内附，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，奉献五世传掌之书，篆八体之法，明蒙褒录，叙列于儒林，官班文省，家号世业。暨臣闇短，识学庸薄，渐渍家风，有忝无显。但逢时来，恩出愿外，每承泽云津，厕沾漏润，驱驰文阁，参预史官，题篆宫禁，猥同上哲。既竭愚短，欲罢不能，是以敢藉六世之资，奉遵祖考之训，窃慕古人之轨，企践儒门之辙，辄求撰集古来文字，以许慎《说文》为主，爰采孔氏《尚书》、《五经》音注、《籀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三仓》、《凡将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通俗文》、《祖文宗》、《埤仓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古今字诂》、《三字石经》、《字林》、《韵集》、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，皆以次类编联，文无复重，纠为一部。其古籀、奇惑、俗隶诸体，咸使班于篆下，各有区别。诂训假借之谊，金随文而解；音读楚、夏之声，并逐字而注。其所不知者则阙如也。脱蒙遂许，冀省百氏之观，而同文官之域，典书秘书。所须之书，乞垂敕给；并学士五人尝习文字者，助臣披览；书生五人专令抄写。侍中、黄门、国子祭酒一月一监，评议疑隐，庶无纰缪。所撰名目，伏听明旨。

诏曰：“可如所请，并就太常，冀兼教八书史也。其有所须，依请给之。外目待书成重闻。”

式于是撰集字书，号曰《古今文字》，凡四十卷，大体依许氏《说文》为本，上篆下隶。又除宣威将军、符玺郎，寻加轻车将军。正光中，除骁骑将军、兼著作佐郎，正史中字疑。四年卒，赠右将军、巴州刺史。其书竟未能成。

式兄子征虏将军顺和，亦工篆书。先是太和中，兖州人沈

法会能隶书，世宗之在东宫，敕法会侍书。已后隶迹见知于闾里者甚众，未有如崔浩之妙。

周澹，京兆鄠人也。为人多方术，尤善医药，为太医令。太宗尝苦风头眩，澹治得愈，由此见宠，位至特进，赐爵成德侯。神瑞二年，京师饥，朝议将迁都于鄴。澹与博士祭酒崔浩进计，论不可之意，太宗大然之，曰：“唯此二人，与朕意同也。”诏赐澹、浩妾各一人，御衣、裘，绢五十匹、绵五十斤。泰常四年卒，谥曰恭。时有河南人阴贞，家世为医，与澹并受封爵。清河李酒亦以善药咸见知。

子驢驹，袭，传术。延兴中，位至散令。

李修，字思祖，本阳平馆陶人。父亮，少学医术，未能精究。世祖时，奔刘义隆于彭城，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，略尽其术，针灸授药，莫不有效。徐兖之间，多所救恤，四方疾苦，不远千里，竟往从之。亮大为事以舍病人，停车舆于下，时有死者，则就而棺殓，亲往吊视。其仁厚若此。累迁府参军，督护本郡，士门宿官，咸相交昵，车马金帛，酬赍无赏。修兄元孙随毕众敬赴平城，亦遵父业而不及。以功赐爵义平子，拜奉朝请。

修略与兄同。晚入代京，历位中散令，以功赐爵下蔡子，迁给事中。太和中，常在禁内。高祖、文明太后时有不豫，修侍药，治多有效。赏赐累加，车服第宅，号为鲜丽。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，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，皆行于世。先是咸阳公高允虽年且百岁，而气力尚康，高祖、文明太后时令修诊视之。一旦奏言，允脉竭气微，大命无远。未几果亡。迁洛，为前军将军，领太医令。后数年，卒，赠威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子天授，袭。汶阳令。医术又不逮父。

徐謩，字成伯，丹阳人。家本东莞，与兄文伯等皆医药。謩因至青州，慕容白曜平东阳，获之，表送京师。显祖欲验其所能，乃置诸病人于幕中，使謩隔而脉之，深得病形，兼知色候。遂被宠遇。为中散，稍迁内侍长。文阳太后时问治方，而不及李脩之见任用也。謩合和药剂，攻救之验，精妙于脩，而性甚秘忌，承奉不得意者，虽贵为王公，不为措疗也。高祖后知其能，及迁洛，稍加眷幸。体小不平，及所宠冯昭仪有疾，皆令处治。又除中散大夫，转右军将军、侍御师。謩欲为高祖合金丹，致延年之法。乃入居崧高，采营其物，历岁无所成，遂罢。

二十二年，高祖幸悬瓠，其疾大渐，乃驰驿召謩，令水路赴行所，一日一夜行数百里。至，诊省下治，果有大验。高祖体少瘳，内外称庆。九月，车驾发豫州，次于汝滨。乃大为謩设太官珍膳，因集百官，特坐謩于上席，遍陈肴觞于前，命左右宣謩救摄危笃振济之功，宜加酬赉。乃下诏曰：“夫神出无方，形稟有疑，忧喜乖适，理必伤生。朕览万机，长钟革运，思芒芒而无怠，身忽忽以兴劳。仲秋动象，心容顿竭，气体羸瘠，玉几在虑。侍御师、右军将军徐成伯驰轮太室，进疗汝蕃，方穷丹英，药尽芝石，诚术两输，忠妙俱至，乃令沉劳胜愈，笃瘵克痊，论勤语效，实宜褒录。昔晋武暴疾，程和应增封；辛疾数朝，钱爵大坠。况疾深于曩辰，业难于畴日，得不重加陟赏乎？宜顺群望，锡以山河。且其旧迳高秩，中暂解退，比虽铨用，犹未阙阙

，准旧量今，事合显进。可鸿胪卿，金乡县开国伯，食邑五百户，赐钱一万贯。又诏曰：“钱府未充，须以杂物：绢二千匹、杂物一百匹，四十匹出御府；谷二千斛；奴婢十口；马十匹，一匹出骅骝；牛十头。”所赐杂物、奴婢、牛马皆经内

呈。诸亲王咸阳王禧等各有别赍，并至千匹。从行至鄴，高祖犹自发动，蹇日夕左右。明年，从诣马圈，高祖疾势遂甚，戚戚不怡，每加切诮，又欲加之鞭捶，幸而获免。高祖崩，蹇随梓宫还洛。

蹇常有药饵及吞服道符，年垂八十，鬓发不白，力未多衰。正始元年，以老为光禄大夫，加平北将军，卒。延昌初，赠安东将军、齐州刺史，谥曰靖。

子蹇字景升，小名灵宝，袭爵。历官兖州平东府长史、右中郎将、建兴太守。蹇弟知远，给事中。

成伯孙之才，孝昌初，为萧衍豫章五萧综北府主簿，从综镇彭城。综降，其下僚属并奔散，之才因入国。武定中，大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昌安县开国侯。

王显，字世荣，阳平乐平人，自言本东海郯人，王朗之后也。祖父延和中南奔，居于鲁郊，又居彭城。伯父安上，刘义隆时板行馆陶县。世祖南讨，安上弃县归命，与父母俱徙平城，例叙阳都子，除广宁太守。显父安道，少与李亮同师，俱学医药，粗究其术，而不及亮也。安上还家乐平，颇参士流。

显少历本州从事，虽以医术自通，而明敏有决断才用。初文昭皇太后之怀世宗也，梦为日所逐，化而为龙而绕后，后寤而惊悸，遂成心疾。文明太后敕召徐蹇及显等为后诊及脉，蹇云是微风入藏，宜进汤加针。显云：“案三部脉非有心疾，将是怀孕生男之象。”果如显言。久之，召补侍御师、尚书仪曹郎，号称干事。世宗自幼有微疾，久未差愈，显摄疗有效，因是稍蒙眇识。

又罢六辅之初，显为领军于烈问通规策，颇有密功。累迁游击将军，拜廷尉少卿，仍在侍御，营进御药，出入禁内。乞临本州，世宗曾许之，积年未授，因是声问传于远近。显每语

人，言时旨已决，必为刺史。遂除平北将军、相州刺史。寻诏驰驿还京，复掌药，又遣还州。元愉作逆，显讨之不利。入除太府卿、御史中尉。

显前后历职，所在著称，纠折庶狱，究其奸回，出内惜慎，忧国如家。及领宪台，多所弹劾，百僚肃然。又以中尉属官不悉称职，讽求更换。诏委改选，务尽才能，而显所举或有请属，未皆得人，于是众口喧哗，声望致损。后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，班布天下，以疗诸疾。东宫既建，以为太子詹事，委任甚厚。世宗每幸东宫，显常迎侍。出入禁中，仍奉医药。赏赐累加，为立馆宇，宠振当时。延昌二年秋，以营疗之功，封卫南伯。

四年正月，世宗夜崩，肃宗践祚。显参奉玺策，随从临哭，微为忧惧。显既蒙任遇，兼为法官，恃势使威，为时所疾。朝宰托以待疗无效，执之禁中，诏削爵位。临执呼冤，直阖以刀钁撞其腋下，伤中吐血，至右卫府一宿死。始显布衣为诸生，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，诫其勿为吏官，吏官必败。由是世宗时或欲令其遂摄吏部，每殷勤避之。及世宗崩，肃宗夜即位，受玺册，于仪须兼太尉及吏部，仓卒百官不具，以显兼吏部行事矣。

崔彧，字文若，清河东武城人。父勋之，字宁国，位大司马外兵郎，赠通直郎。彧与兄相如俱自南入国。相如以才学知名，早卒。彧少尝诣青州，逢隐逸沙门，教以《素问》九卷及《甲乙》，遂善医术。中山王英子略曾病，王显等不能疗，彧针之，抽外即愈。后位冀州别驾，累迁宁远将军。性仁恕，见疾苦，好与治之。广教门生，令多救疗。其弟子清河赵约、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。

彧子景哲，豪率，亦以医术知名。为太中大夫、司徒长史。

蒋少游，乐安博昌人也。慕容白曜之平东阳，见俘入于平城，充平齐户，后配云中为兵。性机巧，颇能画刻。有文思，吟咏之际，时有短篇。遂留寄平城，以佣写书为业，而名犹在镇。

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，与高聪俱依高允。允爱其文用，遂并荐之，与聪俱补中书博士。自在中书，恆庇李冲兄弟子侄之门。始北方不悉青州蒋族；或谓少游本非人士，又少游微因工艺自达，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。唯高允、高冲曲为体练，由少游舅氏崔光与李冲从叔衍对门婚姻也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常因密宴，谓百官曰：“本谓少游作师耳，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。”眷识如此。然犹骤被引命，屑屑禁闼，以规矩刻绩为务，因此大蒙恩锡，超等备位，而亦不迁陟也。

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、游明根、高间等议定衣冠于禁中，少游巧思，令主其事，亦访于刘昶。二意相乖，时致诤竞，积六载乃成，始班赐百官。冠服之成，少游有效焉。后于平城将营太庙。太极殿，遣少游乘传诣洛，量准魏晋基趾。后为散骑侍郎，副李彪使江南。高祖修船乘，以其多有思力，除都水使者，迁前将军、兼将作大匠，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。及华林殿、沼修旧增新，改作金墉门楼，皆所措意，号为妍美。

虽有文藻，而不得伸其才用，恆以剗削绳尺，碎剧匆匆，徒倚园湖城殿之侧，识者为之叹慨。而乃坦尔为己任，不告疲耻。又兼太常少卿，都水如故。景明二年卒，赠龙骧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曰质。有《文集》十卷余。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，与董尔、王遇等参建之，皆未成而卒。

初，高宗时，郭善明甚机巧，北京宫殿，多其制作。高祖时，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闻，为要舟，水中立射。滑稽多智，辞说无端，尤善浅俗委巷之语，至可玩笑。位乐陵、济南二郡

太守。

世宗、肃宗时，豫州人柳俭、殿中将军关文备、郭安兴并机巧。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，字兴为匠也。

高祖时，有范宁兒者善围棋。曾与李彪使萧贲，贲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宁兒。制胜而还。又有浮阳高光宗善樗蒲。赵国李幼序、洛阳丘何奴并工握槊。此盖胡戏，近入中国，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，将杀之，弟从狱中为此戏以上之，意言孤则易死也。世宗以后，大盛于时。

史臣曰：阴阳卜祝之事，圣哲之教存焉。虽不可以专，亦不可得而废也。徇于是者不能无非，厚于利者必有其害。诗书礼乐，所失也鲜，故先王重其德；方术伎巧，所失也深，故往哲轻其艺。夫能通方术而不诡于俗，习伎巧而必蹈于礼者，几于大雅君子。故昔之通贤，所以戒乎妄作。晁崇、张渊、王早、殷绍、耿玄、刘灵助皆术艺之士也。观其占候卜筮，推步盈虚，通幽洞微，近知鬼神之情状。周澹、李脩、徐謩、王显、崔彧方药特妙，各一时之美也。蒋少游以剗剗见知，没其学思，艺成为下，其近是乎？

列传列女第八十

崔览妻封氏
封卓妻刘氏
魏溥妻房氏
胡长命妻张氏
平原女子孙氏房爱亲妻崔氏
涇州贞女兕先氏
姚氏妇杨氏
张洪初妻刘氏
董景起妻张氏
阳尼妻高氏
史映周妻耿氏
任城国太妃孟氏
荀金龙妻刘氏
卢元礼妻李氏
河东孝女姚氏
刁思遵妻鲁氏

夫妇人之事，存于织纴组紃、酒浆醢醢而已。至如嫫训轩宫，娥成舜业，涂山三母，克昌二邦，殆非匹妇之谓也。若乃明识列操，文辩兼该，声自闺庭，号显列国，子政集之于前，元凯编之于后，随时缀录，代不乏人。今书魏世可知者为《列女传》。

中书侍郎清河崔览妻封氏，勃海人，散骑常侍恺女也。有才识，聪辩强记，多所究知，于时妇人莫能及。李敷、公孙文叔虽已贵重，近世故事有所不达，皆就而谘请焉。

勃海封卓妻，彭城刘氏女也。成婚一夕，卓官于京师，后以事伏法。刘氏在家，忽然梦想，知卓已死，哀泣不辍。诸嫂喻之不止，经旬，凶问果至，遂愤叹而死。时人比之秦嘉妻。中书令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著，为之诗曰：“两仪正位，人伦肇甄。爰制夫妇，统业承先。虽曰异族，气犹自然。生则同室，终契黄泉。其一封生令达，卓为时彦。内协黄中，外兼三变。谁能作配，克应其选。实有华宗，挺生淑媛。其二京野势殊，山川乖互。乃奉王命，载驰在路。公务既弘，私义获著。因媒致币，遽止一暮。其三率我初冠，眷彼弱笄。形由礼比，情以趣谐。忻愿难常，影迹易乖。悠悠言迈，戚戚长怀。其四时值险屯，横离尘网。伏锬就刑，身分土壤。千里虽遐，应如影响。良娣洞感，发于梦想。其五仰惟亲命，俯寻嘉好，谁谓会浅，义深情到。毕志守穷，誓不二醮。何以验之？殒身是效。其六人之处世，孰不厚生。必存于义，所重则轻。结忿钟心，甘就幽冥。永捐堂宇，长辞母兄。其七茫茫中野，翳翳孤丘。葛{藟}冥蒙，荆棘四周。理苟不昧，神必俱游。异哉贞妇，旷世靡畴。其八”

钜鹿魏溥妻，常山房氏女也。父堪，慕容垂贵乡太守。房氏婉顺高明，幼有烈操。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，顾谓之曰：“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死不足恨，但夙心往志。不闻于没世矣。良痛母老家贫，供奉无寄；赤子矇眇，血祀孤危。所以抱怨于黄墟耳。”房垂泣而对曰：“幸承先人余训，出事君子，义在自毕。有志不从，命也。夫人在堂，稚子襁褓，顾当以身少，相感长往之恨。”俄而溥卒。及大敛，房氏操刀割左耳，投之棺

中，仍曰：“鬼神有知，相期泉壤。”流血滂然，助丧者咸皆哀惧。姑刘氏辍哭而谓曰：“新子何至于此！”房对曰：“新妇少年不幸，实虑父母未量至情，觊持此自誓耳。”闻知者莫不感怆。于时子缙生未十旬，鞠育于后房之内，未曾出门。遂终身不听丝竹，不预座席。缙年十二，房父母仍存，于是归宁。父兄尚有异议，缙窃闻之，以启母。房命驾给云他行，因而遂归，其家弗知之也。行数十里方觉。兄弟来追，房哀叹而不反。其执意如此，训导一子，有母仪法度。缙所交游有名胜者，则身具酒饭；有不及己者，辄屏卧不餐，须其悔谢乃食。善诱严训，类皆如是。年六十五而终。缙事在《序传》。缙子悦为济阴太守，吏民立碑颂德。金紫光禄大夫高闾为其文，序云：“祖母房年在弱笄，艰贞守志，秉恭妻之操，著自毁之诚。”又颂曰：“爰及处士，遭疾夙凋。伉俪秉志，识茂行高。残形显操，誓敦久要。诞兹令胤，幽咸乃昭。”溥未仕而卒，故云处士焉。

乐部郎胡长命妻张氏，事故王氏甚谨。太安中，京师禁酒，张以姑老且患，私为醢之，为有司所纠。王氏诣曹自告曰：“老病须酒，在家私酿，王所为也。”张氏曰：“姑老抱患，张主家事，姑不知酿，其罪在张。”主司疑其罪，不知所处。平原王陆丽以状奏，高宗义而赦之。

平原鄱县女子孙氏男玉者，夫为灵县民所杀。追执仇人，男玉欲自杀之，其弟止而不听。男玉曰：“女人出适，以夫为天，当亲自复雪，云何假人之手！”遂以杖殴杀之。有司处死以闻。显祖诏曰：“男玉重节轻身，以义犯法，缘清定罪，理在可原，其特恕之。”

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，同郡崔元孙之女。性严明高尚，历览书传，多所闻知。子景伯、景光，崔氏亲授经义，学行修明，

并为当世名士。景伯为清河太守，每有疑狱，常先请焉。贝丘民列子不孝，吏欲案之。景伯为之悲伤，入白其母。母曰：“吾闻闻不如见，山民未见礼教，何足责哉？但呼其母来，吾与之同居。其子置汝左右，令其见汝事吾，或应自改。”景伯遂召其母，崔氏处之于榻，与之共食。景伯之温清，其子侍立堂下。未及旬日，悔过求还。崔氏曰：“此虽颜惭，未知心愧，且可置之。”凡经二十余日，其子叩头流血，其母涕泣乞还，然后听之，终以孝闻。其识度厉物如此，竟以寿终。

涿州贞女兕先氏，许嫁彭老生为妻，聘币既毕，未及成礼。兕先率行贞淑，居贫常自春汲，以养父母。老生辄往逼之，女曰：“与君礼命虽毕，二门多故，未及相见。何由不禀父母，擅见陵辱！若苟行非礼，正可身死耳。”遂不肯从。老生怒而刺杀之，取其衣服。女尚能言，临死谓老生曰：“生身何罪，与君相遇。我所以执节自固者，宁更有所邀？正欲奉给君耳。今反为君所杀，若魂灵有知，自当相报。”言终而绝。老生持女珠璎至其叔宅，以告叔。督曰：“此是汝妇，奈何杀之，天不祐汝！”遂执送官。太和七年，有司劾以死罪。诏曰：“老生不仁，侵陵贞淑，原其强暴，便可戮之。而女守礼履节，没身不改，虽处草莱，行合古迹，宜赐美名，以显风操。其标墓旌善，号曰：‘贞女’。”

姚氏妇杨氏者，阍人苻承祖姨也。家贫无产业，及承祖为文明太后所宠贵，亲姻皆求利润，唯杨独不欲。常谓其姊曰：“姊虽有一时之荣，不若妹有无忧之乐。”姊每遗其衣服，多不受，强与之，则云：“我夫家世贫，好衣美服，则使人不安。”与之奴婢，则云：“我家无食，不能供给。”终不肯受。常著破衣，自执劳事。时受其衣服，多不著，密埋之，设有著者，污之而后服。承祖每见其寒悴，深恨其母，谓不供给之。乃启

其母曰：“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，而使姨如是？”母具以语之。承祖乃遣人乘车往迎之，则厉志不起，遣人强舁于车上，则大哭，言：“尔欲杀我也！”由是苻家内外皆号为痴姨。及承祖败，有司执其二姨至殿庭。一姨致法，以姚氏妇衣掌弊陋，特免其罪。其识机虽吕嬖亦不过也。

荥阳京县人张洪初妻刘氏，年十七，夫亡，遗腹生子，三岁又没。其舅姑年老，朝夕奉养，率礼无违。兄矜其少寡，欲夺而嫁之。刘氏自誓弗许，以终其身。

陈留董景起妻张氏。景起早亡，张时年十六，痛夫少丧，哀伤过礼。形容毁顿，永不沐浴，蔬食长斋。又无儿息，独守贞操，期以阖棺，乡曲高之，终见标异。

渔阳太守阳尼妻高氏，勃海人。学识有文才，高祖敕令入侍后宫。幽后表启，悉其辞也。

荥阳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，年十七，适于映周。太和二十三年，映周卒。耿氏恐父母夺其志，因葬映周，哀哭而殯。见者莫不悲叹。属大使观风，以状具上，诏标榜门闾。

任城国太妃孟氏，钜鹿人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之母。澄为扬州之日，率众出讨。于后贼帅姜庆真阴结逆党，袭陷罗城。长史韦纘仓卒失图，计无所出。孟乃勒兵登陴，先守要便。激励文武，安慰新旧，劝以赏罚，喻之逆顺，于是咸有奋志。亲自巡守，不避矢石。贼不能克，卒以全城。澄以状表闻，属世宗崩，事寝。灵太后后令曰：“鸿功盛美，实宜垂之永年。”乃敕有司树碑旌美。

苟金龙妻刘氏，平原人也。廷尉少卿刘叔宗之姊。世宗时，金龙为梓潼太守，郡带关城戍主，萧衍遣众攻围，值金龙疾病，不堪部分，众甚危惧。刘遂率厉城民，修理战具，一夜悉成。拒战百有余日，兵士死伤过半。戍副高景阴图叛逆，刘斩之，

及其党与数十人。自余将士，分衣灭食，劳逸必同，莫不畏而怀之。井在外城，寻为贼陷，城中绝水，渴死者多。刘乃集诸长幼，喻以忠节，遂相率告诉于天，俱时号叫，俄而澍雨。刘命出公私布绢及至衣服，县之城中，绞而取水，所有杂器悉储之。于是人心益固。会益州刺史傅竖眼将至，贼乃退散。竖眼叹异，具状奏闻，世宗嘉之。正光中，赏平昌县开国子，邑二百户，授子庆珍，又得二子出身。庆珍卒，子纯陀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庆珍弟孚，武定末，仪同开府司马。

贞孝女宗者，赵郡栢人，赵郡太守李叔胤之女，范阳卢元礼之妻。性至孝，闻于州里。父卒，号恸几绝者数四，赖母崔氏慰勉之，得全。三年之中，形骸销瘠，非人扶不起，及归夫氏，与母分隔，便饮食日损，涕泣不绝，日就羸笃。卢氏合家慰喻，不解，乃遣归宁。还家乃复故，如此者八九焉。后元礼卒，李追亡抚存，礼无违者，事姑以孝谨著。母崔，以神龟元年终于洛阳，凶问初到，举声恸绝，一宿乃苏，水浆不入口者六日。其姑虑其不济，亲送奔丧。而气力危殆，自范阳向洛，八旬方达，攀衬号踊，遂卒。有司以状闻。诏曰：“孔子称毁不灭性，盖为其废养绝类也。李既非嫡子，而孝不胜哀，虽乖俯就，而志厉义远，若不加旌异，则无以劝引浇浮。可追号曰：‘贞孝女宗’，易其里为孝德里，标李卢二门，以悼风俗。”

河东姚氏女，字女胜，少丧父，无兄弟，母怜而守养。年六七岁，便有孝性，人言其父者，闻辄垂泣。邻伍异之。正光中，母死，女胜年十五，哭泣不绝声，水浆不入口者数日，不胜哀，遂死。太守崔游申请为营墓立碑，自为制文，表其门闾，比之曹娥，改其里曰上虞里。墓在郡城东六里大道北，至今名为孝女冢。

荥阳刁思遵妻，鲁氏女也。始笄，为思遵所娉，未逾月而

思遵亡。其家矜其少寡，许嫁已定，鲁闻之，以死自誓。父母不达其志，遂经郡诉，称刁氏吝护寡女，不使归宁。鲁乃与老姑徒步诣司徒府，自告情状。普泰初，有司闻奏，废帝诏曰：“贞夫节妇，古今同尚，可令本司依式标榜。”

史臣曰。阙

列传恩幸第八十一

王叡
王仲兴
寇猛
赵修
茹皓
赵邕
侯刚
郑俨
徐纥

夫令色巧言，辞情饰貌，邀眄睐之利，射咳唾之私，此盖苟进之常也。故甚者刑身沦子，其次舐痔尝痛，况乃散金秦货，输钱汉爵，又何怪哉？若夫地穷尊贵，嗜欲所攻，圣达其犹病诸，中庸固不能免。男女性态，其揆斯一，二代之亡，皆是物也。据天下之图，持海内之命，顾指如意，高下在心，此乃夏桀、殷纣丧二邦，秦母、吕雉秽两国也。魏世，王叡幸太和之初，郑俨宠孝昌之季，主幼于前，君稚于后，乘间宣淫，殆无忌畏，树列朋党，蔽塞天聪。高祖明圣外彰，人神系仰，御之有术，宗社弗坠。肃宗不言垂拱，潜济罕方，六合淆然，至于隕覆。且承颜色，窃光宠，势等秋风，气同夏日，亦何世而不有哉？此周旦所以诫其朋，诗人是为疾群小也。太宗时，王、车之徒，虽云幸念，皆宣力夷险，诚效兼存，未加赵脩等出于

近习趋走之地，坐擅威刑，势倾都鄙，得之非道，君子所以贱之。书其变态，备祸福之由焉。

王叡，字洛诚，自云太原晋阳人也。六世祖横，张轨参军。晋乱，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。父桥，字法生，解天文卜筮。凉州平，入京，家贫，以术自给。历仕终于侍御中散。天安初卒，赠平远将军、凉州刺史、显美侯，谥曰敬。

叡少传父业，而姿貌伟丽。恭宗之在东宫，见而奇之。兴安初，擢为太卜中散，稍迁为令，领太史。承明元年，文明太后临朝，叡因缘见幸，超迁给事中。俄而为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吏部尚书，赐爵太原公。于是内参机密，外豫政事，爱宠日隆，朝士慑惮焉。太和二年，高祖及文明太后，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，有逸虎登门阁道，几至御座。左右侍御皆惊靡，叡独执戟御之，虎乃退去，故亲任转重。三年春，诏叡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，永受复除。四年，迁尚书令，封爵中山王，加镇东大将军。置王官二十二人，中书侍郎郑羲为傅，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。又拜叡妻丁氏为妃。及沙门法秀谋逆，事发，多所牵引。叡曰：“与其杀不辜，宁赦有罪。宜臬斩首恶，余从疑赦，不亦善乎？”高祖从之，得免者千余人。

叡出入帷幄，太后密赐珍玩赠彩，人莫能知，率常以夜帷车载往，阍官防致，前后巨万，不可胜数，加以田园、奴婢、牛马、杂畜，并尽良美。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赏锡，外示不私，所费又以万计。及疾病，高祖、太后每亲视疾，侍官省问，相望于道。及疾笃，上疏曰：

臣闻忠于事君者，节义著于临终；孝于奉亲者，淳诚表于垂没。故孔明卒军，不忘全蜀之计；曾参疾甚，情存善言之益。虽则庸昧，敢忘景行。臣荷天地覆载之恩，蒙大造生成之德，渐风训于华年，服道教于弱冠。濯纓清朝，垂周三纪，受先帝

非分之眷，叨陛下殊常之宠。遂乃齐迹功旧，内侍帷幄，爵列诸王，位班上等，从容闻道，与知国政。诚思竭力命，以报所受，不谓事与心违，忽婴重疾。每屈舆驾亲临问之，荣洽生平，惠流身后，犬马之诚，衔佩罔极。今所病遂笃，虑必不起，延首阙庭，鲠恋终日。仰恃皇造宿眷之隆，敢陈愚昧管窥之见。

臣闻为治之要，其略有五：一者慎刑罚，二者任贤能，三者亲忠信，四者远谗佞，五者行黜陟。夫刑罚明则奸宄息，贤能用则功绩著，亲忠信则视听审，远谗佞则疑间绝，黜陟行则贪叨改。是以钦恤惟刑，载在《唐典》；知人则哲，唯帝所难。

《周书》垂好德之文，汉史列防奸之论，考省幽明，先王大典。又八表既广，远近事殊，抚荒裔宜待之以宽信，绥华甸宜惠之以明简。哀恤孤独，赈施困穷，录功旧，赦小罪，轻徭役，薄赋敛，修福业，禁淫祀。愿听政余暇，赐垂览察。使子囊之诚，重申于当世；将坠之志，获用于明时。

寻薨，时年四十八。高祖、文明太后亲临哀恻，赐温明秘器，宕昌公王遇监护丧事。赠卫大将军、太宰、并州牧，谥曰宣王。内侍长董丑奴营坟墓，将葬于城东，高祖登城楼以望之。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。乃诏为骶立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，起庙以时祭荐，并立碑铭，置守祀五家。又诏褒骶，图其捍虎状于诸殿，命高允为之赞。京都士女謠称骶美，造新声而弦歌之，名曰《中山王乐》。诏班乐府，合乐奏之。

初骶女妻李冲兄子延宾，次子又适赵国李恢之华。女之将行也，先入宫中，其礼略如公主、王女之仪。太后亲御太华殿，寝其女于别帐，骶与张祐侍坐，骶所亲及两李家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。及车引，太后送过中路。时人窃谓天子、太后嫁女。骶之葬也，假亲姻义旧，衰经缟冠送丧者千余人，皆举声恸泣以要荣利，时谓之义孝。骶既贵，乃言家本太原晋阳，遂移属

焉，故其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县。薨后，重赠叡父桥侍中、征西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武威王，谥曰定，追策叡母贾氏为妃，立碑于墓左。父子并葬城东，相去里余，迁洛后，更徙葬太原晋阳。

子袭，字元孙。年十四，以父任擢为中散，仍总中部。叡薨，高祖诏袭代领都曹，为尚书令，领吏部曹、中部，如其品职，依典承袭。文明太后令曰：“都曹尚书曹百僚之首，民所具瞻。袭年少，智思未周，其都曹尚书令可权记，使闲习政事，后用不晚。”终太后世，宠念如初。袭王爵，例降为公。太后崩后，袭仍在高祖左右，然礼遇稍薄，不复关与时事。久之，出为镇西将军、秦州刺史，又转并州刺史。十七年，舆驾诣洛，路幸其治，供帐粗办，境内清静，高祖颇嘉之。而民庶多为立铭，置于大路，虚相称美，或曰袭所教也。高祖闻而问之，对不以实，因是面被责让，尚书奏免其官，诏唯降号二等。二十年，以事为中尉所纠，会赦免，语在《常景传》。景明二年卒，赠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曰质。

子忻，袭爵，为太尉、汝南王悦记室参军。建义初，河阴遇害，赠散骑常侍、安北将军、肆州刺史，谥曰穆。

子子暄，袭爵。武定末，齐州骠骑府功曹参军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忻弟诞，字永安。龙骧将军、正平太守。亦于河阴遇害，赠抚军将军、并州刺史。

子希云，举季才，早亡。

诞弟殖，字永兴。司空城局参军。

子祖干，司徒行参军，并州刺史。

殖弟永业，司空参军事。

袭弟椿，字元寿。少以父任拜秘书中散，寻以父忧去职。

后除羽林监、谒者仆射，母丧解任。正始初，拜中散，出为太原太守，加镇远将军，坐事免。椿僮仆千余，园宅华广，声妓自适，无乏于时。或有劝椿仕者，椿笑而不答。雅有巧思，凡所营制，可为后法。由是正光中，元叉将营明堂、辟雍，欲征椿为将作大匠，椿闻而以疾固辞。

孝昌中，尔朱荣既据并肆，以汾州胡逆，表加椿征虏将军、都督，慰劳汾胡。汾胡与椿比州，服其声望，所在降下。事宁，授右将军、太原太守。以预立庄帝之劳，封辽阳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，寻转封真定县开国侯，食邑七万户。除持节、本将军、华州刺史。寻转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殷州刺史。元晔立，除都官尚书，固辞不拜。永熙中，行冀州事。寻除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瀛州刺史。

时有风雹之变，诏书广访说言，椿乃上疏曰：“伏奉诏书，以风雹厉威，上动天睽，访说辞于百辟，诏舆诵于四海。宸衷恳切，备在丝纶，祇承兢感，心焉靡厝。伏惟陛下启蓂应期，驭育万物，承缀旒之艰运。纂纤丝之危绪，忘餐日昃，求衣未明，俾上帝下临，愍兹荼蓼，永济沟壑。而沧浪降戾，作害中秋。上帝照临，义不虚变。窃惟风为号令，皇天所以示威；雹者气激，阴阳有所交诤。殆行令殊节，舒急脸中之所致也。昔澍雨千里，实缘教祀之诚；炎精三舍，宁非善言之力。谴不空发，征岂谬应，谁谓盖高，实符人事。伏愿陛下留心曲览，垂神远察，礼贤登士，博举审官，擢申滞怨，振穷省役。使夫滋水没川之彦，毕居朝右；仪表丹青之位，未或虚加。圉土绝五毒之民，揆日息千门之费。岩岩廊署，无不遇之士；忡忡茆独，荷酒帛之恩。则物见昭苏，人如休泰，徐奏《薰风》之曲，无论《鸿雁》之歌，岂不天人幸甚，鬼神咸抃？”

椿性严察，下不容奸，所在吏民，畏之重足。天平末，更

满还乡。初椿于宅构起 事，极为高壮。时人忽云：“此乃太原王宅，岂是王太原宅。”椿往为本郡，世皆呼为王太原。未几，尔朱荣居椿之宅，荣封太原王焉。至于齐献武王之居晋阳，霸明所在，人士辐凑。椿礼敬亲知，多所拯接。后以老病，遂辞疾客居赵郡之西鲤鲁祠山。兴和二年春卒，时年六十二。赠使持节、都督冀瀛二州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太尉公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恭。及葬，齐献武王亲自吊送。

椿妻钜鹿魏悦之次女，明达有远操，多识往行前言。随夫在华州，兄子建在洛遇患，闻而星夜驰赴。肤容亏损，亲类叹尚之。尔朱荣妻北乡郡长公主深所礼敬。永安中，诏以为南和县君。内足于财，不以华饰为意。抚兄子收情同己子，存拯亲类，所在周洽。椿名位终始，魏有力焉。元象中座，赠钜鹿郡君。椿无子，以兄孙叔明为后。叔明，太尉参军事、仪同开府祭酒。死于晋阳，无子，以弟子暄为后。

叡弟谌，字厚诚。为给事中、安南将军、祠部尚书，赐爵上党公。加散骑常侍，领太史事。例降为侯。迁太常卿。出为持节、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还，除光禄大夫，卒于官。赠帛五十匹。

子翔，字元凤。少以聪敏循良，诏充内侍。自太和初，与李冲等奏决庶事，迄于十六年，赏赐前后累千万。是时政事多决于文明太后，后好细察，而翔恭谨慎密，甚被知任。迁洛，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左丞。袭爵，迁辅国将军、太府少卿。出为济州刺史，卒，赠大将军、肆州刺史。

子超，袭。超，字和善。奉朝请、并州治中。超爱好人物，轻财重义。性豪华，能自奉养，每食必穷水陆之味。年三十四卒。

子景览，袭。武定中，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齐受禅，列

降。

景览弟景招，开府集曹参军。

超弟穆，字思泰。元象中，上党太守。卒。

穆弟绰，字思和，员外散骑侍郎。上党王天穆以为北道行台郎中。尔朱荣代天穆为大行台，仍为吏部郎。以预奉庄帝之勋，封猗氏县开国侯，邑五百户。永安末，除征西将军、幽州刺史，不之任。元晔立，转除骠骑大将军、并州刺史。兴和中卒。

绰弟爽，司徒中兵参军。

谌弟魏诚，为东宫学生，拜给事中，赐爵中都侯，加龙骧将军。卒，赠安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静，字元安，少有公干。拜中散，袭爵，例降为伯。除员外郎、羽林监、兼尚书郎。以明法除廷尉评。转游击将军，加冠军将军、岐州刺史。赵郡王谧虐害，城民怨叛，诏静以驿慰喻，咸即降下。以奉使称旨，赐帛五百匹。除赵郡太守，以母老固辞不拜。又授征虏将军、廷尉少卿，有当官之称。坐公事左迁中散大夫，以母忧去职。孝昌初，诏兼廷尉卿，寻行定州事，并固辞不起。二年夏，除长兼廷尉卿，寻行定州事。至冬病卒，年五十七。赠抚军将军、并州刺史，谥曰贞。无子，以从子伯豫为后。伯豫，袭爵。武定中，冀州开府录事参军。齐受禅，列降。

魏诚弟亮，字平诚。承明初，擢为中散。告沙门法秀反，迁冠军将军，赐爵永守侯，加给事中。出为安西将军、泰州刺史。后转陕州刺史，坐事免。卒于家。亮子洪寿，早卒。

子元景，正光中许复先爵，降为伯。卒，无子。

洪寿弟疑，字安寿。除奉朝请，稍迁中散大夫。以疾归乡里，前移居上党。年七十一卒。

子夷，字景预。有文才，少工诗咏，知名于世。未官而卒。

叡叔隆保，冠军将军、姑臧侯。卒，追赠安东将军、并州刺史，钜鹿公，谥曰靖。

王仲兴，赵郡南栾人也。父天德，起自细微，至殿中尚书。仲兴幼而端谨，以父任早给事左右。太和中，殿内侍御中散、武骑侍郎、给事中。出入禁内十余年，转冗从仆射，犹参密近，为齐帅。从驾征新野有功，除折冲将军、屯骑校尉。又命率千余骑破贼于邓城。除振威将军、越骑校尉，赐帛千匹。

高祖于马圈，自不豫、大渐迄于崩，仲兴颇预侍护。达鲁阳，世宗即位，转左中郎将，仍齐帅。及帝亲政，与赵修并见宠任，迁光禄大夫，领武卫将军。仲兴虽与脩并，面畏慎自退，不若脩之倨傲无礼。咸阳王禧之出奔也，当时上下微为骇震。世宗于乾脯山追仲兴驰入金墉城安慰。后与领军于劲共参机要，因自理马圈侍疾及入金墉之功，乞同元赏，遂封上党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自拜武卫及受封之日，加驾每临飧其宅。世宗游幸，仲兴常侍从，不离左右，外事得径以闻，百僚亦耸体而承望焉。兄可久，以仲兴故自散爵为徐州征虏府长史，带彭城太守。仲兴世居赵郡，自以寒微，云旧出京兆霸城，故为雍州大中正。

尚书后以仲兴开国公，赏报过优。北海王详尝面启奏请降减，事久不决。可久在徐州，恃仲兴宠势，轻侮司马、梁郡太守李长寿，遂至忿争。彭城诸沙门共相和解，未几，复有所竞。可久乃令僮仆邀殴长寿，遂折其胁。州以表闻。北海王详因百僚朝集，厉色大言曰：“徐州名藩，先帝所重，朝廷云何简用上佐，遂令致此纷纭，以彻荒外，岂不为国丑辱也！”众亦莫有应者。仲兴是后渐疏，不得径入左右。世宗乃下诏夺其封邑，出除平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。卒，赠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寇猛，上谷人也。祖父平城。猛少以姿干弃虎贲，稍迁羽林中郎。从高祖征南阳，以击贼不进免官。世宗践位，复叙用，爱其膂力，置之左右，为千牛备身，历转遂至武卫将军。出入禁中，无所拘忌。自以上谷寇氏，得补燕州大中正，而不能甄别士庶也。家渐富侈，宅宇高华，妾隶充溢。微荣弟侄，然不及茹皓、仲兴也。卒，赠平北将军、燕州刺史。

赵修，字景业，赵郡房子人。父惠安，后名谧，都曹史，积劳补阳武令。修贵，追赠威烈将军、本郡太守，及葬，复赠龙骧将军、定州刺史。修本给事东宫，为白衣左右，颇有膂力。世宗践阼，仍充禁侍，爱遇日隆。然天性暗塞，不闲书疏，是故不参文墨。世宗亲政，旬月之间，频有转授，历员外通直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光禄卿。每受除设宴，世宗亲幸其宅，诸王公卿士百僚悉从，世宗亲见其母。修能剧饮，至于逼劝觴爵，虽北海王详、广阳王嘉等皆亦不免，必致困乱。每适郊庙。修常骖陪。出入华林，恆乘马至于禁内。咸阳王禧诛，其家财货多赐高肇及修。

修之葬父也，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，酒犊祭奠之具，填塞门街。于京师为制碑铭，石兽、石柱皆发民车牛，传致本县。财用之费，悉自公家。凶吉车乘将百两，道路供给，亦皆出官。时将马射，世宗留修过之。帝如射宫，修又骖乘，略辂旒竿触东门而折。修恐不逮葬日，驿赴窆期，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。修道路嬉戏，殆无戚容，或与宾客奸掠妇女裸观，从者噂沓喧哗，诟詈无节，莫不畏而恶之。是年，又为修广增宅舍，多所并兼，洞门高堂，房庑周博，崇丽拟于诸王。其四面邻居，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，越次出补长史、大郡。

修起自贱伍，暴致富贵，奢傲无礼，物情所疾。因其在外，左右或讽纠其罪。自其葬父还也，旧宠小薄。初，王显祗附于

修，后因忿阍，密伺其过，规陷戮之，而修过短，都不悛防。显积前后愆咎，列修葬父时路中淫乱不轨，女云与长安人赵僧才剽谋匿玉印事。高肇、甄琛等构成其罪，乃密以闻。始琛及李冯等曲事于修，无所不至，惧相连及，争共纠摘，助攻治之。遂乃诏曰：“小人难育、朽棘不雕，长恶不悛，岂容抚养。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领扈左右赵修，昔在东朝，选充台阜，幼所经见，长难遗之。故纂业之初，仍引西禁。虽地微器陋，非所宜采；然识早念生，遂升名级。自蒙洗濯，凶昏日甚，骤佞荐僇，恩加轻慢。不识人伦之体，不悟深浅之方，陵猎王侯，轻触卿相，门宾巷士，拜叩不接，器气豪心，仍怀鄙塞。比听葬父，侈暴继闻。居京造宅，残虐徒旅。又张形势，妄生矫托，与雍州人赵僧柰等阴相传纳，许受玉印。不轨不物，日月滋甚。朕犹愍其宿隶，每加覆护，而擅威弄势，侏张不已。法家耳目，并求宪网，虽欲舍之，辟实难爽。然楚履既坠，江君徘徊；钟牛一声，东向改衅。修虽小人，承侍在昔，极辟之奏，欲加未忍。可鞭之一百，徙敦煌为兵。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罢。所亲在内者悉令出禁，朕昧于处物，育兹豺虎，顾寻往谬，有愧臣民，便可时敕申没，以谢朝野。”

是日修诣领军于劲第，与之樽蒲，筹末及毕，而羽林数人相续而至，称诏呼之。修惊起随出，路中执引修马诣领军府。琛与显监决其罚，先具问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，占令必死。旨决百鞭，其实三百。修素肥壮，腰背博硕，堪忍楚毒，了不转动。鞭讫，即召驿马，促之令发。出城西门，不自胜举，缚置鞍中，急驱驰之。其母妻追随，不得与语。行八十里乃死。初于后之入，修之力也。修死后，领军于劲犹追感旧意，经恤其家，自余朝士昔相宗承者，悉弃绝之，示己之疏远焉。

茹皓，字禽奇，旧吴人也。父让之，本名要，随刘骏巴陵

王休若为将，至彭城。是时南土饥乱，遂寓居淮阳上党。皓年十五六，为县金曹吏，有姿貌，谨惠。南徐州刺史沈陵见而善之，自随入洛阳，举充高祖白衣左右。

世宗践祚，皓侍直禁中，稍被宠接。世宗尝拜山陵，路中欲引与同车，皓奋衣将升，黄门侍郎元匡切谏乃止。及世宗亲政，皓眷赀日隆。又以马圈之劳，当拟补员外将军。时赵修亦被幸，妒害之，求出皓为外守。皓亦虑见危祸，不乐内官，遂超授濮阳太守，加厉威将军。其父因皓讼理旧勋，先除兖州阳平太守，赐以子爵。父子剖符名邦，郡境相接，皓忻然于去内，不以疏外为戚。及赵修等败，竟获全免。虽起微细，为守乃清简寡事。世宗幸鄴讲武，皓启求朝趋，解郡，授左中郎将，领直阁。宠待如前。皓既宦达，自云本出雁门，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，请为肆州大中正。府、省以闻，诏特依许。迁骠骑将军，领华林诸作。皓性微工巧，多所兴立。为山于天渊池西，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。徙竹汝颖，罗蒔其间；经构楼馆，列于上下。树草栽木，颇有野致。世宗心悦之，以时临幸。迁冠军将军、仍骠骑将军。

皓贵宠日升，关与政事。太傅、北海王详以下咸祗惮附之。皓弟年尚二十，擢补员外郎。皓娶仆射高肇从妹，于世宗为从母。迎纳之日，详亲诣之，礼以马物。皓又为弟聘安丰王延明妹，延明耻非旧流，不许。详劝强之云：“欲觅官职，如何不与茹皓婚姻也？”延明乃从焉。皓颇敏慧，折节下人。而潜自经营，阴有纳受，货产盈积。起宅宫西，朝贵弗之及也。是时世宗虽亲万务，皓率常居内，留宿不还，传可门下奏事。未几，转光禄少卿，意殊不已，方欲陈马圈从先帝之劳，更希进举。

初，脩、皓之宠，北海王详皆附纳之。又直阁将军刘胄本为详所荐，常感详恩，密相承望，并共来往。高肇素疾诸王，

常规陷害，既知详与皓等交关相昵，乃构之世宗，云皓等将有异谋。世宗乃如中尉崔亮令奏皓、胄、常季贤、陈扫静四人擅势纳贿及私乱诸事，即日执皓等皆诣南台。翌日，奏处罪，其晚就家杀之。皓妻被发出堂，哭而迎皓。皓径入哭别，食椒而死。

皓子怀朗，仕至南青州刺史。兴和初，以罪赐死，子侄徙边。

胄，字元孙，河间人。始为北海王详所举。六辅时，出守本郡，与皓俱赴鄴宫讲武，亦自乞留。至洛，久不叙用。详又为启，晚乃拜将军直闾。

季贤起于主马，世守初好骑乘，因是获宠。位至殿中将军、司药丞，仍主厩闲。与茹皓通知庶事，势望渐隆。引其兄为朝请、直寝，娶武昌王鉴妹。季贤又将娶洛州刺史元拔女，并结托帝戚以为荣援云。

扫静、徐义恭，并彭城旧营人。扫静能为世宗典栉梳，义恭善执衣服，并以巧便，旦夕居中，爱幸相侔，官叙不异。扫静妻，义恭姊也，情相遗薄，室家不谐。义恭恆忿恨之，亲经世宗，诉其欺侮。世宗以其左右，两护之。二人皆承奉茹皓，亦并加接眷，而扫静偏为亲密，与皓常在左右，略不归休。皓败，扫静亦死于家。义恭小心谨慎，谦退少语。皓等死后，弥见幸信，长侍左右，典掌秘密。世宗不豫，义恭昼夜扶侍，崩子怀中。灵太后临政，义恭谄附元叉，又有淫宴，多在其宅。为尝药次御，出为东秦州刺史。建义后，历内外显职。武定初，卒于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赵邕，字令和，自云南阳人。洁白明髭眉，晓了恭敏。司空李冲之贵宠也，邕以少年端谨，出入其家，颇给按磨奔走之役。冲亦深加接念，令与诸子游处。人有束带谒于冲者，时托

之以自通。高祖太和中，给事左右，至殿中监。世宗即位及亲政，犹居本任。微与赵脩结为宗援，然亦不甚相附也。邕稍迁至殿中将军，犹带监职。

邕父怡，太和中历郢州刺史，停家久之，以邕宠召拜太常少卿。寻为荆州大中正，出除征虏将军、荆州刺史。怡乃致其母丧，葬于宛城之南，赵氏旧墟。以老乞解州任，迁拜光禄大夫，转金紫光禄。卒，赠镇东将军、相州刺史。

世宗每出入郊庙，脩恆以常侍、侍中陪乘，而邕兼奉车都尉，执轡同载。时人窃论，号为“二赵”。以赵出南阳，徙属荆，邕转给事中、南阳中正，以父为荆州大中正，乃罢。转长兼散骑侍郎、领左右、直长，出入禁中。复为荆州大中正。邕弟尚，中书舍人，出除南阳太守。怡辞荆州也，尚求解郡，与父俱还。未至于京师，逆除步兵校尉。邕祖岳旧葬代京，丧自平城民还葬南阳，赠平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世宗崩，邕兼给事黄门，俄转太府卿。出除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在州贪纵。与范阳卢氏为婚，女父早亡，其叔许之，而母不从。母北平阳氏携女至家藏避规免。邕乃拷掠阳叔，遂至于死。阳氏诉冤，台遣中散大夫孙景安研检事状，邕坐处死，会赦得免，犹当除名。自理经年，临淮王彧时为廷尉，久不断决。孝昌初卒。

侯刚，字乾之，河南洛阳人，其先代人也。本出寒微，少以善于鼎俎，进任出入。久之，拜中散，累迁冗从仆射、尝食典御。世宗以其质直，赐名刚焉。稍迁奉车都尉、右中郎将、领刀剑左右，加游击将军、城门校尉。迁武卫将军，仍领典御，又加通直散骑常侍。诏曰：“太和之季，蚊寇侵疆，先皇于不豫之中，命师出讨。抚戎暴露，触御乖和，朕属当监国，弗获随侍，而左右服事，唯藉忠勤。刚于违和之中，辛勤行饬。追

远录诚，宜先推叙。其以刚为右卫大将军。”后领太子中庶子。

世宗崩，刚与侍中崔光迎肃宗于东宫。寻除卫尉卿，封武阳县开国侯，邑千二百户。俄为侍中、抚军将军、恆州大中正。迁卫将军，表让侍中，诏不许。进爵为公，以给侍之劳，加赏散伯。熙平初，除左卫将军，余官如故。侍中游肇出为相州。刚言于灵太后曰：“昔高氏擅权，游肇抗衡不屈，先帝所知，四海同见，而出牧一藩，未尽其美，宜还引入，以辅圣主。”太后善之。刚宠任既隆，江阳王继、尚书长孙徐皆以女妻其子。司空、任城王澄以其起田膳，宰颇窃侮之，云：“此近为我举食。”然公坐对集，敬遇不亏。

后刚坐掠杀试射羽林，为御史中尉元匡所弹，廷尉处刚大辟。尚书令、任城王澄为之言于灵太后，侯刚历仕前朝，事有可取，纤芥之疵，未宜便致于法。灵太后乃引见廷尉卿裴延俊、少卿袁翻于宣光殿，问曰：“刚因公事掠人，邂逅致死，律文不坐。卿处其大辟，竟何所依？”翻对曰：“案律邂逅不坐者，谓情理已露，而隐避不引，必须捶挞，取其款言，谓挝挞以理之类。至于此人，问则具首。正宜依犯结案，不应横加捶朴。兼刚口唱打杀，挝筑非理，本有杀心，事非邂逅。处之大辟，未乖宪典。”太后曰：“卿等且还，当别有判。”于是令曰：“廷尉执处侯刚，于法如猛。刚既意在为公，未宜便依所执。但轻斲民命，理无全舍，可削封三百户，解尝衣典御。”刚于是颇为失意。刚自太和进食，遂为典御，历两都、三帝、二太后，将三十年，至此始解。未几，加散骑常侍。御史中尉元匡之废也，太后访代匡者，刚为太傅、清河王怿所举，遂除车骑将军，领御史中尉，常侍、卫尉如故。

及领军元叉执政擅权，树结亲党，刚长子，叉之妹夫，乃引刚为侍中、左卫将军，还领尚食典御，以为枝援。俄加车骑

大将军、领左右，复前削之封。寻加仪同，复领御史中尉。刚启军旅稍兴，国用不足，求以封邑俸粟赈给征人，肃宗许之。孝昌元年，除领军，余官如故。初元叉之解领军也，灵太后以叉腹心尚多，恐难卒制，故权以刚代之，示安其意。寻出为散骑常侍、冀州刺史、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刚行在道，诏曰：“刚因缘时会，恩隆自久。擢于凡品，越升显爵。往以微勤，赏同利建，宠灵之极，超绝夷等。曾无犬马识主之诚，方怀泉镜返噬之志。与权臣元叉婚姻朋党，亏违典制，长直禁中，一出一入，迭为奸防。又与刘腾共为心膂，间隔二宫，逼胁内外。且位居绳宪，纠察是司，宜立格言，势同鹰隼。方严楚挞，枉服贞良，专任凶威，以直为曲。不忠不道，深暴民听；附下罔上，事彰幽显。莫大之罪，难从宥原，封爵之科，理宜贬夺。可征虏将军，余悉削黜。刚终于家。永安中，赠司徒公。

刚长子详，自奉朝请，稍迁通直散骑侍郎、冠军将军、主衣都统。刚以上谷先有侯氏，于是始家焉。正光中，又请以详为燕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欲为家世之基。寻进后将军。五年，拜司徒左长史，领尝药典御、燕州大中正。兴和中，骠骑将军、殷州刺史。还朝，久而卒。

郑俨，字季然，荥阳人。容貌壮丽。初为司徒胡国珍行参军，因缘为灵太后所幸，时人未之知也。迁员外散骑侍郎、直后。灵太后废，萧宝夤西征，以俨为开府属。孝昌初，太后反政，俨请使还朝，复见宠待。拜谏议大夫、中书舍人，领尝食典御。昼夜禁中，宠爱尤甚。俨每休沐，太后常遣阉童随侍，俨见其妻，唯得言家事而已。与徐纥俱为舍人。俨以纥有智数，仗为谋主；纥以俨宠幸既盛，倾身承接。共相表里，势动内外。城阳王徽微与之合，当时政令归于俨等。迁通直郎、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武卫将军、华林都将、右卫将军、散骑常侍、中军

将军、中书令、车骑将军，舍人、常侍如故。肃宗崩，事出仓卒，天下咸言俨计也。尔朱荣举兵向洛，以俨、纥为辞。荣副京师，俨走归乡里。俨从兄仲明先为荥阳太守，至是，俨与仲明欲据郡起众。寻为其部下所杀，与仲明俱传首洛阳。子文宽，从出帝殁关西。

徐纥，字武伯，乐安博昌人也。家也寒微。纥少好学，有名理，颇以文词见称。察孝廉，对策上第，高祖拔为主书。世宗初，除中书舍人。谄附赵脩，迁通直散骑侍郎。及脩诛，坐党徙桡罕。虽在徒役，志气不挠。故事，捉逃役流兵五人，流者听免，纥以此得还。久之，复除中书舍人。太傅、清河王怱又以文翰侍之。及领军元叉之害怱也，出为雁门太守。纥称母老，解郡还乡。至家未几，寻入洛，饰貌事叉，大得叉意。及叉父继西镇潼关，以纥为从事中郎。寻以母忧归乡里。

灵太后反政，以纥曾为怱所顾待，复起为中书舍人。纥又曲事郑俨，是以特被信任，俄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仍领舍人，总摄中书门下之事，军国诏命，莫不由之。时有急速，令数友执笔，或行或卧，人别占之，造次俱成，不失事理，虽无雅裁，亦可通情。时黄门侍郎太原王遵业、琅雅王诵并称文学，亦不免为纥秉笔，求其指授。寻加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黄门、舍人如故。

纥机辩有智数。当公断决，终日不以为劳。长直禁中，略无休息。时复与沙门讲论，或分宵达曙，而心力无怠，道俗叹服之。然性浮动，慕权利，外似謇正，内实谄谀。时豪胜己，必相陵驾；书生贫士，矫意礼之。其诡态若此，有识鄙薄焉。

纥既处腹心，参断机密，势倾一时，远近填凑。与郑俨、李神轨宠任相亚，时称徐郑焉。然无经国大体，好行小数，说灵太后以铁券间尔朱荣左右，荣知，深以为憾，启求诛之。荣

将入洛，既克河梁，纥矫诏夜开殿门，取骅骝御马十匹，东走兖州。纥弟献伯为北海太守，献伯弟季彦先为青州长史，纥使人告之，亦将家南走。羊侃时为太山太守，纥往投之，说侃令举兵。侃从之，遂聚兵反，共纥围兖州。孝庄初，遣侍中于晖为行台，与齐献武王督诸军讨之。纥虑不免，说侃请乞师于萧衍。侃信之，遂奔衍。文笔驳论数十卷，多人遗落，时或存于世焉。

史臣曰。阙

列传第八十二

阉宦

宗爱
仇洛齐
段霸
王琚
赵黑
孙小
张宗之
剧鹏
张祐
抱疑王遇
苻承祖
王质
李坚
田秦松
白整
刘腾
贾粲
杨范
成轨
王温
孟鸾

平季

封津

刘思逸

夫宫腐之族，置于阉寺，取则天象，事历百王。身乖全品，任事宫掖，亲由褻狎，恩生趋走，便僻俯仰，当宠擅权。斯则伊戾、竖刁因而祸两国，石显、张让所以翦二京也。岂非形质既亏，生命易忽，譬之胥靡，不惧登高。此亦苟且之事，由变不已也。王者殷鉴，宜改往辙，而后庭婉变游宴之地，椒壶留运，终见任使。巧佞由之而自达，权幸俄然而复归。斯盖其由来远矣，非一朝一世也。

魏氏则宗爱杀帝害王，刘腾废后戮相，其间窃官爵，盗财贿，乘势使气为朝野之患者，何可胜举。今谨录其尤显焉。

宗爱，不知其所由来，以罪为阉人，历碎职至中常侍。正平元年正月，世祖大会于江上，班赏群臣，以爱为秦郡公。

恭宗之监国也，每事精察。爱天性险暴，行多非法，恭宗每衔之。给事仇尼道盛、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，微为权势，世祖颇闻之。二人与爱并不睦。为惧道盛等案其事，遂构告其罪。诏斩道盛等于都街。时世祖震怒，恭宗遂以忧薨。

是后，世祖追悼恭宗，爱惧诛，遂谋逆。二年春，世祖暴崩，爱所为也。尚书左仆射兰延、侍中吴兴公和疋、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发丧。延、疋二人议以高宗冲幼，欲立长子，征秦王翰置之密室。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，不可废所宜立而更求君。延等犹豫未决。爱知其谋。始爱负罪于东宫，而与吴王余素协，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，矫皇后令征延等。延等以爱素贱，弗之疑，皆随之入。爱先使阉竖三十人持仗于宫内，及延等入，以次收缚，斩于殿堂。执秦王翰，杀之于永巷而立余。余以爱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太师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领中秘书，

封冯翊王。

爱既立余，位居元辅，录三省，兼总戎禁，坐召公卿，权恣日甚，内外惮之。群情咸以为爱必有赵高、阎乐之祸，余疑之，遂谋夺其权。爱愤怒，使小黄门贾周等夜杀余，事在《余传》。高宗立，诛爱、周等，皆具五刑，夷三族。

仇洛齐，中山人，本姓侯氏。外祖父仇款，始出冯翊重泉。款，石虎末徙鄴南枋头，仕慕容暉为乌丸护军、长水校尉。生二子，长曰嵩，小曰腾。嵩仕慕容垂，迁居中山，位殿中侍御史。嵩有二子，长曰广，小曰盆。洛齐生而非男，嵩养为子，因为之姓仇。

初嵩长女有姿色，充冉闵宫闱，闵破，入慕容俊，又转赐卢豚。生子鲁元，有宠于世祖，而知外祖嵩已死，唯有三舅，每言于世祖，世祖为访其舅。是时东方罕有仕者，广、盆皆不乐入平城，洛齐独请行，曰：“我养子，兼人道不全，当为兄弟试祸福也。”乃乘驴赴京。鲁元候知将至，结从者百余骑，迎于桑乾河，见而下拜，从者亦同致敬。入言于世祖，世祖问其才用所宜，将授之以官。鲁元曰：“臣舅不幸生为阉人，唯合与陛下守宫闱耳。”而不言其养子。世祖矜焉，赐以奴马，引见。寻拜武卫将军，俄而赐爵文安子，稍迁给事黄门侍郎。

魏初禁网疏阔，民户隐匿漏脱者多。东州既平，绛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，供为纶绵。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非一。于是杂、营户帅遍于天下，不属守宰，发赋轻易，民多私附，户口错乱。不可检括。洛齐奏议罢之，一属郡县。

从平凉州，以功超迁散骑常侍，又加中书令、宁南将军、进爵零陵公。拜侍中、平远将军、冀州刺史，为内都大官。兴安二年卒，谥曰康。

养子俨，袭。柔和敦敏，有长者风。太和中，为虎牢镇将。

初洛齐贵盛之后，广、盆坐他事诛，世祖以其非仇氏子，不与焉。还取侯家近属，以俨为子。后欲还本。而广有女孙配南安王桢，生章武王彬，即中山王英弟也。仇妃闻而请俨曰：“由我仇家富贵至此，奈何一旦孤背恩养也！”桢时在内都主司品臣，俨隶于桢，畏惮之，遂不敢。九年卒，谥曰静。子振，袭。稍迁至中坚将军、长水校尉。广、盆并善营产业，家于中山，号为巨富，子孙仕进至州主簿。腾曾孙俊，位至龙骧将军、骁骑将军、乐平男。

段霸，雁门原平人。父乾，慕容垂广武令。太祖初遣骑略地至雁门，霸年幼见执，因被宫刑。乾寻率乡部归化云中。

霸少以谨敏见知，稍迁至中常侍、中护军将军、殿中尚书，领寿安少府，赐爵武陵公。出为安东将军、定州刺史。世祖亲考内外，朋明黜陟。前定州治中张浑屯告霸前在定州浊货贪秽，便道致财，归之乡里。召霸定对，霸不首引。世祖以霸近臣而不尽实，由此益怒，欲斩之。恭宗进请，遂免霸为庶人。

霸从弟，雍州别驾。兄弟诸从遂世居广武城，修饰有士风。

王琚，高平人，自云本太原人。高祖始，晋豫州刺史。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宫禁，小心守节，久乃见叙用。稍迁为礼部尚书，赐爵广平公，加宁南将军。高祖以琚历奉先朝，志在公正，授散骑常侍。后为侍中、征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假广平王。征还，进为征南将军，进爵高平王，侍中如故，遣还冀州。高祖、文明太后东巡冀州，亲幸其家，存问周至。还京，以其年老，拜散骑常侍，养老于家。前后赐以车马衣服杂物不可称计。后降爵为公，扶老自平城从迁洛邑。高祖以其朝旧，遣左右劳问之。琚附表自陈初至家多乏，蒙赐帛二百匹。常饮牛乳，色如处子。太和二十年冬卒，时年九十。赠征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曰靖。

养子寄生，未袭而亡。子盖海，袭祖琚爵。初琚年七十余，赐得世祖时宫人郭氏，本钟离人，明严有母德，内外妇孙百口，奉之肃若严君，家内以治。盖海官至青州乐陵太守。

赵黑，字文静，初名海，本凉州隶户。自云其先河内温人也，五世祖术，晋末为平远将军、西夷校尉，因居酒泉安弥县。

海生而凉州平，没入为阉人，因改名为黑。有容貌，恭谨小心。世祖使进御膳，出入承奉，初无过行。迁侍御，典监藏，拜安远将军，赐爵睢阳侯。转选部尚书，能自谨厉，当官任举，颇得其人。加侍中，进爵河内公。

显祖将传位京兆王子推，访诸群臣，百官唯唯，莫敢先言者，唯源贺等词义正直，不肯奉诏。显祖怒，变色，复以问黑。黑曰：“臣愚无识，信情率意。伏惟陛下春秋始富，如日方中，天下说其盛明，万物怀其光景，元元之心，愿终万岁。若圣性渊远，欲颐神味道者，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，不知其他。”显祖默然良久，遂传祚于高祖。

黑得幸两宫，禄赐优厚。是时尚书李訢亦有宠于显祖，与黑对绾选部。訢奏中书侍郎崔鉴为东徐州，北部主书郎公孙处显为荊州，选部监公孙邃为幽州，皆曰有能也，实有私焉。黑疾其亏乱选体，遂争于殿庭曰：“以功授官，因爵与禄，国之常典。中书侍郎、尚书主书郎、诸曹监，勋能俱立，不过列郡，今訢皆用为方州，臣实为惑。”显祖疑之，曰：“公孙邃且止。”邃最为訢厚，于是黑与訢遂为深隙。訢竟列黑为监藏时多所截没。先是法禁宽缓，百司所典，与官并食，故多所损折。遂黜为门士。黑自以为诉所陷，叹恨终日，废寝忘食，规报前怨。逾年，还入为侍御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复兼选部如昔。黑告訢专恣，訢遂出为徐州。及其将获罪也，黑构成以诛之。然后食甘寝安，志在于职事。

出为假节、镇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进爵为王。克己清俭，忧济公私。时有人欲行私赂，黑曰：“高官禄厚，足以自给，卖公营私，本非情愿。”终无所纳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幸中山，闻之，赐帛五百匹、谷一千五百石。转冀州刺史。“太和六年秋薨于官。诏赐绢四百五十匹、谷一千斛、车牛二十乘，致柩至都。追赠司空公，谥曰康。黑养族弟赵奴第四子炽为后。

炽，字贵乐。初为中散，袭黑爵，后降为公。官至扬州安南府长史，加平远将军。元嵩之死寿春也，炽处分安辑，微有声称。神龟中卒，赠光州刺史。黑为定州，与炽纳钜鹿魏干女，有二子。

长子揆，字景则。袭父侯爵，官至乐陵太守。卒，赠左将军、沧州刺史。揆弟俊之，字仲彦，轻薄无行。为给事中，转谒者仆射，为刘腾养息。犹以阉宦余资，赂遗权门，频历显官而卒。

孙小，字茂翹，咸阳石安人。父瓚，姚泓安定护军。为赫连屈丐所侵，人怀危惧，亡奔者相属，瓚独率众拒守，见杀。小没入宫刑。会魏平统万，遂徙平城，内侍东宫。以聪识有智略称。

未几，转西台中散，每从征伐，屡有战功，多获赏赐。世祖幸瓜步，虑有北寇之虞，乃加小左卫将军，赐爵泥阳子，除留台将军。车驾还都，迁给事中，绾太仆曹。乃请父瓚赠谥，求更改葬，诏赠振威将军、秦州刺史、石安县子，谥曰戴。转小领驾部，课理有方，畜牧蕃息。出为冠军将军、并州刺史，进爵中都侯，州内四郡百余人诣阙颂其政化。后迁冀州刺史，声称微少于前。然所有清约，当时牧伯无能及也。性颇忍酷，所养子息。驱驰鞭撻，视如仇讎。小之为并州，以郭祚为主簿，

重祚门才，兼任之以书记，时人多之。

张宗之，字益宗，河南巩人，家世寒微。父孟舒，刘裕西征，假洛阳令。及宗之贵幸，高宗赠孟舒平南将军、洛州刺史、巩县侯，谥曰贞。

初缙氏宗文邕聚党于伊阙谋反，逼胁孟舒等。文邕败，孟舒走免，宗之被执入京，充腐刑。以忠厚谨慎，擢为侍御中散，赐爵巩县侯，遂历右将军，中常侍，仪曹、库部二曹尚书，领中秘书，进爵彭城公。出为散骑常侍、宁西将军、东雍州刺史。以在官有称，入为内都大官。出除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冀州刺史。又例降为侯。太和二十年卒，年六十九，赠建节将军、怀州刺史，谥曰敬。

宗之兄鸾旗，中书侍郎、东宫中庶子，兼宿卫给事。加宁远将军，赐爵洛阳男。转殿中给事。出为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、泾州刺史，进爵为侯。复为殿中给事、中常侍。卒，赠洛州刺史，谥曰靖。

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，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，多悉妇入仪饰故事。太和中，初制六宫服章，萧被命在内预见访采，数蒙赐赉。萧兄子超业，后名彦，幼随姑入国。娶李洪之女，赖其给贍以自济。历位太尉长史、武卫将军、齐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彦时来往萧宝夤，致敬称名，呼之为尊。彦于河阴遇害，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

子百年，西河太守。

宗之养兄子袭绍爵。袭，字子业。高祖初，除主文中散，稍迁员外郎，京兆王大农。久之，除义阳太守，为司空刘腾谘议参军、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太昌初卒，年七十七。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

子颢，邵郡太守。卒，赠荆州刺史。颢弟璟，中散大夫。璟弟玮，武定中，豫州征西府长史。诸中官皆世衰，唯赵黑及宗之后，家僮数百，通于士流。

剧鹏，高阳人。粗览经史，闲晓吏事。与王质等俱充宦官，性通率，不以阉阉为耻。文明太后时，亦见眷遇，为给事中。高祖迁洛，常为宫官，事幽后。后之惑萨菩萨也，鹏密谏止之，不从，遂发愤而卒。

兄买奴，亦为宦者。历位幽州刺史。才志远不及鹏。

是时有李丰之徒数人，皆被眷宠，出入禁闱，并致名位，积货巨万，第宅华壮。文明太后崩后，乃渐衰矣。

张祐，字安福，安定石唐人。父成，扶风太守。世祖末，坐事诛，祐充腐刑。积劳至曹监、中给事，赐爵黎阳男。稍迁散骑常侍，都绾内藏曹。时文明太后临朝，中官用事。祐以左右供奉合旨，宠幸冠诸阉官，特迁为尚书，加安南将军，进爵陇东公，仍绾内藏曹。未几，监都曹，加侍中，与王叡等俱入八议。太后嘉其忠诚，为造甲宅。宅成，高祖，太后亲率文武往燕会焉。拜散骑常侍、镇南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进爵新平王，受职于太华庭，备威仪于宫城之南，观者以为荣。高祖、太后亲幸其宅，飨会百官。祐性恭密，出入机禁二十余年，未曾有过。则是特被恩宠，岁月赏赐，家累巨万。与王质等十七人俱赐金券，许以不死。太和十年薨，时年四十九。高祖亲临之，诏鸿胪典护丧事。赐帛千匹，赠征南大将军、司空公，谥曰恭。葬日，车驾亲送出郊。

祐养子显明，后名庆，少历内职。有姿貌，江阳王继以女妻之。袭爵，降为陇东公，又降为侯。迁洛，废替二十余年，虚爵而已。

熙平初，为员外常侍、兼卫尉少卿。以元叉姊婿，故越次

而授焉。神龟二年冬，灵太后为肃宗采名家女，庆女入充世妇，未几为嫔，即叉甥也。正光三年，正少卿，寻出为将军、高平镇将。卒，子迴洛袭。

抱疑，字道德，安定石唐人，居于直谷。自言其先姓杞，汉灵帝时杞匡为安定太守，董卓时，惧诛，由是易氏，即家焉。无得而知也。幼时，陇东人张乾王反叛，家染其逆。及乾王败，父睹生逃逸得免，疑独与母没内京都，毅力为宦人。小心慎密，恭以奉上，沉迹冗，经十九年。后以忠谨被擢，累迁为中常侍、安西将军、中曹侍御、尚书，赐爵安定公。

自总纳言，职当机近，诸所奏议，必致抗直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嘉之，以为殿中侍御，尚书领中曹如故，以统宿卫。俄加散骑常侍。高祖、太后每出游幸，疑多骖乘，入则后宫导引。太后既宠之，乃征其父睹生，拜太中大夫，赏赐衣马。睹生将还，见于皇信堂。高祖执手谓之曰：“老人归途，几日可达，好慎行路。”太和十二年，迁都曹，加侍中、祭酒，尚书领中曹、侍御。后降爵为侯。睹生卒，赠秦州刺史，谥曰靖。赐黄金八十斤、缯彩及绢八百匹，以供丧用，并别使劳慰。加疑大长秋卿。疑老疾，请乞外禄，乃以为镇西将军、泾州刺史，特加右光禄大夫。将之州，高祖饯于西郊乐阳殿，以御白羽扇赐之。十九年，被诏赴洛，以刺史从驾南征，常参侍左右。以疑耆旧，每见劳问，数追称疑之正直。命乘马出入行禁之间，与司徒冯诞同例。军回还州。

自以故老前宦，为政多守住法，不能遵用新制。侮慢旧族，简于接礼。天性酷薄，虽弟侄甥婿，略无存润。后数年，卒于州。先以从弟老寿为后，又养太师冯熙子次兴。疑死后，二人争立。疑妻张氏致讼经年，得以熙子为后。老寿亦仍陈诉，终获绍爵。次与还于本族，给奴婢三十口。疑前后赐赏奴婢牛马

盖数百千，他物称是。

老寿凡薄，酒色肆情。御史中尉王显奏言：“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、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，易室而奸，臊声布于朝野，丑音被于行路，即摄鞠问，皆与风闻无差，犯礼伤化，老寿等即主。谨案：石荣籍贯兵伍，对隔宦流，处世无入朝之期，在生绝冠冕之望。遭时之运，逢非次之擢，以犬马延慈，簪履恩念，自微至贵，位阶方岳。不能怀恩感德，上酬天施，乃咎彰遐迩，向秽京墟。老寿种类无闻，氏姓莫纪，丐乞刑余之家，覆养阉人之室。蒙国殊泽，预班爵序，正宜治家假内，疑教诫闺庭。方恣其淫奸，换妻易妾。荣前在洛州，远迎老寿妻常氏，兵人千里，疲于道路。老寿同敝笱之在梁，若其原疑之无别，男女三人，莫知谁子。人事所未闻，鸟兽之不若。请以见事，免官付廷尉理罪，鸿胪削爵。”诏可。老寿妻常氏，万敌弟女也。老寿死后，收纪家业，稍复其旧，奴婢尚六七百人。三女并嫔贵室。为老寿祖父皆造碑铭，自洛就乡而建之。西方云，直谷出二贵人。

石荣者，从主书稍进为州。自被劾后，遂便废顿。子长宣，武定中，南兖州刺史，与侯景反，伏法。

王遇，字庆时，本名他恶，冯翊李润镇羌也。与雷、党、不蒙俱为羌中强族。自云其先姓王，后改氏钳耳，世宗时复改为王焉。自晋世已来，恆为渠长。父守贵，为郡功曹，卒。遇既贵，追赠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澄城公。

遇坐事腐刑，为中散，迁内行令、中曹给事中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、右将军，赐爵富平子。迁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，进爵宕昌公。拜尚书，转吏部尚书，仍常侍。例降为侯。出为安西将军、华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。幽后之前废也，遇颇言其过。及后进幸，高祖对李冲等申后无咎，而称遇谤议之罪。冲言：

“果尔，遇合死也。”高祖曰：“遇旧人，未忍尽之，当止黜废耳。”遂遣御史驰驿免遇官，夺其爵，收衣冠，以民还私第。世宗初，兼将作大匠。未几，拜光禄大夫，复夺爵。

废后冯氏之为尼也，公私罕相供恤。遇自以常更奉接，往来祇谒，不替旧敬，衣食杂物，每有荐奉。后皆受而不让。又至其馆，遇夫妻迎送谒伏，侍立执臣妾之礼。

遇性巧，强于部分。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，洛京东郊马射坛殿，修广文昭太后墓园，太极殿及东西两堂、内外诸门制度，皆遇监作。虽年在耆老，朝夕不倦，跨鞍驱驰，与少壮者均其劳逸。又长于人事，留意酒食之间，每逢僚旧，具设肴果，觞膳精丰。然竞于荣利，趋求势门。赵脩之宠也，遇往还宗承，受敕为之监作第宅，增于本旨，笞击作人，莫不嗟怒。卒于官。初，遇之疾也，太傅、北海王与太妃俱往临问，视其危惓，为之泣下。其善奉诸贵，致相悲悼如此。赠使持节、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侯如故。

始遇与抱疑并为文明太后所宠，前后赐以奴婢数百人，马牛羊他物称是，二人俱号富室。

遇养弟子厉，本郡太守。稍迁至右军将军，袭爵宕昌侯。产业有于遇时。

苻承祖，略阳氏人也。因事为阉人，为文明太后所宠，自御厩令迁中部给事中、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，赐爵略阳侯，兼典选部事，中部如故。转吏部尚书，仍领中部。高祖为造甲第，数临幸之。进爵略阳公，安南将军，加侍中，知都曹事。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，许以不死之诏。后承祖坐赃应死，高祖原之，削职禁锢在家，授悖义将军、佞浊子，月余遂死。

王质，字绍奴，高阳易人也。其家坐事，幼下蚕室，颇解书学。为中曹吏、内典监。稍迁秘书中散，加宁朔将军，赐爵

永昌子，领监御。迁为侍御给事，又领选部、监御二曹事，复特加前将军，进爵魏昌侯。转选部尚书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

出为镇远将军、瀛州刺史。质在州十年，风化粗行，察奸纠慝，究其情状，民庶畏服之。而刑政刻峻，多所笞戮，号为威酷。高祖颇念其忠勤宿旧，每行留大故，冯司徒亡，废冯后，陆叟、穆泰等事，皆赐质以玺书，手笔莫不委至，同之戚贵。质皆宝掌以为荣。入为大长秋卿，未几而卒。

李坚，字次寿，高阳易人也。高宗初，因事为阉人。文明太后临朝，稍迁至中给事中，赐爵魏昌伯。小心谨慎，常在左右，虽不及王遇、王质等，而亦见任用。高祖迁洛，转被委授，为太仆卿，检课牧产，多有滋息。世宗初，出为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本州之荣，同于王质。所在受纳，家产巨万。值京兆王愉反于冀州，坚勒众征愉，为愉所破。代还，遇风疾，拜光禄大夫，数年卒。赠抚军将军、相州刺史，赠帛五百匹。以弟子昙景为后，袭爵魏昌伯，为羽林监、直后。

秦松，不知其所由。太和末，为中尹，迁长秋卿，赐爵高都子。有罪免。世宗复其爵，起为光禄大夫，领中常侍。迁平北将军，领长秋卿。出为散骑常侍、安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。卒，赠大将军、肆州刺史，谥曰定。

白整者，亦因事腐刑。少掌宫掖碎职，以恭敏著称，稍迁至中常侍。

太和末，为长秋卿，赐爵云阳男。世宗封其妻王氏为云阳县君。卒，赠平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。

刘腾，字青龙，本平原城民，徙属南兖州之谯郡。幼时坐事受刑，补小黄门，转中黄门。高祖之在悬瓠，腾使诣行所。高祖问其中事，腾具言幽后私隐，与陈留公主所告符协，由是进冗从仆射，仍中黄门。

后与茹皓使徐兖，采召民女。及还，迁中给事，稍迁中尹、中常侍，特加龙骧将军。后为大长秋卿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府卿。

肃宗践极之始，以腾预在宫卫，封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是年，灵太后临朝，以与于忠保护之勋，除崇训太仆，加中侍中，改封长乐县开国公，食邑一千五百户。拜其妻时为钜鹿郡君，每引入内，受赏赉亚于诸主外戚。所养二子，为郡守、尚书郎。腾曾疾笃，灵太后虑或不救，迁卫将军、仪同三司，余官仍旧。后疾瘳。腾之拜命，肃宗当为临轩，会其日大风寒甚而罢，乃遣使持节授之。腾幼充宫役，手不解书，裁知署名而已。奸谋有余，善射人意。灵太后临朝，特蒙进宠，多所干托，内外碎密，栖栖不倦。洛北永桥，太上公、太上君及城东三寺，皆主修营。

吏部尝望腾意，奏其弟为郡带戍，人资乖越，清河王恹抑而不与。腾以为恨，遂与领军元叉害恹。废灵太后于宣光殿，宫门昼夜长闭，内外继绝。腾自执管钥，肃宗亦不得见，裁听传食而已。太后服膳俱废，不免饥寒。又使中常侍贾粲假言侍肃宗书，密令防察。又以腾为司空公，表里擅权，共相树置。又为外御，腾为内防，迭直禁闼，共裁刑赏。腾遂与崔光同受诏乘步挽出入殿门。四年之中，生杀之威，决于叉、腾之手。八坐、九卿，旦造腾宅，参其颜色，然后方赴省府，亦有历日不能见者。公私属请，唯在财货。舟车之利，水陆无遗；山泽之饶，所在固护；剥削六镇，交通互市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。又颇役嫔御，时有征求；妇女器物，公然受纳。逼夺邻居，广开室宇。天下咸患苦之。

正光四年三月，薨于位，年六十。赠帛七百匹、钱四十万、蜡二百斤。鸿胪少卿护丧事。中官为义息，衰经者四十余人。

腾之初治宅也，奉车都尉周特为之筮，不吉，深谏止之，腾怒而不用。特告人曰：“必困于三月、四月之交。”至是果死，事甫成，陈尸其下。追赠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大尉公、冀州刺史。腾之葬日，阍官为义服，杖经衰缞者以百数，朝贵皆从，轩盖填塞，相属郊野。魏初以来，权阍存亡之盛莫及焉。

灵太后反政，追夺爵位，发其冢散露骸骨，没入财产。后腾所养一子叛入肃衍，太后大怒，因徙腾余养于北裔，寻遣密使追杀之于汲郡。

贾粲，字季宣，酒泉人也。太和中，坐事腐刑。颇涉书记。世宗末，渐被知识，得充内侍。自崇训丞为长兼中给事中、中尝药典御，转长兼中常侍。迁光禄少卿、光禄大夫。

灵太后之废，粲与元叉、刘腾等伺帝动静。右卫奚康生之谋杀叉也，灵太后、肃宗同升于宣光殿，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。康生既被囚执，粲给太后曰：“侍官怀恐不安，陛下宜亲安慰。”太后信之，适下殿，粲便扶肃宗于东序，前御显阳，还闭太后于宣光殿。粲既叉党，威福亦震于京邑。自云本出武威，魏太尉文和之后，遂移家属焉。时武威太守韦景承粲意，以其兄绪为功曹。绪时年向七十。未几，又以绪为西平太守，比景代下，已转武威太守。

灵太后反政，欲诛粲，以叉、腾党与不一，恐惊动内外乃止。出粲为济州刺史，未几，遣武卫将军刁宣驰驿杀之，资财没于县官。

杨范，字法僧，长乐广宗人也。高宗时，坐宗人劫贼被诛，范宫刑，为王琚所养，恩若父子，往来出入其家。范为谒者，转黄门、中谒者仆射、中给事中、射声校尉，加宁远将军，为中尹。世宗崩，高阳王雍总政，出为白水太守，中龙骧将军。

灵太后临朝，征为常侍、崇训太仆卿，领中尝药典御，赐

爵华阴子。为平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。中官侍贵者，灵太后皆许其方岳，以范年长，拜跪为难，所司非要，故得早遂其请。父子纳货，劳役兵民，为御史所纠。子遂逃窜，范事得散。赴京师，遂废于家。

后灵太后念范勤旧。乃以范为中侍中、安南将军，寻进镇南将军、崇训太仆、华州大中正。卒，赠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

成轨，字洪义，上谷居庸人。少以罪刑，入事宫掖，以谨厚称。除中谒者仆射。高祖意有所欲，轨瞻候容色，时有奏发，辄合帝心。从驾南征，专进御食。于时高祖不豫，常居禁中，昼夜无懈。车驾还，赐帛百匹。

景明中，尝食典御丞，仆射如故。转中给事中、步兵校尉，敕侍东宫。延昌末，迁中常侍、中尝食典御、光禄大夫，赐始平伯，统京染都将，转崇训太仆少卿。遭母忧，诏遣主书常显景吊慰。又起为本官，进安东将军、崇训卫尉卿。久之，超迁中侍中、抚军将军，典御、崇训如故。寻除中军将军、燕州大中正。孝昌二年，以勤旧封始平县开国伯，食邑三百户。肃宗所幸潘嫔，以轨为假父，颇为中官之所敬惮。建义初轨迎于河阴，诏令安慰宫内，进爵为侯，增户三百，并前六百户，迁卫将军。其年八月卒，赠车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孝惠。

养弟子仲庆，袭。历位镇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卒。子肱，袭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王温，字桃汤，赵郡栾城人。父冀，高邑令，坐事被诛。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。高祖以其谨慎，补中谒者、小黄门，转中黄门、钩盾令。稍迁中尝食典御、中给事中，给事东宫，加左中郎将。

世宗之崩，群官迎肃宗于东宫。温于卧中起肃宗，与保母扶抱肃宗，入践帝位。商阳王雍既居冢宰，虑中人朋党，出为

钜鹿太守，加龙骧将军。

灵太后临朝，征还为中常侍、光禄大夫，赐爵栎城伯，安东将军，领崇训太仆少卿。特除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、瀛州刺史。还，除中侍中，进号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迁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光禄勋卿，侍中如故。孝昌二年，封栎城县开国侯，邑六百户。温后自陈本阳平武阳人，于是改封武阳县开国侯，邑如故。建义初，于河阴遇害，年六十六。永安初，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

养子罔哲，袭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孟鸾，字龙兒，不知何许人。坐事充阉人。文明太后时，王遇有宠，鸾以谨敏为遇左右，往来方山，营诸寺舍。由是渐见眷职。

灵太后临朝，为左中郎将、中给事中。素被病，面常黯黑，于九龙殿下暴疾，半身不摄，扶载归家，其夜亡。鸾初出，灵太后闻之，曰：“鸾必不济，我为之忧。”及奏其死，为之下泪，曰：“其事我如此，不见我一日忻乐时也。”遂赐帛三百匹、黄绢十匹以供丧用。七日，灵太后为设二百僧斋，赐助施五十匹。同类荣焉。

平季，字稚穆，燕国蓟人。祖济，武威太守。父雅，州秀才，与沙门法秀谋反，伏诛。季坐腐刑，入事宫掖。久之，除小黄门，以忤旨出为潞县令，不拜。仍除奉朝请。灵太后反政，授宁朔将军、长水校尉，领黄门令。转前军将军、中给事中。时四方多事，太后每令季出使于外。

后慰劳西军，还至潼关，华州羌人舜明等据险作逆，都督姜道明不能进讨。会舜明遣十余人诈降入道明军。阙遂散。

出为新兴太守。肃宗崩，与尔朱荣等议立庄帝。庄帝即位，起拜平北将军、肆州刺史。寻除抚军将军、中侍中。以参谋之

勋，封元城县开国侯，食邑七百户。仍加金紫光禄大夫、幽州大中正，寻摄燕、安、平、营中正。前废帝以为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中侍中如故。永熙中，加骠骑将军。季遇疾，诏遣使存问。三年九月卒。天平初，赠使持节、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，中侍中、将军、侯如故。初季以兄叔良为。袭季爵。卒。子世胄，袭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封津，字丑汉，勃海蓟人也。祖羽，真君中为薄骨律镇副将，以贪污赐死。父令德，娶党宝女。宝伏诛，令德以连坐从法。津受刑，给事宫掖。

积官久之，除中谒者仆射，迁奉车都尉。肃宗初，冀州大乘贼起，诏津慰劳。津世不居桑梓，故不为州乡所归。灵太后令津侍肃宗书。迁常山太守。孝昌初，除中侍中，加征虏将军，仍除崇训太仆，领宫室都将，冀州大中正。超拜金紫光禄大夫。二年，封东光县开国子，食邑二百户，镇南将军，兼中关右慰劳大传。出为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、济州刺史。永安初，中侍中、卫将军，寻转大长秋、右光禄大夫。太昌初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津少长宫闈。给事左右，善候时情，号为机悟。

天平初，除开府仪同三司、本将军、怀州刺史。元象初，复为中侍中、大长秋卿，仍开府仪同。夏薨，年六十二。赠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孝惠。

养兄子长业，袭爵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津兄凭，字元寄，当时逃窜，后会赦免。太和中，奉朝请，冀州赵郡王干田曹参军、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参军、给人事中、越骑校尉。以讨大乘功，除左中郎将，迁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孝昌中，历恆农、武邑二郡太守。寻除征虏将军、光这州刺史。还，为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转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除

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初津被敕营出帝父广平王陵。永熙中，以营陵功，封津城卫县开国子，邑三百户。津自有封，乃启转于凭。后除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兴和三年夏卒，年六十七。凭无他才伎，始终资历，皆由于津。津卒之后，凭亦无赠。

子灵素，袭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津从兄答，光禄大夫。

子宗显，司徒掾。

刘思逸，平原人。父直，武邑太守。与元愉又于信都，伏诛。思逸少充腐刑。初为中小史，转寺人。久之，除小黄门，拜奉朝请，坐事免。后除东莞太守。思逸虽身在阉寺，而性颇豪率，轻薄无行，好结朋游。又除左将军、大长秋卿，迁中侍中、平东将军。武定中，与元瑾等谋反，伏诛。

又有张景嵩、毛暢者，咸以阉寺在肃宗左右，而并黠了，甚见知遇。俱为小黄门，每承间陈元义之恶于肃宗。元义之出，景嵩、暢颇有力焉。灵太后反政，未即戮义。时内外喧喧，云“义还入知政事。”暢等恐祸及己，及启肃宗，欲诏右卫将军杨津密往杀义。诏书已成，未及出。义妻知之，告太后云：“景嵩、暢与清河王息邵欲废太后。”太后信之，责暢，暢出诏书草，以呈太后。太后读之，知无废己状，意为小解。然义妻构之不已，遂致疑惑。未几，出暢为顿丘太守。后复出景嵩为鲁君太守。乃密令御史掩暢，暢走免，寻捕杀之。景嵩因入都，太后数其与暢同计之事，大致嫌责。后为阳城、荥阳二郡太守。孝静时，位至中侍中，坐事死。

史臣曰。阙

列传第八十三

匈奴刘聪

羯胡石勒

铁弗刘虎

徒何慕容廆

临渭氏苻健

羌姚萇

略阳氏吕光

夫帝皇者，配德两仪，家有四海，所谓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者也。三代以往，守在海外，秦吞列国，汉并天下。逮桓灵失败，九州瓦裂，曹武削平寇难，魏文奄有中原，于有伪孙假命于江吴，僭刘盗名于岷蜀。何则？戎方椎髻之帅，夷俗断发之魁，世崇凶德，罕闻王道，扇以跋扈，忻从放命。加以中州避地，华土违雠，思托号令之声，念邀风尘之际。因虞候隙，仍相君长，偷名窃位，胁息一隅。至乃指言井络，假上帝之祉；妄说黄旗，云人君之气。论土不出江汉，语地仅接褒斜，而谓握皇符，秉帝籍，三公鼎立，比踪王者。溺人必笑，其在兹乎？若是螫灵可拟于周王，夫差容比于汉祖，尉他定黄屋之尊，子阳成绾玺之贵，岂其然哉？及钟会一将之威，土治偏师之势，而使驷车西至，侯盖北首，天人弗许，断可知焉。

晋年不永，时逢丧乱，异类群飞，奸凶角逐，内难兴于戚属，外祸结于藩维。刘渊一唱，石勒继响，二帝沉沦，两都倾

覆。徒何仍衅，氐羌袭梗，夷楚喧聒于江淮，胡虏叛换于瓜凉，兼有张赫山河之间，顾恃辽海之曲。各言应历数，人谓迁图鼎。或更相吞噬，迭为驱除；或狼戾未驯，俟我斧钺。

太神奋风霜于参合，鼓雷电于中山，黄河以北，靡然归顺矣。世祖叡略潜举，灵武独断，以夫僭伪未夷，九域尚阻，慨然有混一之志。既而戎车岁驾，神兵四出，全国克敌，伐罪吊民，遂使专制令、擅威福者，西自流沙，东极沧海，莫不授馆于东门，悬首于北阙矣。唯夫穷发遗虏，未拔根株；徼垂残狡，尚余栽蘖。而北逾翰漠，折其肩髀；南极江湖，抽其肠胃。虽骸骨仅存，脂膏咸尽；视息才举，魂魄久游。高祖圣敬时乘，迁居改作，日转云移，风行电扫。辮发之渠，非逃则附；卉服之长，琛赆继入。犹以侍子不至，取乱乘机，五牛一指，六师骋路，馘其武臣骁帅，倾其汤池石城。向使时无谷塘之祸，民无鼎湖之思；北可焚穹庐，收服匿，削引弓之左衽，苑龙荒以牧马；南则翼{圭}毳，变水处之文身，化为言于人俗矣。寻以寿春内款，华阳稽服，蕞彼江阴，忧于系颈。肃宗以冲年践祚，俄则母后当阳，务崇宽政，取和朝野，置荒遐于度外，譬蛮夷于鸡肋。面黠狄沦胥，种落离贰，虏帅飘然，穷而归我，矜其眼目，愍厥颠亡，反之于故庭，复之以保塞。

魏道将亏，祸出权幸，事僻于中，民惊于外，疆场崩腾，藩篱倾骇，阴朔委命之伦，云蒸雾合。上失其道，下极其难，政乱如风草，师亡犹弹丸，十数年间，中区殄悴。而江湄巨狡，窥觐上国，蛇虺肆毒，窃我边鄙。氈裘相率，马首南向，白山、_彡垒水，狐鼠群游。魏德虽衰天命未改，援坠扶危，齐武电发，屈身宰世，大济横流。和戎略远，用谋急病，輶轩四指，喻以德音。尔乃舟车接次，驼驴衔尾，烽柝不警，尉候空设。而水乡大猾，好利忘信，纳我逋叛，共为举斧，遂有寒山之战，涡

阳。阙二字

纠合伦楚，覆其巢穴，衍以喂卒，网实鸩死。獯虜那环，寻亦殄殪。

自二百许年，僭盗多矣，天道人事，卒有归焉，犹众星环于斗极，百川之赴溟海。今总其僭伪，列于国籍，俾后之好事，智僭盗之终始焉。

匈奴刘聪，字玄明，一名载，冒顿之后也。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，故其子孙以母姓为氏。祖豹，为左贤王。及魏分匈奴之众为五部，以豹为左部帅。豹虽分属五部，然皆家于晋阳汾涧之滨。

父渊，形容伟壮，膂力过人。晋初为任子，在洛阳。豹卒，渊代之。后改帅为都尉，以渊为北部都尉。杨骏辅政，以渊为建威将军、五部大都督，封汉光乡侯。后坐部民叛出塞，免官，永宁初，成都王颖表渊行宁朔将军，监五部军事。

及齐王冏、长沙王义与颖等自相诛灭，北部都督刘宣等窃议反叛，谋推渊为大单于。时渊在鄴，乃使呼延攸以此谋告之。渊请归会葬，颖不许。颖为皇太弟，以渊为太弟屯骑校尉。晋惠帝之伐颖也，以渊为辅国将军、都督北城守事。及惠帝败，以渊为冠军将军，封卢奴伯。既而并州刺史司马腾、幽州刺史王浚，起兵伐颖，颖师战败。渊谓颖曰：“今二镇跋扈，众逾十万，恐非宿卫及近郡士民所能御之。渊当为殿下还说五部，鸠合义众，以赴国难。”颖悦，拜渊为北单于，参丞相军事。

渊至左国城，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，二旬之间，众便五万，都于离石。渊谓宣等曰：“帝王岂有常哉，当上为汉高，下为魏武。然晋人未必同我，汉有天下世长，恩德结于民心，吾又汉氏之甥，约为兄弟，兄亡弟绍，不亦可乎？今且可称汉，追尊后主，以怀民望。”乃迁左国城，自称汉王，置百官，年号

元熙，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。攻击郡县。

桓帝十一年，晋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，桓帝亲率万骑救腾，斩渊将纂母豚，渊南走蒲子。语在《序纪》。

晋光熙元年，渊进据河东，克平阳、蒲坂，遂都平阳。晋永嘉二年，渊称帝，年号永凤。后汾水中得玉玺，文曰：“有新保之”，盖王莽之玺也。得者因增“渊海光”三字而献之，渊以为己瑞，号年为河瑞。以聪为大司马、大单于、录尚书事，置单环境台于平阳西。渊死，子和僭立。聪即和第四弟也，杀和而自立。

聪猿臂善射，弯弓三百斤。晋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，任以郡事。举良将，为骁骑别部司马。齐王冏以为国中尉。出为左部司马，寻迁右部尉。太宰、河间王颙表为赤沙中郎将。以渊在鄴，惧为成都王颖所害，亡奔颖，颖甚悦，拜右积弩将军，参前锋战事。随还左国。渊称大号，拜大司马，封楚王。及僭位，年号光兴。聪遣王弥、刘曜攻陷洛阳，执晋怀帝，改年为嘉平。

聪于是骄奢淫暴，杀戮无已，诛翦公卿，旬日相继。纳其太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，又纳殷孙女四人为贵人，六刘之宠，倾于后宫。聪希复出外，事皆中黄门纳奏，左贵嫔决之。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以鱼蟹不供，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营作迟晚，并斩于东市。聪游猎无度，晨出暮归，观鱼于汾，以烛继昼。其弟乂及子粲輿棣切谏，聪怒曰：“吾岂桀纣幽厉乎，而汝等生来哭人也！”

先是，刘琨来告难，穆帝亲率大众，令长子六修击粲等，大破之。语在《序纪》。

聪与群臣饮宴，逼晋帝行酒。晋光禄大夫庾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，于是害晋帝，诛珉等。改嘉平为建元。平阳地震，聪

崇明观陷为池，水赤如血，赤气至天，有赤龙奋迅而去。流星起于牵牛，入紫微，龙形委蛇，其光照地，落于平阳北十里。视之则肉，长三十步，广二十七步，臭达于平阳。肉帝常有哭声，昼夜不止。聪恶之。刘后产一蛇一虎，各害人而走，寻之不得，须之见在陨肉之旁。

聪遣刘曜攻陷长安，执晋愍帝，改建元为麟嘉。其武库陷，入地一丈五尺。聪自去冬至是，遂不受朝贺，立市于后庭，与宫人宴戏，积日不醒。立上皇后樊氏，樊氏是聪张后之侍婢也。时称后者四人，佩皇后玺绶者七人。阿谀日进，货贿公行，后宫赏赐，动至千万。有豕著进贤冠，犬冠武弁带绶，并升聪座，俄而斗死，宿卫之人无见入者。平文二年，聪死。

子粲，袭位，号年汉昌。粲荒耽酒色，游荡后庭，军国之事，决于大将军靳准。准勒兵诛粲，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杀之。准自号汉王，置百官。寻为靳明所杀，众降渊族子曜。

曜，字永明。少孤，见养于渊。颇知书计，志性不恆。拳勇有膂力，铁厚一寸，射而洞之。坐事当诛，亡匿朝鲜，客为县卒，会赦得还。聪之末年，位至相国，镇长安。靳准之诛粲也，曜来赴之，次于赤壁。遂僭尊号，改年光初。靳明既降于曜，曜还都长安，自称大赵。

曜西通张骏，南服仇池，穷兵极武，无复宁岁。又发六百万功，营其父及妻二冢，下洞三泉，上崇百尺，积石为基，周回二里，发掘古冢以千百数，迫督役徒，继以脂烛，百姓嗥哭，盈于道路。又更增九十尺。冢前石人有声言“慎”。封其子胤为南阳王，以汉阳十三郡为国。立单于台于渭城，置左右贤王已下，皆以杂种为之。曜得黑兔，改年为太和。

石虎伐曜，曜击破之，遂攻石生于洛阳。曜不抚士众，专与嬖臣饮博，左右或谏，曜怒斩之。石勒进据石门，曜甫知之，

解金墉之围，陈于洛西，将与勒战。至西阳门，麾军就，平师遂大溃。曜坠于冰，为石勒将石堪所擒，勒囚之襄国，寻杀之烈帝。元年，曜子毗率百官弃长安西走秦州。寻为石勒所灭。

羯胡石勒，字世龙，小字匐勒。其先匈奴别部，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，因号羯胡。祖邪奔于，父周曷朱，一字乞翼加，并为部落小帅。周曷朱性凶粗，不为群胡所附。勒壮健，有胆略，好骑射，周曷朱每使代己督摄部胡，部胡爱信之。

并州刺史司马腾执诸胡，于山东卖充军实，两胡一枷，勒亦在中。至平原，卖与师氏为奴。师家邻于马牧，勒与牧帅汲桑往来相托，遂招集王阳、夔安、支雄、冀保、吴豫、刘膺、姚豹、逮明、郭敖、刘征、刘实、张噎、乎延莫、郭黑略、张越、孔豚、赵鹿、支屈六等，东如赤龙、騶驥诸苑，乘苑马还掠缯宝以赂汲桑。成都王颖之废也，颖故将阳平人公师藩等自称将军，起兵赵魏，众至数万，勒与汲桑率牧人，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。于是桑始命勒以石为姓，以勒为名。藩拜为前队督。藩战败身死，勒与汲桑亡潜苑中。颖之将如河北也，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，率牧人劫掠郡县系囚，合军以应之，屯于平石。桑自号大将军，进军攻鄴，以勒为前锋都尉。攻鄴，克之。寻为晋将苟晞所败。

勒往从刘渊，拜为辅汉将军、平晋王。刘聪立，以勒为征东大将军、并州刺史、汲郡公。刘粲攻洛阳，勒留长史刁膺统步卒九万，徙輜重于重门，率轻骑二万会粲于太阳，大败晋监军裴邈于浞池，遂至洛川。勒出成皋，围晋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，为赞所败。屯文石津，将北攻晋幽州刺史王浚。会浚将王甲始率辽西鲜卑万余骑败刘聪安北大将军赵固于津北，勒乃烧船弃营，引军向柏门，迎重门輜重，合于石门而济。南攻晋豫州刺史冯嵩于陈郡，不克，进攻襄城太守崔广于繁昌，斩之。

先是，雍州流民王如、侯脱、严寔等，起兵江淮间，受刘渊官位。闻勒之来也，惧，遣众一万拒于襄城，勒击败之，尽俘其众。勒至南阳，屯于宛之北山。王如遣使通好。勒进攻宛，克之，斩侯脱，降严寔，尽并其众。南至襄阳，攻克江西三十余垒，有据江汉之志。勒右长史张宾以为不可，引军而北。

晋太傅、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勒。越薨于军，军人推太尉王衍为主，率众而东。勒追击，破之于苦县。勒分骑围而射之，相登如山，杀王衍及晋襄阳王范等十余万人。越世子毗闻越薨，出自洛阳，从者倾城。勒逆毗于洧仓，破之，执毗及晋宗室二十六王并诸卿士，皆杀之。与王弥、刘曜攻陷洛阳，归功弥曜。遂出 不辕，执晋大将军苟晞于蒙城，以为左司马。刘聪授勒镇军大将军、幽州牧，领并州刺史。用张宾之计，自当南葛陂北都襄国。袭幽州，擒王浚，杀之。刘聪加勒河东伯，得专征伐，封拜刺史、将军、守宰、列侯，岁尽集上。

及刘粲为勒准所杀，勒率众赴平阳。曜称尊号，授勒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加九锡，增封十郡，并前十三郡，进为赵公。勒至平阳，靳明出与勒战，勒大破之，遣兼左长史王修、主簿刘茂献捷于曜。明率平阳之众奔曜，曜西如粟邑。勒焚平阳宫室，置戍而归，徙浑仪乐器于襄国。曜遣使授勒太宰，领大将军；进爵赵王，增封七郡，并前二十郡；出入警蹕，冕十有二旒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如魏武辅汉故事。王修舍人曹平乐留仕曜朝，言于曜曰：“大司马遣修等来，外表至虔，内觐强弱。”曜实残弊，惧修宣之，大怒，追还策命而斩王修。刘茂逃归，言修死状。勒大怒，诛曹平乐父兄，夷其三族。又知追亭太宰、赵王之授，怒曰：“帝王之起，复何常也？赵王、赵帝，孤自取之，名号大小，岂尔所节乎！”勒乃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

大单于、赵王，以二十四郡为赵国，号为赵元克年，平文三年也。

勒遣使求和，请为兄弟，斩其使以绝之。自是朝会，常僭天子礼乐，以飨群臣。烈帝元年，勒又遣使求和，帝许之。

二年，勒僭称皇帝，置百官，年号建平。虽都襄国，又营鄴宫，作者数十万从，兼以昼夜。五年，勒死，子大雅僭立。

大雅，名犯显祖庙讳。大雅立，号年延熙。石虎废大雅为海阳王而僭立，寻杀之。

虎，字季龙，勒之从子也。祖曰匐邪，父曰寇觅。寇觅有七子，虎第四。勒父幼而子之，故或谓之为勒弟也。晋永兴中，与勒相失。永嘉五年，刘琨送勒母王氏及虎于葛陂，时年十七矣。性残忍，游猎无度，能左右射，好以弹弹人，军中甚患之。勒白母曰：“此儿凶暴无赖，使军人杀之，声名可惜，宜自除也。”王曰：“快牛为犊子时，多能破车。为复小忍，勿却之。”至年十八，身長七尺五寸，弓马迅捷，勇冠当时。将佐亲戚，莫不敬惮，勒深嘉之。而酷害过差，军中有壮健与己齐者，因猎戏谑，辄杀之。至于降城陷垒，不复断别善恶，坑斩士女，鲜有遗类。御众严整，莫敢犯者，指授攻讨，所向无前。故勒宠信弥隆，仗以专征之任。

刘聪以虎为魏郡太守，镇鄴三台；又封繁阳侯，食邑三千户。勒为赵王，以虎为车骑将军，加侍中、开府，进封中山公。勒称尊号，为太尉、守尚书令，封中山王，食邑万户。

勒死，虎擅诛右光禄大夫程遐、中书令徐光，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宫，直卫文武皆奔散。大雅大惧，自陈弱劣，让位于虎。虎曰：“若其不堪，天下自当有大义，何足豫论。”遂逼立之。虎自为丞相、魏王。虎以勒文武旧臣，皆补丞相闲任，其府僚旧昵，悉居台省禁要。改勒太子宫曰崇训宫，徙勒妻刘氏已下

居之，简其美淑及车马服御，皆归虎第。刘氏谓其彭城王石堪曰：“丞相便相凌蹈，恐国祚之灭不复久矣。真可谓养虎自残者也。王将何以图之？”堪曰：“先帝旧臣，皆以斥外，众旅不复由人，宫殿之中，亡所厝计。臣请出奔兖州，据廩丘，扶南阳王恢为盟主，宣太后诏于诸牧守、征镇，令各率义兵财讨恶逆，蔑不济也。”刘氏然之。既而，堪计不果，虎灸而杀之，又杀刘氏。石生先镇长安，石朗镇洛阳，并起兵讨虎，为虎所灭。

虎遂自立为大赵王，号年建武，自襄国徙居于鄴。乃杀大雅及其母程氏，并大雅诸弟。初，虎衣衮冕，将祀南郊，照镜无首，大恐怖，不敢称皇帝，乃自贬为王。使其太子邃省可尚书奏事，唯选牧守、祀郊庙、征伐、刑断，乃亲览之。虎又改称大赵天王。邃以事呈之，恚曰：“此小事，何足呈也！”时有所问，复怒曰：“何以不呈！”诘责杖捶，月至再三。邃甚愠恨，私谓中庶子李颜等曰：“官家难称，吾欲行冒顿之事，卿从我乎？”颜等状不敢对。虎闻而大怒，杀邃及其男女二十六人，一棺埋之，诛其宫臣支党二百余人。立次子宣为太子。

虎于鄴起台四十余所，营长安、洛阳二宫，作者四十余万人。又欲自鄴起阁道，至于襄国。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，并朔、秦、雍严西讨之资，青、冀、幽州三五发卒。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。扰役黎元，民庶失业，得农桑者十室而三。船夫十七万人，为水所没，为虎所害，三分而一。课责征士，五人车一乘、牛二头、米各十五斛、绢十匹。诸役调有不办者，皆以斩论。穷民率多鬻子以充军制，而犹不足者，乃自经于道路。死者相望，犹求发无己。太武殿成，图画忠臣、孝子、烈士、贞女，皆变为胡状，头缩入肩。虎大恶之。

遣司虞中郎将贾霸率工匠四千，于东平冈山造猎车千乘，

轭长三丈，高一丈八尺，置高一丈七尺；格虎车四十乘，立行楼二层于其上。南至荥阳，东极阳都，使御史监司。其中禽兽，民有犯者罪至大辟。御史因之，擅作威福，民有美女、好牛马，求之不得，便诬以犯兽论，民死者相继，海岱、河济之间，民无宁志矣。又发民牛二万余头，配朔州牧官。增内官二十四等，东宫十二等，诸公侯七十余国，皆为置女官九等。先是，大发民女二十已下、十三已上三万余人，为三等之第，以分配之。郡县有希旨，务于美淑，夺人妇者九千余人。民妻有美色，豪势因而胁之，率多自杀。太子、诸公私令采发者，亦垂一万。

建国九年，虎遣使朝贡。

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韬递日省可尚书奏事。宣恶韬侔己，谓嬖人杨柯、牟成等曰：“汝等杀韬，吾入西宫，当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。韬既死，上必亲临，因行大事，亡不济矣。”柯等许诺，乃夜入韬第而杀之。虎将出临韬丧，其司空李农谏，乃止。翌日，有人告之，虎大怒，以铁钗穿宣额而锁之，作数斗木槽，和以羹饭，以猪狗法食之。取害韬刀仗，舐其上血，号叫之声，震动宫殿。积柴城北，树标其上，标末置鹿卢，穿之以绳。送宣于标所，使韬所亲宦者郝雅、刘灵拔其发，抽其舌，以绳贯其额，鹿绞上之。刘霸断其手足，斫眼溃腹，如韬之伤。四面纵火，烟焰际天，虎从昭仪已下数千人，登中台以观之。火灭，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。杀其妻子二十九人，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。宦者五十人，皆车裂、节解，弃之漳水。洿其东宫，以养猪牛。

十二年，虎自称皇帝，号年太宁。

虎死，少子世僭立。虎养孙闵杀世，以世兄遵为主。遵以闵为大将军辅政。遵立七日，大风、雷震、昼昏，火水俱下，灾其太武殿，延及宫内府库，至于闾阖门。火月余乃灭。

遵兄鉴，又杀遵而自立，号年青龙。鉴弟苞与胡张才、孙伏都等谋杀闵，不克而死。自凤阳门至琨华殿，积尸如丘，流血成池。闵知胡人不为己用，乃闭鄴城四门，尽杀诸胡，晋人貌似胡者多亦滥死。闵乃杀鉴而自立，尽灭石氏。闵本姓冉，乃复其姓自称大魏，号年永兴。寻为慕容俊所擒。

铁弗刘虎，南单于之苗裔，左贤王去卑之孙，北部帅刘猛之从子，居于新兴虑廆之北。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“铁弗”，因以为号。猛死，子副仑来奔。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。诰升爰一名训兜。诰升爰死，虎代焉。虎一名乌路孤。始臣附于国，自以众落稍多，举兵外叛。平文与晋并州刺史刘琨共讨之，虎走据朔方，归附刘聪，聪以虎宗室，拜安北将军、监鲜卑诸军事、丁零中郎将。复渡河侵西部，平文逆击，大破之，虎退走出塞。昭成初，虎又寇西部，帝遣军逆讨，又大破之。虎死，子务桓代领部落，遣使归顺。

务桓，一名豹子。招集种落，为诸部雄。潜通石虎，虎拜为平北将军、左贤王。

务桓死，弟阼陋头代立。密谋反叛，语在《序纪》。后务桓子悉勿祈逐阼陋头而自立。悉勿祈死，弟卫辰代立。

卫辰，务桓之第三子也。既立之后，遣子朝献，昭成以女妻卫辰。卫辰潜通苻坚，坚以为左贤王。遣使请坚，求田内地，春来秋云，坚许之。后掠坚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坚，坚让归之。乃背坚，专心归国，举兵伐坚，坚遣其建节将军邓羌讨擒之。

坚自至朔方，以卫辰为夏阳公，统其部落。卫辰以坚还复其国，复附于坚，虽于国贡使不绝，而诚敬有乖。帝讨卫辰，大破之，收其部落十六七焉。卫辰奔苻坚，坚送还朔方，遣兵戍之。昭成末，卫辰导苻坚来寇南境，王师败绩。坚遂分国民

为二部，自河以西属之卫辰，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。语在《燕凤传》。坚后以卫辰为西单于，督摄河西杂类，屯代来城。

慕容永之据长子，拜卫辰使持节、都督河西诸军事、大将军、朔州牧，居朔方。姚萇亦遣使结好，拜卫辰使持节、都督北朔杂夷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河西王、幽州牧。累为寇害。

登国中，卫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，其众八九万，太祖军五六千人，为其所围。太子乃以车为方营，并战并前，大破之于铁岐山南，直力鞬单骑而走，获牛羊二十余万。乘胜追之，自五原金津南渡，迳入其国，居民骇乱，部落奔溃，遂至卫辰所居悦跋城。卫辰父子惊遁，乃分遣诸将轻骑追之。陈留公元虔南至白盐池，虏卫辰家属；将军伊谓至木根山，擒直力鞬，尽并其众。卫辰单骑遁走，为其部下所杀，传首行宫，获马牛羊四百余万头。先是，河水赤如血，卫辰恶之，及卫辰之亡，诛其族类，并投之于河。卫辰第三子屈子，亡奔薛干部帅太悉伏。

屈子，本名勃勃，太宗改其名曰屈子，屈子者，卑下也。太悉伏送之姚兴，兴高平公破多罗没弈于妻之以女。屈子身长八尺五寸，兴见而奇之，拜骁骑将军，加奉军都尉，常参军国大议，宠遇逾于勋旧。兴弟济南公邕言于兴曰：“屈子天性不仁，难以亲育，宠之太甚，臣窃惑之。”兴曰：“屈子有济世之才，吾方收其艺用，与之共平天下，有何不可？”乃以屈子为安远将军，封阳川侯，使助没弈于镇高平，议以义城、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，以候边隙。邕固谏以为不可，兴曰：“卿何以知其气性？”邕曰：“屈子奉上慢，御众残，贪暴无亲，轻为去就，宠之逾分，终为边害。”兴乃止，以屈子为持节、安北将军、五原公，配以三交五部鲜卑二万余落，镇朔方。

太祖末，屈子袭杀没弈于而并其众，僭称大夏天王，号年龙升，置百官。兴乃悔之。屈子耻姓铁弗，遂改为赫连氏，自云徽赫与天连；又号其支庶为铁伐氏，云其宗族刚锐如铁，皆堪伐人。

刘裕攻长安，屈子闻而喜曰：“姚泓岂能拒裕，裕必灭之。待裕去后，吾取之如拾遗耳。”于是秣马厉兵，休养士卒。及裕擒泓，留子义真守长安，屈子伐之，大破义真，积人头为京观，号曰“髑髅台”。遂僭称皇帝于灊上，号年为昌武，定都统万。勒铭城南，颂其功德。以长安为南都。

性骄虐，视民如草芥。蒸土以筑都城，铁锥刺入一寸，即杀作人而并筑之。所造兵器，匠呈必死，射甲不入即斩弓人，如其入也便斩铠匠，凡杀工匠数千人。常居城上，置弓箭于侧，有所嫌忿，手自杀之。群臣忤视者，凿其目；笑者，决其脣；谏者，谓之诽谤，先截其舌，而后斩之。

议废其长子瓚，瓚，自长安起兵攻屈子，屈子中子太原公昌破瓚，杀之。屈子以昌为太子。始光二年，屈子死，昌僭立。

昌，字还国，一名折，屈子之第三子也。既僭位，改年永光。世祖闻屈子死，诸子相攻，关中大乱，于是西伐。乃以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。时冬至之日，昌方宴飧，王师奄到，上下惊扰。四驾次于黑水，去城三十余里，昌乃出战。世祖驰往击之，昌退走入城，未及闭门，军士乘胜入其西宫，焚其西门。夜宿城北。明日，分军四出，略居民，杀获数万，生口牛马十数万，徙万余家而还。

后昌遣弟定与司空奚斤相持于长安，世祖乘虚西伐，济君子津，轻骑三万，倍道兼行。群臣咸谏曰：“统万城坚，非十日可拔，今轻军讨之，进不可克，退无所资，不若步军攻具，

一时俱往。”世祖曰：“夫用兵之术，攻城最下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如其攻具一时俱往，贼必惧而坚守，若攻不时拔，则食尽兵疲，外无所掠，非上策也。朕以轻骑至其城下，彼先闻有步军而徒见骑至，必当心闲，朕且羸师以诱之，若得一战，擒之必矣。所以然者，军士去家二千里，复有黄河之难，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。以是决战则有余，攻城则不足。”遂行。次于黑水，分军伏于深谷，而以少众至其城下。

昌将狄子玉来降，说：“昌使人追其弟定，定曰：‘城既坚峻，未可攻拔，待擒斤等，然后徐往，内外击之，何有不济。’昌以为然。”世祖恶之，退军城北，示昌以弱。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骑五千，西掠居民。会军士负罪，亡入昌城，言官军粮尽，士卒食菜，輜重在后，步兵未至，击之为便。昌信其言，引众出城，步骑三万。司徒长孙翰等言：“昌步陈难陷，宜避其锋，且纵步兵，一时奋击。”世祖曰：“不然。远来求贼，恐其不出，今避而不击，彼奋我弱，非计也。”遂收军伪北，引而疲之。昌以为退，鼓噪而前，舒陈为翼。行五六里，世祖冲之，贼陈不动，稍复前行。会有风起，方术宦者赵倪劝世祖更待后日，崔浩叱之。世祖乃分骑为左右以掩之。世祖坠马，贼已逼接，世祖腾马，刺杀其尚书斛黎，又杀骑贼十人，流矢中掌，奋击不辍。昌军大溃，不及入城，奔于上邽，遂克其城。

初，屈子性奢，好治宫室。城高十仞，其厚三十步，上广十步，宫墙五仞，其坚可以砺刀斧。台榭高大，飞阁相连，皆雕镂图画，被以绮绣，饰以丹青，穷极文采。世祖顾谓左右曰：“蕞尔小国，而用民如此，虽欲不亡，其中得乎？”

后侍御史安颉擒昌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师，舍之西宫门内，给以乘舆之副，又诏昌尚始平公主，假常忠将军、会

稽公，封为秦王。坐谋反，伏诛。

昌弟定，小字直獭。屈子之第五子，凶暴无赖。昌败，定奔于平凉，自称尊号改年胜光。定登阴槃山，望其本国，泣曰：“先帝以朕承大业者，岂有今日之事乎！使天假朕年，当与诸卿建季兴之业。”俄而有群狐百数鸣于其侧，定命射之，无所获。定恶之，曰：“此亦大不臧，咄咄天道，复何言哉！”与刘义隆连和，遥分河北，自恆山以东属义隆，恆山以西属定。遣其将寇麟城，始平公隗归讨破之。定又将数万人东击归。世祖亲率轻骑袭平凉，定救平凉，方陈自固。世祖四面围之，断其水草。定不得水，引众下原。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，众溃。定被创，单骑遁走，收其余众，乃西保上邽。神四年，为吐谷浑慕璿所袭，擒定，送京师，伏诛。

徒何慕容廆，字弈洛环，其本出于昌黎。曾祖莫护跋，魏初率诸部落入居辽西，从司马宣王讨平公孙渊，拜率义王，始建国于棘城之北。祖木延，从毋丘俭征高丽有功，加号左贤王。父涉归，以勋进拜鲜卑单于，迁邑辽东。涉归死，廆代领部落。以辽东僻远，徙于徒何之青山。穆帝之世，颇为东部之患，左贤王普根击走之，乃脩和亲。晋愍帝拜廆镇军将军，昌黎、辽东二国公。平文之末，廆复侵东部，击破之。王浚称制，以廆为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、前锋大都督、大单于。廆以非王命所授，拒之。廆死，子元真代立。

元真，小字万年，名犯恭宗庙讳。元真既袭，弟仁叛于辽东之平郭，与元真相攻，元真讨斩之。乃号年为元年，自称燕王，置官如魏武辅汉故事。石虎率众伐元真，元真击走之。建国二年，帝纳元真女为后。元真袭石虎，至于高阳，掠徙幽冀二州三万户而还。四年，元真遣使朝贡，城加龙城而都焉。元真征高丽，大破之，遂入丸都，掘高丽王钊父利墓，载其尸，

并其母妻、珍宝，掠男女五万余口，焚其宫室，毁丸都而归。刳单于遁走，后称臣于元真，乃归其父尸。又大破宇文，闾地千里，徙其部民五万余家于昌黎。元真死，子俊统任。

俊，字宣英。既袭位，号年为元年。闻石氏乱，乃砺甲严兵，将为进取之计。凿山除道，入自卢龙，克蓟城而都之。进克中山、常山，大破冉闵于魏昌廉台，擒之。闵太子叡固守鄴城，进师攻鄴，克之。建国十五年，俊僭称皇帝，置百官，号年元玺，国称大燕，郊祀天地。十六年，遣使朝贡。俊自蓟迁都于鄴，号年为光寿。俊死，子暉统任。

暉，字景茂，俊之第三子也。既僭立，号年建熙。暉政无纲纪，时人知其将灭。有神降于鄴，自称“湘女”，有声，与人相接，数日而去。僭晋将桓温率众伐暉。至于枋头，暉叔父垂击走之。垂有大功，暉不能赏，方欲杀之，垂怒，奔苻坚。坚遣将王猛伐鄴，擒暉，封新兴侯，后拜尚书。

太祖之七年，苻坚败于淮南，垂叛，攻苻丕于鄴。暉弟济北王泓，先为北地长史，闻垂攻鄴，亡奔关东，收诸马牧鲜卑，众至数千，还屯华阴。暉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。坚遣将军张永步骑五千击之。为泓所败。泓众遂盛，自称使持节、大都督、陕西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牧、济北王，推垂为丞相、都督陕东诸军事、领大司马、冀州牧、吴王。坚遣子钜鹿公叡伐泓。泓弟中山王冲，先为平阳太守，亦起兵河东，有众二万。泓大破叡军，斩叡。冲为坚将慕容冲所破，弃其步众，率鲜卑骑八千奔于泓军。泓众至十余万。遣使谓坚曰：“秦为无道，灭我社稷。今天诱其衷，秦师倾败，将欲兴复大燕。吴王已定关东。可速资备大驾，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，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，还返鄴都。与秦以虎牢为界，分王天下，永为邻好，不复为秦之患也。”坚怒责暉曰：“卿虽曰破灭，其实若

归，奈何因王师小败，猖悖若是！泓书如此，卿欲去者，朕当相资。”暉叩头流血，涕泣陈谢。坚久之曰：“此自三竖之罪，非卿之过。”复其位，待之如初。命暉以书招喻垂及泓、冲，使息兵还长安，恕其反叛之咎。而暉密遣使谓泓曰：“今秦数已终，社稷不轻，勉建大业。可以吴王为大将军，领司徒，承制封拜。听吾死问，汝例即尊位。”泓于是进向长安，年号燕兴。

泓谋臣高盖、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后冲，且持法苛峻，乃杀泓，立冲为皇太弟，承制行事，置百官。冲去长安二百里，坚遣子平原公暉拒之，冲大破暉军，进据阿房。初，坚之灭燕，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，有殊色，纳之，宠冠后庭。冲年十二，亦有龙阳之姿，坚又幸之。姊弟专宠，宫人莫进，长安歌之曰：“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。”咸惧为乱。王猛切谏，坚乃出冲。及其母卒，葬之以燕后之礼。长安又谣曰：“凤皇，凤皇，止阿房。”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乃蒔梧桐数十万株于阿房城，以待凤皇之至。冲小字凤皇，至是终为坚贼，入止阿城焉。

暉入见坚，稽首谢曰：“弟冲不识义方，孤背国恩，臣罪应万死。陛下垂天地之容，臣蒙更生之惠。臣二子昨婚，明当三日，愚欲暂屈銮驾，幸臣私第。”坚许之。暉出，术士王嘉曰：“椎芦作蓬蔕，不成文章；会天大雨，不得杀羊。”言暉将杀坚而不果也。坚与群臣莫之能解。是夜大雨，晨不果出。初，暉之遣诸弟起兵于外也，谋欲伏兵请坚杀之。时鲜卑在城者犹有千余人，暉令其帅悉罗腾、屈突铁侯等潜告之曰：“官今使吾外镇，听旧人悉随。可于某日会集某处。”鲜卑信之。北部人突贤之妹，为坚左将军奚冲小妻，贤与妹别，妹请冲留其兄。冲驰入白坚，坚大惊，召腾问之，腾具首服。乃诛暉父

子及其宗族，城内鲜卑无少长男女皆杀之。庾弟运，运孙永。

永，字叔明。暉既为苻坚所并，永徙于长安，家贫，夫妻常卖靴于市。及暉为坚所杀也，冲乃自称尊号，以永为小将。冲与左将军苟池大战于骊山，永力战有功，斩池等数千级。坚大怒，复遣领军将军杨定率左右精骑二千五百击冲，大败之，俘掠鲜卑万余而还，坚悉抗之。又败冲右仆射慕容宪于灊淦之间。定果勇善战，冲深惮之。纳永计，穿马埒以自固。迁永黄门郎。

冲毒暴关中，人民流散，道路断绝，千里无烟。及坚出如五将山，冲入长安，纵兵大掠，死者不可胜计。初，坚之末乱也，关中土燃，无火而烟气大起，方数十里，月余不灭。坚每临听讼观，令民有怨者，举烟于城北，观而录之。长安为之语曰：“欲得必存，当举烟。”关中谣曰：“长鞘马鞭击左股，太岁南行当复虏。”西人呼徒何为白虏。冲果据长安，乐之忘归，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，跨据山东，惮不敢进，课农筑室，为久安之计。众咸怨之。登国元年，冲左将军韩延因民之怨，杀冲，立冲将段随为燕王，改年昌平。冲之入长安，王嘉谓之曰：“凤皇，凤皇，何不高飞还故乡？无故在此取灭亡！”

冲败，其左仆射慕容恆与永潜谋，袭杀段随，立宜都王子凯为燕王，号年建明，率鲜卑男女三十余万口，乘輿服御，礼乐器物去长安而东，以求为武卫将军。恆弟护军将军韬阴有贰志，诱凯杀之于临晋。恆怒，去之。永与武卫将军刁云率众攻韬，韬遣司马宿勤黎逆战，永执而戮之。韬惧，出奔恆营。恆立慕容冲子望为帝，号年建平。众悉去望奔永，永执望杀之，立慕容泓之子忠为帝，改年建武。忠以永为太尉，守尚书令，封河东公。至闻嘉，知慕容垂称尊号，托以农要弗集，筑燕熙城以自固。刁云等又杀忠，推永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

雍秦梁凉四州牧、河东王，称藩于垂。永以苻丕至平阳，恐不能自固，乃遣使求丕假道还东。丕不许，率众讨永，永击走之，进据长子。永僭称帝，号年中兴。

垂攻丁零翟钊于滑台，钊求救于永，永谋于众。尚书郎勃海鲍遵曰：“徐观其弊，卞庄之举也。”中书侍郎太原张腾曰：“强弱势殊，何弊之有！不如救之，成鼎峙之势。可引兵趣中山，昼多疑兵，夜倍其火，彼必惧而还师。我冲其前，钊蹶其后，此天授之机，不可失也。”永不从。钊败降永，永以钊为车骑大将军、东郡王。岁余，谋杀永，永诛之。

垂遣其龙骧将军张崇攻永弟武乡公友于晋阳，永遣其尚书令刁云率众五万屯潞川。垂停鄴，月余不进，永乘诡道伐之，乃摄诸军还于太行轵关。垂进师，入自木井关，攻永从子征东将军小逸豆归、镇东将军王次多于台壁。永遣其从兄太尉大逸豆归救次多等，垂将平规击破之。永率众五万与垂战于台壁南，为垂所败，奔还长子，婴城固守。大逸豆归部将潜为内应，垂勒兵密进，永奔北门，为前驱所获，垂数而戮之，并斩永公卿已下刁云、大逸豆归等三十余人。永所统新旧民户，及服御、图书、器乐、珍宝，垂尽获之。

垂，字道明，元真第五子也。甚见宠爱，常目而谓诸弟曰：“此兒阔达好奇，终能破人家，或能成人家。”故名霸，字道业，恩遇逾于俊，故俊不能平之。及即王位，以垂坠马伤齿，改名为 ，外以慕却 为名，内实恶之。寻以讖记之文，乃去义，以垂为名焉。

年十三，为偏将，所在征伐，勇冠三军。俊平中原，垂为前锋，累战有大功。及僭尊号，拜黄门郎，出为安东、冀州牧，封吴王。以侍中、右禁将军。录留台事，镇龙城，大收东北之和。历位镇东、平州、征南大将军、荆兖二州牧、司隶校尉。

以军骑大将军败桓温于枋头，威名大震。不容于曜，西奔苻坚。坚甚重之，拜冠军将军，封宾都侯。

坚败于淮南，入于垂军。子宝劝垂杀之，垂以坚遇之厚也，不听。行至洛阳，请求拜墓，许之，遂起兵。攻苻丕于鄴，乃引漳水以灌之，不没者尺余。丁零翟斌怨垂，使人夜往决堰，水溃，故鄴不拔。垂称燕王，置百官，年号燕元。引师去鄴，开苻丕西归之路。丕固守鄴城，请援于司马昌明。垂怒曰：“苻丕，吾纵之不能去，方引南贼规固鄴都，不可置也。”乃复进师。丕乃弃鄴奔并州，垂以兄子鲁阳王和为南中郎将，镇鄴。垂定都中山。登国元年，垂僭称大位，号年为建兴。建宗庙社稷于中山，尽有幽、冀、平州之地。

垂遣使朝贡。三年，太祖遣九原公仪使于垂，垂又遣使朝贡。四年，太祖遣陈留公虔使于垂，又遣使朝贡。五年，又遣秦王觚使于垂，垂留觚不遣，遂绝行人。

垂议讨慕容永，太史令靳安言于垂曰：“彗星经尾箕之分，燕当有野死之王，不出五年，其国必亡，岁在鹑火，必克长子。”垂乃止。安出而谓人曰：“此众既并，终不能久。”安意盖知太祖之兴也，而不敢言。

先是，丁零翟辽叛垂，后遣使谢罪，垂不许，辽怒，遂自号大魏天王，有众数万，屯于滑台，与垂相击。辽死，子钊代之，及垂征克滑台，钊奔长子。垂议征长子，诸将咸谏，以永国未有衅，连岁征役，士卒疲惫，请待他年。垂将从之。垂弟司徒、范阳王德固劝垂征。垂曰：“司徒议与吾同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吾计决矣。且吾投老，叩囊底智足以克之，不复留逆贼以累子孙。”垂率步骑七万伐永，克之。

十年，垂遣其太子宝来寇。时太祖幸河南宫，乃进师临河，筑台告津，奋扬威武，连旌亘公河，东西千有余里。是时，陈

留公虔五万骑在河东，要山截谷六百余里，以绝其左；太原公仪十万骑在河北，以承其后；略阳公遵七万骑塞其南路。太祖遣捕福宝中山行人，一二尽擒，马步无脱。宝乃引船列兵，亦欲南渡。中流，大风卒起，漂宝船数十艘泊南岸，擒其将士三百余人。太祖悉赐衣服遣还。始宝之来，垂已有疾，自到五原，太祖断其行路，父子问绝。太祖乃诡其行人之辞，令临河告之曰：“汝父已死，何不遽还！”兄弟闻之，忧怖，以为信然。于是士卒骇动，往往间言，皆欲为变。初，宝至幽州，其所乘车轴，无故自折，占工靳安以为大凶，固劝令还，宝怒不从。至是问安，安对曰：“今天变人事，咎征已集，速去可免。”宝逾大恐。安退而告人曰：“今皆将死于他乡，尸骸委于草野，为乌鸟蝼蚁所食，不复见家矣。”

冬十月，宝烧船夜遁。是时，河冰未成，宝谓太祖不能渡，故不设斥候。十一月，天暴风寒，冰合。太祖进军济河，留辎重，简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，晨夜兼行，暮至参合陂西。宝在陂东，营于蟠羊山南水上。靳安言于宝曰：“今日西北风劲，是追军将至之应，宜设警备，兼行速去，不然必危。”宝乃使人防后。先步抚循，军无节度，将士莫为尽心，行十余里，便皆解鞍寝卧，不觉大军在近。前驱斥候，见宝军营，还告。其夜，太祖部分众军相援，诸将罗落东西，为犄角之势。约勒士卒，束马口，衔枚无声。昧爽，众军齐进，日出登山，下临其营。宝众晨将东引，顾见军至，遂惊扰奔走。太祖纵骑腾蹶，大破之，有马者皆蹶倒冰上，自相镇压，伤者万数。宝乃诸父兄弟，单马进散，仅以身免。于是宝军四五万人，一时放仗，斂手就羁矣。其遗进去者不过千余人。生擒其王公文武将吏数千，获宝宠妻及宫人，器甲、辎重、军资杂财十余万计。

垂复欲来寇，太史曰：“太白夕没西方，数日后见东方，

此为躁兵，先举者亡。”垂不从，凿山开道。至宝前败所，见积骸如丘，设祭吊之，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，声震山川。垂惭忿呕血，发病而还，死于上谷。宝僭立。

宝，字道祐，小字库勾，垂之第四子也。少而轻果，无志操，好人佞己。及为太子，砥砺自脩，朝士翕然称之，垂亦以为克保家业。垂妻段氏谓垂曰：“宝资质雍容，柔而不断，承平则为仁明之主，处难则非济世之雄。今托之以大业，未见克昌之美。辽西、高阳，兄之贤者，宜择一以树之。赵王麟，奸诈负气，常有轻宝之心，恐必难作。此自家事，宜深图之。”垂弗纳。宝闻之，深以为恨。宝既僭位，年号永康。遣麟逼其母段氏曰：“后常谓主上不能继守大统，今竟能不？宜早自裁，以全段氏。”段氏怒曰：“汝兄弟尚逼杀母，安能保社稷！吾岂惜死，念国灭不久耳。”遂自杀。宝议以后谏废嫡统，无母后之道，不宜成丧，群臣咸以为然。宝中书令睦邃执意抗言，宝从而止。

皇始元年，太祖南伐。及克信都，宝大惧。太祖军于栢肆，宝夜来犯营，太祖击破之。宝走还中山，率万余骑奔蓟。宝子清河王会，先守龙城，闻宝被围，率众赴难，逢宝于路。宝分夺其军，以授弟辽西王农等。会怒，袭农伤之。农弟高阳王隆，劝宝收会，不获。会勒兵攻宝，宝走龙城，会追围之。侍御郎高云袭败会，会奔中山。宝命云为子，封夕阳公。会至中山，为慕容普邻所杀。宝率众自龙城而南，将攻中山。众惮征，逃溃。宝还龙城，垂兰汗拒之，宝南走，奔蓟。汗遣使诱迎宝，宝杀之。将南奔叔父范阳王德，闻德称制，退潜辟阳。汗复遣迎宝。宝以汗垂之季舅，子盛又汗之婿也，必谓无二，乃还龙城。汗杀之，及子弟等百余人。汗自称大都督、大单于、昌黎王，号年青龙，以盛子婿，哀而宥之。

盛，字道运，宝之长子也。垂封为长乐公，历位散骑常侍、左将军。宝既僭立，进爵为王，拜征北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尚书左仆射。兰汗之杀宝也，以盛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。盛乃间汗兄弟，使相疑害。李旱、卫双、刘志、张真等，皆盛之旧昵，汗太子穆并引为腹心。盛要结旱等，因汗、穆等酒醉，夜袭杀之。僭尊号，改年为建平，又号年为长乐，盛改称庶民大王。盛以宝暗而不断，遂峻极威刑，纤介嫌忌，莫不裁之于未萌，防之于未兆。于是上下震局，人不自安，虽忠诚亲戚，亦金怀离贰。前将军段玘等，夜潜禁中，鼓噪攻盛。盛闻变起，率左右出战，众皆披溃。俄有一贼，暗中击盛，伤之。遂辇升殿，申约禁卫，召叔父河间公熙属之，未至而盛死。

熙，字道文，小字长生，垂之少子也。群臣与盛伯母丁氏议，以其家多难，宜立长君，遂废盛子定，迎熙而立之。熙立，杀定，年号光始。筑龙腾苑，广袤十余里，役徒二万人。起景云山于苑内，基广五百步，高十七丈。又起逍遥宫、甘露殿，连房数百，观阁相交。凿天河渠，引水入宫。又为妻苻氏凿曲光海、清凉池，季夏盛暑，不得休息，渴死者太半。熙游于城南，止大柳树下，若有人呼曰：“大王且止。”熙恶之，伐其树，下有蛇长丈余。熙尽杀宝诸子，改年为建始。又为其妻起承华殿，负土于北门，土与谷同价。典军杜静，载棺诣阙，上书极谏。熙大怒，斩之。熙妻尝季夏思冻鱼鲙，仲冬须生地黄，皆有司切责，不得，加之以大辟，其虐也如此。及苻氏死，熙拥其尸而抚之，曰：“体已就冷，命遂断矣。”于是僵仆绝息，久而乃苏，悲号擗踊，斩衰食粥。大敛之后，复启而交接。制百官哭临，沙门素服，令有司案检，有泪者为忠孝，无泪者罪之。于是群臣震惧，莫不含辛以为泪焉。及葬，熙被发徒跣步从。轺车高大，毁城门而出，长老相谓曰：“慕容氏自毁其

门，将不入矣。”中卫将军冯跋兄弟闭门拒熙，执而杀之。立夕阳公云为主。

云，宝之养子。复姓高氏，年号正始。跋又杀云自立。云之立也，熙幽州刺史、上庸公慕容懿以辽西归降，太祖以懿为征东将军、平州牧、昌黎王。后坐反，伏诛。元真少子德。

德，字玄明，雅为兄垂所重。桓温之至枋头也，德与垂击走之。苻坚灭暕，以德为张掖太守。垂称尊号，封为范阳王，拜车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，寻迁司徒。宝既即位，以德镇鄴，后拜丞相。宝既东走，群僚劝德称尊号，德不从。皇始二年，既拔中山，太祖遣卫王仪攻鄴。德率户四万南走滑台，自称燕王，号年为燕元，置百官。德冠军将军苻广叛于乞活垒，德留兄子和守滑台，率众攻广，斩之。而和长史李辩杀和，以城来降。

德无所据，乃谋于众。其给事黄门侍郎张华劝德取彭城而据之。其尚书潘聪曰：“青齐沃壤，号曰‘东秦’。土方二千里，户余十万，四塞之固，负海之饶，可谓用武之国。宜攻取据之，以为关中、河内也。”德从之，引师克薛城，徐兗之民尽附之。以其南海王法为兗州刺史，镇梁父。进克莒城，以潘聪为徐州刺史，镇莒城。北伐广固，司马德宗幽州刺史辟闾浑闻德将至，徙民八千余户入广固，遣司马崔诞率千余人戍薄荀固，平原太守张豁屯柳泉。诞、豁皆承檄遣子降德。浑惧，携妻子北走，德追骑斩之。浑少子道秀自归，请与父俱死。德曰：“浑虽不忠，而子能孝，其特赦之。”德入都广固，僭称尊号，号年建平。

女水竭，德闻而恶之，因而寝疾。兄子超请祈女水，德曰：“人君之命，岂女水所知。”超固请，终不许。立超为太子。德死，超僭立。

超，字祖明，德兄北海王纳之子也。既僭位，号年太上。超青州刺史、北地王钟，兖州刺史、南海王法等，起兵叛超，超悉平之。超南郊，柴燎焰起，而烟不出。灵台令张光告人曰：“今火盛而烟灭，国其亡乎？”天赐五年，司马德宗将刘裕伐超。超将公孙五楼劝超拒之于大岷，超曰：“但令度岷，我以铁骑践之，此成擒也。”太尉、桂林王镇曰：“若如圣旨，必须平原用马，便宜出岷逆战，战而不胜，犹可退守，不宜纵敌，自贻寇逼。臣以为天时不如地利，拒之大岷，策之上也。”超不从。出而告人曰：“主上酷似刘璋。今年国灭，吾必死之。”超收镇下狱。裕入大岷，超拒之于临朐，乃赦镇而谢之。超战于临朐，为裕所败，退还广固。裕遂围之。广固鬼夜哭，有流星长十余丈，陨于广固。城溃，裕执超，送建康市斩之。

临渭氏苻健，字建业，本出略阳临渭。祖怀归，为部落小帅。父洪，字广世。洪之生也，陇右霖雨，百姓苦之。时有谣曰：“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”故名之曰洪。年十二而父死，为部帅。群氏推以为盟主。刘曜拜洪为宁西将军、率义侯，徙之高陆，进为氏王。石虎平秦陇，表石勒拜冠军将军、泾阳伯，又徙之枋头。迁光烈将军，进爵为侯，稍迁冠军大将军，进封西平公。讨平梁犊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略阳公。冉闵之乱，秦雍徙民西归，凭洪为主，众至十余万，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三秦王。既而为其将麻秋所鸩，临死，谓健曰：“关中周汉旧都，形胜之国，进可以一同天下，退不失保全秦雍，吾死之后，便可鼓行而西。”健从之。

健，初名黑，字世建，又避石虎外祖张黑之名，故改焉。健便弓马，善于事人，石虎深爱之，历位翼军校尉、镇军将军。

时京兆杜洪窃据长安，关中雄俊皆应之。健密图关中，惧洪之知也，乃缮宫室于枋头，课民种麦，示无西意。既而自称

征西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尽众西行。至盟津，起浮桥以济，遣弟辅国将军雄率步骑五千入自潼关，兄子扬武将军菁率众七千自轹关入河东。势菁手曰：“若事不捷，汝死河北，我死河南，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济讫，焚桥；自统大众，继雄而进。杜洪遣将军张光逆健于潼关，雄击破之。洪尽召关中之众以拒健，健闻而筮之，遇《泰》之《临》。健曰：“小往大来，吉亨。昔往东而小，今还西而大，吉孰大焉。诸君知不？此则汉祖屠秦之机也。”健长驱至长安，杜洪奔司竹，健遂入都。

建国十四年，乃僭称天王，号年皇始，国号大秦，置百官。健寻自称皇帝。桓温率众伐长安，次于灊上。健弟雄击温，破之，温乃引众东走。健遣其太子苌追温，比至潼关，九败之，苌亦为流矢所中死。关中大饥，蝗虫生于华泽，西至陇山，百草皆尽，牛马至相啖毛，虎狼食人，行路断绝。十八年，健死，子生僭立。

生，字长生，健之第三子也。幼而粗暴，昏酒无赖，祖洪甚恶之。生无一目，年七岁，洪戏之，问侍者曰：“吾闻瞎儿一泪，信乎？”侍者曰“然”。生怒，引佩刀自刺出血，曰：“此亦一泪也！”洪惊，鞭之，生曰：“性耐刀槊，不堪鞭捶。”洪曰：“汝为尔不已，吾将以汝为奴。”生曰：“可不如石勒也。”洪惧，跣而掩其口。谓健曰：“此儿狂悖，宜早除之，不然，长大必破人家。”健将杀之，雄止之曰：“儿长成自当修改，何至使如此。”健乃止。及长，力举千钧，雄勇好杀，手格猛兽，走及奔马，击刺骑射，冠绝一时。初，健之长子死，生母强氏意在少子柳，健以讖有“三羊五眼”之言，故立之。

生既僭立，号年寿光。虽在谅暗，游饮自若。弯弓露刃，以见朝臣，锤钳锯凿，备置左右。在位未几，后妃公卿，下至仆隶，杀五百余人。朝飨群臣，酣饮奏乐，生亲歌以和之。命

其尚书令辛牢行酒，既而生怒曰：“何不强酒，犹有坐者！”引弓射牢而杀之。于是百僚大惧，无不引满，污服失冠，生以为乐。长安大风，或称贼至，宫门昼闭，五日乃止。生推告贼者，剖出心胃。生舅强平切谏，生凿其顶而杀之。虎狼大暴，从潼关至于长安，昼则断道，夜则发屋，不食六畜，专以害人。自其元年秋，至于二年夏，虎杀七百余人，民废农桑，内外忧惧。其官奏请禳灾，生曰：“野兽饥则食人，饱当自止，终不累年为患也。天将助吾行诛，以施刑教，但勿犯罪，何为怨天。”生如阿房，遇人共妹行者，逼令为淫，固执弗从，生怒杀之。其尚书仆射贾玄石，形貌美伟，生与妻楼上望见玄石在庭中，妻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生曰：“汝欲得也。”乃诛玄石。生尝夜食枣过多，至旦病，使太医程延诊脉，延曰：“陛下食枣多，无他疾也。”生曰：“嘻，汝非圣人，焉知吾食枣？”乃杀之。常从輿上溲便，辇者谓之天雨。生既眇其目，所讳者不足、不具、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，皆不得道，左右忤旨而死者，不可胜纪。太白犯东井，其臣奏曰：“东井，秦也，太白罚星，必有暴兵起于京师。”生曰：“星入井者，必将渴耳，何所怪乎？”初，生梦大鱼食蒲，又长安谣曰：“东海大鱼化为龙，男便为王女为公。问在何所，洛门东。”是月，生以谣梦之故，诛太师鱼遵父子一十八人。东海，苻坚封也，时为龙骧将军，宅在洛门之东。又谣曰：“百里望空城，郁郁何青青。瞎人不知法，仰不见天星。”于是悉坏诸空城以禳之。“法”，是苻法也。

生耽湎于酒，无复昼夜。其臣朝谒，漏尽请见，生曰：“日知尽乎？须待饮讫。”因醉问左右曰：“吾统天下已来，汝等何所闻乎？”或对曰：“圣明宰世，子育百姓，罚必有罪，赏必有功，天下唯歌太平，未闻有怨。”生曰：“汝媚吾也。”

“引而斩之。他日，又问，或对曰：‘陛下刑罚微过。”生曰：“汝谤吾也。”亦杀之。使宫人与男女裸交于殿前，引群臣临而观之。或生剥牛羊驴马，活鰼鸡豚鹅鸭，数十为群，放之殿下。剥人面皮，令其歌舞。勋旧亲戚，杀害略尽，王公在者以疾告归，得度一日如过十年。至于截脰剖胎、拉胁锯颈者，动有千数。生夜对待婢曰：“阿法兄弟，亦不可信，明当除之。”旦而侍婢以告，法与弟坚率壮士数百人入云龙门，宿卫者皆舍仗归坚。废生为越王，俄而杀之。

坚，字永固，一字文玉，雄第二子也。既杀苻生，以位让其兄清河王法，法固以推坚。于是去皇帝之号，僭称天王，号年永兴。以法为丞相、东海公，寻以疑忌杀之。改年为甘露，时建国二十二年也。坚从弟晋公柳反于蒲坂，魏公庾反于陕，燕公武反于安定，坚弟赵公双反于上邽，皆讨平之。慕容垂奔于坚，王猛劝坚杀之，坚不从。

三十八年，改为建元。坚遣使牛恬朝贡。使尚书令王猛伐鄴，坚亲率大众以继之。克鄴，擒慕容暉。坚使其右将军杨安攻克汉中，仍平蜀；又遣其武卫将军苟苌西伐凉州，降张天锡；遣其子长乐公丕攻克襄阳。坚观其史书，见母苟氏通李威之事，恚怒，乃焚其书。

坚南伐司马昌明，戎卒六十万，骑二十七万，前后千里，旗鼓相望。坚至项城，凉州兵始达咸阳，蜀汉之军，顺流而下，幽冀之众，至于彭城，东西万里，水陆齐进，运漕万艘，自河入石门，达于汝颖。坚弟阳平公融攻寿春，克之。融驰使白坚曰：“贼少易俘，但惧越逸，宜速进军。”坚大悦，舍大军于项城，轻骑八千，兼道赴之。坚与融登城，望昌明将谢石军，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，顾谓融曰：“此亦劲敌也，何谓少乎！”恍然有惧色。谢石欲战，苻融陈逼肥水，石遣使谓融

曰：“君若小退师，令将士周旋，仆与君公缓轡而观之，不亦美也？”融于是麾军却陈，欲因其济，覆而取之。军遂奔退，制之不可止。融马倒见杀，军遂大败。谢石乘胜追击，至于青冈，死者相枕。坚单骑遁还淮北。初，谣言曰：“坚不出项。君臣劝坚停项，为六军声镇，坚不从。诸军悉溃，唯其冠军慕容垂一军独全，坚以千余骑赴之。收集离散，比至洛阳，众十余万。”

行未及关，垂有贰志，说坚请巡抚燕代，并求拜墓，许之。垂遂杀坚骁骑将军石越、镇军将军毛当，引丁零之众攻坚子长乐公丕于鄴。慕容泓、冲起兵华泽，坚遣子叡、晖前后击泓，为泓所败。长安鬼夜哭三旬。冲又击杀坚将姜宇于灊上，遂屯阿房，进逼长安。坚登城观之，叹曰：“此虏何从而出？其强若斯！”大言责冲曰：“尔辈群奴，正可牧牛羊，何为送死！”冲曰：“奴则奴矣，既厌奴苦，取尔见代。”坚遣使送锦袍一领遗冲，使者称有诏：“古人兵交，使在其间。卿远来草创，得无劳乎？今送一袍，以明本怀。朕于卿恩分如何，而于一朝忽为此变？”冲命詹事答之，亦称皇太弟有令：“孤今心在天下，岂顾一袍小惠。苟能知命，便可君臣束手，早送皇帝。自当宽贷苻氏，以酬曩好，终不使既往之事，独美于前。”坚大怒曰：“朕不用王景略、阳平公之言，使白虏敢至于此！”

长安大饥，人民相食。姚萇叛于北地，与冲连和，合攻长安。有君鸟数万，鸣于长安城上，其声甚悲，占者以为不终年，有甲兵入城之象。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：“杨定健儿应属我，宫殿台观应坐我，父子同出不共汝。”旦遣寻求，不见人迹。先是，又谣曰：“坚入五将山长得。”坚大信之，告其太子永道曰：“天或导余，脱如谣言。留汝兼总戎政，勿与贼争利。吾当出陇收兵，运粮以给汝。天其或者正训予也。”遣其卫将

军杨定击冲于城西，为冲所擒。坚弥惧，付永道以后事，率骑数百出如五将，宣告州郡，期救长安。月余，永道寻将母妻、宗室、男女数千骑出奔武都，遂假道入司马昌明。慕容冲入据长安。坚至五将山，姚萇遣其将吴忠围之。坚众奔散，独左右十数人，神色自若，坐而待之，召宰人进食。俄而兵至，执坚及其夫人张氏与少女宝锦，送诣姚萇。萇囚之，将害焉。坚自以平生遇萇厚，忿之，厉声大骂，谓张氏曰：“岂令羌奴辱吾儿！”于是杀宝锦。姚萇乃缢坚于新平佛寺。永道既奔昌明，处之江州，桓玄以为梁州刺史，后为刘裕所诛。永道名犯高祖庙讳。

坚子丕，字永叙。坚以为征东将军、冀州牧，封长乐公，镇鄴。为慕容垂围逼，丕乃去鄴，率男女六万余口进如潞川。坚骠骑将军张蚝、并州刺史王腾迎丕入据晋阳。坚既为姚萇所杀，太祖九年，丕乃僭称尊号，改年太安。先是，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众赴之，丕以永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张蚝为司空，王腾为司隶，传檄远近，率多应之。

丕留王腾守晋阳，杨辅守壶关，率众四万，进据平阳，将讨姚萇。而慕容永请假道东归，丕弗许，怒曰：“永乃我之马将，首乱京畿，祸倾社稷，承凶继逆，方请逃归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使其丞相王永讨之，战于襄陵，永大败，死之。丕众离散，率骑数千南奔东垣。为司马昌明将冯该所杀。

丕族子登，字文高，粗险不修细行，故坚弗之奇也。长而折节，颇览书传。坚以为长安令，坐事黜为狄道长。

及关中起兵，奔于枹罕。群氏杀河州牧毛兴，推卫平为安西将军、河州刺史，平以登为长史。既而，枹罕诸氏以卫平年老，议欲废之，而惮其宗强，连日不决。氏有啖青者，谓诸将曰：“大事宜定，东讨姚萇，不可犹豫，一旦事发，返为人害。

诸君但请卫公会集众将，青为诸君决之。”众咸以为然，因大飧。青抽剑而前曰：“卫公朽耄，不足以成大事。狄道长苻登，虽王室疏属，请共立之。”于是准登为使持节、都督陇右征羌诸军事、抚军大将军、雍河二州牧、略阳公，北众五万东下陇，据南安，驰使请命。丕以登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安王，余因其所称而授之。

后与姚萇战于胡奴阜，大破之。丕死，登国元年，登僭称尊号于陇东，号年太初，置百官。立坚神主于军中，载以輜辇，羽葆青盖，建黄旗，虎贲之士三百人以卫之，每战必告。缮甲治兵，引师而东，皆刻鉞铠为“死休”字，示以战死为志。每战，以长矛钩刃为方圆大陈，知有厚薄，从中分配，故人自为战，所向无前。登每围萇营，四面大哭，哀声动人，大呼曰：“杀君贼姚萇，出来！吾与尔决。何为枉害无辜！”萇悼而不应。

登进攻安定，萇袭其輜重，获登妻毛氏，将妻之，毛氏哭骂，萇杀之。登闻姚萇死，喜曰：“姚兴小兒，吾将折杖以笞之。”乃尽众而东，以趣废桥。与将尹纬据桥待之，争水不得，为纬所败，奔于平凉，入马毛山。姚兴攻之，登战死。

子崇，奔于湟中。僭称尊号，改年延初。寻为乞伏乾归所杀。

羌姚萇，字景茂，出于南安赤亭，烧当之后也。祖柯回，助魏将绊姜维于沓中，以功假绥戎校尉、西羌都督。父弋仲，晋永嘉之乱，东徙榆眉。刘曜以弋仲为平西将军、平襄公。烈帝之五年，弋仲率部众随石虎迁于清河之湟头，勒以弋仲为奋武将军，封襄平公。昭成时，弋仲死，子襄代，屯于谯城。慕容俊以襄为豫州刺史、丹阳公，进屯淮南，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。为司马聃将桓温所败，奔于河东。后为苻眉所杀。

弋仲有子四十二人，苌第二十四，随兄襄征伐，襄甚奇之。襄之败也，苌率子弟降于苻坚。从坚征伐，频有战功，历宁、幽、兖三州刺史，封益都侯，邑五百户。苻坚伐司马昌明，以苌为龙骧将军，督益梁州诸军事。谓苌曰：“朕本以龙骧建业，龙骧之号，初未假人，今特以相授。山南之事，一以委卿。”坚左将军窦冲进曰：“王者无戏言，此将不臧之征也，惟陛下察之。”坚默然。

及慕容泓起兵华泽，坚遣子卫大将军觝讨之，战败，为泓所杀。时苌为觝司马，惧罪奔马牧，聚众万余，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万年秦王，号年白雀，数月之间，众至十余万，与慕容冲连和，进屯北地。苻坚出至五将山，苌执而杀之。

登国元年，僭称皇帝，置百官，国号大秦，年曰建初，改长安曰常安。以其太子兴镇长安，自击苻登安定，败之。苌病，梦苻坚将天官使者、鬼兵数百，突入营中，苌惧走后宫，宫人迎苌刺鬼。误中苌阴。鬼相谓曰：“正中死处。”拔矛出血石余。寤而惊悸，遂患阴肿，医刺之，出血如梦。苌乃狂言，或称“臣”，或称“苌”，“杀陛下者兄襄，非臣之罪，愿不枉臣。”苌死，子兴袭位，秘不发丧。

兴，字子略，苌长子也。既灭苻登，乃发丧行服，僭称皇帝于槐里，号年皇初。天兴元年，兴去皇帝之号，降称天王，号年洪始。兴克洛阳，以其弟东平公绍镇之。三年，兴遣使朝贡，太祖遣谒者仆射张济使于兴。兴又大破乞伏乾归，遂入枹罕，获铠马六万匹，乾归降于兴。

太祖遣军袭兴高平公没弈于，于弃部众，率数千骑与赫连屈子奔于秦州。追至于瓦亭，长安震惧。兴大议为寇，其臣咸以为不可，兴不从。天兴五年夏，兴遣其弟义阳公平率众四万侵平阳，攻乾壁六十余日，壁中众少失井，乃陷之。六月，太

祖将讨平，遣毗陵王顺等三军六万骑为先锋。七月，车驾亲征；八月，次于永安。平募遣勇将，率精骑二百窥军，为太祖前锋将长孙肥所擒，匹马不返。平遂退走，太祖急追，及于柴壁。平因守固，太祖围之，兴乃悉举其众救平。

太祖闻兴将至，增筑重围，内以防平之出，外以拒兴之入。又截汾曲为南北浮桥，乘西岸筑围。太祖以步骑三万余人，渡蒙坑南四十里，逆击兴。兴晨行北引，未及安营，太祖军卒至，兴众怖忧。太祖诏毗陵王顺以精骑冲击，获兴甲骑数百，斩首千余级。兴退，南走四十余里，太祖引还。平竟不敢出，但使人烧围数百步而已。太祖知兴气挫，乃南绝蒙坑之口，东杜新坂之隘，守天渡，屯贾山，令平水陆路绝，将坐甲而擒之。太祖知兴气挫，乃南绝蒙坑之口，东杜新坂之隘，守天渡，屯贾山，令平水陆路绝，将坐甲而擒之。太祖又缘汾带冈树栅数十里，以卫刍牧者。九月，兴从汾西北下，凭壑为垒以自固。兴又将数千骑，乘西岸窥视太祖营，束柏材从汾上流下之，欲以毁桥，官军钩取以为薪蒸。兴还垒。太祖度其必攻西围，乃命修堑，增广之。至夜，兴果来攻，梯短不及，弃之堑中而还。又分其众，临汾为垒，叩逼水门，举平相望。太祖因截水中，兴内外隔绝，士众丧气。于是平粮尽窘急，夜悉众将突西南而出。兴列兵汾西，举烽鼓噪，为平接援。太祖简诸军精锐，屯汾西，固守南桥，绝塞水口。兴夜闻声，望平力战突免；平闻外鼓，望兴攻围引接。故但叫呼，虚相应和，莫敢逼围。平引不得出，穷迫，乃将二妾赴水而死。兴安远将军不蒙世、扬武将军雷重等将士四千余人，随平投水。太祖令泅水钩捕，无得免者。平众三万余人，皆敛手受执，擒兴尚书右仆射狄伯支，越骑校尉唐小方，积弩将军姚梁国，建忠将军雷星、康官，北中郎将康猥，兴从子伯禽已下四品将军已上，四十余人。兴远

来赴救，自观其穷，力不能免，举军悲号，震动出谷，数日不止。频遣使请和，太祖不许，乃班师。

兴还长安。有雀数万头，斗于兴庙，毛羽折落，多有死者，月余乃止。识者曰：“今雀斗庙上，子孙当有争乱者乎？”又兴殿有声如牛吼。有二狐入长安，一登兴殿屋，走入宫，一入于市，求之不得。

先是，谯纵略有益宁之地，僭称尊号，遣使称蕃于兴，兴以纵为蜀王，加九赐。永兴三年，兴遣周宝朝贡。五年，兴遣使朝贡，并请进女，太宗许之。

兴中子广平公弼有宠，季之朝政。兴疾笃，长子泓侍疾于中，弼集党数千人，候兴死，欲杀泓自立。兴诸子侄外镇者，闻之，皆起兵讨弼。兴疾瘳，不忍诛弼，免官而已。神瑞元年，兴遣兼散骑常侍、尚书吏部郎严康朝贡。二年，兴遣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、尚书姚泰奉其西平公主于太宗，帝以后礼纳之。兴复以弼为中军大将军，配兵三万，屯于渭北。兴又疾甚，弼遣其党姚武伯等率众攻端门。泓时侍疾，遣兵拒之，兴力疾临前殿，杀弼，弼党乃散。泰常元年，兴死，泓僭立。

泓，字元子，兴之长子也。既僭位，号年永和。赫连屈子攻泓秦州，又克安定，遂据雍城。司马德宗将刘裕伐泓。裕遣将檀道济至洛阳，泓弟陈留公洸以城降。泓弟太原公懿反环境蒲坂，泓从弟齐公恢反于岭北，皆举兵伐长安。泓既有内难，裕遂长驱入关。泓战败，请降，送于建康市斩之。

略阳氏吕光，字世明，本出略隄。父婆楼，苻坚太尉。光年十岁，游戏好战陈之法，为诸儿所推。身長八尺四寸，肘有肉印。从王猛征讨，稍迁破虏将军。

坚以光为骁骑将军，率众七千讨西域，所经诸国，莫不降附。光至龟兹，王帛纯拒之，西域诸胡救帛纯者，七十余万人。

光乃结陈为勾锁之法，战于城西，大破之，斩级万余，帛纯逃走，降者三十余国。光以驼二千余头，致外国珍宝及奇伎、异戏、殊禽、怪兽千有余品，骏马万余匹而还。苻坚凉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，光击破熙军，遂入姑臧。斩熙，自署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。

登国初，又自称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酒泉公。主簿尉祐，奸佞浅薄，光宠任之，谮诛姚皓、尹景等名士十余人。于是远近失望，人怀离贰。四年，光私称三河王，遣使朝贡。置官自丞郎已下，犹摄州事。号麟嘉元年。皇始初，光僭称天王，置百官，改号龙飞，立子绍为太子。遣使朝贡。光疾甚，立绍为天王，自号太上皇帝。光死，长子纂杀绍僭立。

纂，字永绪。既自立，号咸宁元年。纂弟大司马洪，名犯显祖讳，以猜忌不容，起兵攻纂，纂杀之，纵兵大掠。纂笑谓左右曰：“今日之战何如？”纂侍中房晷对曰：“先帝始崩，太子以幽逼致殂；山陵甫讫，大司马疑惧肆逆。京邑交兵，友交接刃。虽洪自取夷灭，亦由陛下无棠棣之义。且洪妻陛下弟妇也，洪女陛下之侄女也，奈何使小人污辱为婢妾。天地神明，岂忍见此！”因歔歔流涕。纂谢之，乃收洪妻子，

纂昏虐任情，游田无度，耽荒酒色，与左右因醉驰猎于坑涧之间，或有谏者，纂皆不纳。又性多猜忌，忍于杀戮。纂从弟超杀纂。纂弟纬单马入城，超杀之而立其兄隆。

隆，字永基，光弟宝之子也。初，超让位于隆，隆难之，超曰：“今犹乘龙上天，岂得中下！”乃僭位，改神鼎元年。超使纂妻杨氏及侍婢数人殡纂于城西，超虑杨持珍宝出，使人搜之。杨氏责超曰：“郎君兄弟手刃相图，新妇旦夕死人，用金宝何为！”超惭而退。杨氏国色，超将妻焉，谓其父桓曰：“后若自杀，祸及卿宗。”桓以告之，杨氏曰：“大人本卖女

与氏，以图富贵，一之以甚，复可使女辱于二氏乎！”乃自杀。

沮渠蒙逊、秃发辱檀频来攻击，河西之民，不得农西，谷价涌贵，斗直钱五千文，人相食，饿死者千余口。姑臧城门昼闭，樵采路断，民请出城，乞为夷虏奴婢者，日有数百。隆恐沮动人情，尽坑之。于是积尸盈于衢路，户绝者十有九焉。屡为蒙逊攻逼，乃请迎于姚兴。遣齐难率众迎之，隆遂降焉。至长安，寻复为兴所诛。

史臣曰：夷狄不恭，作害中国，帝王之世，未曾无也。刘渊等假窃名目，狼戾为梗，污辱神器，毒螫黎元，丧乱鸿多，一至于此。怨积祸盈，旋倾巢穴。天意其俟大人乎？

列传第八十四

僭晋司马叡·竇李雄

僭晋司马叡，字景文，晋将牛金子也。初晋宣帝生大将军、琅邪武王伷，伷生冗从仆射、琅邪恭王觐。觐妃谯国夏侯氏，字铜环，与金奸通，遂生叡，因冒姓司马，仍为觐子。由是自言河内温人。初为王世子，又袭爵，拜散骑常侍，频迁射声、越骑校尉，左、右军将军。从晋惠帝幸临漳，其叔繇为成都王颖所杀，叡惧祸，遂走至洛，迎其母俱归陈国。

东海王越收兵下邳，假叡辅国将军。越谋迎惠帝于长安，复假叡平东将军、监徐州诸军事，使镇下邳。寻加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、假节，当镇寿阳，且留下邳。及越西迎惠帝，留叡镇后，平东府事。当迁镇江东，属陈敏作乱，叡以兵少因留下邳。永嘉元年春，敏死，秋，叡始到建业。五年，进镇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又以会稽户二万增封，加督扬、江、湘、交、广五州诸军事。六月，王弥、刘曜寇洛阳，怀帝幸平阳，晋司空荀蕃、司隶校尉荀组推叡为盟主。于是辄改易郡县，假置名号。江州刺史华轶、北中郎将裴宪并不从之。宪自称镇东将军、都督江北五郡军事，与轶连和。叡遣左将军王敦、将军甘卓、周访等击轶，斩之。宪奔于石勒。六年，叡檄四方，称与穆帝俱讨刘渊，大会平阳。

建兴元年，晋愍帝以叡为侍中、左丞相、大都督、陕东诸

军事，持节、王如故。叡改建业为建康。七月，叡以晋室将灭，潜有他志，乃自大赦，为大都督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又为丞相。叡号令不行，政刑淫虐，杀督运令史淳于伯，行刑者以刀拭柱，血流上柱二丈三尺，仅头流下四尺五寸，其直如弦。时人怨之。

平文帝初，叡自称晋王，改元建武，立宗庙、社稷，置百官，立子绍为太子。叡以晋王而祀南郊。其年，叡僭即大位，改为大兴元年。其朝廷之仪，都邑之制，皆准模王者，拟议中国。遂都于丹阳，因孙权之旧所，即禹贡扬州之地，去洛二千七百里。地多山水，阳为攸居，厥土惟涂泥，厥田惟下下，所谓“岛夷卉服”者也。《周礼》：职方氏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国都鄙，四夷、八蛮、七闽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、九谷、六畜之数要，周知其利害。东南曰扬州，其山镇曰会稽，其薮泽曰具区，其川三江，其浸五湖，其利金锡竹箭，其民二男五女，其畜宜鸟兽，其谷宜稻。春秋时为吴越之地。吴越僭号称王，僻远一隅，不闻华土。楚申公巫臣窃妻以奔，教其军阵，然后乃知战伐。由是晚与中国交通。俗气轻急，不识礼教，盛饰子女以招游客，此其土风也。战国时则并于楚。故地远恃险，世乱则先叛，世治则后服。秦末，项羽起江南，故衡山王吴芮从百越之兵，越王无诸身率闽中之众以从，灭秦。汉初，封芮为长沙王，无诸为闽越王，又封吴王濞于朱方。逆乱相寻，亟见夷灭。汉末大乱，孙权遂与刘备分据吴蜀。权阻长江，殆天地所以限内外也。叡因扰乱，跨而有之。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，皆为貉子，若狐貉类云。巴、蜀、蛮、獠、溪、俚、楚、越，鸟声禽呼，言语不同，猴蛇鱼鳖，嗜欲皆异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，叡羁縻而已，未能制服其民。有水田，少陆种，以罟网为业。机巧趋利，恩义寡薄。家无藏蓄，常守饥寒，地既暑湿，多有肿泄之病，障气毒雾，射工、沙虱、蛇虺之害，

无所不有。叡割有扬、荆、梁三州之士，因其故地，分置十数州及诸郡县，郡县户口至有不满百者。

遣使韩暢浮海来请通和。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，拒不纳之。

是时叡大将军王敦宗族擅势，权重于叡，迭为上下，了无君臣之分。叡侍中刘隗言于叡曰：“王氏强大，宜渐抑损。”敦闻而恶之。惠帝时，叡改年曰永昌。昌敦先镇武昌，乃表于叡曰：“刘隗前在门下，遂秉权宠。今辄进军，指讨奸孽，宜速斩隗首，以谢远近。朝梟隗首，诸军夕退。昔太甲不能遵明汤典，颠覆厥度，幸纳伊尹之训，殷道复昌，颇智故有先失后得者矣。”敦又移告州郡，以沈充为大都督，护东吴诸军。叡乃下书曰：“王敦恃宠，敢肆狂逆，方朕于太甲，欲见囚于桐宫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今当亲帅六军，以诛大逆。”叡光禄勋王含率其子瑜以轻舟弃叡，归于武昌。叡以其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，尚书陆晔为军司；以广州刺史陶侃为江州，梁州刺史甘卓为荆州，使其率众掎蹙敦后；以太子右率周玘率中军三千人讨沈充。敦至洌州，表尚书令刁协党附，宜加诛戮。叡遣右将军周札戍于石头，札潜与敦书，许军至为应。敦使司马杨朗等入于石头，札见敦。朗等既据石头，叡征西将军戴渊、镇北将军刘隗率众攻之，戴渊亲率士，鼓众陵城。俄而鼓止息，朗等乘之，叡军败绩。隗、协入见叡，叡遣其避祸，二人泣而出。隗还淮阴，后奔石勒。协奔江乘，为敦追兵所害。叡师败。

敦自为丞相，武昌郡公，邑万户，朝事大小皆关谘之。敦收戴渊及叡尚书左仆射周顗，并斩于石头，皆叡朝之望也。于是改易百官及诸州镇，其余转徙黜免者过百数，或朝行暮改，或百日半年。敦所宠沈充、钱凤等所言必用，所谮必死。敦将还武昌，其长史谢鲲曰：“公不朝，惧天下私议。”敦曰：

“君能保无变乎？”对曰：“鯤近入觐，主上侧席待公，迟得相见，宫省穆然，必然不虞之虑。公若入朝，鯤请侍从。”敦曰：“正复杀君等数百，何损朝廷！”遂不朝而去。敦召安南将军甘卓，转谯王承为军司，并不从。敦遣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义率江夏太守李恆攻承于临湘，旬日城陷，执承送于武昌。敦从弟王廙使贼迎之，害于车中。先是，王敦表疏，言旨不逊，叡以示承曰：“敦言如此，岂有厌哉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不早裁之，难将作矣。”敦恶之。襄阳太守周虑袭杀甘卓。

叡畏迫于敦，居常忧戚，发病而死。子绍僭立，改年曰太宁。

王敦将篡，讽绍征己。乃为书曰：“孤子绍顿首。天下事大，绍以眇身，弗克负荷，哀忧孔疚，如临于谷，实赖冢宰，以济艰难。公迈德树勋，遐迩归怀，任社稷之托，居总己之统，然道里长远，江川阻深，动有介石之机，而回旋之间，固以有所丧矣。谓公宜入辅朝政，得旦夕酬谘，朝士亦金以为然。以公高亮忠肃，至心忧国，苟其宜然，便当以至公处之，期于静国宁民，要之括囊无咎。伏想暗同此志，愿便速克近期，以副尧企之怀。”绍恭惮于敦若此。复使兼太常应詹拜敦丞相、武昌郡公，奏事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敦于是屯于芜湖。敦乃转王导为司徒，自领扬州刺史，以兄含子应为武卫将军，以自副贰。敦无子，养应为后。敦疾逾年，故召含还，欲属以后事。是时敦令绍宿卫之兵三番休二。绍密欲袭敦，微行察敦营垒。及敦疾，绍屡遣大臣讯问起居，迁含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敦疾甚，绍召其司徒王导、中书监庾亮、丹阳尹温峤、尚书卞壸密谋讨之。导、峤及右将军卞敦共据石头，光禄勋应詹都督朱雀桁南诸军事，尚书令郗鉴都督从驾诸军事，绍出次于

中堂。敦闻兵起，怒，欲自将，困不能坐。召其党钱凤、邓岳、周抚等率众三万指造建业。含谓敦曰：“北事吾便当行。”于是以含为元帅。凤等问敦曰：“事克之日，天子云何？”敦曰：“尚未南郊，何为天子！便尽卿兵势，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。”初，绍谓敦已死，故敢发兵。及下诏数日，敦犹能与王导书，后自手笔曰：“太真别来几日，作如此事！”太真，温峤字也，绍朝见之，咸共骇惧。含等兵至，温峤辄烧朱雀桁以挫其锋。绍使中军司马曹浑、左卫参军陈騫、段匹磾弟秃率壮士千人逆含等，战于江宁，斩其前锋将何康，杀数百人。敦闻康死，军不获济，怒曰：“我兄老婢耳！门户衰微，群从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，今年事去矣。”语参军吕宝曰：“我当力行。”因作势而起，困乏，乃复卧。使术士郭璞筮之，卦成，对曰：“不能佳。”敦既疑璞劝亮、峤等举事，又闻卦恶，于是杀璞。

敦疾转困，语其舅羊鉴及子应曰：“我亡后，应便即位，先立朝廷百官，然后营葬。”初敦败薨之后，梦白犬自天而下，噬之。及疾甚，见刁协、甘卓为祟，遂死。王应秘不发丧，裹尸以席，埋于斋中，与其将诸葛瑶等纵酒淫逸。沈充将万余人来会含等。充临行，顾谓其妻曰：“男兒不建豹尾，不能归也。”绍平西将军祖约率众至于淮南，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。绍将刘遐、苏峻济自满洲，含相率渡兵，应詹逆击，大破之。周抚斩钱凤，沈充将吴儒斩充。绍遣御史刘彝发敦瘞，斩尸，枭首朱雀桁。

绍死，子衍僭立，号年曰咸和。

衍历阳太守苏峻不顺于衍，衍护军庾亮曰：“苏峻豺狼，终为祸乱，晁错所谓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，削之反速而祸小，不削反迟而祸大。”乃以大司农征之，令峻弟逸领峻部曲。征书至，峻怒曰：“庾亮专擅，欲诱杀我也。”阜陵令匡术、乐

安人任让并为峻谋主，劝峻诛亮。乃使使推崇祖约，共讨亮，约大喜。于是约命兄逖子沛国内使涣、女婿淮南太守许柳将兵会峻。峻使其党韩光，光名犯恭宗庙讳，入姑孰，杀于湖令陶馥，残掠而还。衍假庾亮节为征讨都督，使其右卫将军赵胤、右将军司马流率众次于慈湖。韩光晨袭流，杀之。衍以其骁骑将军钟雅为前锋监军，假节，率舟军拒峻。宣城内史桓彝统吏士次于芜湖，韩光败之，大掠宣城诸县而还。江州刺史温峤使督护王愨期、西阳太守邓岱、鄱阳太守纪睦等以舟军赴于建业。衍期，岱次直渚，峻督众二万济自横江，登牛渚山。愨期等邀击不制。峻至于蒋山，衍假领军卞壺节，率诸将陈兵。衍之将怯兵弱，为峻所败，卞壺及其二子、丹阳尹羊曼、黄门侍郎周导、庐江太守陶瞻、散骑侍郎任台等皆死，死者三千余人。庾亮兵败，与三弟奔于柴桑。峻遂焚衍宫，君贼突掠，百僚奔散，唯有米数石而已，无以自供。峻逼衍大赦，庾亮兄弟不在赦限。峻以祖约为太尉、尚书令，加侍中，自为骠骑将军、领军将军、录尚书事。于是建业荒毁，奔投吴会者十八九。

温峤闻之，移告征镇州郡。庾亮至盆口，峤分兵配给。又招衍荊州刺史陶侃欲共讨峻。侃不从，曰：“吾疆场外将，本非顾命大臣，今日之事，所不敢当。”时侃子为峻所害，峻复喻侃曰：“苏峻遂得志，四海虽广，公宁有容足地乎？贤子越骑酷没，天下为公痛心，况慈父之情哉！”侃乃许之。

苏峻屯于于湖。衍母庾氏忧怖而死。苏峻闻兵起，自姑孰还建业，屯于石头。使其党张瑾、管商率众拒诸军，逼迁衍于石头。衍哀泣升车，宫人尽哭，随从衍者，莫不流涕。峻以仓屋为宫，使乡人许方为司马，督将兵守卫。陶侃、庾亮、温峤率舟军二万至于石头，俄引还，次于蔡洲沙门浦。庾亮守白石垒，诘朝，峻将万余人攻之。亮等逆击，峻退。吴国内史庾冰

率三吴之众骤战，不胜。瑾、商等破庾冰前军于无锡，焚掠肆意。韩光攻宣城内史桓彝，彝率吏民力战不胜，为光所杀。祖约为颍川人陈光率其属攻之，约乃奔于历阳。长乐人贾宁劝峻杀王导，尽诛诸大臣，峻不从，乃改计叛峻。王导使袁耽潜诱纳之，谋奉衍出奔温峤。

峤食尽，贷于陶侃。侃怒曰：“使君前云不忧无士众及粮食也，唯欲得老民为主耳。今比战皆北，良将安在？今若无食，民便欲西归。”先是峤虑侃不赴，故以甘言招侃。峤乃卑辞谢之，且曰：“今者，骑虎之势可得下乎？贼垂灭，愿公留思。”

“侃怒少止。其将李阳说曰：‘今事若不捷，虽有粟，焉得而食之。公宜割见储，以卒大事。’”乃以米五万石供军。

祖涣袭湓口，欲以沮温峤之兵。涣过皖，攻谯国内史桓云，不克，乃还。苏峻并兵攻大业，大业水竭，皆饮粪汁。诸将谋救之，虑不能当，且欲水陆攻峻。陶侃以舟师攻石头，温峤、庾亮陈于白石。峻子硕以数十骑出战，峻见硕骑，乃舍其众，自以四马北下突陈，陈坚乃还。军士彭世、李千投之以矛，峻坠马，遂梟首，脔割之，焚其骸骨。任让及诸贼帅复立峻弟逸，救峻尸弗获，乃发衍父母冢，剖棺焚尸。匡术率其徒据苑城以降，韩光、苏硕等率众攻苑，苑中饥，谷石四万。诸将攻石头。苏硕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劲贼孔卢、张偏等数十人击李阳于且浦，退走，硕等追之，庾冰司马滕含以锐卒自后击之，硕、逸等震溃，奔于曲阿。含入抱衍，始得出奔温峤之舟。

是时，兵破之后，宫室灰烬，议欲迁移，王导不从乃止。衍改年咸康。

建国中，衍死。中书监庾冰废衍子千龄，立其弟岳，改年曰建元。初岳之立，当改元，庾冰立号，而晋初已有，改作，又如之，乃为建元。顷之，或告冰曰：“子作年号，乃不视讖

也。讖云：‘建元之末丘山崩。’丘山，岳也。”冰瞿然，久而叹曰：“如有吉凶，岂改易所能救乎？”遂不复改。

岳死，庾冰欲立司马昱。骠骑将军何充立岳子聃，号年曰永和。聃安西将军桓温率所统七千余人伐蜀，拜表辄行。聃威力微弱，不能控制也。及石虎死，聃征北将军褚裒以舟军至下邳，西中郎将陈逵进据淮南。石遵闻裒至下邳，使其司空李农领万余骑逆围督护王龁于薛，执龁送于鄴，又杀李迈。龁，裒之骁将，三军丧气，乃引还。陈逵闻之，震惧，焚淮南而走。

桓温表废聃扬州刺史殷浩，聃惮温，乃除其名。温遂率所统诸军步骑四万自郢越关中至灊上。苻健与五十余人守长安小城，是岁大俭温军。人悬磬，健深沟，坚壁清野，待温温军，食尽乃退。苻健遣子苻频击败之。初，温次灊上，其部将振武将军、顺阳太守薛珍劝温径进逼城，温弗从，珍以偏师独济，颇有所获。温退，珍乃还，放言于众，且矜其锐而咎温之持重。温惭忿，杀之。聃又改年曰升平。

聃死，无子，立衍子丕，号年隆和。时谣曰：“升平不满斗，隆和那得久。”改为兴宁，又谣曰：“虽复改兴宁，亦自无聊生。”丕死，弟弈立，号年曰太和。

桓温率众北讨慕容暉，至金乡，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军，自清水入河。慕容垂逆击破之，获其资仗。温之北引也，先命西中郎将袁真及赵悦开石门，而袁真等停于梁宋，石门不通，粮竭。温自枋头回军，垂以步骑数万追及襄邑，大败温军。

温遂归罪袁真，除名削爵，收节传。真子双之等杀梁国内史朱宪，真据寿阳以叛，真诸子兄弟阻兵自守，招诱陆城戍将陈郡太守朱辅数千人。遣参军麋亮通慕容暉，又遣使西降苻坚。真病死，辅立其嫡子瑾为使持节、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。瑾弟四五人皆领兵。暉令陈文报麋亮，且以观变。桓温遣督护竺瑶

以军沂淮伐瑾，瑶次于肥口，屡战。慕容暉假瑾征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、宣城公，瑾弟泓等皆郡守、四品将军，朱辅亦如之。温乃伐瑾，瑾等拒战，于是筑长围守之，城中震溃，遂平瑾。

初温任兼将相，其不臣之心，形于音气，曾卧对亲僚，抚枕而起曰：“为尔寂寂将为文、景所笑。”众莫敢对。后悉众北讨，冀成陵夺之势。及枋头奔败，知民望之去己，既平瑾，问中书郎郗超曰：“足以雪枋头之耻乎？”超曰：“此未厌有识之情也。公六十之年，败于大举，不建不世之勋，不足以镇愜民望。”因说温以废立之事。温既宿有此谋，深纳超言。温自广陵将旋镇姑孰。至于白石，乃言其主弈少同阍人之疾，初在东海、琅邪国，亲近嬖人相龙、朱灵宝等并侍卧内，而美人田氏、孟氏遂生三男。众致疑惑，然莫能审其虚实。至是，将建储立王，温因之以定废立之计。遂率百僚并还朝堂。温率众入，屯兵宫门，进坐殿庭，使督护竺瑶、散骑侍郎刘亨取奕玺绶。奕著白袷单衣，步下西堂，登犊车。君臣拜辞，皆殒涕。侍御史将百余人，送出神虎门，入东海第。于是迎司马昱而立之。

昱，叡子也。昱东向流涕，拜受玺绶。昱既僭立，改年曰咸安，以温依诸葛亮故事，甲仗入殿，进丞相，其大司马等皆如故，留镇建业。以奕为海西县公。

温常有大志，昱心不自安，谓中书郎郗超曰：“命之修短，本所不计，故当无复近日事邪？”超父愔为会稽太守，超假还东，昱谓之曰：“致意尊公，家国之事，遂至于此。由吾不能以道匡卫，思患豫防，愧叹之深，言何能喻！”又诵庾阐诗云：“志士痛朝危，忠臣哀主辱。”因泣下。昱疾，与温书曰：“吾遂委笃，足下便入，冀得相见，不谓疾患，遂至于此。今者惓然，势不复久，且虽有诏，岂复相及。慨恨兼深，如何可言！”

天下艰难，而昌明幼冲眇然，非阿衡辅导之训，当何以宁济也？国事家计，一托于公。”

昱死，子昌明僭立。徐州小吏卢悚与其妖众男女二百，向晨攻广莫门，诈言海西公还，由万春、云龙门入殿，略取三厢及武库甲仗。时门下军校并假兼，在直吏士骇愕不知所为。游击将军毛安之先入云龙门讨悚，中领军桓秘、将军殷康止车门入，会兵攻之，斩五十六级，捕获余党，死者数百人。前殿中监许龙与悚皆遣人至吴，诈迎奕，奕不从。

昌明改年曰宁康，征温入朝，又诏温无拜。尚书谢安等于新亭见温，皆敬。温拜昱墓，得病还姑孰。温自归寝疾，讽求备物九锡。谢安已令吏部郎袁彦伯撰策文，文成，字辄勾点，令更治改。既屡引日，乃谋于尚书仆射王彪之，彪之云：“闻彼病日增，亦当不复支久，自可小迟回其事。”安从之。温死。

苻坚遣苻雅率将王统、朱彤、杨安、姚萇步骑五万向骆谷，伐昌明秦州刺史杨纂。纂求救于梁州刺史杨亮。亮遣参军卜靖赴之，败走。朱彤至梁州，亮望风奔散，于是坚遂有梁益二州。昌明上下莫不忧怖。建国三十九年，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。太祖七年，苻坚大举讨昌明，令其国曰：“东南平定指日，当以司马昌明为尚书仆射，可速为起第。”坚前后擒张天锡等皆豫筑甲宅，至而居之。坚至淮南，大败奔退。

是时，昌明年长，嗜酒好内，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，昏茜尤甚，狎昵谄邪。于时尼娼构扇内外，风俗颓薄，人无廉耻。左仆射王珣儿婚，门客车数百乘，会闻王雅为太子少傅，回以诣雅者半焉。雅素有宠，人情去就若此。皇始元年，昌明死，子德宗僭立。

初，昌明耽于酒色，末年，殆为长夜之饮，醒治既少，外人罕得接见，故多居内殿，流连于樽俎之间。以嬖姬张氏为贵

人，宠冠后宫，威行闾内。于时年几三十，昌明妙列妓乐，陪侍嫔少，乃笑而戏之云：“汝以年当废，吾已属诸姝少矣。”张氏潜怒，昌明不觉而戏逾甚。向夕，昌明稍醉，张氏乃多潜饮宦者内侍而分遣焉。至暮，昌明沉醉卧，张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，既绝而惧，货左右云以魇死。时道子昏废，子元显专政，遂不穷张氏之罪。

德宗既立，改年为隆安。以道子为太傅、扬州牧、中书监，加殊礼，黄钺、羽葆、鼓吹，又增甲仗百人入殿。既而内外众事必先关于道子。尚书仆射王国宝轻薄无行，为道子所亲，权震建业，擅取东宫兵以配己府。道子以王绪为辅国将军、琅邪内史，又辄并石头之兵，屯于建业。绪犹领其从事中郎，居中用事，宠幸当政。

德宗兖州刺史王恭恶国宝、王绪之乱政也，乃要荆州刺史殷仲堪克期同举。王恭表德宗曰：“国宝身负莫大之罪，谨陈其状。前荆州刺史王悦，国宝同产弟也。受任西藩，不幸致丧。国宝求假奔彼，遂不即路，虑台纠察，惧于黜免，乃毁冠改服，变为妇人，与婢同载，入请相王。又先帝暴崩，莫不惊号，而国宝靦然，了无哀容，方犯阖叩扉，求行奸计，欲诈为遗诏，矫弄神器。彰暴于外，莫不闻知。谗疾二昆，过于仇敌；树立私党，遍于府朝。兵食资储，敛为私积；贩官鬻爵，威恣百城。收聚不逞，招集亡命。补国将军王绪，顽凶狂狡，人理不齿，同恶相成，共窃名器。自知祸恶已盈，怨集人鬼，规为大逆，荡复天下。昔赵鞅兴晋阳之甲，夷君侧之恶，臣虽弩劣，敢忘斯义。”恭表至，道子密欲讨恭，以元显为征虏将军，内外诸军潜加严备。而国宝惶惧，不知所为，乃遣数百人戍竹里，夜遇风雨，各散而归。绪劝国宝杀王珣，然后南征北伐，弗听，反问计于珣。”既而惧慑，遂上表解职。寻复悔惧，诈称德宗

复其本官。道子既不能拒恭等之兵，亦欲因以委罪，乃收国宝付廷尉杀之，斩王绪于市，以悦恭等。司徒左长史王廙遭母丧居吴，恭板行吴国内史。廙乃征发吴兴诸郡兵。国宝既死，王恭使廙反于丧。廙谓因缘事际，可大得志，乃据吴郡，遣子弟率众击恭。以女为真烈将军，京置官属，领兵自卫。恭遣司马刘牢之讨平之。

德宗谯王尚之兄弟复说道子，以为藩伯强盛，宰相权弱，宜密树置，以自藩卫。道子然之，分遣腹心，跨据形要，由是内外骚动。王恭深虑祸难，复密要殷仲堪、西中郎将庾楷、广州刺史桓玄同会建业。玄等响应。恭抗表传檄，以江州刺史王愉、司马尚之为事端。仲堪遣龙骧将军、南郡相杨佺期舟师五千发江陵，桓玄借兵于仲堪，亦给五千人。于是德宗戒严，加道子黄钺遣右将军谢琰拒恭等元显为征讨都督，众军继进，前军王珣领中军府众次于北郊；以尚之为豫州刺史，率弟恢之、允之西讨楷等。皆执白虎幡居前。王恭遣刘牢之为前锋，次于竹里。初，道子之谋恭也，琰牢之以重赏，牢之斩恭别帅颜延、延弟强，送二级于谢琰。琰与牢之俱进袭恭，恭奔于曲阿，为湖浦尉所执，送建业。尚之与庾楷子鸿战于牛渚，斩鸿前锋将殷万，鸿遁还历阳。尚之犹不敢济。桓玄、佺期奄至横江，尚之等退，恢之所领外军皆没。玄等径造石头，仲堪继在芜湖，建业震骇。道子杀恭于倪塘。桓玄等于是走还寻阳。

是年冬，德宗遣使朝贡，并乞师请讨姚兴。二年夏，德宗又遣使朝贡。

以元显为扬州刺史，道子有疾，元显惧已弗得袭位，故矫以自授，而道子弗知。既瘳，乃大怒，以元显已拜，故弗复改，于是内外政事一决元显。道子少而耽酒，治日甚希，至是无是，俾昼作夜，时谓道子为东录，元显为西录，西府千两辐凑，东

第门设雀罗矣。元显年少，顿居权重，骄奢淫暴，于是远近讥之。

初，德宗新安太守孙泰以左道惑众被戮，其兄子恩窜于海屿，妖党从之，至是转众，攻上虞，希县令，众百许人径向山阴。会稽内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，恩之来也，弗先遣军，乃稽顙于道室，跪而咒说，指麾空中，若有处分者。官属劝其讨恩，凝之曰：“我已请大道出兵，凡诸津要各有数万人矣。”恩渐近，乃听遣军。比兵出，恩已至矣。战败，凝之奔走，再宿执之。旬日，恩众数万，自号平东将军，逼人士为官属。于是诸郡妖惑，并杀守令而应之，众皆云集。吴国内史桓谦出奔，吴兴太守谢邈被害。

自德宗以来，内外乖贰，石头以外，皆专之于荆、江，自江以西则受命于豫州，京口暨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刘牢之等所制，德宗政令所行，唯三吴而已。恩既作乱，八郡尽为贼场，及丹阳诸县处处蜂起，建业转成蹙弱。且妖惑之徒，多潜都邑，人情危惧，恆虑大兵窃发。于是众军戒严，刘牢之共卫将军谢琰讨之。贼等禁令不行，肆意杀戮，士庶死者不可胜计，或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，不肯者辄支解之，其虐如此。骠骑长史王平之死未葬，恩剖棺焚尸，以其头为秽器。牢之率军讨破之。琰将至吴兴，贼徒遁走，驱逼士庶，奔于山阴。诸妖乱之家，妇女尤甚，未得去者，皆盛饰婴儿投之于水而告之曰：“贺汝先登仙堂，我寻复就汝也。”贼既走散，邑屋焚毁，郭郭之中，时见人迹，经月乃渐有归者。谢琰留屯乌程，遣其将高素助牢之。牢之率众军济江。初，孙恩闻八郡响应也，告诸官属曰：“天下无复事矣，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业。”既闻牢之临江，复曰：“我割据浙江，不失作勾践也。”寻知牢之已济，乃曰：“孤不耻走。”于是乃走。缘道多遗珍宝，牢之将士争取之，

不得穷追。恩复入于海。初，三吴困于虐乱，皆企望牢之、高素等。既至，放肆抄暴，百姓咸怨毒失望焉。

孙恩在海，妖众转复从之。既破永嘉、临海，复入山阴。谢琰战歿。于是建业大震。遣冠军将军、东海太守桓不才，辅国将军孙无终，广陵相高雅之等东讨恩。吴兴太守庾恆虑妖党复发，大行诛戮，杀男女数千人。孙恩复破高雅之于余姚，雅之走还山阴。元显自为后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十六州，本官悉如故；封子彦章为东海王，食吴兴四万余户，清选文学臣僚，吏兵一同宗国。孙恩浮海奄至京口，战士十万刘牢之隔在山阴，众军惧不敢旋，恩遂径向建业。德宗惶骇，遽召豫州刺史司马尚之。于时中外惊扰，而元显置酒高会，道子唯日祈于钟山。恩来渐近，百姓忧惧。尚之率精锐驰至，径屯积弩堂。恩时沂风，不得疾行，数日乃至白石。恩本以诸军分散，欲掩不备，知尚之尚在建业，复闻牢之不还，不敢上，乃走向郁洲。恩别帅卢循攻没广陵，虏掠而去。

桓玄闻孙恩之逼也，乃建牙戒严，表求征讨。时恩去未还，玄表复至，元显等大惧，急遣止玄。庾楷密使自结于元显，说玄大失人情，众不为用，若朝廷遣军。已当内应。元显得书大喜，遣张法顺谋于刘牢之，牢之同许焉。于是征兵装舰，将谋西讨。德宗改年曰地兴，以元显为大都督讨玄。玄军至，元显不战而败，父子并为玄所杀。后改年为大亨。

天兴六年十月，德宗遣使朝京师。德宗封桓玄为楚王，玄寻逼德宗手诏禅位。德宗出居永安宫。既受禅，封德宗为南康平固县王，居之寻阳。天赐元年，德宗在姑熟，二月，至寻阳。其彭城内史刘裕杀玄除州刺史桓脩，与刘毅等举兵讨玄。玄败走寻阳，携德宗兄弟至于江陵，又走荆州。荆州别驾王康产、南郡相王腾之迎德宗入南郡府。桓玄死。玄将桓振复袭江陵，

斩王康产及腾之。将杀德宗，玄扬州刺史、新安王桓谦苦禁之，乃止。

时卢循执德宗广州刺史吴隐之，自号平南将军、广州刺史，令其党徐道覆据始兴，余郡皆以亲党居之。德宗复僭立于江陵，改章义熙。尚书陶夔迎德宗达于板桥，大风暴起，龙舟沉没，死者十余人。德宗发江陵至寻阳，其益州刺史毛璩、参军譙纵反，攻涪城，克之，遂以益州叛德宗。德宗发姑孰，还建业。六月，太祖遣军攻德宗钜鹿太守贺申，申举城降。

永兴二年，卢循复起于岭南，杀德宗江州刺史何无忌于石城。咸欲以德宗北走，知循未下乃止。裕令抚军刘毅讨循，败于桑落洲，步走而还。裕党孟昶、诸葛长民等劝裕拥德宗过江，裕不从。

神瑞二年，德宗遣广武将军玄文、石齐朝贡。太宗初，刘裕征姚泓。二年，太宗遣长孙道生、娥清破其将朱超石于石河，擒骑将杨丰，斩首千七百余级。

三年，德宗死，弟德文僭立。四年，改年曰元熙五年，德文禅位于裕，裕封德文为零陵王。德文后河南褚氏，兄季之、弟淡之虽德文姻戚，而尽心于裕。德文每生男，辄令方便杀焉。惑诱内人，密加毒害，前后非一。及德文被废，囚于秣陵宫，常惧见祸，与褚氏共止一室，虑有鸩毒，自煮食于前。六年，刘裕将杀之，不欲遣人入内，令淡之兄弟视褚氏，褚氏出别宫，于是兵乃逾垣而入，进药于德文。德文不肯饮，曰：“佛教，自杀者不复人身。”乃以被掩杀之。

自叡之僭江南，至于德文之死，君弱臣强，不相羁制，赏罚号令，皆出权宠，危亡废夺，衅故相寻，所谓夷狄之有君，不若诸夏之亡也。

竇李雄，字仲俊，盖廩君之苗裔也。其先居于巴西宕渠。

秦并天下，为黔中君，薄赋其民，口出钱三十，巴人谓赋为“賁”，因为名焉。后徙栎阳。祖慕，魏东羌猎将。慕有五子，辅、特、庠、流、骧。

晋惠时，关西扰乱，频岁大饥，特兄弟率流民数万家就谷汉中，遂入巴蜀。时晋益州刺史赵廞反叛，特兄弟起兵诛之，晋拜特宣威将军、长乐乡侯，流奋威将军、武阳侯。流民阎式等推特行镇北大将军，承制封拜，流行镇东将军。后与晋益州刺史罗尚相攻。昭帝七年，特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，号年建初。战败，为尚所杀，流代统兵事。流字玄通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。流病将死，以后事属雄，雄，特少子也。

雄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。十年，僭称成都王，号年建兴，置百官。时涪陵人范长生颇有术数，雄笃信之，劝雄即真。十二年，僭称皇帝，号大成，改年为晏平，拜长生为天地太师，领丞相，西山王。又改年为玉衡。雄以中原丧乱，乃频遣使朝贡，与穆请分天下。雄舍其子，而立兄荡第四子班为太子。

烈帝六年，雄死，班代统任。雄子期，杀班而自立。

期，字世运，雄第四子也。改年为玉恆。骧子寿自涪城袭克成都，废期为邛都公，期自杀。

寿，字武考。初为雄大将军，封建宁王，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，至期，徙封汉王。既废期自立，改年为汉兴，又改号曰汉，时建国元年也。寿广汉太守李乾与大臣谋欲废寿，寿惧，令子广与大臣盟于殿前。寿闻鄴中殷实，宫观美丽，石虎以杀罚御下，控制邦域城镇，深用欣慕。吏民有小过，辄杀之以立威名。又以郊甸未实，城邑空虚，工匠器械，事用不足，乃徙民三丁已上于成都，兴尚方、御府，发州郡工巧以充之。广修宫室，引水入城，务于奢侈，百姓疲于使役，民多嗟怨，思乱者十室而九。其尚书左仆射蔡兴直言切谏，寿以为谤讪，诛之。

其臣龚壮作诗七首，托言应璩以讽寿。寿报曰：“省诗知意。若今人所作，贤哲之话言；古人所作，死鬼之常辞耳。”动慕汉武、魏明政法，耻闻父兄时事。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，自以胜之也。及寿疾病，见李期、蔡兴为祟，遂死。子势统任。

势，字子仁。既立，改年为太和。遣使朝贡。又改为嘉宁。势弟汉王广以势无子，请为太弟，势不许。广欲袭势，势使其太保李弈击广于涪城，克之，贬为临邛侯，广寻自杀。势既骄吝，荒于酒色，至杀人而取其妻，又纳李弈女为后。耽于淫乐，不恤国事，夷獠叛乱，境土减削，累年荒俭。性多忌害，诛残大臣，刑罚酷滥。斥外父祖旧臣，亲任近习，左右小人因行威福。修饰室宇，群臣谏诤，一无所纳。又常居内，少见公卿。史官屡陈灾谴，乃加相国董皎大都督，以名位优之，实望与分灾眚。建国十年，司马聃将桓温伐之，势降于温。先是频有怪异。成都北乡有人望见女子避入草中，往视，见物如人，有身形头目，无手足，能动摇，不能言。广汉马生角，各长寸半。有马驹，一头、二身、六耳、无目、二阴，一牝一牡。又有驴，无皮毛，饮食数日而死。江南雨血，地生毛。江源又生草，高七八尺，华叶皆赤，子青如牛角。涪陵民药氏妇头上生角，长三寸，凡三截之。李汉家舂米，米自臼中跳出，敛举箕中，又跳出，写置簞中。童谣曰：“江桥头，阙下市，成都北十八子。”又曰：“有客有客，来侵门陌，其气欲索。”谯周云：“我死后三十年，当有异人入蜀，由之而亡。”蜀亡之岁，去周亡三十二年。周又著讖曰：“广汉城北，有大贼，曰流特，攻难得，岁在玄宫自相克。”卒如其言。

史臣曰：司马叡之窜江表，窃魁帅之名，无君长之实，局天脊地，畏首畏尾，对之李雄，各一方小盗，其孙皓之不若矣。

列传第八十五

岛夷桓玄

海夷冯跋

岛夷刘裕

岛夷桓玄，字敬道，本谯国龙亢楚也。僭晋大司马温之子，温爱之，临终命以为后。年七岁，袭封南郡公。登国五年，为司马昌明太子洗马。玄志气不伦，欲以雄豪自许。朝议以温有陵虐之迹，故抑玄兄弟，出为义兴太守，不得志。少时去职。

皇始初，司马德宗立，其会稽王道子擅权，信任尚书仆射王国宝，为时所疾。玄说荆州刺史殷仲堪，令推德宗兖州刺史王恭为盟主，以讨国宝，仲堪从之。会恭使亦上，相逢于中路，约同大举，并抗表起兵。寻平王国宝等。天兴初，德宗以玄为使持节、督交广二州诸军事、建威将军、一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

后王恭复与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，以讨其江州刺史王愉、司马尚之兄弟。玄及龙骧将军扬佺期、荆州刺史殷仲堪等率军应恭。玄等造于石头。于时德宗征虏将军司马元显一军仍守石头，列舟舰断淮口。道子出军，将屯中堂，忽有马惊，军中扰乱，人马赴江者甚众，良久乃定。玄等不知建业危弱，且王恭寻败，玄甚惶惧，乃回军于蔡洲，王恭司马刘军之率北府军来次新亭，于是德宗以桓修为荆州，仲堪为广州，玄为江州，佺期为雍州，刺史郗恢为尚书。仲堪回师南旋，乃使人徇于玄

等军曰：“若不各散归，大军至江陵，当悉戮余口。”仲堪偏将刘系先领兵二千隶于佺期，辄率众而归，玄等大惧，乃狼狈而走。庾楷亦弃众奔于南军。玄并趣轻舟追仲堪，至寻阳，而推率为盟主，镇于夏口。德宗加玄都督荊州四郡，以玄兄西昌公伟为辅国将军、南蛮校尉。宠玄兄弟，欲以侵削荆雍。

先是荊州大水，仲堪仓廩空竭，玄乘其虚而伐之，先遣军袭巴陵。梁州刺史郭铨当之镇，路逢玄，玄遣铨为前驱。玄发夏口，与仲堪书云：“今当入沔，讨除佺期，顿兵江口。若相与无贰，可杀杨广，若其不尔，便当率军入江。”别与桓伟书，令克期为内应，伟惶遽，以书示仲堪，仲堪慰喻遣归，夜乃执之。仲堪遣龙骧将军殷迈、振威将军刘山民等统众七千至西江口。玄闻迈至，复与其当符永道领帐下击之，迈等败走。玄顿巴陵，收其兵而馆其谷，复破杨广于夏口。仲堪既失巴陵之积，又诸将皆败，江陵骇震，城内大饥，皆以胡麻为廩。初，仲堪之得玄书也，急召佺期，佺期曰：“江陵无食，何以待敌？可来见就，共守襄阳。”仲堪犹以全军，无缘弃城迸走，甚忧佺期弗来，乃给之曰：“比来收集，已有储矣，可有数万人百日粮。”佺期信之，乃率步骑八千，既至，仲堪惟以饭饷其军。佺期大怒曰：“今兹败矣！”不过见仲堪，使人于舰上横射玄，玄军亦射之，佺期乃退。玄乃渡军于马头，命其诸军进，破杀仲堪，杀杨广、佺期、殷道护及仲堪参军罗企生等。

德宗以玄为持节、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并八郡诸军事、后将军、荆江二州刺史。玄大论功赏，以长史卞范之领南郡相，委以心膂之任。乃断上流，禁商旅。德二州刺史。玄大论功赏，以长史卞范之领南郡相，委以心膂之任。乃断上流，禁商旅。德宗下书曰：“竖子桓玄，故大司马不腆之息，少怀狡恶，长而不悛，遂与王恭协同奸谋，阻兵内侮，三方云

集志在问鼎，窥拟神器。赖祖宗威灵。宰傅神略，忠义奋发，罪人斯殒。玄等猖狂失图，回舟鸟逝。便宜乘会，歼除奸源，于是同异之论，用惑庙策，遂使王宪废挠，宠授非所。犹冀玄当洗濯胸腑，小惩大诫，而狼心弗革，悖慢愈甚，割据江湘，擅威荆郢，矫命称制，与夺在手。又对侍中王谧放肆丑言，欲纵凶毒，陵陷上京。无君之心，形于音翰；不臣之迹，日月弥著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怀！宜明九伐，以宁西夏。尚书令、后将军元显可为征讨大都督、督十八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”以刘牢之为前锋，行征西将军，权领江州；命司马尚之入沔水。

玄闻元显处分，甚骇惧，欲保江陵。长史卞范之说玄东下，玄甚狐疑，范之苦劝，玄乃留桓伟守江陵，率军东下。至夏口，乃建牙传檄曰：

案扬州刺史元显：凶暴之性，自幼加长；犯礼毁教，发蒙如备。居丧无一日之哀，衰经为宵征之服，弦觯于殷忧之时，穷色于罔极之日，劫略王国宝妓妾一朝空房，比基恶之始，骇愕视听者矣。

相王有疾，情无悚惧，幸灾擅命，扬州篡授，遂乃父子同录，比肩连案。既专权重，双行险暴，恐相王知之，杜绝视听。恶声无闻，佞誉日至。万机之重，委之厮孽，国典朝政，纷纭淆乱。又讽旨尚书，使普敬录公。录公之位，非尽敬之所。苟自尊贵，遂悖朝礼。又妖贼陵纵，破军殄民之后，己为都督，亲则刺史，于宜降之日，辄加崇进。弱冠之年，古今莫比。宰相惩恶，己独解录，推祸委罚，归之有在，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。

取妾之僭，殆同六礼，乃使尚书仆射为媒人，长史为迎宾，嬖媵饔餐，贺同长秋，所谓无君之心，触事而发。八日观佛，

略人子女，至人家宿，唐突归妾。庆封迄今，甫见易室之饮；晋灵以来，忽有支解之刑。喜怒轻戮，人士割裂，治城之暴，一睡而斩。又以四岁孽子，兴东海之封。吴兴残暴之后，横复若斯之调。妖贼之兴，实由此竖。居丧极味，孙泰供其膳；在夜思游，亦孙泰延其驾。泰承其势，得行威福，虽加诛戮，所染既多。加之以苦发乐属，枉滥者众，驱逐徙拨，死叛殆尽。改号元兴，以为己瑞，莽之符命，于斯尤著。否极必亨，天盈其毒，不义不昵，势必崩丧，取乱侮亡，实在斯会。三军文武，愤踊即路。

玄亦失荆楚人情，而师出不顺，其兵虽强，虑弗为用，恆有回师之计。既过寻阳，不见东军，玄意乃定。于是遂鼓行而进，径至姑熟，又克历阳。刘牢之遣子敬宣诣玄请降，玄大喜，与敬宣置酒宴集。玄至新亭，元显弃船，退入国子堂，列陈宣阳门前。元显欲挟德宗出战，而军中相惊，言玄已及南桁，乃回军赴宫。既至中堂，一时崩散。元显奔东府，惟张法顺一骑随之。玄乃为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、领徐州刺史，持节、荆江二州、公如故；假黄钺、羽葆、鼓吹、班剑二十人；置左右长史，从事中郎四人；甲仗二百人入殿。于是收道子付廷尉，免为庶人，徙于安城郡；杀元显并其子，乃豫州刺史司马尚之、吏部郎袁遵、张法顺等。又灭庾楷于豫章。徙尚之弟丹杨尹恢之、辅国将军允之，及国宝、王绪诸子于交、广州。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，将欲解其兵也。初，敬宣既降，随入东府，至是求归。玄冀牢之受命，乃遣之。敬宣既至，牢之知将不免，欲袭玄，众皆离散，乃于班渚北走，缢于新洲。传首建鄴。敬宣奔于江北。

玄白德宗，大赦，改年为大亨。玄让丞相、荆江除三州及录尚书事。乃改授太尉、都督中外、扬州牧、领平西将军、豫

州刺史；绿綬绶，加兗冕之服，剑履之礼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增班剑六十人，甲仗二百人入殿。玄乃镇姑熟。既而大筑府第，田游无度，政令屡改，骄侈肆欲，朋党翦习，沮乱内外。朝政皆谄焉，小事则决于左仆射桓谦及丹阳尹卞范之。玄大赋三吴富室，以赈饥民，犹不能济也。东郡既由兵掠，因以饥馑，死者甚众。三吴户口减半，会稽则十三四，临海、永嘉死散殆尽。诸旧富室皆衣罗谷，佩金玉，相守闭门而死。

玄自封豫章郡公，食安成七千五百户；后来封桂阳郡公，邑二千五百户；本封南郡如故。既而鸩杀道子。玄削夺德宗供奉之具，务尽约陋，殆至饥寒。虽杀逆未至，君臣之体尽矣。进位大将军，加前后部羽葆鼓吹，奏事不名。又表请自率诸军，命诸蕃方扫平关洛，德宗不许之。玄本无资力，但好为大言，既不办行，乃云奉诏故止。玄既无他处分，先作征行服玩，并制装书画之具。或谏曰：“今日之行，必有征无战，輜重自足相运。不烦复有制造。”玄曰：“书画服玩宜恆在左右，且兵凶战危，脱有意外，当使轻而易运。”众咸笑之。

玄所亲仗，惟桓伟而已，先欲征还，以自副贰。伟既死，玄甚恇惧。初，玄常以其父王业垂成，以己弱年，不昌前构，常怀恨愤。及昌明死，便有四方之计，既克建业，无复居下之心。及伟死，虑一己单危，益欲速成大业。卞范之之徒，既虑事变，悬殊幸其利，咸共催促，于是殷仲文等并已撰集策命矣。德宗加玄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南郡、南平、宜都、天门、零陵、桂阳、营阳、衡阳、义阳、建平十郡为楚王，备九锡之礼，扬州牧、领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如故。遣司徒王谧授相国印绶，光禄大夫武陵王司马遵授楚王玺策。德宗先遣百僚固请，又云当亲幸敦喻。十二月，德宗禅位于玄，大赦所部，称永始元年。初欲改年为建始，左丞王纳之曰：“建始者，晋赵王伦之号也。

“于是易为永始，复同王莽始贵之年。

玄入建业宫，逆风迅激，旌旗、服章、仪饰一皆倾偃。是月酷寒，此日尤甚。多行苛政而时施小惠。迎温神主进于太庙。玄游行无度，至此不出。殿上施金额流苏绛帐，颇类轎车、王莽仙盖。太庙、郊斋皆二日而已。又其庙祭不及于祖，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显，故不列序。且以王莽立九庙，见讥前史，遂以一庙矫之。又毁僭晋小庙，以崇台榭。其庶母蒸尝，未有定所。慢祖忘亲，时人知其不永。是月，玄出游水南，飘风飞其仪盖。又欲造大辇，使容三十人坐，以二百人舆之。玄骄逸荒纵，不恤时事，奏案停积，了不省览；或亲细事，手注直官，自用令史，制度乱出，主司奉签不暇。晨夜游猎，文武困乏。直侍之官，皆系马省中；休下之吏，留供土木之役。朝士劳瘁，百姓力尽，民之思乱，十室而八。

德宗彭城内史刘裕因是斩徐州刺史桓修环境京口，与沛国刘毅、东海何无忌收众济江。玄加桓谦征讨都督，召侍官皆入止省中。玄移还上宫，百僚步从。赦扬、豫、徐、兖、青、冀六州。遣顿丘太守皇甫之、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刘裕于江乘。裕斩甫之，进至罗落桥，又梟敷首。玄外粗猛，内恇怯，及闻二将已没，志虑荒窘，计无所出，日与巫术道士为厌胜之法。乃谓众曰：“朕其败乎？”黄门郎曹靖对曰：“神怒民怨，臣实忧惧。”玄曰：“民怨可然，神何为怒？”对曰：“移晋宗庙，飘泊无所；大楚之祭，不及于祖。此其所以怒也。”玄曰：“卿何不谏？”对曰：“辇上诸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，臣何敢谏。”玄使桓谦、何澹之屯于东掖门，卞范之屯覆舟山西，众合二万。又遣武卫庾质之配以精卒利器，援助谦等。谦等大败，玄声云赴战，将子侄出南掖门，西至石头。先使殷仲文具船于津，遂相与南走。经日不得食，左右进以粗粥，咽不能下。

玄子升五六岁，抱率胸而抚之，玄悲不自胜。玄挟德宗发寻阳，至江陵，西中郎将桓石康纳之。张幔屋，止城南，署置百官，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，殷仲文为徐州，其余各显用。玄谓诸侍臣曰：“卿等并升清涂，翼从朕躬，都下窃位者方应谢罪军门，其见卿等入石头，无异云霄中人也。”玄以奔败之后，惧法令不肃，遂轻怒妄杀，逾甚暴虐。殷仲文谏之，玄大怒曰：“汉高、魏武凡遇败，但诸将失利耳。以天文恶，故还都旧楚，而群小愚惑，妄生是非，方当纠之以猛，未宜施之以恩也。”荆、江郡守，以玄播越，咸遣使通表，有匪宁之辞，玄悉不受，乃更令所在表贺迁都。玄在道自作《起居注》，叙其拒刘裕事，自谓算略无失，诸将违节度，以至于败。不暇谋议军事，惟诵述写传之。

刘裕遣其冠军将军刘毅发建鄴，追之。玄军屡败。玄常装轻舸于舫侧，故其兵人莫有斗志。玄乃弃众而走，余军以次崩散，遂与德宗还江陵。初，玄留德宗妻子巴陵，殷仲文与玄同舟，乃说玄求别舫收集散军，遂以德过妻归于建鄴。玄入江陵城，南平太守冯该劝玄更战。玄欲出汉中，投梁州刺史桓希，夜中处分将发，城内已乱，禁令不行，将亲近腹心百许人出城北。至城门，左右即于暗中斫玄面，前后相杀，交横盈路。玄仅得至船。德宗入南郡府。玄既下船，犹欲走汉中。玄屯骑校尉毛修之诱以入蜀，遂与石康等沂江而上。达枚回洲，为益州参军费恬而迎射之，箭如雨下。玄中流矢，子升辄拔之。益州督护冯迁抽刃而登玄舰，玄曰：“是何人也，敢杀天子！”迁曰：“我自欲杀天子之贼耳。”遂斩玄首并石康等，斩升于江陵市，传送玄首，梟于朱雀门。

玄既败，桓谦匿于沮中。桓振逃于华容之浦，阴聚党数千人，晨袭江陵，克之。桓谦亦聚众而出。振既至，问玄子升所

在，知升已死，欲杀德宗，谦苦禁之。于是为玄举哀，谥为武悼皇帝。谦率群官复立德宗，振自为都督八州、镇军将军、荊州刺史，谦复本职，又加江豫二州刺史。后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杀桓希于汉中。桓振寇江陵，为唐兴所斩。其余亲从，或当时擒获，或奔散外境，数年之间，并败灭之。

海夷冯跋，字文起，小名乞直伐，本出长乐信都。慕容永僭吨长子，以跋父安为将。永为垂所灭，安东徙昌黎，家于长谷。跋饮酒至一石不乱。母弟素弗，次丕，次洪，皆任侠放逸，不修行业，跋恭慎勤稼穡。既家昌黎，遂同夷俗。

后慕容熙僭号，以跋为殿中左监，稍迁卫中郎将。后坐事逃亡。既而熙政残虐，民不堪命，跋乃与从兄万泥等二十三人结谋，跋与二弟乘车，使妇人御，潜入龙城，匿于孙护之室以诛熙。乃立夕阳公高云为主，以跋为侍中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武邑公，事皆决跋兄弟。太宗初，云为左右所杀，跋乃自立为燕王，置百官，号年太平，于晨永兴元年也。跋抚纳契丹等诸落，颇来附之。

太宗遣谒者于什门喻之，为跋所留，语在《什门传》。泰常三年，和龙城有赤气蔽日，自寅至申，跋太史令张穆以为兵气，言于跋曰：“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绝，自古邻国未有不通之理，违义致忿，取败之道，恐大军卒至，必致吞灭，宜还魏使，奉修职贡。”跋不从。太宗诏征东大将军长孙道生率众二万讨之，跋婴城固守，不克而还。

神二年，跋有疾。其长子永先死，立次子翼为世子，摄国事，勒兵以备非常。跋妾宋氏规立其子受居，深忌翼，谓之曰：“主上疾将瘳，奈何代父临国乎？”翼遂还。宋氏矫绝内外，遣掩人传问，翼及跋诸子、大臣并不得省疾，惟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，专掌禁卫。跋疾甚，福虑宋氏将成其计，乃言于

跋弟文通，勒兵而入。跋惊怖而死，文通袭位。翼勒兵出战，不利，遂死。跋有男百余人，悉为文通所杀。

文通，跋之少弟也，本名犯显祖庙讳。高云僭号，以为征东大将军，领中领军，封汲郡公。跋立，为尚书左仆射，改封中山，仍为领军，内掌禁卫，外总朝政，历位司徒。及自立，乃与刘义隆交通。

延和元年，世祖亲讨之，交通婴城固守。文通营丘、辽东、成周、乐浪、带方、玄菟六郡皆降，世祖徙其三万余户于幽州。文通尚书郭渊劝其归诚进女，乞为附庸，保守宗庙。文通曰：“负衅在前，忿形已露，降附取死，不如守志，更图所适也。”

先是，文通废其元妻王氏，黜世子崇，令镇肥如，以后妻慕容氏子王仁为世子。崇母弟广平公朗、乐陵公邈相谓曰：“大运有在，家国已亡，又慕容之譖，祸将至矣。”于是遂出奔辽西，劝崇来降，崇纳之。会世祖使给事中王德陈示成败，崇遣邈入朝。世祖遣兼鸿胪李继持节拜崇假节、侍中、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领护东夷校尉、幽平二州牧，封辽西王，录其国尚书事，食辽西十郡；承制，假授文官尚书、刺史，武官征虏已下。文通遣其将封羽率众围崇，世祖诏永昌王健督诸军救之。封羽又以凡城降，徙其三千余家而还。

文通遣其尚书高颀请罪，乞以季女充掖庭。世祖许之，征其子王仁入朝，文通不遣。其散骑常侍刘训言于文通曰：“虽结婚和通，而未遣侍子，魏若大举，将有危亡之虑。夫以重山之隘，刘禅衔璧；长江之难，孙皓归命。况魏强于晋氏，燕弱环境吴蜀，愿时遣世子，以恭大国之命。然后收离集散，厚布恩泽，分赈仓廩以济民乏，劝督农桑以邀秋稔，庶大业危而更安，社稷可以永保。”文通大怒，杀之。世祖又诏乐平王丕等讨之，日就蹙削，上下危惧。文通太常阳岷复劝文通请罪乞降，

速令王仁入侍。文通曰：“吾未忍为此，若事不幸，且欲东次高丽，以图后举。”岷曰：“魏以天下之众周一隅之地，以臣愚见，势必土崩。且高丽夷狄，难以信期，始虽相亲，终恐为变。若不早裁，悔无及也。”文通不听，乃密求迎于高丽。太延二年，高丽遣将葛卢等率众迎之，入和龙城，脱其弊褐，取文通精仗以赋其众。文通乃拥其城内士女入于高丽。先是，其国有狼夜绕城群噪，如是终岁；又有鼠集于城西，阗满数里，西行至水，则在前者衔马矢，迭相啮尾而渡；宿军地燃，一旬而灭触地生蛆，月余乃止；和龙城生白毛，长一尺二寸。

文通至辽东，高丽遣使劳之曰：“龙城王冯君爱适野次，士马劳乎？”文通惭怒，称制答让之，高丽乃处之于平郭，寻徙北丰。文通素侮高丽，政刑赏罚，犹如其国。高丽乃夺其侍人，质任王仁。文通忿怨之，谋将南奔。世祖又征文通于高丽，高丽乃杀之于北丰，子孙同时死者十余人。文通子朗、邈。朗子熙，在《外戚传》。

岛夷刘裕，字德舆，晋陵丹徒人也。其先不知所出，自云本彭城彭城人，或云本姓项，改为刘氏，然亦莫可寻也，故其与丛亭、安上诸刘了无宗次。裕家本寒微，住在京口，恆以卖履为业。意气楚刺，仅识文字，樗蒲倾产，为时贱薄。尝负骠骑谿议刁逵社钱三万，经时不还。逵以其无行，录而征责，骠骑长史王谧以钱代还，事方得了。落魄不修廉隅。

天兴二年，僭晋司马德宗遣其辅国将军刘牢之东讨孙恩，裕应募，始为牢之参军。恩北寇海盐，裕追胜之，以功稍迁建武将军、下邳太守。刘牢之讨桓玄，裕参其军事。牢之降，裕为玄从兄桓脩中兵参军。孙恩死，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，玄遣裕征之，裕破循于东阳、永嘉，循浮海奔逸。加裕彭城内史。

及桓玄废德宗而自立，裕与弟道规、刘毅、何无忌潜谋举

兵。桓修弟思祖镇广陵，道规刘毅先为之佐。天赐初，裕与何无忌等旦候城门开，率众斩玄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，其日，刘毅、道规等亦斩思祖，因收众济江。河内太守辛扈兴、恆农太守王元德、振威将军童厚之亦与裕克是日取玄。毅兄迈时在建业，毅遣周安要之，迈惧而告玄，玄遣顿丘太守皇甫之、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。裕率众宿于竹里，遇甫之于江乘，裕执长刀直入其陈，斩甫之，进至罗落桥，又斩敷首。玄使桓谦屯东陵，卞范之屯覆舟山西，裕又破之。玄大惧，乃携子侄浮江南走。裕入镇石头，以德宗司徒王谧为录尚书，领扬州刺史，立留台，总百官，裕为使持节、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、镇军将军、徐州刺史，令道规等众追玄。裕因是相署名位，遣尚书王嘏等迎德宗，燔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。寻杀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其子绥、纳等。裕以司马遵为大将军，承制，入居东宫，公卿以下莫不毕拜。乃大赦，惟玄等不在例。是夜，司徒王谧逃走。刘毅以其手解德宗玺绶，宜诛之。裕以其偿钱之惠，固请免之，乃遣丹杨尹孟昶迎焉。

无忌、道规至于桑落洲，破桓玄。诸将进据寻阳，加裕都督江州。刘毅复败桓玄于峥嵘洲，玄乃弃众单舸奔走，挟德宗奔于江陵。裕领青州刺史，甲仗百人入殿。毅等平巴陵，德宗复位于江陵，改年曰义熙。及还建业，裕进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饰让不受；加录尚书事，又诈不受。乃出镇丹徒，改授都督十六州，余如故，又领兖州，乃解青州。

卢循破广州，裕仍以循为广州刺史，其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。裕又都督交广二州。又封裕豫章郡公，邑万户，绢三万匹。加侍中，进号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又进裕扬州刺史，录尚书事，居于东府。裕遣刘敬宣伐蜀，为谯道福所败，乃免敬宣官，裕自降为中军将军，开府如故。

永兴初，慕容超大掠淮北，执德宗阳平太守刘千载、济南太守赵元，驱掠千余家而归。裕乃伐超，遂屠广固，执超，斩其王公以下三千人，纳口万余、马二千匹，夷其城隍。送超于建业，斩之。

裕是行也，徐道覆劝卢循令乘虚而出，循从之，于是南康、庐陵、豫章诸郡守皆奔走。江州刺史何无忌率军至豫章，战歿。于时群议欲令德宗北徙渡江。循遂寇湘中，破刘道规于长沙，败刘毅于桑落洲。席卷而下。裕将孟昶、诸葛长民劝裕拥德宗过江，裕不从。昶谓事必不济，乃自杀。裕发居人治石头城。道覆等至，即欲于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。卢循曰：“大军未至，孟昶便逆自杀，以此而推，建业寻应有变，但按甲守之，不忧不济也。”乃屯军于蔡洲。循乃率众数万上南岸，至于丹阳郡，遂遣焚京口、金城、姑熟，寇掠涂中及江宁、芜湖。循以阮赐为豫州刺史，裕中军参军尚靖、宣城内史毛修之破赐于姑熟，犹其輜重，赐乃退。又加裕太尉、中书监、黄钺，裕受黄钺。卢循既不战，乃告道覆曰：“师老矣，可还据寻阳，并力取荆州，徐以三分有二之势与下流争衡，犹可以济也。”乃自蔡洲南退。裕遣辅国将军王仲德等追之。裕又遣建威将军孙季高率众自海道袭番禺。裕自以舟师南伐。季高乘海兼行，奄至番禺。循不以海道为防，既至而觉，众乃大惊。季高悉力而上，四面攻之，仍屠其城。卢循父嘏及长史孙建之并以轻舟奔始兴。

循与道覆率众而下，裕众军击之，循等还寻阳。循欲遁于豫章，乃悉力栅断左里。裕诸军乘胜而击之，循单舸径还广州，道覆还始兴。裕还，为大将军、扬州牧、班剑二十人，本官如故。徐道覆至始兴，犹据山涧，刘蕃等攻之，道覆先鸩妻子，然后自杀。卢循至番禺，收众攻季高，刘蕃遣沈田子讨之，循奔走。余众从岭道袭合浦，克之。进攻交址，交州刺史杜惠度

屡战克捷，循投水而死。

裕自为太尉、中书监。裕杀尚书左仆射谢混、兖州刺史刘蕃。裕既权重，便怀异志，以荆州刺史刘毅颇有勇略，又据上流之所，心畏恶之，遂自讨毅，遣参军王镇恶等袭江陵。镇恶至豫章口，焚毅舟舰。毅兵逆战不能抗，镇恶驰入外城。于时毅病，乃阻内城。镇恶焚诸门攻之，其徒乃溃。毅自北门出走，缢于道侧，斩尸于市，诛其子侄。裕至江陵，诛南蛮校尉郗僧施、卫军谥议谢邵等。裕本寒微，不参士伍，及擅时政，便肆意杀戮，以威惧下。初以刁逵缚之之怨，诛其兄弟；又以王愉、谢混、郗僧施之徒并皆时望，遂悉害之。分荆州为湘州，裕自总督。裕还于东府，召诸葛长民屏人闲语，密令壮士西阡等出自幔后，于座拉之，长民坠地，死于床侧，亦以才雄见忌也。

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颇得众心，裕内怀忌惮，神二年，率众讨之，遣龙骧将军蒯恩等为前军。裕进领荆州刺史，加黄钺。雍州刺史鲁宗之率其子轨会休之于江陵。轨等军败，乃与休之俱奔襄阳。裕自领南蛮校尉。休之等奔姚兴。裕为太傅、扬州牧；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；置左右长史、司马，从事中郎四人；余如故。裕又领平北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，增督南秦州，寻督中外诸军事。

裕志倾僭晋，若不外立功名，恐人望不许，乃西伐姚泓。自领征西将军、司豫二州刺史，寻领北雍州刺史，加前后部羽葆鼓吹，增班剑为四十人。子义符为中军将军，监太尉留府事，给鼓吹一部。右仆射刘穆之为左仆射，领军、中军二府军司，入居东府，总摄内外。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：“公今委卿以关中，卿其勉之。”镇恶曰：“吾今不克咸阳，誓不济江，而公九锡不至者，亦卿之责矣。”裕率众军至彭城，加镇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。遣中兵参军沈林子自汴入河，冠军檀道济与王

镇恶步出淮肥，裕将王仲德泛济入河。德宗封裕十郡为宋公，加相国、九锡，僭拟魏晋故事。王镇恶进至宜阳，独取潼关，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陕城，姚泓诸将不能抗。始裕入河西上，太宗遣将军娥清、长孙嵩等屯于河畔。裕遣朱超石、刘荣祖等渡河，长孙道生破之，擒斩其将杨丰等。裕遣将军王仲德、赵伦之率沈田子等入伍关，屯军青泥。深林子由秦岭会田子于尧柳城。姚泓率众数万，不战而还。裕至关头。镇恶至渭桥，破泓军于横门。裕至长安，执姚泓以归，斩于建业市。裕以其子义真为雍州刺史，镇咸阳。进裕为宋王，增十郡，置百官，一拟旧制。裕还彭城。

赭连屈丐掠渭阳，义真遣沈田子率军讨之。田子退军陞上，镇恶往就田子议之，田子斩镇恶于幕下，又杀其兄弟群从七人。田子驰还，云“镇恶有异志”，义真长史王修执而斩之。义真与左右多为不法，王修每裁割之，左右咸怨，白义真曰：“王修以关中阻险，兵食又足，欲谋反叛，宜早图之。”义真遂遣左右杀修。裕闻之，以朱龄石为雍州刺史。义真发自长安，将走江东，诸将竞收财货，次于灞上。赫连昌率众追之，既至清泥，义真大败，蒯恩与安西司马毛修之并被擒获，参军段横，名犯高祖庙讳，单马负义真走归。朱龄石亦弃长安，奔就龙骧将军王敬先于曹公故垒，既而城陷，被执见杀。

德宗死，裕立德宗弟德文，裕又自增十郡。裕遣司马傅亮赴建业，令征己入辅。德文禅其位，遂自号为宋，改年为永初，时泰常五年也。裕既僭立，频请和通，太宗许之。六年，裕遣其中军将军沈范、索季孙等朝贡。七年五月裕死。

子义符僭立。太守以其礼敬不足，遣山阳公奚斤等率步骑二万于滑台渡河南讨。义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司马翟广领步骑三千来拒。司空奚斤以千余骑徇陈留，太守严棱率众降。仍攻

滑台，其郡太守王景度奔走，斩其司马阳瓚。德祖又遣其将奚应明攻轘重于石济。奚斤于土楼大破广等，乘胜径至虎牢。义符遣其将杜垣等与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陆。太宗诏安平公叔孙建等军于泗渚口，义符兖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，于是泰山诸郡悉弃戎而走。太宗诏苍梧子公孙表等复攻虎牢，义符遣将檀道济率师赴救。八年，义符改年为景平。奚斤进攻金墉，义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。太宗南巡至鄴。奚斤自金墉还围虎牢。太宗又诏安平公叔孙建等东击青州，其刺史竺夔守东阳城，济南太守垣苗自梁邹奔夔。奚斤分军攻颍川，太守李元德奔还项城。斤又遣骑破高平郡所统五县，略居人二千余家。叔孙以时暑班师。檀道济、王仲德向青州，遂不敢进。太宗至虎牢，因幸洛阳，乃北渡河。斤克虎牢，擒德祖及其荥阳太守翟广、广武将军奚霸等，义符豫州刺史刘粹屯项城，不敢进。斤遣步骑至许昌，颍川太守索元德奔项城，遂围汝阳，太守王公度突围而出，仍破邵陵，掠万余口而还。

始光初，义符司空徐羨之、尚书令傅亮、领军谢晦等专其朝政，收其庐陵王义真，徙于新安郡，杀之。义符昏暴失德，羨之等勒兵入殿，时义符在华林舟中，兵士竞进，杀其侍者，扶义符出东闔，废为营阳王。遂徙于吴郡，于金昌亭杀之。

亮等立义符弟荆州刺史义隆，号年元嘉。遣使赵道生朝贡。二年，徐羨之、傅亮等归政于义隆，不许。三年，义隆信其侍中王华之言，诛羨之、傅亮，遣其将檀道济等讨荆州刺史谢晦。晦率众东下，谋废义隆，以讨王华为辞，破义隆将到彦之。及闻道济将至，晦众崩散。晦走江陵，乃携其弟遁等北走，至安陆延头，为戍主光顺之所执，斩于建业。八月，义隆使其殿中将军吉恆朝贡。神 二年，又遣殿中将军孙横之朝贡。三年，又遣殿中将军田奇朝贡。

寻遣其右将军到彦之、安北将军王仲德、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，骁骑将军段横寇虎牢；又遣其豫州刺史刘德武、后将军、长沙王义欣至彭城为后继。到彦之寇碣磬，分军向虎牢及洛阳。世祖诏河南诸军收众北渡以骄之。寻诏冠军将军安颉等率众自盟津渡，攻金墉，义隆建武将军杜骥出奔，遂乘胜进攻虎牢，陷之，斩其司州刺史尹冲。叔孙建大破竺灵秀，追至湖陆。四年，颉攻滑台，彦之与王仲德等焚舟弃甲，走归彭城。义隆又遣檀道济救滑台，叔孙建、长孙道生击之。道济至高梁山，颉等攻克滑台，擒其司徒从事中郎朱修之等，道济走奔历城，夜乃遁还。义隆青州刺史萧思话亦弃镇奔于平昌，其东阳积粟为百姓所焚。

延和元年五月，义隆又遣赵道生朝贡。二年二月，诏兼散骑常侍宋宣使于义隆，且为皇太子结亲。九月，义隆遣赵道生贡驯象一。太延二年三月，义隆遣使会元绍朝贡。义隆忌其司空檀道济，遂诛之。道济临死，脱帻投地曰：“乃复坏汝万里长城。”三年三月，义隆遣其散骑常侍刘熙伯朝贡，且论纳币。六月，义隆女死，不果为婚。五年十一月，义隆遣黄延年献驯象。真君初，义隆徙其弟大将军义康于豫章。二年，其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诣义隆理义康，义隆大怒，收育杀之。四月，义隆遣使黄延年朝贡。十二月，义隆又遣黄延年朝贡。

是岁，义隆梁州刺史刘真道将裴方明攻击杨难当，难当舍仇池，将妻子来奔。三年，世祖诏琅邪王司马楚之等讨之。西安将军古弼、平西将军元济等邀义隆秦州刺史胡崇之于浊水，破擒之，余众奔汉中。义隆立难当兄子文德为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戍茄芦，弼等讨平之。义隆遂杀真道、方明。

五年，义隆复遣使朝贡。六年，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以才学而不见用，太子詹事范晔以家门淫污，为世所薄，与熙先

及外生谢综谋杀义隆，立其弟前大将军义康。丹阳尹徐湛之告之，乃诛晔等，徙义康于安成郡，御史监守。七年，诏诸军掠济阴、金乡等七县，并驱其青冀二州民户而还。北地人盖吴聚众反，义隆以吴为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封北地公，规乱雍州，诏诸军讨平之。义隆好行小计，扇动边民，内起山苑，穷侈极丽，役使百姓，江南苦之。九年正月，义隆遣使献孔雀。

十一年二月，世祖欲猎于云梦，发使告义隆，勿相猜阻，义隆请奉诏。世祖南巡，义隆边城闭门拒守，世祖忿之，乃攻悬瓠。分遣使者安慰降民，其不服者诛戮之。义隆汝南、南顿、汝阳、颍川太守，并弃城奔走。义隆安北将军、武陵王骏遣参军刘泰之、臧肇之，殿中将军尹怀义、程天祚等以千余骑至汝阳，永昌王位击破之，斩泰之、肇之，执天祚等。

义隆又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、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入河，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以骏水陆并进，太子左卫率臧质统骁骑将军王方回、安蛮司马刘康祖、右军参军梁坦造许、洛，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。太尉江夏王义恭为诸军节度，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统辅国将军杨文德、宣威将军刘洪宗向汧陇，护军将军萧思话部龙骧将军杜坦、竟陵太守刘德愿向武关。义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财，以助军费，士庶怨之。南兖及青、冀、兖、豫三吴简发，以配戎行；杨、南徐、兖、江州富民并四分之一。建威司马申元吉趣泗渚，萧斌至碭碭，王玄谟遣军主王宝惠攻滑台，右军萧铄遣中兵参军梁坦等进军小索。世祖诏诸军援滑台，大败王宝惠等，王玄谟走还碭碭。萧斌遣申坦与梁坦、垣护之据两当城，斌退还历下。及车驾渡河，梁坦退走，弃甲山。车驾发滑台，过碭碭，义隆又遣雍州刺史、竟陵王诞率其将薛安都、柳元景等入卢氏，进攻弘农。诏洛州刺史张提率众度崤，蒲城镇

将何难于风陵堆济河，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阌乡。元景退走。

十一月，车驾从东安山出下邳，义隆邹山戍主、鲁阳阳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。楚王建、南康侯杜道俊进军清西，至留建成。义隆镇军刘骏参军马文恭至萧城，军主嵇玄敬至留城，并为觐候，见官军俱时退走。永昌王仁攻悬瓠，拔之，获义隆守将赵淮，过定项城，破尉武戍，执其戍主。进攻寿阳，屯兵于孙叔敖家，掠马头、钟离二郡。义隆遣左军将军刘康祖赴寿阳，与仁相遇，仁大破之，尽坑其众，斩康祖，传首示寿春，获其将胡盛之、王罗汉等。以所斩首使军士曳之，绕城三匝，积之城西，高与城齐。刘铄乃焚四郭庐舍，婴城固守。车驾至盱眙、淮、泗。义隆遣辅国将军臧质率师至盱眙，顿军城北。六军于上流济淮，质遣司马胡崇之等率所领于山上立营，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城前大浦。诏攻二军，斩崇之、熙祚等及佗首数千级，众悉赴水死。淮南之民皆诣军降。高梁王那出山阳，永昌王仁于寿阳出横江，凡所经过，莫不风靡。车驾登于瓜步，伐苇结筏，示欲渡江。义隆大惧，欲走吴会。建业士女咸荷担而立。义隆遣黄延年朝于行宫，献百牢，贡其方物，并请和，求进女于皇孙。世祖以师婚非礼，许和而不许婚。

初，义隆欲遣军侵境，其臣江湛、徐湛之赞成其事，而义隆太子劭与萧思话、沈庆之谓义隆曰：“昔檀道济、到彦之无利而反，今将帅士众不及于前，不可轻动兵甲。”时湛等在坐，义隆使与庆之诺议。庆之曰：“治国如治家，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，今欲伐国，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，事何由济。”义隆大笑，遂不纳庆之言。至是，登石头城楼而望，甚有忧色，叹曰：“若檀道济在，岂应至此！”劭乃委罪于江、徐。义隆曰：“引自吾意，不关二人也。”

正平元年正月，世祖飨会于瓜步，既许和好，诏班师。其

江北之民归隆者数十万计。凡克南兖、豫、徐、兖、青、冀六州，其军锋杀掠不可胜算。时义隆江北萧条，境内搔扰。义隆虑义康为乱，遣使杀之，葬以侯礼。义隆惭恚，归罪于下，降义恭为仪同三司，萧斌、王玄谟并免所居职。十月，义隆遣其将军孙盖等朝贡。

兴安九年，义隆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率其将张永等攻碭碭，诏诸军击破之，永等退走。思话遣建武将军垣护之至梁山逆军，尚书韩茂率骑逆击之，思话退还麋沟。义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质向崤陕，梁州刺史刘秀之、辅国将军杨文德出子午。豫州刺史长孙兰遣骑破之，季之等仅以身免。臧质、柳元景、薛安都等至关并相继败走。

是年，义隆太子劭及始兴王休明令女巫严道育咒诅义隆，事发，义隆愤愧自失，废于政事。乃议黜劭杀休明，屡召尚书仆射徐湛之、吏部尚书江湛、侍中王僧绰等谋议。僧绰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惟愿以义割恩，略小不忍。不尔，便应坦怀如初，无烦疑论，不可使难生虑表，取笑千载。”义隆曰：“卿可谓能断大事，此不可不殷勤三思。义康始死，人谓我无复慈爱之道。”僧绰又云：“臣恐千载之后，言陛下易于裁弟，难于废子。”义隆默然。

休明母潘有宠于义隆，义隆以废立之谋告之。潘请赦，弗许，遂告休明。休明驰报劭，劭知己当废，遂夜召左右队主陈叔儿、詹齐帅张超之、任建之等总二千余人被甲自卫。又召左卫率袁淑、中舍人殷仲素、左积弩将军王正见，又呼左军长史萧斌。劭曰：“朝廷信谗，当见罪废，内省无过，不能受枉，明当入殿，卿等必不得异。”乃遍拜告哀。众皆惊，不得答。袁淑良久曰：“自古无此类，愿加善思。”劭怒变色，于是左右咸云伏听令旨。明晨斩淑。劭守万春门，乃告门者曰：“我

受敕入，有所收，可助我督后队令速。”劭又诈义隆敕云：“鲁秀谋反，汝明可守关，将兵入讨也。”故士卒信之。超之等率十余人走入云龙门，拔刃径登含章殿。义隆夜与徐湛之屏人闲语，时犹未讫，门户并无侍卫。义隆迫急，以几自鄣，兵刃交下，五指俱落。超之斩义隆，徐湛之为乱兵所害。劭分遣掩江湛之，斩之。休明时在西州，来屯中堂。劭又使兵杀休明母。是日，劭登殿受玺绶，下书曰：“徐湛之、江湛杀逆无状，吾勒兵入殿，已无所及，号惋崩恤，心肝破裂。今罪人斯得，元凶克殄，卜世灵祚，永享无穷，思与亿兆覃兹更始，可大赦天下，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。”

劭弟骏，时为江州刺史。先以西阳蛮反，义隆令东宫步兵校尉沈庆之、襄阳太守柳元景、司空中兵参军宗宪并讨之。骏出次五洲，斩劭使于军门。司徒义宣、雍州刺史臧质、司州刺史鲁爽同举兵。骏以沈庆之、柳元景、宗宪为前军。骏谘议参军颜竣专主军谋。劭葬义隆，托疾不出。臧质子敦逃走，劭乃悉聚诸王及大臣徙入城内，移南岸百姓渡淮，贵贱皆被驱逼，建业淆乱。骏等发寻阳，檄至，劭乃移骏数子于侍中省，义宣诸男于大仓屋，以兵守之；使其将鲁秀、王罗汉等为水陆之备，休明乃萧斌为之谋主；焚除淮中船舫。骏至南洲，顿漂洲，令柳元景等击劭，劭众崩溃，奔走还宫。义恭单马奔骏，劝即位。劭大怒，遣休明就西省杀义恭子南丰王朗等十二人。

骏乃僭即大位于新亭。于是擒劭、休明，并梟首大桁，暴尸于市，经日坏烂，投之水中，男女妃妾一皆从戮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遥望建康城，小江逆流萦，前见子杀父，后见弟杀兄。”兴光元年，骏改年曰孝建。其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骏曰：“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，十家而七；庶人父子殊产，八家而五。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，饥寒不相恤，又疾谗害其间，

不可称数。宜明其禁，以易其风。”俗弊如此，骏不能革。

臧质遣使说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曰：“有大才，负大功，挟震主威，自古鲜有全者。宜在人前，早有处分。”义宣使要豫州刺史鲁爽、兖州刺史徐遗宝、司州刺史鲁秀等，克秋起兵。爽时昏醉，即日便戴黄标，称建平元年，板义宣为天子，遣信至建业迎弟瑜。由是骏知爽反，惶惧，欲遣迎义宣，其竟陵王诞执议不许，乃遣左卫将军王玄谟率众讨爽，领军将军柳元景、镇军将军沈庆之讨义宣。臧质不戍大雷，驰报义宣，抗表以诛元景为名。遣军就质，使爽与质会于江上。玄谟屯兵梁山。义宣率众至寻阳，与质俱下。雍州刺史朱修之不从义宣。臧质进计曰：“今万人取南州，则梁山中绝；万人守梁山，玄谟必不敢动。下官浮舟外江，直向石头，此上策也。”义宣将从之，其谘议刘湛之曰：“质不求前驱，凶志难测，不如尽锐攻梁山，事克，然后长驱，万安之计也。”义宣乃止。义宣遣刘湛之就质，步攻东垒。义宣进自芜湖，赴梁山，屯兵西岸。玄谟拒质，骏将军护之、薛安都又摧破之。义宣众溃，因风放火，焚其舟舰。义宣闭船大泣，因而进逸。走至江陵，荆州司马竺超民具仪服迎之，左右相率溃叛，超民送付刺奸。朱修之于狱杀之。

太安二年，骏改年为大明。骏于新亭造中兴佛寺，设斋，忽有一僧形貌有异，众皆愕然。问其名，答云名惠明，从天安寺来。言竟，倏然而灭，乃改为天安寺。至天安初而彭城归国。四年，骏遣其将殷孝祖寇济州，高宗遣清水公封敕文等击走之，又诏征西将军支豹子击孝祖于清东。五年，豹子还，遂掠地至高平，大获而还。

骏以其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得士庶之心，内畏忌之。诞不自安，乃治城多聚粮仗。骏大怒，贬诞爵为侯，遣兖州刺史垣闾、给事中戴明宝讨之。诞遣众出战，斩垣闾。诞表骏曰：

“往年元凶祸逆，陛下入讨，臣背凶赴顺，可谓常节。及丞相构难，臧鲁协从，朝野卜兄忽，咸怀忧惧。陛下欲建百官羽仪星驰推奉，臣前后固执，未方赐从。社稷获全，是谁之力？陛下相遇殷勤，屡加崇庞，骠骑、扬州，旬月移授。恩秩频烦，复赐徐兖，仰屈皇舆，远相饯送。臣一遇之感，如何以忘，庶希偕老，永相娱慰。岂谓陛下信用谗言，遂令小人来相掩袭。不任枉酷，即加诛掇，雀鼠贪生，仰违诏敕。今亲勒部曲，镇扞徐兖。昔缘何福，同生皇家；今有何罪，便成胡越。陵锋奋戈，万没岂顾，定荡之期，冀在旦夕。右军、宣简，爰及武昌，皆以无罪，并遇枉酷。臣有何过，复至于此？陛下宫闱之丑，岂可一二。临纸悲塞，不止所言。”骏以沈庆之前军讨之，亲劳军人，赐以金帛。庆之军败退，伤者十四五。骏大怒，将自往。久乃拔之，斩诞传首。诞母殷、妻徐并自杀。城内诛者数千人，或先鞭杀而行戮。并移首于石头南岸，以为京观，至于风晨雨夜，辄闻哀号之响。

骏淫乱无度，蒸其母路氏，秽污之声，布于欧越。东扬州刺史颜竣恃旧，每戏弄之，骏惭怒杀竣。和平元年七月，骏使其散骑常侍明僧皓朝贡。二年三月，又使其散骑常侍尹显朝贡。骏雍州刺史、海陵王休茂谋将除骏，参军尹玄庆斩休茂。是岁，凡诸郡士族婚宦点杂者，悉黜为将吏，而人情惊怨，并不服役，逃窜山湖，聚为寇盗。侍中沈怀文苦谏不纳。三年三月，骏使其散骑常侍严灵护朝贡。以沈怀文数直谏，付廷尉杀之。骏宠姬殷死，赠贵妃，谥曰宣。及葬龙山，给銮辂、九旒、黄屋、左纛、羽葆、鼓吹、班剑、虎贲。龙輶之丽，功妙万端，山池云凤之属，皆装以众宝，绣帷珠带，重铃叠眊，仪服之盛，古今鲜有。骏自殷死，常怀悲恻，神情罔罔，废弃政事。或亲至殷灵床，酌奠酒饮之，既而恸哭流连，不能自反。其耽昏若此。

四年，猎于乌江之傍口，又游湖县之满山，并与母同行，宣淫肆意。五年，三吴大饥，人食草木皮叶，亲属互相贩鬻，劫掠蜂起，死者不可胜数。是年骏死。

子业立，性尤凶悖。其母疾笃，遣呼子业，子业曰：“病人间多鬼，那可往？”其母怒，语待者曰：“将刀来破我腹，那得生如馨儿！”六年，改为永光。以奄人华愿儿为散骑常侍，游止必同。越骑校尉戴法兴屡相裁割，愿儿深以为隙。或谓法兴为真天子，子业为赝天子，愿儿具以闻，子业乃杀法兴。骠骑将军柳元景、尚书左仆射颜师伯欲废子业，立太宰义恭，以告沈庆之，庆之告子业。子业出兵诛义恭，遂割剔支体，抽裂心藏，挑其眼睛，投之蜜中，谓之鬼目粽。又杀柳元景、颜师伯，并诸子及弟侄。乃改年为景和。子业除去丧礼，服锦縠之衣。以石头城为长乐宫，东城为未央宫，北邸为建章宫，南宅为长杨宫。子业自以昔在东宫，不为骏所爱，及即位，常欲毁其墓。乃遣发骏所宠殷氏冢。殷死，骏为之造新安寺，于是坏之，复欲诛诸远近尼僧。遣使杀其新安王子鸾，临死叹曰：“惟愿后身不复生天王家！”义恭既诛，徐州刺史义阳王昶大惧，遣典签蘧法生启求还建业。子业谓法生曰：“义阳谋反，我正欲诛之。”法生惧祸，走还彭城。子业遣沈庆之率师伐昶。法生至彭城，昶便缮甲，诸郡不从，昶知事不捷，遂来奔。

子业淫其姑，称为谢氏，为贵嫔、夫人，加以殊礼，虎贲剑戟，出警入辟，銮辂龙旗，在贵妃之上，即义隆第十女，其新蔡长公主也。子业矫云主丧，空设丧事，而实纳之。时其姊山阴大见爱狎，淫恣过度，谓子业曰：“妾与陛下男女虽殊，俱托体先帝，陛下六宫百数，而妾惟一驸马，事不均平，乃可如此。”子业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，进爵会稽郡长公主，秩同郡王，食汤沐邑二千户，给鼓吹一部，加班剑二十人，每出

游，与群臣陪乘。吏部褚渊以有风貌，子业使渊侍主。子业皆令庙别画其祖父形像，曾入裕庙，指裕像曰：“此渠大英雄，生擒数天子。”次入义隆庙，指义隆像曰：“此渠亦不恶，但暮年中不免儿斫去头。”次入其父骏庙，指骏像曰：“此渠大好色，不择尊卑。”顾谓左右曰：“渠大黠鼻，如何不黠之？”即令画工黠骏像鼻。其父子淫悖，书契所无也。子业又杀沈庆之、抚军谥议参军何迈，即其新蔡主婿。

其湘东王彧及建安王休仁、山阳王休祐常被猜忌，并欲诛之。休仁每以调谑悦之，故得推迁不死。彧、休祐形体肥大，遂以笼盛称之，彧尤肥，号曰“猪王”。廷尉刘瓛妾怀孕，子业迎入宫，冀其生男，立为太子，及其生子，遂为大赦。子业召其南平王铄妃江氏偶诸左右，江不从。子业曰：“若不从，当杀汝三子。”江犹不从，乃鞭一百，杀其子敬猷等。巫覡云“湘州有天子气”，子业将南行以厌之，未行前，欲悉诛诸叔。时或被拘秘书省，与子业左右阮佃夫等谋废子业。子业出华林园，共巫竹林堂前射鬼。佃夫时为内监，乃以告外监典事朱幼主、衣寿寂之、细铠主姜产之等，寂之抽刃而前，产之继进。子业引弓射寂之，不中，寂之乃斩其首。

彧既诛子业，忧遽不知所为。休仁推立彧。彧时失履，徒跣登西堂，备天子仪服，呼诸大臣入见，事无巨细，称令施行。彧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阴主为子业所狎，杀之。十二月，僭即帝位，改年为泰始。

先是，子业敕其弟子勋曰：“闻汝与何迈谋共废我，汝自量体气何如孝武？寻当遣使送药与汝。”子勋长史邓琬与录事参军陶亮等起兵，遣其党俞伯奇出顿大电，巴东太守孙仲之至于平石，与陶亮并统前军。始彧未知子勋起兵，加子勋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符至寻阳，邓琬乃投于地，攘袂而起曰：“殿

下当开端门，何黄阖之有！”与陶亮等征兵驰檄，建牙于桑扈。时雍州刺史袁顗便劝子勋即位，琬乃立宗庙，设坛场，造乘舆法服，立子勋为天子，即位江州，号义嘉元年。子勋以袁顗为尚书左仆射，邓琬为尚书右仆射，左司马张悦为领军将军、吏部尚书，州郡并加爵号。琬乃遣领军将军王玄谟讨之，复遣其将沈攸之、刘灵出据虎槛。初琬闻四方反乱，忧遽不知所为，休仁请前锋决胜，于是始有防御之军。攸之军至江州，斩子勋。琬虑子勋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终不相服，休仁遂劝除之，因诛骏舅子路休之等，以陷子房兄弟。于是杀骏子安陆王子绥及子房、临海王子璉、永嘉王子仕、始安王子真、邵陵王子元、淮南王子孟、临贺王子产、晋熙王子舆及子起、子期、子悦、子顿。初，骏二十八男，其余先早夭，及子业杀子鸾等，至是尽殪之矣，其骨肉相残若此之甚。

琬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启请降，显祖诏遣西河公元石、京兆侯张穷奇率军援之。皇兴元年正月，琬遣其散骑常侍贝思、散骑侍郎崔小白朝贡。初，琬遣其镇军张永、领军沈攸之以大众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。安都闻永将发，乃遣信请降。显祖诏博陵公尉元、城阳公孔伯恭率骑二万救之。永等前后奋击，斩首冻没死者不可胜数。又其兖州刺史毕众敬亦来降款，至是，徐兖及淮西诸郡、青齐二州相寻归附。琬又遣其中领军沈攸之、太子左卫率刘劭寇彭城，兖州刺史申纂守无盐。时薛安都略有广平、顺阳、义成、扶风诸郡。深攸之至下邳，与元等战败而走。初，琬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并请归顺，诏遣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率众援之。文秀等复叛归琬。白曜进军围城。二年，克历城，获道固。琬遣其员外散骑常侍李丰朝贡。琬遣沈文秀弟文静海道救青州，文静至东莱之不期城，白曜遣军克之。寻获东阳城。琬遣其员外散骑常侍王希涓朝贡。四年

六月，彧又遣员外散骑常侍刘航朝贡。

延兴元年，彧于岩山射雉，休祐从在后，与其左右相失。彧遣寿寂之率诸壮士追蹙休祐，蹴令坠马，拉而杀之，乃扬声曰：“骠骑堕马死。”召司徒休仁宿尚书下省，鸩而杀之。

自彧立之后，民庶凋弊，而宫殿器服多更兴造。初其即位，军人多被超越，或有不与戎勤，寄名受赏。阮佃夫等并被信委，凡所谈笑，言无不行，抽进阿党，咸受不次之位。故佃夫左右，乃有四军、五校、羽林、给事等官，皆市井佣贩之人，谄附而获。至网纪不立，风政颓弊，境内多难，民庶嗷然。遂广募义勇，置为部曲。于是官品沦穢，士人浑乱，民众颞颥，咸愿来奔矣。

彧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为益州刺史，叔通极为聚敛，蜀还之货过数千金，知彧好财，先送家资之半，彧犹嫌少。及叔通至建业，遣诣廷尉，彧先令狱官留之于讯堂，弥旬不得出。叔通于是悉送其财，然后原遣。凡蛮夷不受鞭罚，输财赎罪，谓之贖，时人谓叔通被贖刺史。彧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，以为忻笑。其妻王氏以扇鄣面，独无所言。彧怒曰：“外舍家寒乞，今共为笑乐，何独不视！”王曰：“为乐之事，其方自多，岂有姑姊妹集聚，而裸妇人形体，以此为乐！外舍之为忻，适与此不同。”彧大怒，遣王起去。彧末年好事鬼神，多所忌讳，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，有犯必加罪戮。改駟马字为马边瓜，以“駟似祸”字故也。尝以南苑借张永，言且给三百年，期讫更申。其事皆如此。又以宣阳门之名不善，甚讳之。其太后停尸漆床，移出东宫，见之怒甚，免中庶子官，职局以下坐死者数十人。内外常虑犯误，人不自保。移床治壁，必祭土神，文士为辞，祝事如大祭。又更忍虐好杀，左右失旨忤意，往往有剗断截者。时遣窥觇淮泗，军旅不息，

荒弊积久，府藏空虚，内外百官，普断禄俸。而戎奢费过度，务为雕侈，每所造制，必为正御三十、副御三十、次副三十，须一物辄造九十枚。境内骚然，人不堪命。

彧又以寿寂之有胆决，乃杀之。又追降休仁、休祐为庶人，绝其属籍，诸子徙远郡。休祐母邢、妻江，付廷尉杀之。遣员外散骑侍郎田廉、员外散骑侍郎祖德朝贡。又杀其巴陵王休若。改年为泰豫。又遣田廉及员外散骑侍郎刘惠秀朝贡。彧又杀太子太傅王景文，畏其族盛故也。

彧死，子昱僭立，改为元徽。昱遣员外散骑常侍田惠绍、员外散骑侍郎刘惠秀朝贡。

其司空桂阳王休范奔寻阳举兵，右卫将军萧道成率众军出顿新亭。越骑校尉张苟兒斩休范首，其左右皆散，道成遣送其首，途中遇贼，遂弃于水中。休范之徒乃诈曰：“殿下犹在新亭。”于是士庶奔驰候迎。是夜，休范将杜墨騾等又攻新亭东厢，休范参军江珉等破二县六署，窃掠金帛，放诸徒隶。由是徒众复盛，烧东宫津阳门，乃领军右府。昱将陈显达率所领至杜姥宅，破墨騾军主全景渊。进平白壁，宣阳、津阳二门，斩墨騾等。昱遣其员外散骑常侍明昱徽、员外散骑侍郎江山图朝贡。五年，又遣员外散骑常侍李祖、员外散骑侍郎鱼长耀朝贡。

承明初，昱建平王景素据京口叛昱，昱遣萧道成前军将军周盘龙、殿中将军张倪奴讨之，攻陷京口，斩景素。

太和初，昱以其母数谏责之，遂使太医煮药欲鸩之。左右止之曰：“若行此事，官便应作孝，岂复得出入狡狴。”昱曰：“汝语大有理。”乃止。初昱母陈氏，本李道兒妾，彧纳之，生昱，故世中皆呼昱为李氏子，昱每自称李将军，或自名为李统。昱直闾将军申伯宗、步兵校尉朱幼、司徒左长史沈勃等欲废昱，昱亲率羽林兵掩之，乃躬运矛钁延，手杀勃等，阖门婴

稚，莫不啖截。昱狂走逸游，不舍昼夜，腹心所寄数十许人，并执兵刃为人之牙爪，路行逢人，便加斫刺，或入人家劫略财贿，往来倏忽，状若鬼魅。建业惶振，并重关自守。又捶拍针凿锥锯之属，常以自随，或有忤意，辄加酷暴：捶阴刺心剖腹之诛，日有十数。常见卧尸流血，然后为乐，无所诛害，则忧思草草。于耀灵殿上养驴数十头，造露车，以银为校具，或乘以出入。著小袴衫，带挟刀剑。与营署女子通好，自赍私服赠之。常入垆肆饮酒，辄与左右歌唱，略民鸡犬，躬自屠割。内外畏恶，人不自保。昱往新安寺，夕乃还殿，寝于氍幄。昱左右杨玉夫、杨万年等见其醉眠，乃于幄斩之。左右陈奉伯称敕开承明门出，送首于直阁王敬则，夜送昱首与中领军萧道成。道成率左右数十人，称昱行还，开承明门入殿，云其皇太后令废昱为苍梧王，立昱弟扬州刺史安成王准。

初，彧晚年痿疾，不能内御，诸弟姬人有怀孕者，辄取以入宫，及生男，皆杀其母而与其宫人所爱者养之。准即桂阳王休范子也。

荆州刺史沈攸之兴兵讨道成。准改年为升明。遣其员外散骑常侍李祖、员外散骑侍郎陶贞宝赴国讞，并贡方物。准司徒袁粲、丹阳尹刘秉、中领刘勰、前湘州刺史王蕴等以道成专恣，潜谋图之，共推粲为主，要引沈攸之以为外援。丹阳丞王逊告道成，并斩之。准遣外散骑常侍何憺、员外散骑侍郎孔暕朝贡。三年正月，准遣其员外散骑常侍殷灵诞、员外散骑侍郎苟昭先朝贡。准寻禅位于道成，居于东邸。道成僭立，封准汝阴郡王，寻死于丹阳。

史臣曰：桓玄诛张，冯、刘乃厥。疑

穷凶极迷，为天下笑，其夷、楚之常性乎？

列传第八十六

岛夷萧道成·岛夷萧衍

岛夷萧道成，字绍伯，晋陵武进楚也。僭晋时，以武进之东城为兰陵郡县，遂为兰陵人。父承之，常随宗人萧思话征伐，久乃得为其横野司马，以军功仕刘义隆，位至右军将军。

道成少好武事，初从散冗，每充征役，前后为讨蛮小帅，以堪勤剧见知。思话之镇襄阳，启之自随，任以统戎。稍迁右军中兵参军，每在疆场，扰动边民，曾至谈堤，大败而走。刘骏时间关伪职，至建业令。骏死，子业以为后军将军、直阁。

子业死，刘彧除右军将军。时子业江州刺史、晋安王子勋，会稽太守、寻阳王子房等并举兵。彧加道成辅国将军东讨，平定诸县。晋陵太守袁粲、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云生皆弃郡奔走。时徐州刺史薛安都遣从子索兒率锐众度淮，征道成拒焉。以功封西阳县开国侯，食邑六百户。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东峤入，规欲扰动三吴，刘彧遣道成率三千人统军主沈思仁拒淹，淹便奔走。张永、沈攸之大败于彭城，刘彧以道成为冠军将军督诸军事，假节，戍淮阴。

彧死，子昱以道成为右卫将军，领卫尉，加兵五百人，与尚书令袁、护军褚渊、领军刘劭参掌朝事。寻解卫尉，加侍中，戍石头城。刘休范举兵，以讨王道隆等为名，治严数日，便率大众席卷而下。道成等率众拒战。事平，以道成为散骑常侍、

中领军、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、镇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持节、侯如故。后进爵为公，增邑二千户。

刘昱凶虐日甚，道成与直阁王敬则、昱左右杨玉夫同谋杀昱，迎弟准立之，改年为升明，时太和元年也。道成移镇东城，以甲仗五十人入殿，进位侍中、司空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如故。封竟陵郡公五千户，给班剑三十人，又进督豫司二州。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讨道成，道成率众入镇朝堂。司徒袁粲先镇石头，据城与尚书令刘秉、前湘州刺史王蕴谋讨道成，密信要攸之速下，将为内应。不克，粲与子最俱死，秉父子逾城走于额檐湖，王蕴走向斗场，并见擒。攸之至于夏口，败走，与第三子中书郎太和单骑南奔华容县，俱自缢死。道死又为太尉，增封三千户，班剑四十人，甲仗百人入殿。

道成将有大志，准侍中王俭请问，劝之，道成曰：“卿言何？我今当依事相启。”言辞虽厉，而意色甚悦。俭讽动在位，乃加道成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、领扬州牧，剑履上殿、入朝不趋、赞拜不名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，从事中郎、掾、属各四人，使持节、侍中、太尉、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道成诈辞殊礼。重申前命，剑屡上殿、入朝不趋、赞拜不名。进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齐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、远游冠，位至诸王上，加相国、绿綬绶，其骠骑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于是建齐台，置百官，以东府为齐宫，又增封十郡，进公为王。寻僭大号，封其主刘准为汝阴王，未几而死。

于是高祖诏梁郡王嘉督二将出淮阴，陇西公元操三将出广陵，河东公薛虎于三将出寿春以讨之。元操等攻其马头戍，克之。道成遣其徐州刺史崔文仲攻陷荏眉戍，诏遣尚书游明根讨之。又遣平南将军郎大檀三将出朐城，将军白吐头二将出海西，

将军元泰二将出涟口，将军封延三将出角城，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。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长史裴叔保率众寇武兴关城，氏帅杨鼠击破之，叔保还南郑。梁郡王嘉破道成将卢绍之、玄元度于朐山。下蔡戍主弃城遁走。又诏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，与征南将军桓诞出义阳，镇南将军贺罗自下蔡东出钟离，道成游击将军桓康于淮阳，破之。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，昌黎王冯熙击破之。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将，俘获二万余口送京师。道成遣后军参军车僧朗朝贡。先是，刘准遣使殷灵诞、苟昭先，未反而道成僭立。及僧朗至，朝廷处之灵诞之下，僧朗与灵诞竞前后，降人解奉君遂于朝会刃僧朗。诏加殓敛，送丧令还。

道成死，子赧僭立，改年为永明。赧遣其骁骑将军刘缵、前将军张谖朝贡。八年，又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司马宪、兼员外散骑侍郎庾习朝献。九年，遣辅国将军刘缵、通直郎裴昭明朝贡。十年，又遣昭明与冠军参军司马迪之朝贡。

赧初为太子时，特奢侈，道成每欲废之，赖王敬则和谐。赧性贪恠，常谓人曰：“唯崔慧景知我贫。”赧尝至其益州刺史刘俊宅昼卧，觉，俊自捧金澡盘面广三尺，爱姬执金澡灌受四升，以充沃盥，因以奉献。赧纳之。其好利若此。赧游猎无度，其殿中将军邯郸起上表谏，赧杀之。

十三年，遣平南参军颜幼明、冗从仆射刘思效朝贡。十四年，赧巴东王子响杀长史刘寅、司马席恭穆，谋杀赧，赧遣丹阳尹萧顺之讨杀之。十五年二月，遣员外散骑常侍裴昭明、员外散骑侍郎谢竣朝贡。九月，又遣司徒参军萧琛、范缜朝贡。十六年，复遣琛与司徒参军范云朝贡，又遣车骑功曹庾荜、南豫州别驾何宪朝贡。十七年，赧雍州刺史王奂与南蛮长史刘兴祖论众罪，赧以兴祖付狱，令送还建业。奂辄于狱杀之，而云自死。赧怒，遣其直阁将军曹道刚、梁州刺史曹虎等收奂，奂

闭门拒战。司马黄瑤起于城内，起兵攻奂，杀之，奂子秘书丞肃、肃弟秉来降。

赜子长懋死，立其孙南郡王昭业为太孙。赜遇疾暂绝，其子竟陵王子良在殿内，昭业未入。中书郎王融戎服于中书省阖口断东宫仗不得进，欲立子良。赜既苏，昭业入殿。融知子良不得立，乃释服还省。

赜死，昭业立。十数日，收融付廷尉杀之。昭业生而为其叔子良所养。而矫情饰诈，阴怀鄙慝，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许人共衣食，同卧起。妻何氏择其中美貌者与交通。密就富商大贾取钱无数。既与子良同居，未得肆意。子良移西邸，昭业独住西州，每至昏夜，辄开后阖，与诸小人共至诸营署恣淫宴。凡诸不逞，皆迭加爵位，许以南面之日，便即施行，皆疏官位名号于黄笺纸与之，各各囊盛，带之肘后。昭业师史仁祖、侍书胡天翼闻之，相与谋曰：“若言之二宫，则其事未易，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打，及为大物所伤残，岂直罪止一身，亦当尽室及祸。年各已七十余，生宁足吝也。”数日，仁祖、天翼皆自杀。

昭业父长懋自患及死，昭业侍奉忧哀，号毁过礼，及还私室，与所亲爱欣笑酣饮，备诸甘滋。葬毕，立为皇太孙。截壁为阖，于母房内住何氏间，每入辄弥时不出。赜至东宫，昭业迎拜号恸，绝而后苏，赜自下舆抱持之，宠爱隆重。初，昭业在西州，令女巫杨氏祷祝，速求天位，及其父死，谓由杨氏之力，倍加敬信。杨氏子珉亦有美貌，何氏尤爱悦之。昭业呼杨氏为婆。刘氏以来，民间亦作《杨婆儿歌》，盖为此也。及在东宫，赜有疾，令杨氏日夕祈祷，今赜早死。与何氏书，于纸中作一大“喜”字，作小“喜”三十六字绕之。赜谓其必能负荷大业，谓曰：“五年已来，一委宰相，汝多厝意。五年以后，

勿复委人。”临死，执昭业手曰：“阿奴若忆翁，当好作。”如此者再而死。子良时在中书省，昭业疑畏，使虎贲中郎将潘淑领百人屯太极殿西阶以防之。大敛之始，呼赙伎人备举众乐，诸伎虽畏威从事，莫不哽咽流涕。及成服，悉遣诸王还第。子良固乞留过赙葬，不许。

昭业素好狗马，立未十日，便毁赙所起招婉殿，以殿材乞阉人徐龙驹造宅，于其处为马埽，驰走坠马，而额并伤，称疾不出者数日。多聚名鹰快犬，以梁肉奉之。赙将葬，丧车未出端门，昭业便称疾还内，裁入阖，便于内奏胡伎，鞞铎之声，震响内外。时司空王敬则问射声校尉萧坦之曰：“便如此，不当匆匆邪？”坦之曰：“此政当是内人哭声响彻耳。”自赙葬后，昭业微服而出，游走里市，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，与群小共作鄙艺，掷涂赌跳，放鹰走狗诸杂狡狴，日日辄往，以此为常。朝事大小，皆断于尚书令萧鸾。初萧赙聚钱，上库至五亿万，斋库亦出三亿万，金银布帛丝锦不可称计，至此岁末，所用过半，皆赐与左右厮卒之徒。及至废黜，府库空尽。昭业在内，常着紫绵红绣杂衣或锦帽。

改年为隆昌。以黄门郎周奉叔为冠军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奉叔谄谀为事，昭业甚悦之，而专恣跋扈，无所忌惮，常从单刀二十口，出入禁闥，门卫莫敢诃止。每语人云：“周郎刀不识君。”徐龙驹自东宫斋师以便佞见宠，构造奸邪，以取容媚，凡诸鄙黷杂事，皆龙驹所劝诱也。昭业为龙驹置美女伎乐，常住含章殿，著黄纶帽，被貂裘，南面向案，代昭业画敕，左右侍直，与昭业不异。萧鸾固请诛之，杨珉及母亦并下狱死。珉及母为昭业所宠，恩情特隆，赏赐倾府藏。珉为何氏所幸，常居中内侍。萧鸾初令卫尉萧谡、征北谘议萧坦之请诛珉，何氏与昭业同席坐，流涕复面，谓坦之曰：“杨郎好年少，无罪，

何可枉杀！”坦之乃耳语于昭业曰：“此事别有一意，不可令人闻。”昭业呼何氏曰：“阿奴暂起去。”坦之乃曰：“外间并云杨珉与皇后有情，闻彰遐迹，此事自古所无，恐必误官事。”昭业不得已，乃许之，俄敕原之，已行刑矣。益州刺史刘俊罢任还，昭业以其馈奉不丰，收付廷尉，将加大辟。俊弟中书郎缙乞以身代，得不死，禁锢终身。昭业与其父宠姬霍氏淫通，纳之后宫。萧鸾谋废之，率众而入。时昭业裸身与霍氏相对，闻兵至，拔剑起拒鸾，鸾自杀之。左右死者十余人。

鸾立其弟昭文，自为使持节、都督扬南徐二州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，加班剑三十人，封宣城郡公，二千户。以兵五千人出镇东城。杀其鄱阳王锵、随王子隆。遣中护军王玄邈杀昭文南兖州刺史、安陆王子敬，豫州刺史王广之杀江州刺史、晋安王子懋，又杀湘州刺史、南平王锐，郢州刺史、晋熙王叔求，南豫州刺史、宜都王鉴。鸾加黄钺，进授都督中外诸军、太傅、领大将军、扬州牧；增班剑四十人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；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；封宣城郡王，食邑五千户；使持节、中书监、录尚书并如故。又杀昭文桂阳王铕、浠阳王钧、江夏王锋、庐陵王子卿、建安王子真、巴陵王子伦。乃废昭文为海陵王，寻死。鸾僭立焉。

鸾，字景栖。其叔父道成宠爱之，过于诸子。萧贽末，为尚书左仆射，甚亲委之。贽死，遂秉朝政。既杀昭业，专权酷暴，屠灭贽等子孙。既而自立，时太和十八年也，号年建武。其宣德太仆刘朗之、游击将军刘瓛之坐不贍给兄子，致使随母他嫁，免官禁锢，时论者谓薄义之由，实自鸾始。

鸾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，高祖诏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，太将军刘昶出义阳，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，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，车驾南伐。十九年，鸾龙阳县开国侯王朗自

涡阳来降。左将军元丽大破鸾将，擒其宁州刺史董蛮。车驾济淮，幸八公山。迳淮而东，发钟离，将临江水，司徒冯诞薨，乃诏班师，遣使临江数鸾罪恶。

鸾杀其西阳王子明、南海王子罕、邵陵王子真。

二十一年，车驾讨鸾，鸾前将军韩李万、弋阳太守王嗣之、后将军赵祖悦等十五将来降。大破鸾军于江北，获其将军王伏保等。车驾遂巡沔东而还。鸾将王昙首等万余人寇南青州，黄郭戍主崔僧渊击破之，悉虏其众。又克新野城，斩鸾辅国将军、新野太守刘忌。鸾湖阳戍主蔡道福，赭阳戍主成公期及军主胡松，舞阴戍主、辅国将军、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及直谿将军、军主鲍举，南乡太守席谦并委戍走，擒瑶起、鲍举。

鸾又杀其河东王铉、临贺王子岳、西阳王子文、衡阳王子珉、湘东王子建、南郡王子夏、巴陵王昭秀、桂阳王昭粲。

车驾幸南阳，进攻宛北城，拔之，冠军将军、南阳太守房伯玉以城降。又大败鸾平北将军崔慧景、黄门郎萧衍于邓城，斩获首虏二万有余。鸾忧怖，遂疾甚。乃大赦，改年为永泰。其大司马王敬则于会稽举兵，将以诛鸾，镇北谘议谢朓，敬则女夫也，告之，敬则败而死。

鸾死，子宝卷僭立。二十三年春，宝卷改元为永元，遣其太尉陈显达率崔慧景攻马圈城，诏前将军元英讨之。宝卷遣将寇顺阳，诏振威将军慕容平城率骑讨之。显达攻陷马圈城，车驾南伐，诏镇南大将军、广阳王嘉断均口。显达战败，溃围夜走，斩其左军将军张子顺。贼将蔡道福、成公期等数万人弃顺阳遁走。

宝卷昏狂，政出群竖。其始安王遥光据东府反，不克，见杀。并杀其右仆射萧坦之、左卫将军曹虎、领军将军刘暄。寻杀司空徐孝嗣、左仆射沈文季、前抚军长史沈昭略。其太尉、

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袭建业，不果而死。

景明初，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阳降，宝卷遣其卫尉萧懿为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步道伐寿阳，顿军小岷。诏遣军司李焕及统军奚康生、杨大眼等率众入寿阳。骠骑大将军、彭城王勰，车骑将军王肃率步骑十万赴之。宝卷遣将胡松、李居士率众余屯死虎，陈伯之水军沂淮而上，以逼寿春。勰、肃大破之，斩首万数。陈伯之又寇淮南，勰破之肥口。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宝卷将吴子阳、刘元超于长风。

宝卷遣侍中崔慧景率诸军自广陵水路，欲赴寿阳。慧景见宝卷狂虐，不复自保，及得专征，欣然即路。慧景子觉时为直阁，与之密期。慧景至广陵，觉遂出奔。慧景过广陵数十里便回军还，时广陵阙镇，司马崔恭纳之，因率众济江，遂攻建业。宝卷婴城自守。宝卷豫州刺史萧懿击破慧景，擒杀之。

慧景既死，宝卷便自得志，无所忌惮，日日出游。爱幸茹法珍、梅虫儿等及左右应敕、捉御刀之徒并专国命，民间谓之“刀敕”。宝卷每常轻骑戎服，往此诸家，与之宴饮，此等每有吉凶，宝卷辄往吊庆，不欲令人见之，驱斥百姓，惟置空宅而已。所往之处，既无定所，官司常虑得罪，东行驱西面人，南出驱北面人，旦或应出，夜便驱遣，吏司奔驰，叫呼盈路，老少震惊，啼号塞路，处处禁断，不知所适。疾患困笃者悉舆去之，其有无人舆者，匍匐道侧，主司又加捶打，绝命者相继。还宫之时，常至半夜，左右辄入富室取物荡尽。前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，家人被驱，不得守视，及家人还，鼠食敬宾两眼都尽，如此者非一。宝卷酷乱逾甚，其尚书令萧懿虽有大勋，忌而杀之，并杀其弟卫尉卿萧暢。

世宗诏冠军将军，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万人围宝卷辅国将军北新、安丰二郡太守胡景略于建安城，克之，擒景略。

宝卷雍州刺史萧衍据襄阳，举兵伐之，荆州行事萧颖胄应衍。三月，颖胄叛宝卷，以南康王宝融为天子。于是宝融僭即帝位。颖胄为侍中、尚书令；衍为左仆射、都督征讨诸军、征东大将军，使持节如故。颖胄请封宝卷为虞阳县侯，宝融不许，又封涪陵王。颖胄临八州诸军事、行荆州刺史。假衍黄钺。萧衍军至沔口，郢州婴城自守。

宝卷又杀巴陵王昭胄、永新侯昭秀、黄门郎萧寅。宝卷昏暴日甚，内外不堪，其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等于石头迎宝卷弟宝夤率城内文武向其台城，百姓空手随从者万数。会日暮，城门闭，不克。衍兵至建业，所在弃宝卷降之。衍兵入宫，宝卷在含德殿，吹笙歌作《女儿子》，卧未及睡。闻兵入，趋出北户，欲还后宫，清曜阁已闭。阁人禁防黄泰平刀伤其膝，仆地，顾曰：“奴反也！”直后张齐斩首送衍，衍追封东昏侯，废其皇后、太子为庶人。衍杀宝卷弟湘东王宝晷，衍又杀邵陵王宝攸、晋熙王宝松、桂阳王宝贞，其建安王宝夤来奔。寻逼宝融禅位于己，封为巴陵王，宫于姑熟。宝融寻暴死。

岛夷萧衍，字叔达，亦晋陵武进楚也。父顺之，萧蹟光禄大夫。衍少轻薄有口辩，历王俭卫军府户曹属，累迁为萧鸾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。太和二十二年，高祖南伐，诏诸军围襄阳，衍时率众来援，为武卫将军宇文福所破，单骑走免。

萧鸾末，出为辅国将军、雍州刺史。鸾死，子宝卷立，杀衍兄懿，遣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西上，声云之郡，实令袭衍。山阳至荆州，为萧颖胄所杀。景明二年，衍乃与颖胄推宝卷弟荆州刺史宝融为主，号年中兴，举兵伐宝卷。其年十二月，克建业，杀宝卷及其妻子。衍为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，建安郡公，邑万户。三年，又自为相国、扬州牧，封十郡为梁王。

衍寻僭立，自称曰梁，号年天监。五月，扬州小岷戍主党法宗袭衍大岷戍，破之，擒其龙骧将军郝菩萨送京师。衍又遣将张器寇扬州，州军击破之，斩二千余级。四年三月，扬州刺史、任城王澄遣长风戍主奇道显攻衍阴山戍，破之，斩其龙骧将军、都亭侯梅兴祖；仍攻白藁戍，又破之，斩其宁朔将军吴道爽等，获数千级。衍又遣其徐州长史潘伯怜屯军淮陵，徐州刺史司马明素又据九山，澄遣军并击破之，斩伯怜，擒明素。衍将吴子阳寇白沙，中山王英大破之，擒斩千数。衍梁州刺史平阳县开国侯翟远、徐州刺史、永昌县开国侯陈虎牙来降。

正始元年正月，衍将赵祖悦屯据东关，江州刺史陈伯之击破之。二月，衍将姜庆真袭陷寿春外郭，州军击走之。中山王英围衍钟离。衍遣冠军张惠绍率众军送粮于钟离，任城王澄遣统军王足、刘思祖邀击于邵阳，大破之，生擒惠绍，并其骁骑将军祁县阳开国男赵景悦等十将，斩获数千级。惠绍，衍舅子也。衍乃移书求之，朝议欲示威怀，遂听惠绍等还。三月，元英破衍将王僧炳于樊城。八月，英又攻衍义阳，克之，破衍将马仙琕，擒其冠军将军蔡灵恩等十余将。九月，衍霍州刺史田道龙、义州刺史张宗之遣使内附。

十二月，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迁据汉中内附，诏尚书邢峦率众赴之。二年四月，峦频破衍军，遂入剑阁，执其辅国将军范始男送京师。峦又遣统军王足破衍诸将，斩其辅国将军冯文豪等。六月，衍遣将王超宗寇边，扬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，俘斩三千级。七月，王足又大破衍众，斩其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、王明达等三十余将，俘虏二千五百人。九月，衍湘州刺史杨公则率众寇寿春，扬州刺史元嵩击破之，斩获数千级。

三年正月，衍徐州刺史昌义之寇梁城，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，屯河南城。平南将军陈伯之击义之，平南将军杨大眼击

茂先，并大破之，斩其辅国将军王花，俘斩二千，茂先逃溃，追奔至于汉水，拔其五城。将军宇文福略衍司州，俘获千余口而还。五月，衍将萧晒寇淮阳，张惠绍寇宿豫，萧密寇梁城，韦叟寇合肥。平南将军奚康生破惠绍，斩其徐州刺史宋黑。七月，衍徐州刺史王伯敖入寇阴陵，中山王英大破之，斩将二十五人，首虏五千。衍又遣将桓和屯孤山，冠军将军常方庆屯固城，龙骧将军矫道仪屯蒙山。八月，安东将军邢峦击桓和，破之。将军元常攻克固城，统军毕祖朽攻克蒙山，斩获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余。衍又遣张惠绍屯宿豫，萧晒屯淮阳。九月，都督邢峦大破之，斩其大将蓝怀恭等三十余人，惠绍、萧晒并弃城南去，追斩数万级。衍中军大将军、临川王萧密，右仆射柳惔，徐州刺史昌义之等屯据梁城，中山王英大破之，密等弃城走，公淮东走，追奔至于马头，衍冠军将军、马头戍主朱思远弃城走，擒衍将三十余人，斩获五万有余。十月，衍征虏将军马仙琕率众三万寇义阳，郢州刺史娄悦以州军击走之。

永平元年十月，悬瓠城民白早生据州反叛，衍遣将齐苟仁等四将助之。诏尚书邢峦率骑讨之，峦攻克悬瓠，斩早生，擒苟仁，俘衍众三千余人。初，早生之反也，世宗遣主书董绍衔诏宣慰，绍为早生所执，送之于衍。衍乃厚资遣绍，令奉书朝廷，请割宿豫内属，以求和好。时朝议或有异同，世宗以衍辞虽款顺，而不称藩，诏有司不许。十二月，衍宁朔将军张凝等率众寇楚城，中山王英破擒之。衍将马仙琕据金山，郢州刺史娄悦击走之。

二年正月，中山王英攻克衍长薄戍，杀伤数万；仍攻拔武阳关，擒衍云骑将军、松滋县开国侯马广，冠军将军、迁陵县开男子彭瓠，骁骑将军、当阳县开国伯徐元秀等二十六将，俘获七千余人；又进攻黄岬西关，衍将军马仙琕弃西关，李元履

弃黄岷遁走。

四年春三月，衍琅邪郡民王万寿等斩衍辅国将军、琅邪东莞二郡太守、带句山戍主刘晰并将士四十余人，以城内属。徐州刺史卢昶遣兼郯城戍副张天惠率众赴之，而衍郁洲已遣二军以拒天惠，天惠与万寿等内外齐击，俘斩数百。永仍遣琅邪戍主傅文骥入城据守，衍又遣将张稷、马仙琕等攻围文骥。诏昶率众赴之，而文骥以粮尽降衍，昶遂失利而还。

延昌二年二月，郁洲徐玄明斩送衍镇北将军、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，以州内附。三年六月，衍遣众寇九山，荆州刺史桓叔兴大破之，斩其虎旅将军蔡令孙、冠军将军席世兴、贞义将军蓝次孙。四年二月，衍宁州刺史任太洪率众寇关城，益州长史成兴孙击破之。熙平元年正月，衍遣其恆农太守王定世等寇边，都督元志破之，斩定世，悉俘其众。衍豫州刺史赵祖悦率众数万，偷据硖石，诏镇南将军崔亮、镇军将军李平讨克之，斩祖悦，传首京师。衍衡州刺史张齐寇益州，刺史传竖眼讨之，斩其将任太洪，齐遁走。初，衍每欲称兵境上，窥伺边隙，常为诸将摧破，虽怀进趣之计，而势力不从。遂于浮山堰淮，规为寿春之害。肃宗诏征南萧宝夤率诸将讨之，大破衍众于淮北。秋九月，堰自溃决，漂其缘淮城戍居民村落十余万口，流入于海。

正光元年，衍改称普通，至三年，其弟子西丰侯正德弃衍来奔，寻复亡归，衍初忿之，改其姓为背氏，既而复焉，封为临贺王。五年九月，衍将裴邃、虞鸿袭据寿春外郭，刺史长孙稚击走之。

孝昌元年正月，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南叛，衍遣豫章王综镇彭城，综，萧宝卷之遗腹子也。初，衍平建业，因纳其母吴氏，吴氏先有孕，后生综，衍谓为己子，甚宠爱之。综既长，

母密告综，综遂潜图叛衍，既镇彭城，及大军往讨，综乃拔身来奔。余将退走，国军追蹙，所获万计。衍初闻之，恸哭气绝，甚为惭愧，犹云其子，言其病风所致，时人咸笑之。

三月，衍遣其北梁州长史锡休儒、司马鱼和、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直城，梁州刺史傅竖眼遣息敬绍率众大败之，擒斩三千人，休儒等遁走。四月，衍益州刺史萧润猷将焚文炽等率众围小剑戍，益州刺史郗虬遣子子达，行台魏子建遣别将淳于诞拒击之。五月，诞等大破文炽，俘斩二万，擒其次将萧世隆等十二人，文炽走免。是岁，衍又改年为大通。

二年七月，衍将元树、湛僧珍等寇寿春。又攻逼新野，诏都督魏承祖讨破之。三年二月，衍将成景俊寇彭城，行台崔孝芬率诸将击走之。

建义元年，衍遣其将曹义宗寇荆州，大都督费穆大破之，生擒义宗，槛送京师。初，尔朱荣入洛，北海王顓奔于衍，衍以顓为魏主，资顓士马，令其大将陈庆之部率送顓。永安二年夏，遂入洛阳，车驾还讨，破走之，唯庆之一身走免，自余部众皆见俘执。闰月，巴州刺史严始欣据州入衍，衍遣将萧玩、张鸿等率众赴援，都督元景夏率益梁二州军讨之。三年正月，斩始欣，衍众败走，又斩萧玩等首，俘获万余人。

普泰元年春，南青州刺史茹怀朗遣部将何宝率步骑三千击衍守将于琅邪，擒其云麾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沈预，斩其宣猛将军、齐州刺史刘相如。

永熙元年夏，衍遣其鄴王元树及谯州刺史朱文开入据谯城，东南道行台樊子鹄率诸军攻克之，擒元树、文开等送于京师。

天平元年十月，衍雄信将军纪耕率众入寇 蓟 都督曹仲尼破走之，斩其军主沈达、闵庄等。二年正月，衍将湛僧珍

寇南兖州，州军击破之。行台元晏又破湛僧珍等于项城，虏其阙二字

刺史杨 票。二月，衍司州刺史陈庆之、郢州刺史田朴特等寇边，豫州刺史尧雄击走之。五月，衍仁州刺史黄道始寇北济阴，徐州刺史任祥讨破之。十月，衍将梁秉俊寇单父，祥又大败之，俘斩万余人。十一月，衍雍州刺史萧恭遣将柳仲礼寇荊州，刺史王元轨破之于牛饮，斩其将张殖、王世兴。是年，衍又改号为中大通。三年五月，豫州刺史尧雄攻衍白苟堆镇，克之，擒其北平太守苟元旷。十月，行台侯景攻陷衍楚城，获其楚州刺史桓和兄弟。四年九月，衍青冀二州刺史除子彦寇圉城，南青州刺史陆景元击走之。

先是，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，衍资送和，令申意于齐献武王，求通交好，王志绥边远，乃请许之。四年冬，衍遣其散骑常侍张皋、通直常侍刘孝仪、通直常侍崔晓朝贡。二年夏，又遣散骑常侍沈山卿、通直常侍刘研朝贡。兴和二年春，又遣散骑常侍柳豹、通直常侍刘景彦朝贡。其年冬，又遣散骑常侍陆晏子、通直常侍沈景徽朝贡。是年，衍改号大同。三年夏，又遣散骑常侍明少遐、通直郎谢藻朝贡。四年春，又遣散骑常侍袁狎、通直常侍贺文发朝贡。其年冬，又遣散骑常侍刘孝胜、通直常侍谢景朝贡。武定元年夏，又遣散骑常侍沈众、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贡。其年冬，又遣散骑常侍萧确、通直常侍陆缅朝贡。三年秋，又遣散骑常侍徐君房、通直常侍庾信朝贡。四年夏，又遣散骑常侍萧瑒、通直常侍贺德 易朝贡。五年春，又遣散骑常侍谢兰、通直常侍鲍至朝贡。朝廷亦遣使报之。十余年间，南境宁息。

六年，衍又改号为中大同，其年又改为太清。是岁，司徒侯景反，遣使通衍，请其拯援。衍惑景游说，遂绝贡使。衍子

网及朝臣并切谏以为不可，衍不从。乃遣其兄子豫州刺史、贞阳侯渊明，北兖州刺史胡贵孙等寇逼徐州，与侯景为声援，仍堰泗水以灌彭城。齐文襄王遣行台慕容绍宗、仪同三司高岳、潘相乐等率众讨之。绍宗檄衍境内曰：

夫乾坤交泰，明圣兴作，有冥运行之力，俱尽变化之途。抱识含灵，融然并至；呈形赋命，混而同往。所以玄功潜运，至德旁通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万国受赐而无迹。岂徒凿其耳目，易其心虑，悟以风云，一其文轨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，雨露之施均洽，运诸仁寿之域，纳于福禄之林。自晋政多僻，金行沦荡，中原作战斗之场，生民为鸟兽之饵；则我皇魏握玄帝之图，纳水灵之祉，驾云车而自北，策龙御以图南，致符上帝，援溺下土，怪物殄死，淫水不作，运神器于顾眄，定宝命于踟蹰，恢之以武功，振之以文德，宇内反可封之俗，员首识尧舜之心。沙海荒忽之外，瀚漠羁縻之表，方志所不传，《荒经》所不缀，莫不绳谷钓山，依风托水，共仰中国之圣，同欣大道之行。唯夫三吴、百越独阻声教，匪民之咎，责有由焉。

自伪晋之后，刘萧作慝，擅僭一隅，号令自己。惟我祖宗驭宇，爱民重战，未极谋臣之画，不穷节将之兵，聊遣行人，降以尺一，圆台已筑，黄屋辄去，赐其几杖，置之度外。萧衍轻险有素，士操蔑闻，睥睨君亲，自少而长好乱乐祸，恶直丑正，巧用其短，以少为多。眩惑愚浅，大言以惊俗；驱扇邪僻，口兵以作威。曲体胁肩，摇唇鼓舌，候当朝之顾指，邀在位之余论。遂污辱冠带，偷窃藩维。及宝卷昏狂，下不堪命，曾无北面有犯之节，遽灭人伦在三之礼，凭妖假怪，鬼语神言，称兵指阙，倾朝鸩主，陵虐孤寡，聒愚士民。天不悔祸，奸丑得志，内恣雕靡，外逞残贼。驱羸国之兵，迫糊口之众，南出五岭，北防九江，屯戍不解，役无宁岁。死亡矢刃之下，夭折雾

露之中，哭泣者无已，伤痍者不绝。托身人上，忽下如草。遂使顽子弟，肆行淫虐；狡猾群小，纵极贪恣。剥割苍生，肌肉略尽；剗剔黔首，骨髓俱罄。猛虎未方其害，饿狼讵侔其祸，慄慄周余，救死无地。至于矫情饰诈，事非一绪。毒螫满怀，妄敦戒业；躁竞盈胸，谬治清静。至乃大兴寺塔，广缮台堂，昭阳到景，垂珠衔璧，峥嵘刻削，千门万户。鞭撻疲民，尽其筋骨，延壤运石，悲歌掩途，死而可祈，甘同仙化。智浅谋疏，曾不自揆。遏桐柏之流，翻为己害；子亡齐之胤，忽为戎首。书契迄兹，罕闻其事。至于废捐冢嫡，崇树愚子，朋党路开，彼我侧目。疾视扼腕，十室而九，翘足有待，良亦多人。

二纪于兹，王家多败，故则车驰之警，终有惊坠之哀，神只痛愤，宇县崩震。于是故相国、齐献武高王感天壤之惨黷，激云雷以慨然，仗高义而率民，奋大节以成务。爰有匡国定霸之图，非直讨贼雪耻之举。于是翫略纷纭，灵武冠世，荡涤逋孽，尊主康邦。皇上秉历受图，天临日镜，道随玄运，德与神行。既而元首怀舞戚之风，上宰薄兵车之会，前解系南冠，喻以好睦，舟车遵溯，川陆光华，亭徼相望，欣然自泰，反肉还童，不待羊、陆。虽嘉谋长算，爰自我始，罢战息民，两获其泰。王者之信，明始四时，岂或为人君父，二三其德，书而不法，可不惜哉！

侯景一介役夫，出自凡贱，身名沦没，无或可纪。直以趋驰便习，见爱尔朱，小人叨窃，遂忝名位。及中兴之际，义旗四指，无恶不赦，实在群胡。景荷人成拔，藉其股肱，主人有丹颈之期，所天蹈族灭之衅。虽不能蔽捍左右，以命酬恩，犹当惨颜后至，义形于色。而趣利改图，速如覆手，投身麾下，甘为仆隶。献武王弃其瑕秽，录其小诚，得厕五命之末，预在一队之后。参迹驱驰，庶其来效，长鞭利铙，术以制之。既关

陇逋诛，每事经略，以河南空虚之地，非兵战之冲，薄存犄角，聊示旗鼓，岂资实效，寄以游声。军机催勒，盖唯景任，总兵统旅，别有司存。而愚褊有积，懦悞遂甚，犯违军纪，仍自猜贰，祸心潜构，翻为乱阶。负恩弃德，罔恤天讨，不义不昵，厚而必颠。委慈母如脱屣，弃少弟如遗土，群子陆陆，妻侄成行，慕姜兒之爽言，蔑伯春之宛转。跳梁猖蹶，夫欲谁欺！比之梟獍，异类同丑；欲拟蛇鼠，顾匪其伦。及远托关右，委命寇逆，宝炬定君臣之分，黑獭结兄弟之亲，授以名器之尊，救其重围之死，凭人系援，假人鼻息。俄而忘恩背惠，亲寻干戈，衅暴恶盈，侧首无托。以金陵逋逃之藪，江南流御之地，甘辞卑体，进熟图身。诡言浮说，抑可知矣，叛竖救命，岂将择音。伪朝大夫幸灾忘义，主耄于上，臣蔽于下。逐雀去草，曾不是图；窃宝叛邑，椒兰比好。人而无礼，其能国乎！

夫安危有大势，成败有恆兆，不假离朱之目，不藉子野之听，聊陈刺心之说，且吐伐谋之言。今帝道休明，皇猷允塞，四民乐业，百灵效祉。虽上相云亡，而伊陟继事，秉文经武，虎视龙骧。驱日下之俊雄，收一世之精锐，击刺犹雷电，合战如风雨，控弦跃马，固敌是求。蠕蠕昔遭离乱，辐分瓦裂，匹马孤征，告困于我。国家深敦邻附，愍其入怀，尽忧人之礼，极继绝之义，保卫出于故地，资给唯其多少，存其已亡之业，成其莫大之基。深仁厚德，镂其骨髓，引领思报，义如手足。吐欲浑深执忠孝，胶漆不渝，万里仰德，奏款属路，并申以婚好，行李如归，蠕蠕境斜界黄河，望通幽夏，飞雪千里，层冰洞积。北风转劲，实筋角之时，沍寒方猛，正氈裘之利。吐谷浑疾彼凶逆，强兵岁举，倾河及鄯，尘通陇峡。驱龙池之种，藉常胜之气，二方候隙，企其移踵。加以独孤如愿拥众秦中，治兵劫胁。黑獭北备西拟，内营腹心，救首救尾，疲于奔命。

岂暇称兵东指，出师函谷。且秋风扬尘，国有恆防，关河形胜之际，山川襟带之所，猛将精兵，基峙岳立。又宝炬河阴之北，黑獭芒山之走，众无一旅，仅以身归。就其不顾根本，轻怀进趣，斯则一劳永逸，天赞我也。言之旦旦，日月经天，举世所知，义非徒语。持此量之，理有可见，则侯景游辞，莫非虚诞。

夫景绳枢席牖之子，阡陌鄙俚之夫，遭风尘之会，逢驰鹜之日，遂位在三吏，邑启千社，揣身量分，久当止足。而乃周章去就，离跂不已，夫岂徒尔，事可扞霍扬。度其众叛亲离，守死不暇，用闻将弃悬瓠，远赴彭城。老贼奸谋，复将作矣，固扬声赴助，计在图袭，吞渊明之众，招厌虐之民，举长淮以为断，仍鷄张岁月，南面假名，死而后已。此盖蚌鹬之祸，我承其弊。

且伪主昏悖，不惟善邻，贼忍之心，老而弥笃。纳逋叛之诡譎，蔑信义以猖狂，天丧其神，人重其怨，将践瓜圃之踪，且追兒侯之辙。今征发犬羊，侵铁徐部，筑垒拥川，凯觎小利，此而可忍，孰不可怀！兵凶战危，出不得已，谬奉朝规，肃兹九伐。打鼎拔树之众，超乘投石之旅，练甲争途，波聚雾合。虎班龙文之逸，兰池蒲梢之馭，嘘天陆野，蹑影追风，振旅南辕，长驱讨蹙。非直三吴鼠面，一麾鱼骇，乘此而往，青盖将归。且衍虐纲蚩，兵权在外，持险躁之风俗，兼轻薄之子孙。萧纶凶狡之魁，岂无商臣之佞；萧誉失志之愤，当召专诸之客。外崩中溃，今也其时。

幕府师行以礼，兵动以义，吊民伐罪，理有存焉。其有知机审变，翻然鹊起，立功立事，去危就安，赏典未忘，事必加等。若军威所至，敢有拒违，尺兒已土，咸从梟戮。今三礼四义之将，豹虎熊黑之士，深衔逋伪信纳叛亡，违卜愆谏，实兴伐役。莫不含怒作色，如赴私仇；茹肝涉血，义不旋踵。攻战

之日，事若有神，莽积麻乱，菲旦伊夕。以彼曲师危卒，望我军锋，何异蛄蜥被甲，螂蛆举尾。正恐旗鼓一接，芝蕢俱摧，先事喻怀，备知翰墨。王侯无种，祸福由人，斯盖丈夫肉食之秋，壮士封侯之会。冬冰可折，时不再来，凡百君子，勉求多福。檄之所到，咸共申省，知我国行师之意。

冬十二月，绍宗、高岳等大破衍众寒山，擒渊明、贵孙等，俘斩五万，其冻溺烧之而死，不可胜数。衍既惭悔，六年，复遣使羊珍孙款关乞和，并修吊书于齐文襄王。文襄王欲以威德怀之，许其通而不复其书。衍于是遣其散骑常侍谢班、通直常侍徐陵诣阙朝贡。

班等未及还而侯景举兵袭衍，密与衍弟子临贺王正德交通，许推为主。景至横江，衍令正德率军拒景，正德因而迎之。景济江，立以为主，以趣建业。衍好人佞己，末年尤甚，或有云国家强盛者，即便忿怒，有云朝廷衰弱者，因致喜悦。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，莫敢正言。初景之将渡江也，衍沿道军戎，皆有启列，而中领军朱异恐忤衍意，且谓景不能渡，遂不为闻。景至岷湖，方大惊骇，乃令其太子纲守中书省，军事悉以季之。又逼居民入城，百姓因相剥掠，不可禁止。衍令直从临俞景茂赦二冶、尚方、钱署罪人及建康、廷尉诸囚，欲押令入城以充防捍。诸徒囚放火烧冶，一时散走。衍忧懣无计，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诸门；摄诸寺藏钱皆入聚德阳堂，以充军实。

景既至，便围其城，纵火烧蕪，掘长围，筑土山以攻衍。衍亦于城内起山以应之。衍令文武运土，人责二十石，于是其王侯朝贵皆自负檐。萧网亦欲自负，金议以为太示迫屈，乃止。衍每募人出战，素无号令，初或暂胜，后必奔背。景宣言曰：“城中非无菜，但无酱耳”，以戏侮之。衍太官及军人元柴，

乃发取尚书省、武库、左右藏以充用。衍州镇外援虽有至者，而景围栅深固，内外断绝。衍数募人出战，常为景所执获。有一小兒请以飞鷁传致消息，网乃作数千丈绳，缀纸鷁于绳端，缚书其背，又题鷁口：“若有得鷁送援军者赏银百两。”纲出太极殿，因西北风而颺之，频放数鷁，景令走马射取之，竟不能达也。

衍城内大饥，人相食，米一斗八十万，皆以人肉杂牛马而卖之。军人共于德阳堂前立市，屠一牛得绢三千匹，卖一狗得钱二十万。皆熏鼠捕雀而食之，至是雀鼠皆尽，死者相枕。初有盗取其池鱼者，衍犹大怒，敕付廷尉，既而宿昔都尽。其不识事宜如此。

景久攻未拔，而衍外援虽多，各各乖张，无有总制，更相妒忌，不肯奋击。唯衍子邵陵王纶再于钟山决战，战败而走。景粮既少，遂谲衍求和。衍信之，乃割江西四州授景，封为寿阳王，遣其朝贡。与部下歃血盟讫，景诈引军还石头。衍乃敕授军令下，诸军初不受诏，后重敕乃从。衍又令援军以船三百艘给景，景犹嫌其少，又敕付二百。衍永安侯萧确、直闾将军赵威方颇有勇略，为景所惮。景乃谓衍曰：“确与威方频隔岸见骂，云：‘天子自与汝和，我终不置汝！’我今便不敢去，若召此二人入城者，吾当解围。”衍复遣使征确等，确等不从。衍又为手书与诸军，云：“确若不入者，宜以军法送之。”确等不得已，乃赴衍。景复谓衍曰：“始有西信至，北军已克寿春、钟离，我今便无委足处，求权借广陵、谯州，待征复两城，还以此州相归。”衍又许之。景外云欲和，伺其懈怠，衍君臣上下信景欺诈，所有战具，悉皆收去。后知非实，更狼狽设备，有甚于初。城转危急，衍等计穷，乃复遣使诣景。景又诡云：“今时既热，便不能得去，正当乞留京师，为朝廷立效耳。”

而悉力大攻，七年三月遂拔之。

景自至建业，纵军士前后虏掠，仓库所有皆扫地尽矣。景乃从数百骑见衍，歔歔流涕，因请香火为作义儿，还以衍为主。令正德通启云：“前为景所擒，使摄四海，辞不获免，权总万机，今景既入辅，乞解僭滥，以王还邸。”自景围建业，城中多有肿病，死者相继，无复板木，乃剥柱为棺。自云龙、神虎门外，横尸重沓，血汁漂流，无复行路。及景入城，悉聚尸焚之，烟气张天，臭闻数十里。初，城中男女十余万人，及陷，存者才二三千人，又皆带疾病，盖天亡之也。衍寻为景所饿杀。自衍为景攻围历百余日，衍子荆州刺史、湘东王绎，益州刺史、武陵王纪各拥兵自守，坐看衍之悬危，竟不奔赴。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，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、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，或自相卖鬻，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，加以饥馑死亡，所在涂地，江左遂为丘墟矣。

初，衍崇信佛道，于建业起同泰寺，又于故宅立光宅寺，于钟山立大爱敬寺，兼营长干二寺，皆穷工极巧，殫竭财力，百姓苦之。曾设斋会，自以身施同泰寺为奴，其朝臣三表不许，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。衍每礼佛，舍其法服，著乾陀袈裟。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，有事佛精苦者，辄加以菩萨之号。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。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，皆责其上礼献物，多者便云称职，所贡微少，言为弱情。故其牧守，在官皆竞事聚敛，劫剥细民，以自封殖，多妓妾、粱肉、金绮。百姓怨苦，咸不聊生。又发召兵士，皆须锁械，不尔便即逃散。其王侯贵人，奢淫无度，弟兄子侄，侍妾或及千数，至乃回相赠遗。其风俗颓丧，网维不举若此。衍自以持戒，乃至祭其祖祢，不设牢牲，时人皆窃云，虽僭司王者，然其宗庙实不血食矣。衍未败前，宵其同泰寺，衍祖父墓前石麟

一旦亡失，识者咸知其将灭也。景又立衍子纲，寻复杀之。衍之亲属并见屠害矣。

史臣曰：二萧竞涂泥之中，同蜗角之战，或年才三纪，或身不获终，而偷名江徼，自拟王者，考之遂士，所未前闻。昔勾践致贡而延世，夫差争长而后死，两寇方之吴越，不乃劣乎？

列传第八十七

私署凉州牧张实

鲜卑乞伏国仁

鲜卑秃发乌孤

私署凉王

李嵩

卢水胡沮渠蒙逊

张实，字安逊，安定乌氏人。父轨，安士彦，散骑常侍。以晋室多难，阴图保据河西，求为凉州，乃除持节、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。桓帝西略也，轨遣使贡其方物。晋加号安西将军，封安乐乡侯，邑一千户。永嘉五年，晋以轨为镇西将军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封霸城侯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愍帝即位，进拜司空，封西平公，邑三千户。后拜侍中、太尉、凉州牧。轨年老多疾，拜实抚军大将军，副凉州刺史。未几，轨风病积年，二子代行州事，闭绝音问，莫能知者。轨颇识天文，每州内有贼，輿疾仰观曰：“无能为害。终如其言。”

实代统任，愍帝拜为使持节、都督凉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凉州刺史、领护羌校尉、西平公。刘曜陷长安，实自称侍中、司空、大都督、凉州牧，承制行事。于时天下丧乱，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，唯凉州独全。实自恃众强，转为骄恣。平文皇帝四年，实为左右阎沙等所杀。先是谣曰：“蛇利砲，蛇利砲，公头坠地而不觉。”实所住室梁间有人象而无头，久之乃灭。

实恶之，未几见杀。实弟茂统任。

茂字成逊，私署使持节、都督凉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诛阎沙等百余人。遣使朝贡。茂妻弟贾模兄弟谋害茂，茂杀之。刘曜上陇，茂惧而降，曜以为太师、凉王。茂卒，无子，实子骏统任。

骏，字公庭，自称使持节、大将军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遣使朝贡。炆帝时，陇西人辛晏以枹罕降之，骏遂有河南之地，至于狄道，与石勒分境。

骏筑南城，起谦光殿于其中，穷珍极巧，又四面各起一殿，东曰宜阳青殿，南曰朱阳赤殿，西曰正德白殿，北曰玄武黑殿，服章器物皆依色随四时居之，其旁有直省寺署，一依方色。其奢僭如此，民以劳怨，骏议治石田，参军索孚谏曰：“凡为治者，动不逆天机，作不破地德。昔后稷之播百谷，不垦磐石；禹决江河，不逆流势。今欲徙石为田，运土殖谷，计所损用，亩盈百石，所收不过三石而已，窃所未安。”骏怒，出孚为伊吾都尉。有石陨于破胡，焦而碎，声如击鼓，闻七百里。其处气上黑如烟，烟首如赤飙。骏少而淫佚，常夜出微行，奸乱邑里，少年皆化之。性又贪吝。有图秦陇意。以谷帛付民，岁收倍利，利不充者，簿卖田宅。

分武威、武兴、西平、张掖、酒泉、建康、西海、西郡、湟河、晋兴、广武十一郡为凉州，以长子重华为刺史；金兴、晋城、武始、南安、永晋、大夏、武城、汉中八郡为河州，以其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；敦煌、晋昌、高昌，西域都护、戊己校尉、玉门大护军，三郡三营为沙州，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。骏私署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假凉王、督摄三州。始置诸祭酒、郎中、大夫、舍人、谒者之官，官号皆拟天朝，而微辨其名。舞六佾，建豹尾，车服旌旗一如王者。轨保凉州，阴澹之力，骏

以阴氏门宗强盛，忌之，乃逼澹弟鉴令自杀，由是大失人情。骏既病，见鉴为崇，遂死。时建国九年也。子重华统任。

重华，字太林。私署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太尉公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、假凉王。石虎遣麻秋率众渡河，城于长最，凉州震动。司马张耽荐主簿谢艾于重华，重华任之。艾击斩秋将纂母安等。俘斩万五千人。重华遣使朝贡，自署丞相、凉王、领秦雍凉三州牧。重华死。子曜灵统任。

曜灵，年十岁。自称大司马、凉州牧，以重华兄祚为抚军将军辅政。祚先蒸重华母马氏，密说马氏以曜灵幼弱，须立长君，马从之，遂废曜灵而立祚。曜灵寻为祚所杀。

祚，字太伯。既统任，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公。专为奸虐，骏及垂华子女未嫁者皆淫之，凉州人士咸赋《墙茨》。初，重华末年，有螽斯虫集安昌门外，缘壁逆行。都尉常据谏曰：“螽斯是祚小字，今乃逆行，灾之大者，愿出之。”重华曰：“子孙繁昌之征，何为灾也？吾昨梦祚摄位，方委以周公之事，辅翼世子，而祚终杀曜灵焉。”

自署凉王，立宗庙，置百官，号和平元年。遣使朝贡。又追加轨以下王号。滥杀谢艾于酒泉。郎中了琪谏祚僭窃，祚斩琪于阙下。废诸神祀，山川枯竭。置五都尉，司人奸过。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缁帛，庶人不得畜奴婢、乘车马。百姓怨愤。有光状如车盖，声如雷，震动城邑。仲夏降霜。有神降，自称“玄冥”，与人交语，祚日夜祈之，神言与其福利，祚信焉。众知祚必败，而祚暴虐弥甚。

明年，祚河州刺史张瓘起兵讨祚，骁骑将军宋混率众应瓘。混进攻姑臧，祚遣侍中索孚伐瓘。有王鸾者，云“师出必败”，并陈祚三不道。祚以妖言惑众，斩之，鸾临刑曰：“我死之后，军败于外，王死于内。”祚族之。宋混至姑臧，领军赵长等开

宫门应之。入殿称万岁，祚以长等破混也，出劳之。长以槊刺祚中额，祚奔入，为厨士徐黑所杀，暴尸道左。城内咸称万岁。瓘等立重华少子玄靖统任。

玄靖，字元安。自署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王。以瓘为尚书令、凉州牧兼政，宋混为尚书仆射。

瓘性猜恶，赏罚皆以爱憎，无复网纪，郎中殷郁陈损益，谏瓘，曰：“虎生三日能食肉，不须人教。”由是莫有言者。瓘与玄靖参乘出城，城北大桥三梁俱折。瓘恶之，乃日日散钱帛，树私惠，而都街杀人，朝朝不绝。思为乱者十室而九。东苑大冢上忽有池水；城东大泽，地忽火燃，广数里。乃杀宿嫌牛旋等以应水火之变。瓘谋诛诸宋，废玄靖自立。先是，太白守舆鬼，占者以为州分，当有暴兵，故瓘欲厌之。于是宋混率众诛瓘，瓘先杀妻子三十口，乃自杀。

玄靖以混为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。混病死，弟玄安代辅政。以旱祈带石山，玄安欲登之，弟名犯世宗讳曰：“世人云登此山者破家身亡。”玄安曰：“安有此也！”策马登之，马倒伤足。御史房屋柱自煇焦折，或曰：“柱之为字也，左木右主；‘宋’字含木，木焦，宋破而主存，灾之大也，宜防之。”又所乘马五匹，一夜中髭尾秃，人曰：“尾之为字也，尸下毛，毛去尸，绝灭之征。”玄安曰：“吉凶在天，知可如何。”未几，玄安司马张邕起兵杀玄安，尽诛宋氏。先是谣曰：“灭宋者田土子。”

邕，一名野。邕刑杀过差，内外复思为乱，骏少子天锡因民心起兵杀邕，以冠军大将军辅政。玄靖庶母郭氏以天锡擅权，与张氏疏宗谋诛之，事发，天锡杀玄靖而自立。

天锡，字纯嘏，一名公纯。私署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凉王。有火燃于泥中。天锡骄恣淫昏，不

恤民务，元日与嬖人褻饮，既。阙二字

群臣朝贺，又不省其母。从事中郎张虑與猛切谏，且求大觐，天锡不纳。昭成末，苻坚遣将苟苌伐凉州，破之，天锡降于苌。初骏时谣曰：“刘新妇簸米，石新妇炊粳，氐荡涤，簸张兒，张兒食之口正披。”是时姑臧及诸郡国童兒皆歌之，谓刘曜、石虎并伐凉州不克，至坚而降之也。天锡至长安，坚拜为尚书。坚败于寿春，天锡奔建康。

鲜卑乞伏国仁，出于陇西。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。五代祖祐邻并兼诸部，部众渐盛。父司繁，拥部落降于苻坚，以为南单于，又拜镇西将军，镇勇士川。司繁死，国仁代统任。苻坚之伐司马昌明，以国仁为前将军，领骑先锋。及坚之败，国仁叔步颓叛于陇右，坚令国仁讨之，叔颓大悦，迎而推之，招集部落，众十余万。太祖时，私署大都督，大将军，大单于，秦州、河州牧，号年建义，署置官属，分部内为十一郡，筑通土城以都之。

国仁死，弟乾归统事，自署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河南王，改年为太初，署百官。登国中，迁于金城。南门自坏，乾归恶之，迁于苑川。寻为姚兴所破，又奔枹罕，遂降姚兴，兴拜为河州刺史，封归义侯。寻还苑川。乾归乃背姚兴，私称秦王，置百官，年号更始。遣使请援，太宗许之。后乾归田于五溪，梟集其手，寻为兄子公府所杀。子炽磐杀公府，代统位。

炽磐，自称大将军、河南王，改年为永康。后袭秃发傉檀于乐都，灭之，乃私署秦王，置百官，改年为建洪。后遣其尚书郎莫胡、积射将军乞伏又寅等贡黄金二百斤，请伐赫连昌，世祖许之。及世祖平统万，炽磐乃遣其叔平元将军泥头、弟安远将军度质于京师，又使其中书侍郎王恺、丞相从事中郎乌讷闾奉表贡其方物。炽磐死，子暮末统任。

暮末，字安石跋。既立，改年为永洪。其尚书陇西辛进曾随炽磐游于后园，进弹鸟丸，误伤暮末母面，至是杀进五族二十七人。暮末弟殊罗蒸炽磐左夫人秃发氏，暮末知而禁之。殊罗惧，与叔父什夤谋杀暮末。秃发氏盗门钥于内，钥误，门者告暮末，收其党与尽杀之。欲鞭什夤，什夤曰：“我负汝死，不负汝鞭。”暮末怒，剖其腹，投尸于河。什夤母弟白养及去列颇有怨言，又杀之。政刑酷滥，内外崩离，部民多叛，人思乱矣。后为赫连定所逼，遣王恺、乌讷闾请迎于世祖，世祖许以安定以西、平凉以东封之。暮末乃焚城邑，毁宝器，率户五万千至高田谷，为赫连定所拒，遂保南安。世祖遣使迎之，暮末卫将军吉毗固谏，以为不宜内徙，暮末从之。赫连定遣其北平公韦代率众一万攻南安，城内大饥，人相食。神四年，暮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，送于上邽。

鲜卑秃发乌孤，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。其地东至麦田、牵屯，西到湿罗，南至浇河，北接大漠。匹孤死，子寿闾统任。初母孕寿闾，因寝产于被中，乃名秃发，其俗为被覆之义。五世祖树机能壮果多谋略，晋泰始中，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，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。咸宁中，又斩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，尽有凉州之地。后为部民没骨所杀，从弟务丸统任。务丸曾孙思复犍，部众稍盛，即乌孤父也。

思复犍死，乌孤统任。皇始初，吕光拜乌孤益州牧、左贤王。乌孤私署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西平王，年号太初。天兴初，乌孤又称武威王，徙治乐都，置车骑将军已下，分立郡县。乌孤因酒走马，马倒伤胁，笑曰：“几为吕光父子所喜。”既而遂死。

弟凉州牧、西平公利鹿孤统任，徙治西平，改年建和。使使朝贡。遣弟车骑将军傉檀拒吕纂，纂士马精锐，军人大惧，

僂檀下马据胡床，以安众情。乃贯甲交战，破纂军二千余级。利鹿孤私置百官，自丞相以下。

利鹿孤死，僂檀统任，私署凉王。还居乐都，年号洪昌。遣使朝贡。天赐中，僂檀诈降姚兴，兴以僂檀为凉州刺史，遂据姑臧。与沮渠蒙逊战于均石，为蒙逊所败。僂檀又为赫连屈丐所破于阳武，以数千骑奔南山，几为追骑所得。惧东西寇至，乃徙三百里内民于姑臧。姚兴乘衅遣将姚弋弼等至于城下，僂檀驱牛羊于野，弋弼众采掠，僂檀因分击大破之，弋弼乃退还。僂檀又自署凉王，署百官，改号嘉平。永兴中，尽众伐沮渠蒙逊，为蒙逊所败于穷泉，单马归姑臧。惧为蒙逊所灭。乃迁于乐都。蒙逊以兵围之，筑室反耕，为持久之计。僂檀以子保周为质于蒙逊，蒙逊乃还。

神瑞初，僂檀率骑击乙弗虏，大有擒获，而乞伏炽磐乘虚袭乐都克之，执僂檀子虎台以下。僂檀闻之曰：“若归炽磐，便为奴仆，岂忍见妻子在他怀中也！”引众而西，众皆离散。僂檀曰：“蒙逊、炽磐昔皆委质于吾，今而归之，不亦鄙哉！四海之广，无所容身，何其痛乎！”既乃叹曰：“吾老矣，宁见妻子而死。”遂降炽磐，炽磐待以上宾之礼，用为骠骑大将军，封左南公。岁余，鸩杀之。僂檀少子贺，后来奔，自有《传》。

李嵩，字玄盛，小字长生，陇西狄道人也，汉前将军广之后。曾祖柔，晋相国从事中郎、北地太守。祖太，张祚先武卫将军。父昶，早卒，嵩，遗腹子也。皇始中，吕光建康太守段业自称凉州牧，以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，嵩为效谷令。敏死，敦煌护军敦谦等推嵩为宁朔将军、敦煌太守。业私称凉王，嵩诈巨于业，业以嵩为镇西将军。天兴中，嵩私署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护羌校尉、秦凉二州牧、凉公，年号庚子，居敦煌，遣使朝贡。天赐中，改年改初，迁于酒泉，岁修职贡。嵩死，子

歆统任。

歆，字士业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凉公，号年嘉兴元年。大破沮渠蒙逊于解支涧，获七千余级。遣使朝贡。歆闻蒙逊南伐乞伏，乃起兵攻张掖。其母尹氏谓歆曰：“汝新造之国，地狭民希，蒙逊骁武，汝非其敌。吾观其数年以来，经谋规略，有兼并之志，且天时人事，似欲归之。度德量力，《春秋》之义。先王遗令‘深慎兵战，保境宁民，俟时而动’，言犹在耳，奈何忘之。汝必行也，非唯师败，国亦亡矣。”歆不从，遂率步骑三万东伐，次于都渎涧。蒙逊自浩拒歆，战于怀城，为蒙逊所败，左右劝歆还酒泉，歆曰：“吾违太后明敕，远取败震，不杀此胡，复何面目见吾母也！”勒众复战，败于蓼泉，为蒙逊所杀，蒙逊遂克酒泉。歆之未败，有一大蛇从南门而入，至歆恭德殿前，有双雉飞出；宫内通街大树上有乌鹊争巢，鹊为乌所杀。敦煌父老令孤炽梦一白头公衲衣，而谓曰：“南风动，吹长木。胡桐椎，不中穀。”言讫，忽然不见。歆小字桐椎，至是而亡。

歆弟敦煌太守恂复自立于敦煌，称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。蒙逊攻恂于敦煌，三面起堤，以水灌城。恂请降，不许。城陷，恂自杀，蒙逊克敦煌。恂兄翻子宝后入国，自有传。

胡沮渠蒙逊，本出临松卢水，其先为匈奴左沮渠，遂以官为氏。蒙逊滑稽有权变，颇晓天文，为诸胡所归。吕光杀其伯父西平太守罗仇，蒙逊聚众万余，屯于金山，与从兄晋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建康公，称神玺元年。业以蒙逊为张掖太守，封临池侯，男成为辅国将军。委以军国之任。业自称凉王，以蒙逊为尚书左丞，忌蒙逊威名，微疏远之。天兴四年，蒙逊内不自安，谓为安西太守。蒙逊欲激怒其众，乃密诬告男成叛逆，业杀之。

蒙逊泣告众，陈欲复仇之意。男成素有恩信，众情怨愤，泣而从之。蒙逊因举兵攻杀业，私署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张掖公，号年永安，居张掖。

永兴中，蒙逊克姑臧，迁居之。改号玄始元年，自称河西王，置百官丞郎以下，频遣使朝贡。蒙逊寝于新台，阉人王怀祖斫蒙逊伤足，蒙逊妻孟氏擒怀祖斩之。蒙逊闻刘裕灭姚泓，怒甚，有校书郎言事于蒙逊，蒙逊曰：“汝闻刘裕入关，敢妍妍然也！”遂杀之，其杀峻暴如此。太常中，蒙逊克李歆，寻灭敦煌。后改年承玄。

神 中，遣尚书郎宗舒、左常侍高猛朝贡，上表曰：“伏惟陛下天纵睿圣，德超百王，陶育齐于二仪，洪其隆于三代。然钟运多难，九服纷扰，神旗暂拥，车书未同。上灵降祐，祚归有道，纯风一鼓，殊方革面。群生幸甚，率土齐欣。臣诚弱才，效无可录，幸遇重光，思竭力命。自欣投老，得睹盛化；冀终余年，凭倚皇极。前后奉表，贡使相望，去者杳然，寂无旋返。未审津途寇险，竟不仰达，为天朝高远，未蒙齿录？屏营战灼，无地自措。往年侍郎郭祗等还，奉被诏书，三接之恩，始隆，万里之心有赖。今极难之余，开泰唯始，诱劝既加，引纳弥笃。老臣见存，遐外无弃，仰荷恺悌之仁，俯蹈康哉之咏。然商胡后至，奉公卿书，援引历数安危之机，厉以襄融知命之美。顾惟情愿，实深悚惕。何者？臣不自揆，远托大廕，庶微诚上宣，天鉴下降。若万国来庭，百璧陛贺，高蹈先至之端，独步知机之首。但世难尚殷，情愿未遂，章表频修，滞怀不暢，未达拱辰之心，延首一隅，低回四极。臣历观符瑞，候察天时，未有过于皇魏，逾于陛下。加以灵启圣姿，幼登天位，美咏侔于成康，道化逾于文景。方将振神网以掩六合，洒玄泽以润八荒。况在秦陇荼炭之余，直有老臣尽效之会。”

后蒙逊遣子安周内侍，世祖遣兼太常李顺持节拜蒙逊为假节，加侍中，都督凉州、西域羌戎诸军事，太傅，行征西大将军，凉州牧，凉王。册曰：“昔我皇祖胄自黄轩，总御群才，摄服戎夏，叠曜重光，不殒其旧。逮于太祖，应期协运，大业唯新，奄有区宇，受命作魏。降及太宗，广辟崇基，政和民阜。朕承天绪，思廓宇县，然时运或否，雰雰四张，赫连跋扈于关西，大檀陆梁于漠北，戎夷负阻，江淮未宾，是用自东徂西，戎轩屡驾。赖宗庙灵长，将士宣力，克翦凶渠，震服强犷，四方渐泰，表里无尘。王先识机运，经略深远，与朕协同，厥功洪茂。当今运钟时季，僭逆凭陵，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，有民者莫不荣其私号，不遵众星拱极之道，不慕细流归海之义。而王深悟大体，率由典章，任土贡珍，爱子入侍。勋义著焉，道业存焉。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，论功德则无二于当时，言氏族则始因于世爵。古先帝王褒贤赏德，莫不胙土分民，建为藩辅，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东海，襄王锡晋文大启南阳。是用割凉州之武威、张掖、敦煌、酒泉、西海、金城、西平七郡封王为凉王。受兹素土，苴以白茅，用建冢社，为魏室藩辅，盛衰存亡，与魏升降。夫功高则爵尊，德厚则任重，又加命王入赞百揆，谋谟帟幄，出征不怀，登摄侯伯。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将军，仗钺秉旄，鹰扬河右，远祛王略，怀柔荒隅，北尽于穷发，南极于庸岷，西被于昆岭，东至于河曲，王实征之，以夹辅皇室。又命王建国：署将相群卿百官，承制假授，除文官刺史以还、武官抚军以下；建天子旌旗，出入警蹕，如汉初诸侯王故事。钦哉惟时，往践乃职，只服朕命，协亮天工，俾九德咸事，无忝庶官，用终尔显德，对扬我皇祖之休烈。”崔浩之辞也。

蒙逊又改称义和元年，延和二年四月，蒙逊死，遣使监护丧事，谥曰武宣王。蒙逊性淫忌，忍于刑戮，闺庭之中，略无

风礼。

第三子牧犍统任，自称河西王，遣使请朝命。先是，世祖遣李顺迎蒙逊女为夫人，会蒙逊死，牧犍受蒙逊遗意，送妹于京师，拜右昭仪。改称承和元年。世祖又遣李顺拜牧犍使持节，侍中，都督凉沙河三州、西城羌戎诸军事，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领护西戎校尉，凉州刺史，河西王。牧犍以无功授赏，乃留顺，上表乞安、平一号，优诏不许。牧犍尚世祖妹武威公主，遣其相宋繇表谢，献马五百匹，黄金五百斤。繇又表请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号。朝议谓礼母以子贵，妻从夫爵，牧犍母宜称河西国太后，公主于其国内可称王后，于京师则称公主，诏从之。牧犍遣其将军沮渠旁周朝京师，世祖遣侍中古弼、尚书李顺赐其侍臣衣服有差，产征世子封坛入侍。牧犍乃遣封坛朝于京师。

太延五年，世祖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，且观虚实。以牧犍虽称蕃致贡，而内多乖悖，于是亲征之。诏公卿为书让之曰：“王外从正朔，内不舍僭，罪一也。民籍地图不登公府，任土作贡不入农司，罪二也。既荷王爵又授伪官，取两端之荣，邀不二之宠，罪三也。知朝廷志在怀远，固违圣略，切税商胡，以断行旅，罪四也。扬言西戎，高自骄大，罪五也。坐自封殖，不欲入朝，罪六也。北托叛虏，南引仇池，凭援谷军，提挈为奸，罪七也。承敕过限，辄假征、镇，罪八也。欣敌之全，幸我之败，侮慢王人，供不以礼，罪九也。既婚帝室，宠逾功旧，方恣欲情，蒸淫其嫂，罪十也。既违伉俪之体，不笃婚姻之义，公行鸩毒，规害公主，罪十一也。备防王人，候守关要，有如寇仇，罪十二也。为臣如是，其可恕乎！先令后诛，王者之典也。若亲率群臣，委贄郊迎，谒拜马首，上策也；六军既临，面缚舆櫜，又其次也。如其守迷穷城，不时悛悟，身死族灭，

为世大戮。宜思厥中，自求多福也。”

官军济河，牧犍曰：“何故尔也！”用其左丞姚定国计，不肯出迎，求救于蠕蠕，又遣弟董来率兵万余人拒官军于城南，战退。车驾至姑臧，遣使喻牧犍令出。牧犍闻蠕蠕内侵于善无，幸车驾返旆，遂婴城自守。牧犍兄子祖逾城出降，具知其情，世祖乃引诸军进攻。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又来降。城拔，牧犍与左右文武面缚请罪，诏释其缚。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。

初，太延中，有一父老投书于敦煌城东门，忽然不见，其书一纸八字，文曰：“凉王三十年，若七年。”又于震电之所得石，丹书曰：“河西、河西三十年，破带石，乐七年。”带石，山名，在姑臧南山祀傍，泥陷不通。牧犍征南大将军董来曰：“祀岂有知乎！”遂毁祀伐木，通道而行。牧犍立，果七年而灭，如其言。牧犍淫嫂李氏，兄弟三人传嬖之。李与牧犍姊共毒公主，上遣解毒医乘传救公主得愈。上征李氏，牧犍不遣，厚送居于酒泉，上大怒。既克，犹以妹婿待之。其母死，以王太妃礼葬焉。又为蒙逊置守墓三十家。改授牧犍征西大将军、王如故。

初，官军未入之间，牧犍使人斫开府库，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，不更封闭。小民因之入盗，巨细荡尽。有司求贼不得。真君八年，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，上乃穷竟其事，搜其家中，悉得所藏器物。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，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；姊妹皆为左道，朋行淫佚，曾无愧颜。始闾宾沙门曰昙无讖，东入鄯善，自云“能使鬼治病，令妇人多子”，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。发觉，亡奔凉州。蒙逊宠之，号曰“圣人”。昙无讖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，蒙逊诸女、子妇皆往受法。世祖闻诸行人，言昙无讖之术，乃召昙无讖。蒙逊不遣，遂发露其事，拷讯杀之。至此，帝知之，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，诛

其宗族，唯万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。是年，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，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。牧犍与主诀，良久乃自裁，葬以王礼，谥曰哀王。及公主薨，诏与牧犍合葬。公主无男，有女，以国甥亲宠，得袭母爵为武威公主。

蒙逊子秉，字季义。世祖以其父故，拜东雍州刺史。险谲多端，真君中，遂与河东蜀薛安都谋逆。至京师，付其兄弟扼而杀之。

万年、祖并以先锋，万年拜安西将军、张掖王，祖为广武公。万年后为冀定二州刺史，复坐谋逆，与祖俱死。

初，牧犍之败也，弟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，世祖遣镇南将军奚眷讨之。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奔晋昌，乃使弋阳公元洁守酒泉。真君初，无讳围酒泉，洁轻之，出城与语，为无讳所执。洁所部相率固守，无讳仍围之，粮尽，为无讳所陷。无讳又图张掖不能克，退保临松，遂还。世祖下诏喻之。时永昌王健镇凉州，无讳使其中尉梁伟诣健，求奉酒泉，又送洁及统帅兵士于健军。二年春，世祖遣兼鸿胪持节策拜无讳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酒泉王。寻以无讳复规叛逆，复遣镇南将军、南阳公奚眷讨酒泉，克之。

无讳遂谋渡流沙，遣安周西击鄯善。鄯善王恐惧欲降，会魏使者劝令拒守。安周遂与连战，不能克，退保东城。三年春，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，其世子乃从安周，鄯善大乱。无讳遂渡流沙，士卒渴死者大半，仍据鄯善。

先是，高昌太守阚爽为李宝舅唐契所攻，闻无讳至鄯善，遣使诈降，欲令无讳与唐契相击。无讳留安周住鄯善，从焉耆东北趣高昌。会蠕蠕杀唐契，爽拒无讳，无讳将卫兴奴诈诱爽，遂屠其城，爽奔蠕蠕。无讳因留高昌。五年夏，无讳病死，安周代立。后为蠕蠕国所并。

史臣曰：周德之衰，七雄竞峙，咸分割神州，睥睨尊极。至是，张实等介在人外，地实戎墟，大争鷄张，潜怀不逊，其不知量固为甚矣。蛇虺相噬，终为擒灭，宜哉。

列传第八十八

高句丽
百济
勿吉
失韦
豆莫娄
地豆于
库莫奚
契丹
乌洛侯

高句丽者，出于夫余，自言先祖朱蒙。朱蒙母河伯女，为夫余王闭于室中，为日所照。引身避之，日影又逐。既而有孕，生一卵，大如五升。夫余王弃之与犬，犬不食；弃之与豕，豕又不食；弃之于路，牛马避之；后弃之野，众鸟以毛茹之。夫余王割剖之，不能破，遂还其母。其母以物裹之，置于暖处，有一男破壳而出。及其长也，字之曰朱蒙，其俗言“朱蒙”者，善射也。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，将有异志，请除之，王不听，命之养马。朱蒙每私试，知有善恶，骏者减食令瘦，弩者善养令肥。夫余王以肥者自乘，以瘦者给朱蒙。后狩于田，以朱蒙善射，限之一矢。朱蒙虽矢少，殪兽甚多。夫余之臣又谋杀之。朱蒙母阴知，告朱蒙曰：“国将害汝，以汝才略，宜远适四方。”朱蒙乃与乌引、乌违等二人，弃夫余，东南走。中道遇一大

水，欲济无梁，夫余人追之甚急。朱蒙告水曰：“我是日子，河伯外孙，今日逃走，追兵垂及，如何得济？”于上鱼鳖并浮，为之成桥，朱蒙得渡，鱼鳖乃解，追骑不得渡。朱蒙遂至普述水，遇见三人，其一人著麻衣，一人著纳衣，一人著水藻衣，与朱蒙至纥升骨城，遂居焉，号曰高句丽，因以为氏焉。

初，朱蒙在夫余时，妻怀孕，朱蒙逃后生一子，字始闾谐。及长，知朱蒙为国主，即与母亡而归之，名之曰闾达，委之国事。朱蒙死，闾达代立。闾达死，子如栗代立。如栗死，子莫来代立，乃征夫余，夫余大败，遂统属焉。莫来子孙相传，至裔孙宫，生而开目能视，国人恶之。及长凶虐，国以残破。宫曾孙位宫亦生而视，人以其似曾祖宫，故名为位宫，高句丽呼相似为“位”。位宫亦有勇力，便弓马。魏正始中，入寇辽西安平，为幽州刺史母丘俭所破。其玄孙乙弗利，利子钊，烈帝时与慕容氏相攻击。建国四年，慕容元真率众伐之，入自南陝，战于木底，大破钊军，乘胜长驱，遂入丸都，钊单马奔窜。元真掘钊父墓，载其尸，并掠其母妻、珍宝、男女五万余口，焚其宫室，毁丸都城而还。自后钊遣使来朝。阻隔寇仇，不能自达。钊后为百济所杀。

世祖时，钊曾孙琰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，并请国讳，世祖嘉其诚款，诏下帝系外名讳于其国，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琰为都督辽海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领护东夷中郎将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。敖至其所居平壤城，访其方事，云：辽东南一千余里，东至柵城，南至小海，北至旧夫余，民户参倍于前魏时。其地东西二千里，南北一千余里。民皆土著，随山谷而居，衣布帛及皮。土田薄，脊，蚕农不足以自供，故其人节饮食。其俗淫，好歌舞，夜则男女群聚而戏，无贵贱之节，然洁净自喜。其王好治宫室。其官名有谒奢、太奢、大兄、小兄

之号。头著折风，其形如弁，旁插鸟羽，贵贱有差。立则反拱，跪拜曳一脚，行步如走。常以十月祭天，国中大会。其公会，衣服皆锦绣，金银以为饰。好蹲踞。食用俎凡。出三尺马，云本朱蒙所乘，马种即果下也。后贡使相寻，岁致黄金二百斤，白银四百斤。

时冯文通率众奔之，世祖遣散骑常侍封拔诏琰令送文通，琰上书称当与文通俱奉王化，竟不送。世祖怒，欲往讨之。乐平王丕等议待后举，世祖乃止，而文通亦寻为琰所杀。

后文明太后以显祖六宫未备，敕琰令荐其女。琰奉表，云女已出嫁，求以弟女应旨，朝廷许焉，乃遣安乐王真、尚书李敷等至境送币。琰惑其左右之说，云朝廷昔与冯氏婚姻，未几而灭其国，殷鉴不远，宜以方便辞之。琰遂上书妄称女死。朝廷疑其矫诈，又遣假散骑常侍程骏切责之，若女审死者，听更选宗淑。琰云：“若天子恕其前愆，谨当奉诏。”会显祖崩，乃止。

至高祖时，琰贡献倍前，其报赐亦稍加焉。时光州于海中得琰所遣诣萧道成使余奴等，高祖诏责琰曰：“道成亲杀其君，窃号江左，朕方欲兴灭国于旧邦，继绝世于刘氏，而卿越境外交，远通篡贼，岂是藩臣守节之义！今不以一过掩卿旧款，即送还藩，其感怨思衍，只承明宪，辑宁所部，动静以闻。”

太和十五年，琰死，年百余岁。高祖举哀于东郊，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车骑大将军、太傅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，谥曰康。又遣大鸿胪拜琰孙云使持节、都督辽海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领护东夷中郎将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，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，又诏云遣世子入朝，令及郊丘之礼。云上书辞疾，惟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，严责之。自此岁常贡献。正始中，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，悉弗进曰：“高丽系诚天极，累

叶纯诚，地产土毛，无愆王贡。但黄金出自夫余，珂则涉罗所产。今夫余为勿吉所逐，涉罗为百济所并，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，悉迁于境内。二品所以不登王府，实两贼是为。”世宗曰：“高丽世荷上将，专制海外，九夷黠虏，实得征之。瓶罄，耻，谁之咎也？昔方贡之愆，责在连率。卿宜宣朕旨于卿主，务尽威怀之略，搆披害群，辑宁东裔，便二邑还复旧墟，土毛无失常贡也。”

神龟中，云死，灵太后为举哀于东堂，遣使策赠车骑大将军、领护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。又拜其世子安为安东将军、领护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。正光初，光州又于海中执得萧衍所授安宁东将军衣冠剑佩，及使人江法盛等，送于京师。安死，子延立。出帝初，诏加延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领护车夷校尉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，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。天平中，诏加延侍中、骠骑大将军，余悉如故。延死，子成立。讫于武定末，其贡使无岁不至。

百济国，其先出自夫余。其国北去高句丽千余里，处小海之南。其民土著，地多下湿，率皆山居。有五谷，其衣服饮食与高句丽同。

延兴二年，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：“臣建国东极，豺狼隔路，虽世承灵化，莫由奉籓，瞻望云阙，驰情罔极。凉风微应，伏惟皇帝陛下协和天休，不胜系仰之情，谨遣私署冠军将军、驸马都尉弗斯侯，长史余礼，龙骧将军、带方太守、司马张茂等投舫波阻，搜径玄津，托命自然之运，遣进万一之诚。冀神祇垂感，皇灵洪复，克达天庭，宣畅臣志，虽旦闻夕没，永无余恨。”又云：“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，先世之时，笃崇旧款。其祖钊轻废邻好，亲率士众，陵践臣境。臣祖须整旅电迈，应机驰击，矢石暂交，梟斩钊首。自尔已来，莫敢南顾。

自冯氏数终，余烬奔窜，丑类渐盛，遂见陵逼，构怨连祸，三十余载，财殫力竭，转自孱蹙。若天慈曲矜，远及无外，速遣一将，来救臣国，当奉送鄙女，执扫后宫，并遣子弟，牧圉外廐。尺壤匹夫不敢自有。”又云：“今珽有罪，国自鱼肉，大臣强族，戮杀无已，罪盈恶积，民庶崩离。是灭亡之期，假手之秋也。且冯族士马，有鸟畜之恋；乐浪诸郡，怀首丘之心。天威一举，有征无战。臣虽不敏，志效毕力，当率所统，承风响应。且高丽不义，逆诈非一，外慕隗嚣藩卑之辞，内怀凶祸豕突之行。或南通刘氏，或北约蠕蠕，共相脣齿，谋陵王略。昔唐尧至圣，致罚丹水；孟常称仁，不舍涂置。涓流之水，宜早壅塞，今若不取，将贻后悔。去庚辰年后，臣西界小石山北国海中见尸十余，并得衣器鞍勒，视之非高丽之物，后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。长蛇隔路，以沉于海，虽未委当，深怀愤恚。昔宋戮申舟，楚庄徒跣；鹬撮放鸠，信陵不食。克敌建名，美隆无已。夫以区区偏鄙，犹慕万代之信，况陛下合气天地，势倾山海，岂令小竖，跨塞天逵。今上所得鞍一，以为实验。”

显祖以其僻远，冒险朝献，礼遇优厚，遣使者邵安与其使俱还。诏曰：“得表闻之，无恙甚善。卿在东隅，处五服之外，不远山海，归诚魏阙，欣嘉至意，用戢于怀。朕承万世之业，君临四海，统御群生。今宇内清一，八表归义，襁负而至者不可称数，风俗之和，士马之盛，皆余礼等亲所闻见。卿与高丽不穆，屡致陵犯，苟能顺义，守之以仁，亦何忧于寇仇也。前所遣使，浮海以抚荒外之国，从来积年，往而不返，存亡达否，未能审悉。卿所送鞍，比较旧乘，非中国之物。不可以疑似之事，以生必然之过。经略权要，已具别旨。”又诏曰：“知高丽阻疆，侵轶卿土，修先君之旧怨，弃息民之大德，兵交累载，难结荒边。使兼申胥之诚，国有楚越之急，乃应展义扶微，乘

机电举。但以高丽称藩先朝，供职日久，于彼虽有自昔之衅，于国未有犯令之愆。卿使命始通，便求致伐，寻讨事会，理亦未周。故往年遣礼等至平壤，欲验其由状。然高丽奏请烦，辞理俱诣，行人不能抑其请，司法无以成其责，故听其所启，诏礼等还。若今复违旨，则过咎益露，后虽自陈，无所逃罪，然后兴师讨之，于义为得。九夷之国，民居海外，道畅则奉藩，惠戢则保境，故羁縻著于前典，桔贡旷于岁时。卿备陈强弱之形，具列往代之迹，欲殊事异，拟赋乖衷，洪规大略，其致犹在。今中夏平一，宇内无虞，每欲陵威东极，旌旌域表，拯荒黎于偏方，舒皇风于远服。良由高丽即叙，未及卜征。今若不从诏旨，则卿之来谋，载协朕意元戎启行，将不云远。便可豫率同兴，具以待事，时遣报使，速究彼情。师举之日，卿为乡导之首，大捷之后，又受元功之赏，不亦善乎。所献锦布海物虽不悉达，明卿至心。今赐杂物如别。”又诏琨护送安等。

安等至高句丽，琨称昔与余庆有仇，不令东过，安等于是皆还。乃下诏切责之。五年，使安等从东莱浮海，赐余庆玺书，褒其诚节。安等至海滨，遇风飘荡。竟不达而还。

勿吉国，在高句丽北，旧肃慎国也。邑落各自有长，不相总一。其人劲悍，于东夷最强。言语独异。常轻豆莫娄等国，诸国亦患之。去洛五千里。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，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，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，水广里余，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，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。国有大水，阔三里余，名速末水。其地下湿，筑城穴居，屋似形冢，开口于上，以梯出入。其国无牛，有车马，佃则偶耕，车则步推。有粟及麦稌，菜则有葵。水气馊凝，盐生树上，亦有盐池。多猪无羊。嚼米醢酒，饮能至醉。妇人则布裙，男子猪犬皮裘。初婚之夕，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，便以为定，仍为夫妇。俗以人溺洗手面。

头插虎豹尾。善射猎，弓长三尺，箭长尺二寸，以石为镞。其父母春夏死，立埋之，冢上作屋，不令雨湿；若秋冬，以其尸捕貂，貂食其肉，多得之。常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，射禽兽，中者便死，煮药毒气亦能杀人。国南有徒太山，魏言“大皇”，有虎豹黑狼不害人，人不得山上洩污，行迳山者，皆以物盛。

去延兴中，遣使乙力支朝献。太和初，又贡马五百匹。乙力支称：初发其国，北船溯难河西上，至太_上河，沉船于水，南出陆行，渡洛孤水，从契丹西界达和龙。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，密其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，遣乙力支奉使大国，请其可否。诏敕三国同是藩附，宜共和顺，勿相侵扰。乙力支乃还。从其来道，取得本船，泛达其国。九年，复遣使侯尼支朝献。明年复入贡。

其傍有大莫卢国、复钟国、莫多回国、库娄国、素和国、具弗伏国、匹黎尔国、拔大何国、郁羽陵国、库伏真国、鲁娄国、羽真侯国，前后各遣使朝献。

太和十二年，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。十七年，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余人朝献。景明四年，复遣使候力归等朝贡。自此迄于正光，贡使相寻。尔后，中国纷扰，颇或不至。兴和二年六月，遣使石久云等贡方物，至于武定不绝。

失韦国，在勿吉北千里，去洛六千里。路出和龙北千余里，入契丹国，又北行十日至啜水，又北行三日有盖水，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，其山高大，周回三百余里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，又北行三日至刃水，又北行五日到其国。有大水从北而来，广四里余，名櫟水。国土下湿，语与库莫奚、契丹、豆莫娄国同。颇有粟麦及櫟，唯食猪鱼，养牛马，俗又无羊。夏则城居，冬逐水草。亦多貂皮。丈夫索发。用角弓，其箭尤长。女妇束发，作叉手髻。其国少窃盗，盗一征三，杀人者责马三

百匹。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。有曲酿酒。俗爱赤珠，为妇人饰，穿挂于颈，以多为贵，女不得此，乃至不嫁。父母死，男女聚哭三年，尸则置于林树之上。武定二年四月，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，迄武定末，贡使相寻。

豆莫娄国，在勿吉国北千里，去洛六千里，旧北扶余也。在失韦之东，东至于海，方二千里。其人士著，有宫室仓库。多山陵广泽，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。地宜五谷，不生五果。其人长大，性强勇，谨厚，不寇抄。其君长皆以六畜名官，邑落有豪帅。饮食亦用俎豆。有麻布，衣制类高丽而幅大，其国大人，以金银饰之。用刑严急，杀人者死，没其家人为奴婢。俗淫，尤恶妒妇，妒者杀之，尸其国南山上至腐。女家欲得，输牛马乃与之。或言本秽貊之地也。

地豆于国，在失韦西千余里。多牛羊，出名马，皮为衣服，无五谷，惟食肉酪。延兴二年八月，遣使朝贡，至于太和六年，贡使不绝。十四年，频来犯塞，高祖诏征西大将军、阳平王颐击走之。自后时朝京师，迄武定末，贡使不绝。

库莫奚国之先，东部宇文之别也。初为慕容元真所破，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。其民不洁净，而善射猎，好为寇抄。登国三年，太祖亲自出讨，至弱洛水南，大破之，获其四部落，马牛羊豕十余万。帝曰：“此群狄诸种不识德义，互相侵盗，有犯王略，故往征之。且鼠窃狗盗，何足为患。今中州大乱，吾先平之，然后张其威怀，则无所不服矣。”既而车驾南还云中，怀服燕赵。十数年间，诸种与库莫奚亦皆滋盛。及开辽海，置戍和龙，诸夷震惧，各献方物。高宗、显祖世，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。高祖初，遣使朝贡。太和四年，辄入塞内，辞以畏地豆于钞掠，诏书切责之。二十二年，入寇安州，营燕幽三州兵数千人击走之。后复款附，每求入塞，与民交易。世宗诏曰：

“库莫奚去太和二十一以前，与安营二州边民参居，交易往来，并无疑贰。至二十二年叛逆以来，遂尔远窜。今虽款附，犹在塞表，每请入塞与民交易。若抑而不许，乖其归向之心。听而不虞，或有万一之警。不容依先任其交易，事宜限节，交市之日，州遣上佐监之。”自是已后，岁常朝献，至于武定未不绝。

契丹国，在库莫奚东，异种同类，俱窜于松漠之间。登国中，国军大破之，遂逃进，与库莫奚分背。经数十年，稍滋蔓，有部落，于和龙之北数百里，多为寇盗。真君以来，求朝献，岁贡名马。显祖时，使莫弗纥何辰奉献，得班飧于诸国之末。归而相谓，言国家之美，心皆忻慕，于是东北群狄闻之，莫不思服。悉万丹部、何大何部、伏弗郁部、羽陵部、日连部、匹洁部、黎部、吐六于部等，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，遂求为常。皆得交市于和龙、密云之间，贡献不绝。太和三年，高句丽窃与蠕蠕谋，欲取地豆于分之。契丹惧其侵轶，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、众万余口，驱徙杂畜，求入内附，止于白狼水东。自此岁常朝贡。后告饥，高祖矜之，听其入关市余。及世宗、肃宗时，恆遣使贡方物。熙平中，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，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，以青氍为上服，人给青氍两匹，赏其诚款之心，余依旧式。朝贡至齐受禅常不绝。

乌洛候国，在地豆于之北，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。其土下湿，多雾气而寒，民冬则穿地为室，夏则随原阜畜牧。多豕，有谷麦。无大君长，部落莫弗皆世为之。其俗绳发，衣服，以珠为饰。民尚勇，不为奸窃，故慢藏野积而无寇盗。好猎射。乐有箜篌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。其国西北有完水，东北流合于难水，其地小水皆注于难，东入于海。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，所谓北海也。世祖真君四年来朝，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，石室南北九十步，东西四十步，高七十尺，室有神

灵，民多祈请。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，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。

史臣曰：夷狄之于中国，羁縻而已。高丽岁修贡职，东藩之冠，荣哀之礼，致自天朝，亦为优矣。其他碌碌，咸知款贡，岂牛马内向，东风入律者也。

列传第八十九

氏
吐谷浑
宕昌
高昌
邓至
蛮
獠

氏者，西夷之别种，号曰白马。三代之际，盖自有君长，而世一朝见，故诗称“自彼氐羌，莫敢不来王”也。秦汉以来，世居岐陇以南，汉川以西，自立豪帅。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、卫广灭之，以其地为武都郡。自汧渭抵于巴蜀，种类实繁，或谓之白氏，或谓之故氏，各有侯王，受中国封拜。

汉建安中，有杨腾者，为部落大帅。腾勇健多计略，始徙居仇池。仇池方百顷，因以为号，四面斗绝，高七里余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，其上有丰水泉，煮土成盐。腾后有名千万者，魏拜为百顷氏王。千万孙名飞龙，渐强盛，晋武帝假平西将军。无子，养外甥令狐茂搜为子。惠帝元康中，茂搜自号辅国将军、右贤王，群氏推以为主。关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。愍帝以为骠骑将军、左贤王。茂搜死，子难敌统位，与弟坚头分部曲。难敌自号左贤王，屯下辨；坚头号右贤王，屯河池。难敌死，子毅立，自号使持节、龙骧将军、左贤王下辨公，以坚头子盘为

使持节、冠军将军、右贤王、河池公。臣晋，晋以毅为征南将军。三年，毅族兄初袭杀毅，并有其众，自立为仇池公，臣于石虎，后称藩于晋。永和十年，改初为天水公。十一年，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杀初，初子国率左右诛三王及宋奴，复自立为仇池公。桓温表国为秦州刺史，国子安为武都太守。十二年，国从叔后复杀国自立。国子安叛苻生，杀俊，复称藩于晋。安死，子世自立为仇池公。晋太和三年，以世为秦州刺史，弟统为武都太守。世死，统废世子纂自立。统一名德。纂聚党袭杀统，自立为仇池公，遣使诣简文帝，以纂为秦州刺史。

晋咸安元年，苻坚遣杨安伐纂，克之，徙其民于关中，空百顷之地。宋奴之死，二子佛奴、佛狗逃奔苻坚，坚以妻佛奴子定，拜为尚书、领军。苻坚之败，关右扰乱，定尽力于坚。坚死，乃率众奔陇右。徙治历城，去他池百二十里，置仓储于百顷。招夷夏得千余家，自称龙骧将军、仇池公，称藩于晋，孝武即以其自号假之，后以为秦州刺史。登国四年，遂有秦州之地，自号陇西王。为后乞伏乾归所杀，无子。佛狗子盛，先为监国，守仇池，乃统事，自号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仇池公，谥定为武王。分诸氏羌为二十部护军，各为镇戍，不置郡县。遂有汉中之地，仍称藩于晋。天兴初，遣使朝贡，诏以盛为征南大将军、仇池王。隔碍姚兴，不得岁通贡使。盛以兄子抚为平南将军、梁州刺史，守汉中。

刘裕永初中，封盛为武都王。盛死，私谥曰惠文王，子玄统位。玄字黄眉，号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虽称藩于刘义隆，仍奉晋永熙之号，后始用义隆元嘉正朔。初，盛谓玄曰：“吾年已老，当终为晋臣，汝善事宋帝。”故玄奉焉。玄善于待士，为流旧所怀。始光四年，世祖遣大

鸿胪公孙轨拜玄为征南大将军、都督、梁州刺史、南秦王，玄上表请比内藩，许之。

玄死，私谥孝昭王，子保宗统位。初，玄临终，谓弟难当曰：“今境候未宁，方须抚慰，保宗冲昧，吾授卿国事，其无坠先勋。”难当固辞，请立保宗以辅之。保宗即立，难当妻姚氏谓难当曰：“国险宜立长君，反事孺子，非久计。”难当从之，废保宗而自立，称藩于刘义隆。难当拜保宗为镇南将军，镇石昌，以次子顺为镇东将军、秦州刺史，守上邽。保宗谋袭难当，事泄被击。

先是，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，多往依附。流人有许穆之、郝憺之二人投难当，并改姓为司马，穆之白云名飞龙，憺之白云名康之，云是晋室近戚。康之寻为人所杀。

时刘义隆梁州刺史甄法护刑政不理，义隆遣刺史萧思话代任，难当以思话未至，遣将举兵袭梁州，破白马，遂有汉中之地。寻而思话使其司马萧承之先驱进讨，所向克捷，遂平梁州，因又附义隆。

难当后释保宗，遣镇董亭。保宗与兄保显归京师，世祖拜保宗征南大将军、秦州牧、武都王，尚公主；保显为镇西将军、晋寿公。后遣大鸿胪崔赜拜难当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领护西羌校尉、秦二州牧、南秦王。难当后自立为大秦王，号年曰建义，立妻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，置百官，具拟天朝。然犹贡献于刘义隆不绝。寻而其国大旱，多灾异，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。太延初，难当立镇上邽，世祖遣车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诸军取上邽，又诏谕难当，难当奉诏摄守。

寻而倾国南寇，规有蜀土，袭义隆益州，攻涪城，又伐巴西，获维州流人七千余家还于仇池。义隆怒，遣将裴方明等伐之。难当为方明所败，弃仇池，与千余骑奔上邽，世祖遣中山

王辰迎之赴行宫。方明既克仇池，以保宗弟保炽守之，河间公齐击走之。

先是，诏保宗镇上邽，又诏镇骆谷，复其本国。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，乃说保宗令叛，事泄，齐执保宗送京师，诏难当杀之。氐羌立文德，屯于浊水。文德自号征西将军、秦河梁三州牧、仇池公，求援于义隆。义隆封文德为武都王，遣偏将房亮之等助之。齐逆击，禽亮之。文德奔守葭芦，武都、阴平氐多归之。诏淮阳公皮豹子等率诸军讨之，文德走汉中，收其妻子僚属资粮，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师，赐死。初，公主劝保宗反，人问曰：“背父母之邦若何？”公主曰：“礼，妇人外成，因夫而荣，事立，据守一方，我亦一国之母，岂比小县之主。”以此得罪。

高宗时，拜难当营州刺史，还为外都大官。卒，谥曰忠。子和，随父归国，别赐爵仇池公。子德袭难当爵，早卒。子小眼袭，例降为公，拜天水太守，卒。子大眼，别有《传》。小眼子公熙袭爵。正光中，尚书右丞张普惠为行台，送租于南秦、东益，普惠启公熙俱行。至南秦，以氐反不得进，遣公熙先慰氐。东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险薄，密令访察，公熙果有潜谋，将为叛乱。子建仍报普惠，令其摄录。普惠急追，公熙竟不肯赴，东出汉中。普惠表列其事，公熙大行贿赂，终得免罪。后为假节、别将，与都督元志同守岐州，为秦贼莫折天生所虏，死于秦州。

文德后自汉中入统 陇，遂有阴平、武兴之地后为刘义隆荆州刺史刘义宣所杀。

保宗之执也，子元和奔义隆，以为武都、白水太守。元和据城归顺，高宗嘉之，拜征南大将军、武都王，内徙京师。元和从叔僧嗣复自称武都王于葭芦。僧嗣死，从弟文度自立为武

兴王，遣使归顺，显祖授文度武兴镇将。既而复叛。高祖初，征西将军皮欢喜攻葭芦破之，斩文度首。

文度弟弘，小名鼠，犯显祖庙讳，以小名称。鼠自为武兴王，遣使奉表谢罪，贡其方物，高祖纳之。鼠遣子苟奴入侍，拜鼠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征西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武都王。鼠死，从子后起统任，高祖复以鼠爵授之。

鼠子集始为白水太守，后起死，以集始为征西将军、武都王。集始后朝于京师，拜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安南大将军、领护南蛮校尉、汉中郡侯、武兴王，赐以车旗戎马锦彩缯纆等。寻还武兴，进号镇南将军，加督宁、湘等五州诸军事。后仇池镇将杨灵珍袭破武兴，集始遂入萧赧。

景明初，集始来降，还授爵位，归守武兴。死，子绍先立，拜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征虏将军、汉中郡公、武兴王；赠集始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安王。绍先年幼，委事二叔集起、集义。夏侯道迁以汉中归顺也，萧衍白马戍主尹天保率众围之。道迁求援于集起、集义，二人贪保边藩，不欲救之，唯集始弟集朗心愿立功，率众破天保，全汉川，集朗之力也。集义见梁益既定，恐武兴不得久为外藩，遂扇动诸氏，推绍先僭称大号，集起、集义并称王，外引萧衍为援。安西将军邢峦遣建武将军傅竖眼攻武兴，克之，执绍先送于京师，遂灭其国，以为武兴镇，复改镇为东益州。前后镇将唐法乐，刺史杜纂、邢豹，以威惠失衷，氏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。朝廷以西南为忧。正光中，诏魏子建为刺史，以恩信招抚，风化大行，远近款附，如内地焉。后唐永代子建为州，未几，氏人悉反，永弃城东走，自此复为氏地。其后，绍先奔还武兴，复自立为王。

吐谷浑，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。涉归一名弈洛韩，有二子，庶长曰吐谷浑，少曰若洛廆。涉归死，若洛廆代统部落，

别为慕容氏。涉归之存也，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。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马斗相伤，若洛廆怒，遣人谓吐谷浑曰：“先公处分，与兄异部，何不相远，而马斗相伤！”吐谷浑曰：“马是畜耳，食草饮水，春气发动，所以斗。斗在马而怒及人，乖别甚易，今当去汝万里之外。”若洛廆悔，遣旧老及长史七那楼追谢留之。吐谷浑曰：“我乃祖以来，树德辽右，先公之世，卜筮之言，云有二子当享福祚，并流子孙。我是卑庶，理无并大，今以马致乖，殆天所启。诸君试驱马令东，马若还东，我当随去。”即令从骑拥马令回，数百步，欻然悲鸣，突走而西，声若颓山，如是者十余辈，一回一迷。楼力屈，乃跪曰：“可汗，此非复人事。”浑谓其部落曰：“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，廆当传子及曾玄孙，其间可百余年，我及玄孙间始当显耳。”于是遂西附阴山，后假道上陇。若洛廆追思吐谷浑，作《阿于歌》，徒河以兄为阿于也。子孙僭号，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。

吐谷浑遂徙上陇，止于枹罕暨甘松，南界昂城、龙涸，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，逐水草，庐帐而居，以肉酪为粮。西北诸种谓之阿柴虏。

吐谷浑死，有子六十人。长子吐延，身長七尺八寸，勇力过人，性刻暴，为昂城羌酋姜聪所刺。剑犹在体，呼子叶延，语其大将纥拔泥曰：“吾气绝，棺剑讫，便速去保白兰，地既险远，又土俗懦弱，易控御。叶延小兒，欲授余人，恐仓卒终不能相制。今以叶延付汝，竭股肱之力以辅之。孺子得立，吾无恨也。”抽剑而死。有子十二人。

叶延少而勇果，年十岁，缚草为人，号曰姜聪，每旦辄射之，射中则嗥叫泣涕。其母曰：“仇贼诸将已屠脍之，汝年小，何烦朝朝自苦。”叶延呜咽若不自胜，答母曰：“诚知无益，然罔极之心，不胜其痛。”性至孝，母病三日不食，叶延亦不

食。颇视书传，自谓曾祖弈洛韩始封昌黎公，吾为公孙之子，案《礼》，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，遂以吐谷浑为氏焉。

叶延死，子碎奚立，性淳谨，三弟专权，碎奚不能制，诸大将共诛之。奚忧哀不复摄事，遂立子视连为世子，委之事，号曰“莫贺郎”，华言父也。碎奚遂以忧死。视连立，以父忧思，不游娱酣宴。十五年，死，弟视罽立。死，子树洛干等并幼，弟乌纥提立而妻树洛干母，生二子慕璿、利延。乌纥提一名大孩，死，树洛干立，自号车骑将军，是岁晋义熙初也。树洛干死，弟阿豺立，自号骠骑将军、沙州刺史。部内有黄沙，周回数百里，不生草木，因号“沙州”。

阿豺兼并羌氏，地方数千里，号为强国。田于西强山，观垫江源，问于群臣曰：“此水东流，有何名？由何郡国入何水也？”其长史曾和曰：“此水经仇池，过晋寿，出宕渠，号垫江，至巴郡入江，度广陵会于海。”阿豺曰：“水尚知有归，吾虽塞表小国，而独无所归乎？”遣使通刘义符，献其方物，义符封为浇河公。未及拜受，刘义隆元嘉三年又加除命。又将遣使朝贡，会暴病，临死召诸子弟告之曰：“先公车骑舍其子虔以大业属吾，吾岂敢忘先公之举而私于纬代，其以慕璿继事。”阿豺有子二十人，纬代，长子也。阿豺又谓曰：“汝等各奉吾一只箭，折之地下。”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：“汝取一只箭折之。”慕利延折之。又曰：“汝取十九只箭折之。”延不能折。阿豺曰：“汝曹知否？单者易折，众则难摧，戮力一心，然后社稷可固。”言终而死。兄子慕璿立。

先是阿豺时，刘义隆命竟未至而死，慕璿又奉表通义隆，义隆又授陇西公。慕璿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，南通蜀汉，北交凉州、赫连，部众转盛。

世祖时，慕璿始遣其侍郎谢大宁奉表归国，寻讨禽赫连定，

送之京师。世祖嘉之，遣使者策拜慕瓚为大将军、西秦王。慕瓚表曰：“臣诚庸弱，敢竭情款，俘禽僭逆，献捷王府。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，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，愿垂鉴察，亮其单款，臣顷接寇逆，疆境之人，为贼所抄，流转东下，今皇化混一，求还乡土。乞佛日连、窟略寒、张华等三人家弱在此，分乖可愍，愿并敕遣，使恩洽遐荒，存亡感戴。”

世祖诏公卿朝会议答施行。太尉长孙嵩及议郎、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议曰：“前者有司处以为秦王荒外之君，本非政教所及，来则受之，去则不禁。皇威远被，西秦王慕义畏威，称臣纳贡，求受爵号。议者以为古者要荒之君，虽人土众广，而爵不拟华夏。陛下加宠王官，乃越常分，容饰车旗，班同上国。至于缁絮多少，旧典所无，皆当临时以制丰寡。自汉魏以来，抚接荒遐，颇有故事。吕后遗单于御车二乘、马二驷，单于答马千匹；其后匈奴和亲，敌国遗缁絮不过数百；呼韩邪称臣，身自入朝，始至万伯。今西秦王若以土无桑蚕，便当上请，不得言‘财不周赏’。昔周室衰微，齐侯小白一匡天下，有赐胙之命，无益土之赏；晋侯重耳破楚城濮，唯受南阳之田为朝宿之邑。西秦所致，唯定而已。塞外之人，因时乘便，侵入秦凉，未有经略拓境之勋，爵登上国，统秦、凉、河、沙四州之地，而云‘土不增廓’。比圣朝于弱周，而自同于五霸，无厌之情，其可极乎？西秦王忠款于朝廷，原其本情，必不至此，或左右不敏，因致斯累。检西秦流入贼时所抄，悉在蒲坂，今既称藩，四海咸泰，天下一家，可敕秦州送诣京师，随后遣还。所请乞佛三人，昔为宾国之使，来在王庭，国破家迁，即为臣妾，可勿听许。”制曰：“公卿之议，未为失体。西秦王所收金城、枹罕、陇西之地，彼自取之，朕即与之，便是裂土，何须复廓。西秦款至，绵绢随使疏数增益之，非一匹而已。”自是慕瓚贡

献颇简，又通于刘义隆，义隆封为陇西王。

太延二年，慕璜死，弟慕利延立，诏遣使者策慕璜曰惠王。后拜慕利延镇西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改封西平王；以慕璜子元绪为抚军将军。时慕利延又通刘义隆，义隆封为河南王。世祖征凉州，慕利延惧，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。世祖以慕利延兄有禽赫连定之功，遣使宣喻之，乃还。后慕利延遣使表谢，书奏，乃下诏褒奖之。慕利延兄子纬代惧慕利延害己，与使者谋欲归国，慕利延觉而杀之。纬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归京师，请兵讨慕利延。世祖拜叱力延归义王，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。军至大母桥，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，伏罗遣将追击之，斩首五千余级。慕利延走白兰。慕利延从弟伏念、长史孚 鸠黎、部大崇娥等率众一万三千落归降。后复遣征西将军、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，慕利延遂入于阗国，杀其王，死者数万人。南征罽宾。遣使通刘义隆求援，献乌丸帽、女国金酒器、胡王金钏等物，义隆赐以牵车。七年，遂还旧土。

慕利延死，树洛干子拾寅立，始邑于伏罗川，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。拾寅奉修贡职，受朝廷正朔，又受刘义隆封爵，号河南王。世祖遣使拜为镇西大将军、沙州刺史、西平王。后拾寅自恃险远，颇不恭命，通使于刘彧，献善马、四角羊，彧加之官号。高宗时，定阳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兰，多有金银牛马，若击之，可以大获。议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穆，使晋王伏罗、高凉王那再征之，竟不能克。拾寅虽复远遁，军亦疲劳。今在白兰，不犯王塞，不为人患，非国家之所急也。若遣使招慰，必求为臣妾，可不劳而定也。王者之于四荒，羁縻而已，何必屠其国有其地。安曰：“臣昔为浇河戍将，与之相近，明其意势。若分军出其左右，拾寅必走保南山，不过十日，牛马草尽，人无所食，众必溃叛，可一举而定也。”从之，诏阳平

王新成、建安王穆六头等出南道，南郡公李惠、给事中公孙拔及安出北道以讨之。拾寅走南山，诸军济河追之。时军多病，诸将议贼之远遁，军容已振，今驱疲病之卒，要难冀之功，不亦过乎。众以为然，乃引还，获驼马二十余万。显祖夏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州郡兵讨拾寅。军至曼头山，拾寅来逆战，观等纵兵击败之，拾寅宵遁。于是思悔，复修藩职，遣别驾康盘龙奉表朝贡。显祖幽之，不报其使。拾寅部落大饥，屡寇洮河，诏平西将军、广川公皮欢喜率敦煌、枹罕、高平诸军为前锋，司空、上党王长孙观为大都督以讨之。观等军入拾寅境，刍其秋稼，拾寅窘怖，遣子诣军，表求改过。观等以闻，显祖以重劳将士，乃下诏切责之，征其任子。拾寅遣子斤入侍，显祖寻遣斤还。拾寅后复扰掠边人，遣其将良利守洮阳，枹罕所统，枹罕镇将、西郡公杨钟葵貽拾寅书以责之。拾寅表曰：“奉诏听臣还旧土，故遣良刘守洮阳，若不追前恩，求令洮阳贡其土物。”辞旨恳切，显祖许之。自是岁修职贡。

太和五年，拾寅死，子度易侯立，遣其侍郎时真贡方物，提上表称嗣事。后度易侯伐宕昌，诏让之，赐锦彩一百二十匹，喻令浚改，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时还。易侯并奉诏。死，子伏连筹立。高祖欲令入朝，表称疾病，辄修洮阳、泥和城而置戍焉。文明太后崩，使人告凶，伏连筹拜命不恭，有司请伐之，高祖不许。群臣以其受诏不敬，不宜纳所献。高祖曰：“拜受失礼，乃可加以告责，所献土毛，乃是臣之常道，杜弃所献，便是绝之，纵欲改悔，其路无由矣。”诏曰：“朕在哀疚之中，未有征讨，而云春枹罕表，取其洮阳、泥和二戍。时以此既边将之常，即便听许。及偏师致讨，二戍望风请降，执讯二千余人，又得妇女九百口。子妇可悉还之。”伏连筹乃遣世子贺鲁头朝于京师，礼锡有加，拜伏连筹使持节、都督西垂诸军事、征西

将军、领护西戎中郎将、西海郡开国公、吐谷浑王，麾旗章绶之饰皆备给之。后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使于伏连筹，伏连筹谓礼曰：“昔与宕昌通和，恆见称大王，己则自名，今忽名仆而拘执此使，将命偏师往问其意。”礼曰：“君与宕昌并为魏藩，而比辄有兴动，殊违臣节。当发之日，宰辅以为君若反迷知罪，则克保藩业，脱守愚不改，则祸难将至。”伏连筹遂默然。及高祖崩，遣使赴哀，尽其诚敬。

伏连筹内修职贡，外并戎狄，塞表之中，号为强富。准拟天朝，树置官司，称制诸国，以自夸大。世宗初，诏责之曰：“梁州表送卿报宕昌书，梁弥邕与卿并为边附，语其国则邻藩，论其位则同列，而称书为表，名报为旨，有司以国有常刑，殷勤请讨。朕虑险远多虞，轻相构惑，故先宣此意，善自三思。”伏连筹上表自申，辞诚恳至。终世宗世至于正光，牂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。

后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，河西路绝，凉州城人万于菩提等东应念生，囚刺史宋颖。颖密遣求援于伏连筹，伏连筹亲率大众救之，遂获保全。自尔以后，关徼不通，贡献路绝。

伏连筹死，子夸吕立，始自号为可汗，居伏俟城，在青海西十五里，虽有城郭而不居，恆处穹庐，随水草畜牧。其地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千余里。官有王公、仆射、尚书及郎将、将军之号。夸吕椎髻眊珠，以皂为帽，坐金师子床。号其妻为“恪尊”，衣织成裙，披锦大袍，辫发于后，首戴金花冠。其俗：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，多以罗幕为冠，亦以缁为帽；妇人皆贯珠贝，束发，以多为贵。兵器有弓刀甲槊。国无常赋，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。其刑罚：杀人及盗马者死，余则征物以赎罪，亦量事决杖；刑人，必有氈蒙头，持石从高击之。父兄死，妻后母及嫂等，与突厥俗同。至于婚，贫不能备财者，辄盗女

去。死者亦皆埋殓。其服制，葬讫则除之。性贪婪，忍于杀害。好谢猎，以肉酪为粮。亦知种田，有大麦、粟、豆，然其北界气候多寒，唯得芜菁、大麦，故其俗贫多富少。青海周回千余里，海内有小山，每冬冰合后，以良牝马置此山，到来春收之，马皆有孕，所生得驹，号为龙种，必多骏异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，放入海，因生驄驹，能日行千里，世传青海驄者是也。土出牝牛、马，多鸚鵡，饶铜、钱、朱沙。地兼鄯善、且末。

兴和中，齐献武王作相，招怀荒远，蠕蠕既附于国，夸吕遣使致敬。献武王喻以大义，征其朝贡，夸吕乃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，又荐其从妹，静帝纳以为嫔。遣员外散骑常侍傅灵使于同国。夸吕又请婚，乃以济南王匡孙女为广乐公主以妻之。此后朝贡不绝。

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。俗风与吐谷浑同。不识五谷，唯食鱼及苏子。苏子状若中国苟杞子。

北又有阿兰国。与鸟兽同，不知斗战，忽见异人，举国便走。土无所出，大养群畜。体轻工走，逐之不可得。

北又有女王国。以女为主，人所不至，其传云然。

宕昌羌者，其先盖三苗之胤，周时与庸、蜀、微、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，汉有先零、烧当等，世为边患。其地东接中华，西通西域，南北数千里，姓别自为部落，酋帅皆有地分，不相统摄，宕昌即其一也。俗皆土著，居有屋宇，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。国无法令，无徭赋。惟战伐之时，乃相屯聚，不然则各事生业，不相往来。皆衣裘褐。收养牦牛、牛、豕以供其食。父子、伯叔、兄弟死者，即以继母、世叔母及嫂、弟妇等为妻。欲无文字，但候草木荣落，记其岁时。三年一相聚，杀牛羊以祭天。

有梁勲者，世为酋帅，得羌豪心，乃自称王焉。勲孙弥忽，

世祖初，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，世祖嘉之，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，赐弥黄爵甘松侯。弥忽死，孙虎子立。其地自仇池以西，东西千里，席水以南，南北八百里，地多山阜，人二万余落。世修职贡，颇为吐谷浑所断绝。虎子死，弥治立。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浑，吐谷浑遣兵送羊子，欲夺弥治位。弥治遣使求救，显祖诏武都镇将宇文生救之，羊子退走。弥治死，子弥机立，遣其司马利住奉表贡方物。杨文度之叛，围武都，弥机遣其二兄率众救武都，破走文度。高祖时，遣使子桥表贡朱沙、雌黄、白石胆各一百斤。自此后，岁以为常，朝贡相继。后高祖遣鸿胪刘归、谒者张察拜弥机征南大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梁益二州牧、河南公、宕昌王。后朝于京师，殊无风礼。朝罢，高祖顾谓左右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”，宕昌王虽为边方之主，乃不如中国一吏。”于是改授领护西戎校尉、灵州刺史，王如故，赐以车骑、戎马、锦彩等，遣还国。

高昌者，车师前王之故地，汉之前部地也。东西二千里，南北五百里，四面多大山。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，师旅顿弊其中，尤困者因住焉。地势高敞，人庶昌盛，因云“高昌”。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，故以为国号。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，汉西域长史、戊己校尉并居于此。晋以其地为高昌郡，张轨、吕光、沮渠蒙逊据河西，皆置太守以统之。去敦煌十三日行。国有八城，皆有华人。地多石碛。气候温暖，厥土良沃，谷麦一岁再熟，宜蚕，多五果，又饶漆。有草名羊刺，其上生蜜而味甚佳。引水溉田。出赤盐，其味甚美。复有白盐，其形如玉，高昌人取以为枕，贡之中国。多葡萄酒。俗事天神，兼信佛法。国中羊马，牧在隐僻处以避寇，非贵人不知其处。北有赤石山。七十里有余汗山，夏有积雪，此山北铁勒界也。

世祖时，有阚爽者，自为高昌太守。太延中，遣散骑侍郎

王恩生等使高昌，为蠕蠕所执。真君中，爽为沮渠无讳所袭，夺据之。无讳死，弟安周代立，和平元年，为蠕蠕所并。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，其称王自此始也。太和初，伯周死，子义成立，岁余，为其兄首归所杀，自立为高昌王。

五年，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，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。后为国人所杀，立马儒为王，以巩顾礼、曲嘉为左右长史。二十一年，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，请师迎接，求举国内徙。高祖纳之，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赴之，割伊吾五百里，以儒居之。至羊榛水，儒遣礼、嘉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，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。礼等还高昌，安保亦还伊吾。安保遣使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。至白棘城，去高昌百六十里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，不愿东迁，相与杀儒而立曲嘉为王。

嘉字灵凤，金城榆中人。既立，又臣于蠕蠕那盖。顾礼与义舒随安保至洛阳。及蠕蠕主伏图高车所杀，嘉又臣高车。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，入于焉耆，焉耆又为嚙哒所破灭，国人分散，众不自立，请王于嘉。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。熙平元年，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、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师，仍求内徙，乞军迎援。于是遣龙骧将军孟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，至伊吾，失期而反。于后十余遣使，献朱像、白黑貂裘、名马、盐枕等，款诚备至，惟赐优旨，卒不重迎。三年，嘉遣使朝贡，世宗又遣孟威使诏劳之。延昌中，以嘉为持节、平西将军、瓜州刺史、泰临县开国伯，私署王如故。熙平初，遣使朝献。诏曰：“卿地隔关山，境接荒漠，频请朝援，徙国内迁。虽来诚可嘉，即于理未卜。何者？彼之氓庶，是汉魏遗黎，自晋氏不纲，困难播越，成家立国，世积已久。恶徙重迁，人怀恋旧，今若动之，恐异同之变。爰在肘腋，不得便如来表。”神龟元

年冬，孝亮复表求援内徙，朝廷不许。正光元年，肃宗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。嘉朝贡不绝。又遣使奉表，自以边遐，不习典诰，求借《五经》、诸史，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，肃宗许之。

嘉死，赠镇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子坚立。于后，关中贼乱，使命遂绝。普泰初，坚遣使朝贡，除平西将军、瓜州刺史、泰临县伯，王如故，又加卫将军。至永熙中，特除仪同三司，进为郡公。后遂隔绝。

邓至者，白水羌也，世为羌豪，因地名号，自称邓至。其地自亭街以东，平武以西，汶岭以北，宕昌以南。土风习俗，亦与宕昌同。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，高祖拜龙骧将军、邓至王，遣贡不绝。

邓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国，时遣使朝贡，朝廷皆授以杂号将军、子男、渠帅之名。

蛮之种类，盖盘瓠之后，其来自久。习俗叛服，前史具之。在江淮之间，依托险阻，部落滋蔓，布于数州，东连寿春，西通上洛，北接汝颖，往往有焉。其于魏氏之时，不甚为患，至晋之末，稍以繁昌，渐为寇暴矣。自刘石乱后，诸蛮无所忌惮，故其族类，渐得北迁，陆浑以南，满于山谷，宛洛萧条，略为丘墟矣。

太祖既定中山，声教被于河表，泰常八年，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朝京师，求留质子以表忠款。始光中，拜安侍子豹为安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、顺阳公。兴光中，蛮王文武龙请降，诏褒慰之，拜南雍州刺史、鲁阳侯。

延兴中，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，湓叶以南八万余落，遣使内属。高祖嘉之，拜诞征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襄阳王，听自选郡县。诞字天生，桓玄之子也。初玄西奔至枚回洲，被

杀，诞时年数岁，流窜大阳蛮中，遂习其俗。及长，多智谋，为群蛮所归。诞既内属，治于朗陵。太和四年，王师南伐，诞请为前驱，乃授使持节、南征西道大都督，讨义阳，不果而还。十年，移居颍阳。十六年，依例降王为公。十七年，加征南将军、中道大都督，征竟陵，遇迁洛，师停。是时萧贲征虏将军、直阁将军蛮酋田益宗率部曲四千余户内属。襄阳酋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户千余内徙，求居大和川，诏给廩食。后开南阳，令有沔北之地。蛮人安堵，不为寇贼。十八年，诞入朝，赏遇隆厚。卒，谥曰刚。子晖，字道进，位龙骧将军、东荆州刺史，袭爵。

景明初，大阳蛮酋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内附，诏置四郡十八县。晖卒，赠冠军将军。三年，鲁阳蛮鲁北燕等聚众攻逼颍川，诏左卫将军李崇讨平之，徙万余家于河北诸州及六镇。寻叛南走，所在追讨，比及河，杀之皆尽。四年，东荆州蛮樊素安反，僭帝号。正始元年，素安弟秀安复反，李崇、杨大眼悉讨平之。二年，萧衍沔东太守田清喜拥七郡三十一县，户遇九行遣使内附，乞师讨衍。其雍州以东，石城以西五百余里水陆援路，请率部曲断之。四年，萧衍永宁太守文云生六部自汉东遣使归附。

永平初，东荆州表口口太守桓叔兴前后招慰大阳蛮归附者一万七百余户，请置郡十六、县五十，诏前镇东府长史郢道元检行置之。叔兴即晖弟也。延昌元年，拜南荆州刺史，居安昌，隶于东荆。三年，萧衍遣兵讨江沔，破掠诸蛮，百姓扰动。自相督率二万余人，频请统帅为声势。叔兴给一统并威仪，为之节度，蛮人遂安。其年，萧衍雍州刺史萧藻遣其将蔡令孙等三将寇南荆之西南，沿襄沔上下，破掠诸蛮。蛮酋衍龙骧将军楚石廉叛衍来请援，叔兴与石廉督集蛮夏二万余人击走之，斩令孙等三将。藻又遣其新阳太守邵道林于沔水之南，石城东北立

清水戍，为抄掠之基。叔兴遣诸蛮击破之。四年，叔兴上表请不隶东荆，许之。萧衍每有寇抄，叔兴必摧破之。

正光中，叔兴拥所部南叛。蛮首成龙强率户数千内附，拜为刺史。蛮帅田午生率户二千内徙扬州，拜为郡守。萧衍义州刺史、边城王文僧明，铁骑将军、边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户万余举州内属，拜僧明平南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封开封侯；官德龙骧将军、义州刺史；自余封授各有差。僧明、官德并入朝，蛮出山至边城、建安者八九千户。义州寻为萧衍将裴邃所陷。衍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，请援历年，朝廷恐轻致边役，未之许。会超秀死，其部典相率内附，徙之六镇、秦陇，所在反叛。二荆、西郢，蛮大扰动，断三鸦路，杀都督，寇盗至于襄城、汝水，百姓多被其害。萧衍遣将围广陵，樊城诸蛮并为前驱，自汝水以南，处处钞劫，恣其暴掠。连年攻讨，散而复合，其暴滋甚。

又有冉氏、向氏者，隩落尤盛，余则大者万家，小者千户，更相崇僭，称王侯，屯据三峡，断遏水路，荆、蜀行人至有假道者。

獠者，盖南蛮之别种，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，所在皆有。种类甚多，散居山谷，略无氏族之别。又无名字，所生男女，唯以长幼次第呼之。其丈夫称阿谟、阿段，妇人阿夷、阿等之类，皆语之次第称谓也。依树积木，以居其上，名曰“干兰”，干兰大小，随其家口之数。往往推一长者为王，亦不能远相统摄。父死则子继，若中国之贵族也。獠王各有鼓角一双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。好相杀害，多不敢远行。能卧水底，持刀刺鱼。其口嚼食并鼻饮。死者竖棺而埋之。性同禽兽，至于忿怒，父子不相避，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。若杀其父，走避，求得一狗以谢其母，母得狗谢，不复嫌恨。若报怨相攻击。必杀

而食之。平常劫掠，卖取猪狗而已。亲戚比邻，指授相卖，被卖者号哭不服，逃窜避之，乃将买人捕逐，指若亡叛，获便缚之。但经被缚者，即服为贱隶，不敢称良矣。亡失儿女，一哭便止，不复追思。惟执盾持矛，不识弓矢。用竹为簠，群聚鼓之，以为音节。能为细布，色至鲜净。大狗一头，买一生口。其俗畏鬼神，尤尚淫祀。所杀之人，美鬢髻者必剥其面皮，笼之于竹，及燥，号之曰“鬼”，鼓舞祀之，以求福利。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，乃自卖以供祭焉。铸铜为器，大口宽腹，名曰铜爨，既薄且轻，易于熟食。

建国中，李势在蜀，诸獠始出巴西、渠川、广汉、阳安、资中，攻破郡县，为益州大患。势内外受敌，所以亡也。自桓温破蜀之后，力不能制，又蜀人东流，山险之地多空，獠遂挟山傍谷。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，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。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裨润，公私颇藉为利。

正始中，夏侯道迁举汉中内附，世宗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，近夏人者安堵乐业，在山谷者不敢为寇。后以羊祉为梁州，傅竖眼为益州。祉性酷虐，不得物情。萧衍辅国将军范季旭与獠王赵清荆率众屯孝子谷，祉遣统军魏胡击走之。后萧衍宁朔将军姜白复拥夷獠入屯南城，梁州人王法庆与之通谋，众屯于固门川，祉遣征虏将军阙二

讨破之。竖眼施恩布信，大得獠和。后以元法僧代傅竖眼为益州，法僧在任贪残，獠遂反叛，勾引萧衍军围逼晋寿。朝廷忧之，以竖眼先得物情，复令乘传往抚。獠闻竖眼至，莫不欣然，拜迎道路，于是而定。及元恆、元子真相继为梁州，并无德绩，诸獠苦之。

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，乃立巴州以统诸獠，后以巴西严始欣为刺史。又立隆城镇，所统獠二十万户，彼谓北獠，

岁输租布，又与外人交通贸易。巴州生獠并皆不顺，其诸头王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。孝昌初，诸獠以始欣贪暴，相率反叛，攻围巴州。山南行台勉谕，即时散罢。自是獠诸头王相率诣行台者相继，子建厚劳赆之。始欣见中国多事，又失彼心，虑获罪谴。时萧衍南梁州刺史阴子春扇惑边陲，始欣谋将南叛。始欣族子恺时为隆城镇将，密知之，严设逻候，遂禽萧衍使人，并封始欣诏书、铁券、刀剑、衣冠之属，表送行台。子建乃启以镇为南梁州，恺为刺史，发使执始欣，囚于南郑。遇子建见代，梁州刺史傅竖眼仍为行台。竖眼久病，其子敬绍纳始欣重赂，便得还州。始欣乃起众攻恺，杀灭之，据城南叛，萧衍将萧玩率众援接。时梁益二州并遣将讨之，攻陷巴州，执始欣，遂大破玩军。及斩玩，以傅昙表为刺史。后元罗在梁州，为使陷，自此遂绝。

史臣曰：氐、羌、蛮、獠，风俗各异，嗜欲不同，言语不通，圣人因时设教，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。然而外宁必有内忧，览之者不可不诫慎也。

列传第九十

西域

《夏书》称“西戎即序”，班固云：就而序之，非盛威武，致其贡物也。汉氏初开西域，有三十六国。其后分立五十五王，置校尉、都护以抚纳之。王莽篡位，域遂绝。至于后汉，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，西至西海，东西万里，皆来朝贡，复置都护、校尉以相统摄。其后或绝或通，汉朝以为劳弊中国，其官时置时废。暨魏晋之后，互相吞灭，不可复详记焉。

太祖初，经营中原，未暇及于四表。既而西戎之贡不至，有司奏依汉氏故事，请通西域，可以振威德于荒外，又可致奇货于天府。太祖曰：“汉氏不保境安人，乃远开西域，使海内虚耗，何利之有？今若通之，前弊复加百姓矣。”遂不从。历太宗世，竟不招纳。

太延中，魏德益以远闻，西域龟兹、疏勒、乌孙、悦般、渴般陀、鄯善、焉耆、车师、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。世祖以西域汉世虽通，有求则卑辞而来，无欲则骄慢王命，此其自知绝远，大兵不可至故也。若报使往来，终无所益欲不遣使。有司奏九国不惮遐嶮，远贡方物，当与其进，安可豫抑后来，乃从之。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、许纲等西使，恩生出流沙，为蠕蠕所执，竟不果达。又遣散骑侍郎董琬、高明等多赍锦帛，出鄯善，招抚九国，厚赐之。初，琬等受诏，便道之国可往赴之。

琬过九国，北行至乌孙国，其王得朝廷所赐，拜受甚悦，谓琬曰：“传闻破洛那、者舌皆思魏德，欲称臣致贡，但患其路无由耳。今使君等既到此，可往二国，副其慕仰之诚。”琬于是自同破洛那，遣明使者舌。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，琬等宣诏慰赐之。已而琬、明东还，乌孙、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。自后相继而来，不间于岁，国使亦数十辈矣。

初，世祖每遣使西域，常诏河西王沮渠牧犍令护送，至姑臧，牧犍恆发使导路出于流沙。后使者自西域还，至武威，牧犍左右谓使者曰：“我君承蠕蠕吴提妄说，云：‘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，士马疫死，大败而还，我禽其长弟乐平王丕。’我君大喜，宣言国中。”又闻吴提遣使告西域诸国，称：“魏已削弱，今天下唯我为强，若更有魏使，勿复恭奉。”西域诸国亦有贰者。牧犍事主稍以慢惰。使还，具以状闻，世祖遂议讨牧犍。凉州既平，鄯善国以为“脣亡齿寒，自然之道也，今武威为魏所灭，次及我也。若通其使人，知我国事，取亡必近，不如绝之，可以支久”，乃断塞行路，西域贡献，历年不入。后平鄯善，行人复通。

始琬等使还京师，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傍国，云：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，后稍相并。至太延中，为十六国，分其地为四域。自葱岭以东，流沙以西为一域；葱岭以西，海曲以东为一域；者舌以南，月氏以北为一域；两海之间，水泽以南为一域。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。其出西域本有二道，后更为四：出自玉门，渡流沙，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；自玉门渡流沙，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；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，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；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，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。自琬所不传而更有朝贡者，纪其名，不能具国俗也。其与前使所异者录之。

鄯善国，都扞泥城，古楼兰国也。去代七千六百里，所都城方一里。地多沙卤，少水草，北即白龙堆路。至太延初，始遣使来献。四年，遣其弟素延耆入侍。及世祖平凉州，沮渠牧犍弟无讳走保敦煌。无讳后谋渡流沙，遣其弟安周击鄯善，王比龙恐惧欲降。会魏使者自天竺、罽宾还，俱会鄯善，劝比龙拒之，遂之连战，安周不能克，退保东城。后比龙惧，率众西奔且末，其世子乃应安周。鄯善人颇剽劫之，令不得通。世祖诏散骑常侍、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兵讨之，度归到敦煌，留輜重，以轻骑五千渡流沙，至其境。时鄯善人众布野，度归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，边守感之，皆望旗稽服。其王真达面缚出降，度归释其缚，留军屯守，与真达诣京都。世祖大悦，厚待之。是岁，拜交趾公韩牧为假节、征西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鄯善王以镇之，赋役其人，比之郡县。

且末国，都且末城，在鄯善西，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。真君三年，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，率国人之半奔且末，后役属鄯善。且末西北流沙数百里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。风之所至，唯老驼豫知之，即鸣而聚立，埋其口鼻于沙中，人每以为候，亦即将氈拥蔽鼻口。其风迅驶，斯须过尽，若不防者，必至危毙。

于阗国，在且末西北，葱岭之北二百余里。东去鄯善千五百里，南去女国二千里，去朱俱婆千里，北去龟兹千四百里，去代九千八百里。其地方亘千里，连山相次。所都城方八九里，部内有大城五，小城数十，于阗城东三十里有苴拔河，中出玉石。土宜五谷并桑麻，山多美玉，有好马、驼、骡。其刑法，杀人者死，余罪各随轻重惩罚之。自外风俗物产与龟兹略同。俗重佛法，寺塔僧尼甚众，王尤信尚，每设斋日，必亲自洒扫馈食焉。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，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复

盆浮图之所，石上有辟支佛跣处，双迹犹存。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，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。俗无礼义，多盗贼，淫纵。自高昌以西，诸国人等深目高鼻，唯此一国，貌不甚胡，颇类华夏。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，号树枝水，即黄河也，一名计式水。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，名达利水，与树枝水会，俱北流。

真君中，世祖诏高凉王那击吐谷浑慕利延，慕利延惧，驱其部落渡流沙。那进军急追之，慕利延遂西入于阗，杀其王，死者甚众。显祖末，蠕蠕寇于阗，于阗患之，遣使素目伽上表曰：“西方诸国，今皆已属蠕蠕，奴世奉大国，至今无异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，奴聚兵自固，故遣使奉献，延望救援。”显祖诏公卿议之，公卿奏曰：“于阗去京师几万里，蠕蠕之性，惟习野掠，不能攻城，若为所拒，当已旋矣。虽欲遣师，势无所及。”显祖以公卿议示其使者，亦以为然。于是诏之曰：“朕承天理物，欲令万方各安其所，应敕诸军以拯汝难。但去汝遐阻，虽复遣援，不救当时之急，已停师不行，汝宜知之。朕今练甲养卒，一二岁间当躬率猛将，为汝除患，汝其谨警候以待大举。”先是，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，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。经于阗，于阗中于王秋仁辄留之，假言虑有寇不达。羊皮言状，显祖怒，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，自后每使朝献。

蒲山国，故皮山国也。居皮城，在于阗南，去代一万二千里。其国西南三里，有冻凌山。后役属于阗。

悉居半国，故西夜国也，一名子合。其王号子，治呼犍。在于阗西，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。太延初，遣使来献，自后贡使不绝。

权于摩国，故乌秣国也。其王居乌秣城，在悉居半西南，去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里。

渠莎国，居故莎车城，在子合西北，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八十里。

车师国，一名前部。其王居交河城。去代万五里，其地北接蠕蠕。本通使交易，世祖初，始遣使朝献，诏行人王恩生、许纲等出使。恩生等始度流沙，为蠕蠕所执。恩生见蠕蠕吴提，持魏节不为之屈。后世祖切让吴提，吴提惧，乃遣恩生等归。许纲到敦煌，病死，朝廷壮其节，赐谥曰贞。初，沮渠无讳兄弟之渡流沙也，鸠集遗人，破车师国。真君十一年，车师王车夷落遣使进、薛直上书曰：“臣亡父僻处塞外，仰慕天子威德，遣使表献，不空于岁。天子降念，赐遗甚厚。及臣继立，变不缺常贡，天子垂矜，亦不异前世。敢缘至恩，辄陈私艰。臣国自无讳所攻击，经今八岁，人民饥荒，无以存活。贼今攻臣甚急，臣不能自全，遂舍国东奔，三分免一，即日已到焉耆东界。思归天阙，幸垂赈救。”于是下诏抚慰之，开焉耆仓给之。正平初，遣子入侍，自后每使朝贡。

且弥国，都天山东于大谷，在车师北，去代一万五百七十里。本役属车师。

焉耆国，在车师南，都员渠城，白山南七十里，汉时旧国也。去代一万二百里。其王姓龙，名鸠尸卑那，即前凉张轨所讨龙熙之胤。所都城方二里，国内凡有九城。国小人贫，无纲纪法令。兵有弓刀甲槊。婚姻略同华夏。死亡者皆焚而后葬，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。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。文字与婆罗门同。俗事天神，并崇信佛法。尤重二月八日、四月八日，是日也，其国咸依释教，斋戒行道焉。气候寒，土田良沃，谷有稻粟菽麦，畜有驼马。养蚕不以为丝，唯弃绵纩。俗尚葡萄酒，兼爱音乐。南去海十余里，有鱼盐蒲苇之饶。东去高昌九百里；西去龟兹九百里，皆沙碛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。

恃地多险，颇剽劫中国使。世祖怒之，诏成周公万度归讨之，约赍轻粮，取食路次。度归入焉耆东界，击其边守左回、尉犁二城拔之，进军向员渠。鸠尸卑那以四五万人出城守险以拒。度归募壮勇，短兵直往冲，尸鸠卑那众大溃，尽虏之，单骑走入山中。度归进屠其城，四鄙诸戎皆降服。焉耆为国，斗绝一隅，不乱日久，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不识之物，橐驼马牛杂畜巨万。时世祖幸阴山北宫，度归破焉耆露板至，世祖省讫，赐司徒崔浩书曰：“万度归以五千骑经万余里，拔焉耆三城，获其珍奇异物及诸委积不可胜数。自古帝王虽云即序西戎，有如指注，不能控引也。朕今手把而有之，如何？”浩上书称美，遂命度归镇抚其人。初鸠尸卑那走山中，犹觊城不拔，得还其国。既见尽为度归所克，乃奔龟兹，龟兹以其婿，厚待之。

龟兹国，在尉犁西北，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，都延城，汉时旧国也。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。其王姓白，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。其王头系彩带，垂之于后，坐金师子床，所居城方五六里。其刑法，杀人者死，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。税赋准地征租，无田者则税银钱。风俗、婚姻、丧葬、物产与焉耆略同，唯气候少温为异。又出细氈，饶铜、铁、牟公、麋皮、氈毼、沙、盐绿、雌黄、胡粉、安息香、良马、犂牛等。东有轮台，即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所屠者。其南三百里有大河东，流号计式水，即黄河也。东去焉耆九百里，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，北去突厥牙帐六百余里，东南去瓜州三百里。其东阙城戍。寇窃非一。世祖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，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距战，度归击走之，斩二百余级，大获驼马而还。俗性多淫，置女市，收男子钱入官。土多孔雀，群飞山谷间，人取养而食之，孳乳如鸡鹜，其王家恆有千余只云。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，行数里入地，如芻

餮，甚臭，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，病人服之皆愈。自后每使朝贡。

姑默国，居南城，在龟兹西，去代一万五百里。役属龟兹。

温宿国，居温宿城，在姑默西北，去代一万五百五十里。

役属龟兹。

尉头国，居尉头城，在温宿北，去代一万六百五十里。役属龟兹。

乌孙国，居赤谷城，在龟兹西北，去代一万八百里。其国数为蠕蠕所侵，西徙葱岭山中，无城郭，随畜牧逐水草。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国，后每使朝贡。

疏勒国，在姑默西，白山南百余里，汉时旧国也。去代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。高宗末，其王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，长二丈余。高宗以审是佛衣，应有灵异，遂烧之以验虚实，置于猛火之上，经日不然，观者莫不悚骇，心形俱肃。其王戴金师子冠。土多稻、粟、麻、麦、铜、铁、锡、雌黄、锦、绵，每岁常供送于突厥。其都城方五里，国内有大城十二，小城数十。人手足皆六指，产子非六者即不育，胜兵二千人。南有黄河，西带葱岭，东去龟兹千五百里，西去拨汗国千里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，东北至突厥牙帐千余里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。

悦般国，在乌孙西北，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。其先，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。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，北单于度金微山，西走康居，其记羸弱不能去者往龟兹北。地方数千里，众可二十余万。凉州人犹谓之“单于王”。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，而其人清洁于胡。俗剪发齐眉，以醃酃涂之，昱昱然光泽，日三澡漱，然后饮食。其国南界有火山，山傍石皆焦溶，流地数十里乃凝坚，人取为药，即石流黄也。

与蠕蠕结好，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，欲与大檀相见。入其界百余里，见其部人不浣衣，不绀发，不洗手，妇人舌舐器物，王谓其从臣曰：“汝曹诳我入此狗国中！”乃驰还。大檀遣骑追之不及，自是相仇讎，数相征讨。真君九年，遣使朝献。并送幻人，称能割人喉脉令断，击人头令骨陷，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，以草药内其口中，令嚼咽之，须臾血止，养疮一月复常，又无痕瘢。世祖疑其虚，乃取死罪囚试之，皆验。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，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。又言其国有大术者，蠕蠕来抄掠，术人能作霖雨狂风大雪及行潦，蠕蠕冻死漂亡者十二三。是岁再遣使朝贡，求与官军东西齐契讨蠕蠕。世祖嘉其意，命中外诸军戒严，以淮南王他为前锋，袭蠕蠕。仍诏有司以其鼓舞之节施于乐府。自后每使贡献。

者至拔国，都者至拔城，在疏勒西，去代一万二千六百二十里。其国东有潘贺那山，出美铁及师子。

迷密国，都迷密城，在者至拔西，去代一万一千六百里。正平元年，遣使献一峰黑橐驼。其国东有山，名郁悉满，山出金玉，亦多铁。

悉万斤国，都悉万斤城，在迷密西，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。其国南有山，名伽色那，山出师子。每使朝贡。

忸密国，都忸密城，在悉万斤西，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。

洛那国，故大宛国也。都贵山城，在疏勒西北，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。太和三年。遣使献汗血马，自此每使朝贡。

粟特国，在葱岭之西，古之奄蔡，一名温那沙。居于大泽，在康居西北，去代一万六千里。先是，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，至王忽倪已三世矣。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，及克姑臧，悉见虏。高宗初，粟特王遣使请赎之，诏听焉。自后无使朝献。

波斯国，都宿利城，在忸密西，古条支国也。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。城方十里，户十余万，河经其城中南流。土地平正，出金、银、鎗石、珊瑚、琥珀、车渠、马脑，多大真珠、颇梨、瑠璃、水精、瑟瑟、金刚、火齐、镇铁、铜、锡、朱砂、水银、绫、锦、叠、氍毹、毼毼、赤麋皮、及薰陆、郁金、苏合、青木等香，胡椒、毕拔、石蜜、千年枣、香附子、诃梨勒、无食子、盐绿、雌黄等物。气候暑热，家自藏冰。地多沙磧，引水溉灌。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，唯无稻及黍、稷。土出名马、大驴及驼，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。富室至有数千头。又出白象、师子、大鸟卵。有鸟形如橐驼，有两翼，飞而不能高，食草与肉，亦能啖火。

其王姓波氏，名斯。坐金羊床，戴金花冠，衣锦袍、织成帔，饰以真珠宝物。其俗：丈夫剪发，戴白皮帽，贯头衫，两厢近下开之，亦有巾帔，缘以织成；妇女服大衫，披大帔，其发前为髻，后披之，饰以金银花，仍贯五色珠，落之于膊。王于其国内，别有小牙十余所，犹中国之离宫也。每年四月出游处之，十月乃还。王即位以后，择诸子内贤者，密书其名，封之于库，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。王死，众乃发书视之，其封内有名者，即立以为王，余子出各就边任，兄弟更不相见也。国人号王曰“医 赞”，妃曰“防步率”，王之诸子曰“杀野”。大官有摸胡坛，掌国内狱讼；泥忽汗，掌库藏开禁；地早，掌文书及众务；次有遏罗诃地，掌王之内事；恭波勃，掌四方兵马。其下皆有属官，分统其事。兵有甲槩圆排剑弩弓箭，战兼乘象，百人随之。其刑法：重罪悬诸竿上，射杀之；次则系狱，新王立乃释之；轻罪则鼻刖若髡，或剪半鬓，及系牌于项，以为耻辱；犯强盗者，系之终身；奸贵人妻者，男子流，妇人割其耳鼻。赋税则准地输银钱。

俗事火神、天神。文字与胡书异。多以姊妹为妻妾，自余婚合，亦不择尊卑，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。百姓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，王收养之，有勋人即以分赐。死者多弃尸于山，一月著服。城外有人别居，唯知丧葬之事，号为不净人，若入城市，摇铃自别。以六月为岁首，尤重七月七日、十二月一日，其日人重席以上各相命召，设会作乐，以极欢娱。又每年正月二十日，各祭其先死者。

神龟中，其国遣使上书贡物，云：“大国天子，天之所生，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。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。”朝廷嘉纳之。自此每使朝献。

伏卢尼国，都伏卢尼城，在波斯国北，去代二万七千三百二十里。累石为城。东有大河南流，中有鸟，其形似人，亦有如橐驼、马者，皆有翼，常居水中，出水便死。城北有云尼山，出银、珊瑚、琥珀，多师子。

色知显国，都色知显城，在悉万斤西北，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四十里，土平，多五果。

伽色尼国，都伽色尼城，在悉万斤南，去代一万二千九百里。土出赤盐，多五果。

薄知国，都薄知城，在伽色尼南，去代一万三千三百二十里。多五果。

牟知国，都牟知城，在忸密西南，去代二万二千九百二十里。土平，食兽草木类中国。

阿弗太汗国，都阿弗太汗城，在忸密西，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里。土平，多五果。

呼似密国，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万四千七百里土平，出银、琥珀，有师子，多五果。

诺色波罗国，都婆罗城，在忸密南，去代二万三千四百二

十八里。土平，宜稻麦，多五果。

早伽至国，都早伽至城，在忸密西，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八里。土平，少田植，取稻麦于邻国，有五果。

伽不单国，都伽不单城，在悉万斤西北，去代一万二千七百八十里。土平，宜稻麦，有五果。

者舌国，故康居国，在破洛那西北，去代一万五千四百五十里。太延三年，遣使朝贡，自是不绝。

伽倍国，故休密翕侯。都和墨城，在莎车西，去代一万三千里。人居山谷间。

折薛莫孙国，故双靡翕侯。都双靡城，在伽倍西，去代一万三千五百里。人居山谷间。

钳敦国，故贵霜翕侯。都护澡城，在折薛莫孙西，去代一万三千五百六十里。人居山谷间。

弗敌沙国，故胖顿翕侯。都薄茅城，在钳敦西，去代一万三千六百六十里。居山谷间。

阎浮謁国，故高附翕侯。都高附城，在弗敌沙南，去代一万三千七百六十里。居山谷间。

大月氏国，都卢监氏城，在弗敌沙西，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。北与蠕蠕接，数为所侵，遂西徙都薄罗城，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。其王寄多罗勇武，遂兴师越大山，南侵北天竺，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。世祖时，其国人商贩京师，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，于是采矿山中，于京师铸之。既成，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。乃诏为行殿，容百余人，光色映彻，观者见之，莫不惊骇，以为神明所作。自此中国琉璃遂贱，人不复珍之。

安息国，在葱岭西都蔚搜城。北与康居，西与波斯相接，在大月氏西北，去代二万一千五百里。

大秦国，一名黎轩，都安都城。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，

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。其海傍出，犹渤海也，而东西与渤海相望，盖自然之理。地方六千里，居两海之间。其地平正，人居星布。其王都城分为五城，各方五里，周六十里。王居中城。城置八臣以主四方，而王城亦置八臣，分主四城。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，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，王自听之，然后施行。王三年一出观风化，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，当方之臣小则让责，大则黜退，令其举贤人以代之。其人端正长大，衣服车旗拟仪中国，故外域谓之大秦。其土宜五谷桑麻，人务蚕田，多璆琳、琅玕、神龟、白马朱鬣、明珠、夜光璧。东南通交趾，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。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，河西南流。河西有南、北山，山西有赤水，西有白玉山。玉山西有西王母山，玉为堂云。从安息西界循海曲，亦至大秦，四万余里。于彼国观日月星辰，无异中国，而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，失之远矣。

阿钩羌国，在莎车西南，去代一万三千里。国西有县度山，其间四百里中，往往有栈道，下临不测之渊，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，因以名之。土有五谷诸果。市用钱为货。居止立宫室。有兵器。土出金珠。

波路国，在阿钩羌西北，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。其地湿热，有蜀马，土平。物产国俗与阿钩羌同。

小月氏国，都富楼沙城。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。寄多罗为匈奴所逐，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，因号小月氏焉。在波路西南，去代一万六千六百里。先居西平、张掖之间，被服颇与羌同。其俗以金银钱为货。随畜牧移徙，亦类匈奴。其城东十里有佛塔，周三百五十步，高八十丈。自佛塔初建，计至武定八年，八百四十二年，所谓“百丈佛图”也。

罽宾国，都善见城，在波路西南，去代一万四千二百里。

居在四山中。其地东西八百里，南北三百里。地平温和。有苜蓿、杂草、奇木、檀、槐、梓、竹。种五谷，粪园田。地下湿，生稻。冬食生菜。其人工巧，雕文、刻镂、织罽。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。市用钱。他畜与诸国同。每使朝献。

吐呼罗国，去代一万二千里。东至范阳国，西至悉万斤国，中间相去二千里；南至连山，不知名；北至波斯国，中间相去一万里。国中有薄提城，周币六十里。城南有西流大水，名汉楼河。土宜五谷，有好马、驼、骡。其王曾遣使朝贡。

副货国，去代一万七千里。东至阿副使且国，西至没谁国，中间相去一千里；南有连山，不知名；北至奇沙国，相去一千五百里。国中有副货城，周币七十里。宜五谷、葡萄，唯有马、驼、骡。国王有黄金殿，殿下金驼七头，各高三尺。其王遣使朝贡。

南天竺国，去代三万一千五百里。有伏丑城，周币十里，城中出摩尼珠、珊瑚。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，城中出黄金、白真檀、石蜜、葡萄。土宜五谷。世宗时，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、金、银，自此每使朝贡。

叠伏罗国，去代三万一千里。国中有勿悉城。城北有盐奇水，西流。有白象，并有阿末黎，木皮中织作布。土宜五谷。世宗时，其国王伏陀末多遣使献方物，自是每使朝贡。

拔豆国，去代五万一千里。东至多勿当国，西至旃那国，中间相去七百五十里；南至罽陵伽国，北至弗那伏且国，中间相去九百里。国中出金、银、杂宝、白象、水牛、牦牛、葡萄、五果。土宜五谷。

嚧哒国，大月氏之种类也，亦曰高车之别种，其原出于塞北。自金山而南，在于阗之西，都马许水南二百余里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。其王都拔底延城，盖王舍城也。其城方十里余，

多寺塔，皆饰以金。风俗与突厥略同。其俗兄弟共一妻，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，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，更加角焉。衣服类加以纓络。头皆剪发。其语与蠕蠕、高车及诸胡不同。众可十万。无城邑，依随水草，以氈为屋，夏迁凉土，冬逐暖处。分其诸妻，各在别所，相去或二百、三百里。其王巡历而行，每月一处，冬寒之时，三月不徙。王位不必传子，子弟堪任，死便授之。其国无车有輿。多驼马。用刑严急，偷盗无多少皆腰斩，盗一责十。死者，富者累石为藏，贫者掘地而埋，随身诸物，皆置冢内。其人凶悍，能斗战。西域康居、于阗、沙勒、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，号为大国。与蠕蠕婚姻。自太安以后，每遣使朝贡。正光末，遣使贡师子一，至高平，遇万俟丑奴反，因留之。丑奴平，送京师。永熙以后，朝献遂绝。初，熙平中，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、沙门法力等使西域，访求佛经。时有沙门慧。其国南去漕国千五百里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。生者亦与俱行，正光中还。慧生所经诸国，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数，盖举其略云。

朱居国，在于阗西。其人山居。有麦，多林果。咸事佛。语与于阗相类。役属嚙哒。

渴槃陀国，在葱岭东，朱驹波西。河经其国，东北流。有高山，夏积霜雪。亦事佛道。附于嚙哒。

钵和国，在渴槃西。其土尤寒，人畜同居，穴地而处。又有大雪山，望若银峰。其人唯食饼麪，饮麦酒，服氈裘。有二道，一道西行向嚙哒，一道西南趣乌菴。亦为嚙哒所统。

波知国，在钵和西南。土狭人贫，依托山谷，其王不能总摄。有三池，传云大池有龙王，次者有龙妇，小者有龙子，行人经之，设祭乃得过，不祭多遇风雪之困。

赍弥国，在波知之南。山居。不信佛法，专事诸神。亦附

嚧哒。东有钵卢勒国，路嶮，缘铁锁而度，下不见底。熙平中，宋云等竟不能达。

乌苌国，在罽弥南。北有葱岭，南至天竺。婆罗门胡为其上族。波罗门多解天文吉凶之数，其王动则访决焉。土多林果，引水灌田，丰稻麦。事佛，多诸寺塔，事极华丽。人有争诉，服之以药，曲者发狂，直者无恙。为法不杀。犯死罪唯徙于灵山。西南有檀特山，山上立寺，以驴数头运食，山下无人控御，自知往来也。

乾陀国，在乌苌西，本名业波，为嚧哒所破，因改焉。其王本是敕勒，临国民二世矣。好征战，与罽宾斗，三年不罢，人怨苦之。有斗象七百头，十人乘一象，皆执兵仗，象鼻缚刀以战。所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，高七十丈，周三百步，即所谓“雀离佛图”也。

康国者，康居之后也。迁徙无常，不恆故地，自汉以来，相承不绝。其王本姓温，月氏人也。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，因被匈奴所破，西逾葱岭，遂有其国。枝庶各分王，故康国左右诸国，并以昭武为姓，示不忘本也。王字世夫毕，为人宽厚，甚得众心。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。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，多人居。大臣三人共掌国事。其王索发，冠七宝金花，衣绫、罗、锦、绣、白叠；其妻有髻，蒙以皂巾。丈夫剪发，锦袍。名为强国，西域诸国多归之。米国、史国、曹国、何国、安国、小安国、那色波国、乌那曷国、穆国皆归附之。有胡律，置于袄祠，将决罚，则取而断之。重者族，次罪者死，贼盗截其足。人皆深目、高鼻、多髯。善商贾，诸夷交易多凑其国。有大小鼓、琵琶、五弦箜篌。婚姻丧制与突厥同。国立祖庙，以六月祭之，诸国皆助祭。奉佛，为胡书。气候温宜五谷，勤修园蔬，树木滋茂。出马、驼、驴、犂牛、黄金、冈沙、香、阿薛那

香、瑟瑟、麀皮、毳毼、锦、叠。多蒲萄酒，富家或致十石，连年不败。太延中，始遣使贡方物，后遂绝焉。

史臣曰：西域虽通魏氏，而中原始平，天子方以混一为心，未遑征伐。其信使往来，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。

列传第九十一

蠕蠕

匈奴宇文莫槐

徒何段就六眷

高车

蠕蠕，东胡之苗裔也，姓郁久闾氏。始神元之末，掠骑有得一奴，发始齐眉，忘本姓名，其主字之曰木骨闾。“木骨闾”者，首秃也。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，故后子孙因以为氏。木骨闾既壮，免奴为骑卒。穆帝时，坐后期当斩，亡匿广漠溪谷间，收合逋逃得百余人，依纯突邻部。木骨闾死，子车鹿会雄健，始有部众，自号柔然，而役属于国。后世祖以其无知，状类于虫，故改其号为蠕蠕。

车鹿会既为部帅，岁贡马畜、貂狝皮，冬则徙度漠南，夏则还居漠北。车鹿会死，子吐奴傀立。吐奴傀死，子跋提立，跋提死，子地粟袁立。地粟袁死，其部分为二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，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。及昭成崩，缊纥提附卫辰而贰于我。登国中讨之蠕蠕移部遁走，追之，及于大磧南床山下，大破之，虏其半部。匹候跋及部帅屋击各收余落遁走，遣长孙嵩及长孙肥追之，渡磧。嵩至平望川，大破屋击，禽之，斩以徇。肥至涿邪山，及匹候跋，跋举落请降。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诘归之、社仑、斛律等并宗党数百人，分配诸部。缊纥提西遁，将归卫辰，太祖追之，至跋那山，缊纥提复

降，太祖抚慰如旧。

九年，曷多汗与社仑率部众弃其父西走，长孙肥轻骑追之，至上郡跋那山，斩曷多汗，尽殪其众。社仑与数百人奔匹候跋，匹候跋处之南鄙，去其庭五百里，令其子四人监之。既而社仑率其私属执匹候跋四子而叛，袭匹候跋。诸子收余众，亡依高车斛律部。社仑凶狡有权变，月余，乃释匹候跋，归其诸子，欲聚而歼之。密举兵袭匹候跋，杀匹候跋。子启拔、吴颡等十五人归于太祖。社仑既杀匹候跋，惧王师讨之，乃掠五原以西诸部，北度大漠。太祖以拔、颡为安远将军、平侯。社仑与姚兴和亲。太祖遣材官将军和突袭黜弗、素古延诸部，社仑遣骑救素古延，突逆击破之。

社仑远遁漠北，侵高车，深入其地，遂并诸部，凶势益振。北徙弱洛水，始立军法：千人为军，军置将一人，百人为幢，幢置帅一人；先登者赐以虏获，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，或临时捶挞。无文记，将帅以羊屎粗计兵数，后颇知刻木为记。其西北有匈奴余种，国尤富强，部帅曰拔也稽，举兵击社仑，社仑逆战于頰根河，大破之，后尽为社仑所并。号为强盛。随水草畜牧，其西则焉耆之地，东则朝鲜之地，北则渡沙漠，穷瀚海，南则临大碛。其常所会庭则敦煌、张掖之北。小国皆苦其寇抄，羈縻附之，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。“丘豆伐”犹魏言驾驭开张也，“可汗”犹魏言皇帝也。蠕蠕之俗，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，若中国立谥，既死之后，不复追称。太祖谓尚书崔玄伯曰：“蠕蠕之人，昔来号为顽嚚，每来抄掠，驾犍牛奔遁，驱犍牛随之，犍牛伏不能前。异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，蠕蠕曰‘其母尚不能行，而况其子’，终于不易，遂为敌所虏。今社仑学中国，立法置战陈，卒成边害。道家言圣人生，大盗起，信矣。”

天兴五年，社仑闻太祖征姚兴，遂犯塞，入参合陂，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。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，不及。天赐中，社仑从弟悦代、大那等谋杀社仑而立大那，发觉，大那等来奔。以大那为冠军将军、西平侯，悦代为越骑校尉、易阳子。三年夏，社仑寇边，永兴元年冬，又犯塞。二年，太宗讨之，社仑遁走，道死。其子度拔年少，未能御众，部落立社仑弟斛律，号蔼苦盖可汗，魏言姿质美好也。

斛律北并贺术也骨国，东破譬历辰部落。三年，斛律宗人悦侯咄触千等数百人来降。斛律畏威自守，不敢南侵，北边安静。神瑞元年，与冯跋和亲，跋聘斛律女为妻，将为交婚。斛律长兄子步鹿真谓斛律曰：“女小远适，忧思生疾，可遣大臣树黎、勿地延等女为媵。”斛律不许。步鹿真出，谓树黎等曰：“斛律欲令汝女为媵，远至他国。”黎遂共结谋，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庐，候伺其出执之，与女俱嫔于和龙。乃立步鹿真。

步鹿真立，委政树黎。初，高车叱洛侯者叛其渠帅，导社仑破诸部落，社仑德之，以为大人。步鹿真与社仑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，淫其少妻。妻告步鹿真，叱洛侯欲举大檀为主，遗大檀金马鞍为信。步鹿真闻之，归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，叱洛侯焚其珍宝，自刎而死，步鹿真遂掩大檀，大檀发军执步鹿真及社拔，绞杀之，乃自立。

大檀者，社仑季父仆浑之子，先统别部，镇于西界，能得众心，国人推戴之，号牟汗纥升盖可汗，魏言制胜也。斛律父子既至龙，冯跋封为上谷侯。大檀率众南徙犯塞，太宗亲讨之，大檀惧而遁走。遣山阳侯奚斤等追之，遇寒雪，士众冻死堕指者十二三。及太宗崩，世祖即位，大檀闻而大喜，始光元年秋，乃寇云中。世祖亲讨之，三日二夜至云中。大檀骑围世祖五十余重，骑逼马首，相次如堵焉。士卒大惧，世祖颜色自若，众

情乃安。先是，大檀弟大那与社仑争国，败而来奔。大檀以大那子于陟斤为部帅，军士射于陟斤杀之，大檀恐，乃还。二年，世祖大举征之，东西五道并进：平阳王长孙翰等从黑漠，汝阴公长孙道生从白黑两漠间，车驾从中道，东平公娥清次西从栗园，宜城王奚斤、将军安原等西道从尔寒山。诸军至漠南，舍輜重，轻骑赍十五日粮，绝漠讨之，大檀部落骇惊北走。神元年八月。大檀遣子将骑万余人入塞，杀掠边人而走。附国高车追击破之。自广宁还，追之不及。

二年四月，世祖练兵于南郊，将袭大檀。公卿大臣皆不愿行，术士张渊、徐辩以天文说止世祖，世祖从崔浩计而行。会江南使还，称刘义隆欲犯河南，谓行人曰：“汝疾还告魏主，归我河南地，即当罢兵，不然尽我将士之力。”世祖闻而大笑，告公卿曰：“龟鳖小竖，自救不暇，何能为也。就使能来，若不先灭蠕蠕，便更坐待寇至，腹背受敌，非上策也。吾行决矣。”于是车驾出东道向黑山，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，同会贼庭。五月，次于沙漠南，舍輜重轻袭之，至栗水，大檀众西奔。弟匹黎先典东落，将赴大檀，遇翰军，翰纵骑击之，杀其大人数百。大檀闻之震怖，将其族党，焚烧庐舍，绝迹西走，莫知所至。于是国落四散，窜伏山谷，畜产布野，无人收视。世祖缘栗水西行，过汉将窦宪故垒。六月，车驾次于免园水，去平城三千七百里。分军搜讨，东至瀚海，西接张掖水，北渡燕然山，东西五千余里，南北三千里。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，前后归降三十余万，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。八月，世祖闻东部高车屯已尼陂，人畜甚众，去官军千余里。遂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。暨已尼陂，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。

大檀部落衰弱，因发疾而死，子吴提立，号敕连可汗，魏言神圣也。四年，遣使朝献。先是，北鄙候骑获吴提南偏遯者

二十余人，世祖赐之衣服，遣归。吴提上下感德，故朝贡焉。世祖厚宾其使而遣之。延和三年二月，以吴提尚西海公主，又遣使人纳吴提妹为夫人，又进为左昭仪。吴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来朝，献马二千匹，世祖大悦，班赐甚厚。至太延二年，乃绝和犯塞。四年，车驾幸五原，遂征之。乐平王丕、河东公贺多罗督十五将出东道，永昌王健、宜都王穆寿督十五将出西道，车驾出中道。至浚稽山，分中道复为二道，陈留王崇从大泽向涿邪山，车驾从浚稽北向天山。西登白阜，刻石记行，不见蠕蠕而还。时漠北大旱，无水草，军马多死。五年，车驾西伐沮渠牧犍，宜都王穆寿辅景穆居守，长乐王嵇敬、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，以备蠕蠕。吴提果犯塞，素不设备，贼至七介山，京邑大骇，争奔中城。司空长孙道生拒之于吐颓山。吴提之寇也，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，敬、崇等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，获之。乞列归叹曰：“沮渠陷我也。”获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其将帅五百人，斩首万余级。吴提闻而遁走，道生追之，至于漠南而还。真君四年，车驾幸漠南，分四道：乐安王范、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，乐平王督十五将出西道，车驾出中道，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。车驾至鹿浑谷，与贼将遇，吴提遁走，追至頰根河，击破之。车驾至石水而还。五年，复幸漠南，欲袭吴提，吴提远遁，乃还。”

吴提死，子吐贺真立，号处可汗，魏言唯也。十年正月，车驾北伐，高昌王那出东道，略阳王羯儿出西道，车驾与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。吐贺真别部帅尔绵他拔等率千余家来降。是时，军行数千里，吐贺真新立，恐惧远遁。九月，车驾北伐，高昌王那出东道，略阳王羯儿出中道，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。吐贺真悉国精锐，军资甚盛，围那数十重，那掘长阨坚守，相持数日。吐贺真数挑战，辄不利，以那众少而固，疑大军将至，

解围夜遁。那引军追之，九日九夜，吐贺真益惧，弃辎重，逾穹隆岭远遁。那收其辎重，引军还，与车驾会于广泽。略阳王羯兒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。自是吐贺真遂单弱，远窜，边疆息警矣。太安四年，车驾北征，骑十万，车十五万两，旌旗千里，遂渡大漠。吐贺真远遁，其莫弗乌朱驾颓率众数千落来降，乃刊石记功而还。世祖征伐之后，意存休息，蠕蠕亦怖威北窜，不敢复南。

和平五年，吐贺真死，子予成立，号受罗部真可汗，魏言惠也。自称永康元年，率部侵塞，北镇游军大破其众。皇兴四年，予成犯塞，车驾北讨。京兆王子推、东阳公元丕督诸军出西道，任城王云等督军出东道，汝阴王赐、济南公罗乌拔督军为前锋，陇西王源贺督诸军为后继。诸将会车驾于女水之滨，显祖亲誓众，诏诸将曰：“用兵在奇不在众也，卿等为朕力战，方略已在朕心。”乃选精兵五千人挑战，多设奇兵以惑之。虜众奔溃，逐北三十余里，斩首五万级，降者万余人，戎马器械不可称计。旬有九日，往返六千余里，改女水曰武川，遂作《北征颂》，刊石纪功。

延兴五年，予成求通婚娉，有司以予成数犯边塞，请绝其使，发兵讨之。显祖曰：“蠕蠕譬若禽兽，贪而亡义，朕要当以信诚待物，不可抑绝也。予成知悔前非，遣使请和，求结姻援，安可孤其款意？”乃诏报曰：“所论婚事，今始一反，寻览事理，未允厥中。夫男而下女，爻象所明，初婚之吉，敦崇礼娉，君子所以重人伦之本。不敬其初，令终难矣。”予成每怀譎诈，终显祖世，更不求婚。太和元年四月，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、貂裘，比拔等称伏承天朝珍宝华丽甚积，求一观之。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、文绣器物，御厩文马、奇禽、异兽，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，令其历观焉。比拔见之，自

相谓曰：“大国富丽，一生所未见也。”二年二月，又遣比拔等朝贡，寻复请婚焉。高祖志存招纳，许之。予成虽岁贡不绝，而款约不著，婚事亦停。

九年，予成死，子豆仑立，号伏古敦可汗，魏言恆也。自称太平元年。豆仑性残暴好杀，其臣侯医璽、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，又劝与国通和，勿侵中国。豆仑怒，诬石洛候谋反，杀之，夷其三族。十六年八月，高祖遣阳平王颐、左射陆叡江为都督，领军斛律桓等十二将七万骑讨豆仑。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落西走，自立为主。豆仑与叔父那盖为二道追之，豆仑出自浚稽山北而西，那盖出自金山。豆仑频为阿伏至罗所败，那盖累有胜捷。国人咸以那盖为天所助，欲推那盖为主。那盖不从，众强之，那盖曰：“我为臣不可，焉能为主！”众乃杀豆仑母子，以尸示那盖，那盖乃袭位。

那盖号候其仗代库者可汗，魏言悦乐也。算称太安元年。那盖死，子伏图立，号他汗可汗，魏言绪也。自称始平元年。正始三年，仗图遣使纥奚勿六跋朝献，请求通和。世宗不报其使，诏有司敕勿六跋曰：“蠕蠕远祖社仑是大魏叛臣，往者包容，暂时通使。今蠕蠕衰微，有损畴日，大魏之德，方隆周汉，跨据中原，指清八表。正以江南未平，权宽北掠，通和之事，未容相许。若修藩礼，款诚昭著者，当不孤尔也。”永平元年，伏图又遣勿六跋奉函书一封，并献貂裘，世宗不纳，依前喻遣。

伏图西征高车，为高车王弥俄突所杀，子丑奴立，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，魏言彰制也。自称建昌元年。永平四年九月，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。延昌三年冬，世宗遣骠骑将军马义舒使于丑奴，未发而崩，事遂停寝。丑奴壮健，善用兵。四年，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贡。熙平元年，西征高车大破之，禽其王弥俄突，杀之，尽并叛者，国遂强盛。二年，又遣俟斤尉比建、

纥奚勿六跋、巩顾礼等朝贡。神龟元年二月，肃宗临显阳殿，引顾礼等二十人于殿下，遣中书舍人徐纥宣诏，让以蠕蠕藩礼不备之意。

初，豆仑之死也，那盖为主，伏图纳豆仑之妻候吕陵氏，生丑奴，阿那瑰等六人。丑奴立后，忽亡一子，字祖惠，求募不能得。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浑地万，年二十许，为医巫，假托神鬼，先常为丑奴所信，出入去来，乃言此儿今在天上，我能呼得。丑奴母子欣悦，后岁仲秋，在大泽中施帐屋，斋洁七日，祈请天上。经一宿，祖惠忽在帐中，自云恆在天上。丑奴母子抱之悲喜，大会国人，号地万为圣女，纳为可贺敦，授夫副升牟爵位，赐牛马羊三千头。地万既挟左道，亦有姿色，丑奴甚加重爱，信用其言，乱其国政。如是积岁，祖惠年长，其母问之，神惠言：“我恆在地万家，不尝上天，上天者地万教也。”其母具以状告丑奴，丑奴言：“地万悬鉴远事，不可不信，勿用谗言也。”既而地万恐惧，谮祖惠于丑奴，丑奴阴杀之。

正光初，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，丑奴怒，欲诛具列等。又阿至罗侵丑奴，丑奴击之，军败。还，为母与其大臣所杀，立丑奴弟阿那瑰。立经十日，其族兄俟力发率众数万以伐阿那瑰，阿那瑰战败，将弟乙居伐轻骑南走归国。阿那瑰母候吕陵氏及其二弟寻为示发所杀，而阿那瑰未之知也。

九月，阿那瑰将至，肃宗遣兼侍中陆希道为使主，兼散骑常侍孟威为使副，迎劳近畿；使司空公、京兆王继至北中，侍中崔光、黄门郎元纂在近郊，并申宴劳，引至门阙下。十月，肃宗临显阳殿，引从五品以上清官、皇宗、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，王公以下及阿那瑰等入，就庭中北面。位定，谒者引王公以下升殿，阿那瑰位于藩王之下，又引将命之官阿那瑰弟并二

叔位于群官之下。遣中书舍人曹道宣诏劳问，阿那瑰启云：“陛下优隆，命臣弟叔等升殿预会，但臣有从兄，在北之日，官高于二叔，乞命升殿。”诏听之，乃位于阿那瑰弟之下，二叔之上。宴将罢，阿那瑰执启立于座后，诏遣舍人常景问所欲言，阿那瑰求诣殿前，诏引之。阿那瑰再拜跪曰：“臣先世源由，出于大魏。”诏曰：“朕已具之。”阿那瑰起而言曰：“臣之先，逐草放牧，遂居漠北。”诏曰：“卿言未尽，可具陈之。”阿那瑰又言曰：“臣先祖以来，世居北土，虽复隔越山津，而乃心慕化；未能时宣者，正以高车悖逆，臣国扰攘，不暇遣使以宣远诚。自顷年以前，渐定高车。及臣兄为主，故遣巩顾礼等使来大魏，实欲虔修藩礼，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，臣与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诏命。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彻。但高车从而侵暴，中有奸臣，因乱作逆，杀臣兄，立臣为主。裁过旬日，臣以陛下恩慈如天，是故仓卒轻身投国，归命陛下。”诏曰：“具卿所陈，理犹未尽，可更言之。”阿那瑰再拜受诏，起而言曰：“臣以家难，轻来投阙，老母在彼，万里分张，本民臣民，皆已进散。陛下隆恩。有过天地，求乞兵马，还向本国，诛翦叛逆，收集亡散。陛下慈念，赐借兵马。老母若在，得生相见，以申母子之恩；如其死也，即得报仇，以雪大耻。臣当统临余人，奉事陛下，四时之贡，不敢阙绝。陛下圣颜难睹，敢有披陈，但所欲言者口不能尽言，别有辞启，谨以仰呈，愿垂昭览。”仍以启付舍人常景，具以奏闻。寻封阿那瑰朔方郡公、蠕蠕王，赐以衣冕，加之轺盖，禄从、仪卫，同于戚藩。

十二月，肃宗以阿那瑰国无定主，思还绥集，启请切至，诏议之。时朝臣意有同异，或言听还，或言不可。领军元义为宰相，阿那瑰私以金百斤货之，遂归北。二年正月，阿那瑰等五十四人请辞，肃宗临西堂，引见阿那瑰及其伯叔兄弟五人，

升阶赐坐，遣中书舍人穆弼宣劳。阿那瑰等拜辞，诏赐阿那瑰细明光人马铠二具，铁人马铠六具；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毳，赤漆槊十张并白毳，黑漆槊十张并幡；露丝弓二张并箭，朱漆柘弓六张并箭，黑漆弓十张并箭；黑漆盾六幡并刀；赤漆鼓角二十具；五色锦被二领，黄绢被褥三十具；私府绣袍一领并帽，内者绯纳袄一领；绯袍二十领并帽，内者杂人彩千段；绯纳小口袴褶一具，内中宛具；紫纳大口袴褶一具，岗中宛具；百子帐十八具，黄布幕六张；新乾饭一百石，麦粃八石，榛粃五石；铜乌鎗四枚，柔铁乌鎗二枚，各受二斛；黑漆竹榼四枚，各受二升；婢二口；父草马五百匹，驼百二十头，犍牛一百头，羊五千口；朱画盘器十合，粟二十万石。至镇给之。诏侍中崔光、黄门元纂郭外劳遣。

阿那瑰来奔之后，其从父兄俟力发婆罗门卒数万人入讨示发，破之。示发走奔地豆于，为其所杀。推婆罗门为主，号弥偶可社句可汗，魏言安静也。时安北将军、怀朔镇将杨钧表：“传闻彼人已立主，是阿那瑰同堂兄弟。夷人兽心，已相君长，恐未肯以杀兄之人，郊迎其弟。轻往虚反，徒损国威，自非广加兵众，无以送其入北。”二月，肃宗诏旧经蠕蠕使者牒云具仁，往喻婆罗门迎阿那瑰复藩之意。婆罗门殊自骄慢，无逊避之心，责具仁礼敬，具仁执节不屈。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、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瑰。五月，具仁还镇，论彼事势。阿那瑰虑不敢入，表求还京。会婆罗门为高车所逐，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，于是蠕蠕数万相率迎阿那瑰。七月，阿那瑰启云：“投化蠕蠕元退社、浑河旗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镇，云国土大乱，姓姓别住，迭相抄掠，当今北人鹄望待拯。今乞依前恩，赐给精兵一万，还令督率送臣碛北，抚定荒人，脱蒙所请，事必克济。”诏付尚书、门下博议。八月，诏兼散

骑常侍王尊业驰驿宣旨慰阿那瑰，并申赐赉。

九月，蠕蠕后主俟匿伐来奔怀朔镇，阿那瑰兄也，列称规望乞军，并请阿那瑰。十月，录尚书事高阳王雍、尚书令李崇、侍中侯刚、尚书左仆射元钦、侍中元义、侍中安丰王延明、吏部尚书元修义、尚书李彦、给事黄门侍郎元纂、给事黄门侍郎张烈、给事黄门侍郎卢同等奏曰：“窃闻汉立南、北单于，晋有东、西之称，皆所以相维御难，为国藩篱。今臣等参议以为怀朔镇北土名无结山吐若奚泉，敦煌北西海郡即汉晋旧障，二处宽平，原野弥沃。阿那瑰宜置西吐若奚泉，婆罗门宜置西海郡，各令总率部落，收离聚散。其爵号及资给所须，唯恩裁处。彼臣下之官，任其旧俗。阿那瑰所居，既是境外，宜少优遣，以示威刑。请沃野、怀朔、武川镇各差二百人，令当镇军主监率，给其粮仗，送至前所，仍于彼为其造构，功就听还。诸于北来，在婆罗门前投化者，令州镇上佐准程给粮，送诣怀朔阿那瑰，镇与使人量给食禀。在京馆者任其去留。阿那瑰草创，先无储积，请给朔州麻子乾饭二千斛，官驼运送。婆罗门居于西海，既是境内，资卫不得同之。阿那瑰等新造藩屏，宜各遣使持节驰驿先诣慰喻，并委经略。”肃宗从之。十二月，诏安西将军、廷尉元洪超兼尚书行台，诣敦煌安置婆罗门。婆罗门寻与部众谋叛投嚙哒，嚙哒三妻，皆婆罗门姊妹也。仍为州军所讨，禽之。

三年十二月，阿那瑰上表乞粟以为田种，诏给万石。四年，阿那瑰众大饥，入塞寂抄，肃宗诏尚书左丞元孚兼行台尚书持节喻之。孚见阿那瑰，为其所执，以孚自随，驱掠良口二千，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，谢孚放还。诏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李崇等率骑十万讨之，出塞三千余里，至瀚海，不及而还。俟匿伐至洛阳，肃宗临西堂，引见之。五年，婆罗门死于洛南之

馆，诏赠使持节、镇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广牧公。

是岁，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，诸镇相应。孝昌元年春，阿那瑰率众讨之，诏遣牒云具仁赉杂物劳赐阿那瑰，阿那瑰拜受诏命，勒众十万，从武川镇西向沃野，频战克捷。四月，肃宗又遣兼通直散骑常侍、中书舍人冯俊使阿那瑰，宣劳班赐有差。阿那瑰部落既和，士马稍盛，乃号敕连头兵豆伐可汗，魏言把搅也。十月，阿那瑰复遣郁久闾弥娥等朝贡。三年四月，阿那瑰遣使人巩凤景等朝贡，及还，肃宗诏之曰：“北镇群狄，为逆不息，蠕蠕主为国立忠，助加诛讨，言念诚心，无忘寝食。今知停在朔垂，与尔朱荣邻接，其严勒部曲，勿相暴掠。又近得蠕蠕主启，更欲为国东讨。但蠕蠕主世居北漠，不宜炎夏，今可且停，听待后敕。”盖朝廷虑其反复也。此后频使朝贡。

建义初，孝庄诏曰：“夫勋高者赏重，德厚者名隆，蠕蠕主阿那瑰镇卫北落，御侮朔表，遂使阴山息警，弱水无尘，刊迹狼山，铭功瀚海，至诚既笃，勋绪莫酬。故宜标以殊礼，何容格以常式。自今以后，赞拜不言名，上书不称臣。”太昌元年六月，阿那瑰遣乌句兰树什伐等朝贡，并为长子请尚公主。永熙二年四月，出帝诏以范阳王诘之次女琅邪公主许之，未及婚，帝入关。齐献武王遣使说之，阿那瑰遣使朝贡，求婚。献武王方招四远，以常山王妹乐安公主许之，改为兰陵公主。瑰遣奉马千匹为娉礼，迎公主，诏宗正元寿送公主往北。自是朝贡相寻。瑰以齐献武王威德日盛，请致爱女于王，静帝诏王纳之。自此塞外无尘矣。

匈奴宇文莫槐，出于辽东塞外，其先南单于远属也，世为东部大人。其语与鲜卑颇异。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，以为首饰，长过数寸则截短之。妇女披长襦及足，而无裳焉。秋收鸟头为毒药，以射禽兽。

莫槐虐用其民，为部人所杀，更立其弟普拔为大人。普拔死，子丘不勤立，尚平文女。丘不勤死，子莫廋立，本名犯太祖讳，莫廋遣弟屈云攻慕容廋，廋击破之；又遣别部素延伐慕容廋于棘城，复为慕容廋所破。时莫廋部众强盛，自称单于，塞外诸部咸畏惮之。莫廋死，子逊昵延立，率众攻慕容廋于棘城。廋子翰先戍于外，逊昵延谓其众曰：“翰素果勇，必为人患，宜先取之，城不足忧也。”乃分骑数千袭翰。翰闻之，使人诈为段末波使者，逆谓逊昵延曰：“翰数为吾患，久思除之，今闻来讨，甚善，戒严相待，宜兼路早赴。”朝设伏待之，逊昵延以为信然，长驱不备，至于伏所，为翰所虏。翰驰使告廋，乘胜遂进，及晨而至。廋亦尽锐应之。逊昵延见而方严，率众逆战，前锋始交，而翰已入其营，纵火燎之，众乃大溃，逊昵延单马奔还，悉俘其众。逊昵延父子世雄漠北，又先得玉玺三纽，自言为天所相，每自夸大。及此败也，乃卑辞厚币，遣使朝献于昭帝，帝嘉之，以女妻焉。

逊昵延死，子乞得龟立，复伐慕容廋，廋拒之。惠帝三年，乞得龟屯保澆水，固垒不战，遣其兄悉跋堆袭廋子仁于柏林，仁逆击，斩悉跋堆。廋又攻乞得龟克之，乞得龟单骑夜奔，悉虏其众。乘胜长驱，入其国城，收资财亿计，徙部民数万户以归。先是，海出大龟，枯死于平郭，至是而乞得龟败。

别部人逸豆归杀乞得龟而自立，与慕容晃相攻击，遣其国相莫浑伐晃，而莫浑荒酒纵猎，为晃所破，死者万余人。建国八年，晃伐逸豆归，逸豆归拒之，为晃所败，杀其骁将涉亦干。逸豆归远遁漠北，遂奔高丽。晃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，自此散灭矣。

徒何段就六眷，本出于辽西。其伯祖曰陆眷，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太库辱官家奴。诸大人集会幽州，皆持唾壶，唯库辱

官独无，乃唾日陆眷口中。日陆眷因咽之，西向拜天曰：“愿便主君之智慧禄相尽移入我腹中。”其后渔阳大饥，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，使将之诣辽西逐食，招诱亡叛，遂至强盛。日陆眷死，弟乞珍代立。乞珍死，子务目尘代立，即就六眷父也，据有辽西之地，而臣于晋。其所统三万余家，控弦上马四五万骑。晋穆帝时，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数为己用，深德之，乃表封务目尘为辽西公，假大单于印绶。浚使务目尘率万余骑伐石勒于常山封龙山下，大破之。

务目尘死，就六眷立。就六眷与弟匹磾、从弟末波等率五万余骑围石勒于襄国。勒登城望之，见将士皆释仗寝卧，无警备之意，勒因其懈怠，选募勇健，穿城突出，直冲末波，生禽之。置之座上，与饮宴尽欢，约为父子，盟誓而遣之。末波既得免，就六眷等遂摄军而还，不复报浚，归于辽西。自此以后，末波常不敢南向洩焉，人问其故，末波曰：“吾父在南。”其感勒不害己也如此。

就六眷死，其子幼弱，匹磾与刘琨世子群奔丧。匹磾阴卷甲而往，欲杀其从叔羽鳞及末波而夺其国。末波等知之，遣军逆击，匹磾、刘群为末波所获。匹磾走还蓟，惧琨禽己，请琨宴会，因执而害之。匹磾既杀刘琨，与羽鳞、末波自相攻击，部众乖离。欲拥其众徙保上谷，阻军都之险，以拒末波等。平文帝闻之，阴严精骑将击之。匹磾恐惧，南奔乐陵。后石勒遣石虎击段文鸯于乐陵，破之，生擒文鸯。匹磾遂率其属及诸坞壁降于石勒。

末波自称幽州刺史，屯辽西。末波死，国人立日陆眷弟护辽为主，烈帝时，假护辽骠骑大将军、幽州刺史、大单于、北平公，弟郁兰抚军将军、冀州刺史、渤海公。建国元年，石虎征护辽于辽西，护辽奔平冈山，遂投慕容晃，晃杀之。郁兰奔

石虎，以所徙鲜卑五千人配之，使屯令支。郁兰死，子龛代之。及冉闵之乱，龛率众南移，遂据齐地。慕容俊使弟玄恭帅众伐龛于广固，执龛送之蓟，俊毒其目而杀之，坑其徒三千余人。

高车，盖古赤狄之余种也，初号为狄历，北方以为敕勒，诸夏以为高车、丁零。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，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。其种有狄氏、表纥氏、斛律氏、解批氏、护骨氏、异奇斤氏。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，姿容甚美，国人皆以为神。单于曰：“吾有此女，安可配人，将以与天。”乃于国北无人之地，筑高台，置二女其上，曰：“请天自迎之。”经三年，其母欲迎之，单于曰：“不可，未彻之间耳。”复一年，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，因穿台下为空穴，经时不去。其小女曰：“吾父处我于此，欲以与天，而今狼来，或是神物，天使之然。”将下就之。其姊大惊曰：“此是畜生，无乃辱父母也！”妹不从，下为狼妻而产子，后遂滋繁成国，故其人好引声长歌，又似狼嗥。

无都统大帅，当种各有君长，为性粗猛，党类同心，至于寇难，翕然相依。斗无行陈，头别冲突，乍出乍入，不能坚战。其俗蹲踞褻黩，无所忌避。婚姻用牛马纳以为荣。结言既定，男党营车阑马，令女党恣取，上马袒乘出阑，马主立于阑外，振手惊马，不坠者即取之，坠则更取，数满乃止。俗无谷，不作酒，迎妇之日，男女相将，持马酪熟肉节解，主人延宾亦无行位，穹庐前丛坐，饮宴终日，复留其宿。明日，将妇归，既而将夫党还入其家马群，极取良马。父母兄弟虽惜，终无言者。颇讥取寡妇而优怜之。其畜产自记识，虽阑纵在野，终无妄取。俗不清洁。喜致震霆，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。至来岁秋，马肥，复相率候于震所，埋羚羊，燃火，拔刀，女巫祝说，似如中国祓除，而群队驰马旋绕，百币乃止。人持一束柳楸，回

竖之，以乳酪灌焉。妇人以皮裹羊骸，戴之首上，萦屈发鬓而缀之，有似轩冕。其死亡葬送，掘地作坎，坐尸于中，张臂引弓，佩刀挟槊，无异于生，而露坎不掩。时有震死及疫疠，则为之祈福。若安全无佗，则为报赛。多杀杂畜，烧骨以燎，走马绕旋，多者数百百，男女无小大皆集会，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，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。其迁徙随水草，衣皮食肉，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，唯车轮高大，辐数至多。

后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，部落强大，常与蠕蠕为敌，亦每侵盗于国家。太祖亲袭之，大破其诸部。后太祖复度弱洛水，西行至鹿浑海，停驾简轻骑，西北行百余里，袭破之，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。复讨其余种于狼山，大破之。车驾巡幸，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，太祖亲勒六军从中道，自驳髡水西北，徇略共部，诸军同时云合，破其杂种三十余落。卫王仪别督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，复破其遗进七部。于是高车大惧，诸部震骇。太祖自牛川南引，大校猎，以高车为围，骑徒遮列，周七百余里，聚杂兽于其中。因驱至平城，即以高车众起鹿苑，南因台阴，北距长城，东包白登，属之西山。寻而高车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余落内附，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，置司马、参军，赐谷二万斛。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，亦拜为威远将军，置司马、参军，赐衣服，岁给廩食。

蠕蠕社仑破败之后，收拾部落，转徙广漠之北，侵入高车之地。斛律部部帅倍侯利患之，曰：“社仑新集，兵贫马少，易与耳。”乃举众掩击，入其国落。高车昧利，不顾后患，分其庐室，妻其妇女，安息寝卧不起。社仑登高望见，乃招集亡散得千人，晨掩杀之。走而脱者十二三。倍侯利遂来奔，赐爵孟都公。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，奋戈陷陈，有异于众。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，语曰“倍侯利来”，便止。处女歌谣云：

“求良夫，当如倍侯。”其服众如此。善用五十蓍筮吉凶，每中，故得亲幸，赏赐丰厚，命其少子曷堂内侍。及倍侯利卒，太祖悼惜，葬以国礼，谥曰忠壮王。后诏将军伊谓帅二万骑北袭高车余种袁纥、乌频，破之。太祖时，分散诸部，唯高车以类粗犷，不任使役，故得别为部落。

后世祖征蠕蠕，破之而还，至漠南，闻高车东部在已尼陂，人畜甚众，去官军千余里，将遣左仆射安原等讨之。司徒长孙翰、尚书令刘洁等谏，世祖不听，乃遣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，至于已尼陂，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，获马牛羊亦百余万，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。乘高车，逐水草，畜牧蕃息，数年之后，渐知粒食，岁致献贡，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，氈皮委积。高宗时，五部高车合聚祭天，众至数万。大会，走马杀牲，游绕歌吟忻忻，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。会车驾临幸，莫不忻悦。后高祖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，高车不愿南行，遂推表纥树者为主，相率北叛，游践金陵，都督宇文福追讨，大败而还。又诏平北将军、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，继先遣人慰劳树者。树者入蠕蠕，寻悔，相率而降。

高车之族，又有十二姓：一曰泣伏利氏，二曰吐卢氏，三曰乙旃氏，四曰大连氏，五曰窟贺氏，六曰达薄干氏，七曰阿仑氏，八曰莫允氏，九曰俟分氏，十曰副伏罗氏，十一曰乞袁氏，十二曰右叔沛氏。先是副伏罗部为蠕蠕所役属，豆仑之世，蠕蠕乱离，国部分散，副伏罗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领高车之众十余万落。太和十一年，豆仑犯塞，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，怒，率所部之众西叛，至前部西北，自立为王，国人号之曰“侯娄匐勒”，犹魏言大天子也。穷奇号“候倍”，犹魏言储主也。二人和穆，分部而立，阿伏至罗居北，穷奇在南。豆仑追讨之，频为阿伏至罗所败，乃引众东徙。十四年，阿伏至罗遣

商胡越者至京师，以二箭奉贡，云：“蠕蠕为天子之贼，臣谏之不从，遂叛来至此而自竖立。当为天子讨除蠕蠕。”高祖未之信也，遣使者于提往观虚实。阿伏至罗与穷奇遣使者薄颉随于提来朝，贡其方物。诏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夏与于提使高车，各赐绣袴褶一具，杂彩百匹。穷奇后为嚙哒所杀，虏其子弥俄突等，其众分散，或来奔附，或投蠕蠕。诏遣宣威将军、羽林监孟威抚纳降人，置之高平镇。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余妻，谋害阿伏至罗，阿伏至罗杀之。

阿伏至罗又残暴，大失众心，众共杀之，立其宗人跋利延为主。岁余，嚙哒伐高车，将纳弥俄突，国人杀跋利延，迎弥俄突而立之。弥俄突既立，复遣朝贡，又奉表献金方一、银方一、金杖二、马七匹、驼十头。诏使者慕容坦赐弥俄突杂彩六十匹。世宗诏之曰：“卿远据沙外，频申诚款，览揖忠志，特所钦嘉。蠕蠕、嚙哒、吐谷浑所以交通者，皆路由高昌，犄角相接。今高昌内附，遣使迎引，蠕蠕往来路绝，奸势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，拥塞王人，罪在不赦。”弥俄突寻与蠕蠕主伏图战于蒲类海北，为伏图所败，西走三百余里。伏图次于伊吾北山。先是，高昌王曲嘉表求内徙，世宗遣孟威迎之，至伊吾，蠕蠕见威军，怖而遁走。弥俄突闻其离骇，追击大破之，杀伏图于蒲类海北，割其发，送于孟威。又遣使献龙马五匹、金银貂皮及诸方物，诏东城子于亮报之，赐乐器一部，乐工八十人，赤绸十匹，杂彩六十匹。弥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贡其方物。

肃宗初，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战败被擒，丑奴系其两脚于弩马之上，顿曳杀之，漆其头为饮器。其部众悉入嚙哒。经数年，嚙哒听弥俄突弟伊匐还国。伊匐既复国，遣使奉表，于是诏遣使者谷楷等拜为镇西将军、西海郡开国公、高车王。伊匐

复大破蠕蠕，蠕蠕王婆罗门走投凉州。正光中，伊匐遣使朝贡，因乞朱画步挽一乘并幔褥，鞬 必一副，伞扇各一枚，青曲盖五枚，赤漆扇五枚，鼓角十枚。诏给之。伊匐后与蠕蠕战，败归，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。天平中，越居复为蠕蠕所破，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。兴和中，比适又为蠕蠕所破。越居子去宾自蠕蠕来奔，齐献武王欲招纳远人，上言封去宾为高车王，拜安北将军、肆州刺史。既而病死。

初，太祖时，有吐突邻部，在女水上，常与解和部相为唇齿，不供职事。登国三年，太祖亲西征，渡弱洛水，复西行趣其国，至女水上，讨解如部落破之。明年春，尽略徙其部落畜产而还。

又有纥突邻，与纥奚世同部落，而各有大人长帅，拥集种类，常为寇于意辛山。登国五年，太祖勒众亲讨焉，慕容麟率师来会，大破之。纥突邻大人屋地鞬、纥奚大人库寒等皆举部归降。皇始二年，车驾伐中山，军于柏肆，慕容宝夜来攻营，军人惊走还于国，路由并州，遂反，将攻晋阳，并州刺史元延讨平之。纥突邻部帅匿物尼、纥奚部帅叱奴根等复聚党反于阴馆，南安公元顺讨之不克，死者数千人。太祖闻之，遣安远将军庾岳还讨匿物尼等，皆殄之。”

又有侯吕邻部，众万余口，常依险畜牧。登国中，其大人叱伐为寇于苦水河。八年夏，太祖大破之，并禽其别帅焉古延等。

薛干部，常屯聚于三城之间。及灭卫辰后，其部帅太悉伏望军归顺，太祖抚安之。车驾还，卫辰子屈丐奔其部。太祖闻之，使使诏太悉伏执送之。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：“今穷而见投，宁与俱亡，何忍送之。”遂不遣。太祖大怒，车驾亲讨之。会太悉伏先出击曹覆寅，官军乘虚，遂屠其城，获太悉

伏妻子珍宝，徙其人而还。太悉伏来赴不及，遂奔姚兴，未几亡归岭北。上郡以西诸鲜卑、杂胡闻而皆应之。天赐五年，屈丐尽劫掠总服之。及平统万，薛干种类皆得为编户矣。

而率屯山鲜卑别种破多兰部世传主部落，至木易干有武力壮勇，劫掠左右，西及金城，东侵安定，数年间诸种患之。天兴四年，遣常山王遵讨之于高平，木易干将数千骑弃国遁走，尽徙其人于京师。余种分迸，其后为赫连屈丐所灭。

又黜弗、素古延等诸部，富而不恭，天兴五年，材官将军和突率六千骑袭而获之。

又越勒倍泥部，永兴五年，转牧跋那山西。七月，遣奚斤讨破之，徙其人而还。

史臣曰：周之猓狁，汉之匈奴，其作害中国固亦久矣。魏晋之世，种族瓜分，去来沙漠之陲。窥扰鄯塞之际，犹皆东胡之余绪，冒顿之枝叶。至如蠕蠕者，匈奴之裔，根本莫寻，逃形集丑；自小为大，风驰乌赴，倏来忽往，代京由之屡骇，戎车所以不宁。是故魏氏祖宗扬威曜武，驱其畜产，收其部落，剪之穷发之野，逐之无人之乡，岂好肆兵极锐，凶器不戢，盖亦急病除恶，事不得已而然也。

列传第九十二

自序

汉初，魏无知封高良侯，子均，均子恢，恢子彦。彦子歆，字子胡，幼孤有志操，博洽经史，成帝世，位终钜鹿太守，仍家焉。歆子悦，字处德，性沉厚有度量，宣城公赵国李孝伯见而重之，以女妻焉。位济阴太守，以善政称。

悦子子建，字敬忠。释褐奉朝请，累迁太尉从事中郎。初，世宗时平氏，遂于武兴立镇，寻改为东益州。其后镇将、刺史乖失人和，群氏作梗，遂为边患，乃除子建为东益州刺史。子建布以恩信，风化大行，远近清静。正光五年，南、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、韩祖香、张长命相继构逆，金以州城之人莫不劲勇，同类悉反，宜先收其器械。子建以为城人数当行陈，尽皆骁果，安之足以为用，急之腹背为忧，乃悉召居城老壮晓示之；并上言诸诚人本非罪坐而来者悉求听免。肃宗优诏从之。子建渐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，内外相顾，终获保全。及秦贼乘胜，屯营黑水，子建乃潜使掩袭，前后斩获甚众，威名赫然，先反者及此悉降。乃间使上闻，肃宗甚嘉之，诏子建兼尚书为行台，刺史如故。于是威震蜀土，其梁、巴、二益、两秦之事，皆所节度。梁州刺史傅竖眼子敬和中心以为愧，在洛大行货贿，以图行台。

先是，子建亦屡求归京师，至此，乃遣刺史唐永代焉，竖

眼因为行台。子建将还，群氏慕恋，相率断道。主簿杨僧复先行晓喻，诸氏忿曰：“我留刺史，尔送出也！”斫之数创，几死。子建徐加慰譬，旬日方得前行，吏人赠遗，一无所受。而东益氏、蜀寻反，攻逼唐永，永弃城而走，乃丧一藩矣。初永之走，子建客有沙门昙璨及钜鹿人耿显皆没落氏手，及知子建之客，垂泣追衣物还之，送出白马。遗爱所被如此。自国家开华阳等郡，梁州邢峦、益州傅竖眼及子建为最。初，子建为前军将军，十年不徙，在洛闲暇，与吏部尚书李韶、韶从弟延实颇为弈棋，时人谓为耽好。子建每曰：“棋于机权廉勇之际，得之深矣。且吾未为时用，博弈可也。”及一临边事，凡经五年，未曾对局。

还洛后，俄拜常侍、卫尉卿。初，元颢内逼，庄帝北幸，子建谓所亲卢义僖曰：“北海自绝社稷，称藩萧衍，吾老矣，岂能为陪臣？”遂携家口居洛南，颢平乃归。先苦风痺，及此遂甚，以卿任有务，屡上书乞身，特除右光禄大夫。邢杲之平，太傅李延实子侍中彧为大使，抚慰东土，时外戚贵盛，送客填门，子建亦往候别。延实曰：“小兒今行，何以相勸？”子建曰：“益以盈满为诫。”延实怅然久之。及庄帝杀尔朱荣，遇祸于河阴者其家率相吊贺。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，子建之女婿，往亦见害。子建谓姨弟卢道虔曰：“朝廷诛翦权强，凶徒尚梗，未闻有奇谋异略，恐不可济。此乃李门祸始，吊贺无乃匆匆？”及永安之后，李氏宗族流离，或遇诛夷，如其所虑。后历左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。

子建自出为藩牧，董司山南，居脂膏之中，遇天下多事，正身洁己，不以财利经怀。及归京师，家人衣食常不周贍，清素之迹，著于终始。性存重慎，不杂交游，唯与尚书卢义僖、姨弟泾州刺史卢道裕雅相亲昵。及疾笃，顾敕二子曰：“死生

大分，含气所同，世有厚葬，吾平生不取，蓬蔕裸身，又非吾意。气绝之后，敛以时服。吾生年契阔，前后三娶，合葬之事，抑又非古。且汝二母先在旧茔，坟地久固，已有定别。唯汝次母墓在外耳，可迁入兆域，依班而定，行于吾墓之后。如此足矣，不须附合。当顺吾心，勿令吾有遗恨。”永熙二年春，卒于洛阳孝义里舍，时年六十三，赠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文静。二子，收、祚。

收字伯起，小字佛助。年十五，颇已属文。及随父赴边。值四方多难，好习骑射，欲以武艺自达。荥阳郑伯调之曰：“魏郎弄戟多少？”收惭，遂折节读书。夏月坐板床，随树阴讽诵，积年，床板为之锐减，而精力不辍。以文华显。初以父功除太学博士，及尔朱荣于河阴滥害朝士，收亦在围中，以日晏获免。

吏部尚书李神俊重收才学，奏授司徒记室参军。永安三年，除北主客郎中。前废帝立，妙简近侍，诏试收为《封禅书》，收下笔便就，不立草稿，文将千言，所改无几。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，深奇之。帝曰：“虽七步之才，无以过此。”迁散骑侍郎，寻敕典起居注，并修国史。俄兼中书侍郎，年二十六。出帝初，又诏收摄本职，文诰填积，事咸称旨。黄门郎崔暕从齐献武王入朝，熏灼于世，收初不诣门。暕为帝《登祚赦》，云“联托体孝文”，收嗤其率直。正员郎李慎以告之，暕深忿忌。时前废帝殂，令收为诏，暕乃宣言：收普泰世出入帟屋，一日造诏，优为词旨，然则义旗之士，尽为逆人；又收父老合解官归侍。”南台将加弹劾，赖尚书辛雄为言于中尉綦俊，乃解。收有贱生弟仲同先未齿录，因此怖惧，上籍，遣还乡扶侍。出帝尝大发士卒，狩于嵩少之南，旬有六日，时既寒苦，朝野嗟怨。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，宫人及诸妃主杂其间，奇伎

异饰，多非礼度。收欲言则畏惧，欲默不能已，乃上《南狩赋》以讽焉，年二十七，虽富言淫丽，而终归雅正。帝手诏报焉，甚见褒美。郑伯谓曰：“卿不遇老夫，犹应逐免。”初，齐献武王固让天柱大将军，帝敕收为诏，令遂所请，欲加相国，问收相国品秩，收以实对，帝遂止。收既未测主相之意，以前事不安，求解，诏许焉。久之，除帝兄子广平王赞开府从事中郎，收不敢辞，乃为《庭竹赋》以致己意。寻兼中书舍人，与济阴温子升、河间邢子才齐誉，世号三才。时出帝猜忌献武，内有间隙，收遂以疾固辞而免。其舅崔孝芬怪而问之，收曰：“惧有晋阳之甲。”寻而献武南上，帝西入关。

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娉萧衍，昕风流文辩，收辞藻富逸，衍及其群臣咸加敬异。先是，南北初和，李谐、卢元明首通使命，二人才器，并为邻国所重。至此，衍称曰：“卢、李命世，王、魏中兴，未知后来复何如耳？”文襄启收兼散骑常侍，修国史。武定二年，除正常侍，领兼中书侍郎，仍修史。帝宴百僚，问何故名人日，皆莫能知。收对曰：“晋议郎董勋‘答问’，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，二日为狗，三日为猪，四日为羊，五日为牛，六日为马，七日为入。时邢邵亦在侧，甚恶焉。自南北和好，书下纸每云‘想彼境内宁静，此率土安和’。萧衍后使，其书乃去‘彼’字，自称犹著‘此’，欲求无外之意。收定报书云：‘想境内清晏，今万国安和。’南人复书，依以为体。后献武入朝，静帝授相国，固让，令收为启。启成呈上，文襄时侍侧，献武指收曰：‘此人当复为崔光。’四年，献武于西门豹祠宴集，谓司马子如曰：‘魏收为史官，书吾善恶。闻北伐时，诸贵常饷史官饮食，司马仆射颇曾饷不？’因共大笑。仍谓收曰：‘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，谓吾以为勤劳，我后世身名在卿手，勿谓我不知。’寻加兼著作郎。

静帝曾季秋大射，普令赋诗，收诗末云：“尺书征建鄴，折简召长安。”文襄壮之，顾谓人曰：“在朝今有魏收，便是国之光采。雅俗文墨，通达纵横，我亦使子才、子升时有所作，至于词气并不及之。吾或意有所怀，忘而不语，语而不尽，意有未及。及收呈草，皆以周悉。此亦难有。”又敕兼主客郎，接萧衍使谢延徐陵。侯景既陷台城，衍鄱阳王范时为合州刺史，文襄敕收以书喻之。范得书，乃率部伍西上，口州刺史崔圣念入据其城。文襄谓收曰：“今定一州，卿有其力，犹恨‘尺书征建鄴’未郊耳。”

文襄崩，文宣如晋阳，今与黄门郎崔季舒、高德正、吏部郎中尉瑾于北第参掌机密。转秘书监，兼著作郎，又除定州大中正。时齐将受禅，杨愔奏收置之别馆，令撰禅代诏册诸文，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。天保元年，除中书令，仍兼著作郎，封富平县子。

二年，受诏撰魏史，除魏尹，故优以禄力，专在史阁，不知郡事。初，帝令群臣各言志，收曰：“臣愿得直笔东观，早出《魏书》。”故帝使收专其任。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，隆之署名而已，帝敕收曰：“好直笔，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。”始魏初，邓渊撰《代记》十余卷，其后崔浩典史，游雅、高允、程骏、李彪、崔光、李琰之世修其业。浩为编年体，彪始分作纪表志传，书犹未出。世宗时，命邢峦追撰《高祖起居注》，书至太和十四年，又命崔鸿、王遵业补续焉。下诏肃宗，事甚委悉。济阴王晖业撰《辩宗室录》三十卷。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祐，司空司马辛元植，国子博士刁柔、裴昂之，尚书郎高孝干专总斟酌，以成《魏书》。辨定名称，随条甄举，又搜采亡遗，缀续后事，备一代史籍，表而上闻。勒成一代大典，凡十二纪、九十二列传，合一百一十卷，五年三月奏上之。秋，

除梁州刺史，收以志未成，奏请终业，许之。十一月，复奏十志：《天象》四卷，《地形》三卷，《律历》二卷，《礼》、《乐》四卷，《食货》一卷，《刑罚》一卷，《灵征》二卷，《官氏》二卷，《释老》一卷，凡二十卷，续于纪传，合一百三十卷，分为十二帙。其史三十五例，二十五序，九十四论，前后二表一启焉。